【赛迪】恋人相遇即是旅程终结（更新至27,2022.5.8）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6303697.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ウルトラマンティガ	Ultraman Tiga, ウルトラマンゼロ THE CHRONICLE	Ultraman Zero: The Chronicle
Relationships:	赛迪 - Relationship, Ultraman Tiga/Ultraman Zero
Characters:	Ultraman Tiga, Ultraman Zero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1-09 Updated: 2022-05-08 Words: 142,627 Chapters: 28/?

【赛迪】恋人相遇即是旅程终结（更新至27,2022.5.8）

by Tapesort

Summary

大概是个穿越发生的故事，因为看迪迦正剧tv总会思考如果这时候xxx在的话会怎么样于是有了这个脑洞和这篇文。因为tv原剧情会很快略过，前期配合tv看更佳。时间线截止在捷德tv之前，因为当时写在捷德tv之前，所以没有后面的设定。
文名取自之前混的另一个坑里的名句。
cp严格说是赛罗x大古，不过对大古私设预警。

Chapter 1: 序章、第一章

序章

夜幕下星河灿烂，古朴寂静的森林间萤火闪闪。TPC胜利队的成员大古难得享受一次悠闲的假期，没有任务，没有紧急出动，只有一片在夜里寂静无声的幽静森林，天边偶尔划过几道流星。

以大古队员贫瘠的天文知识，堪堪能认出的只有猎户座，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盘旋在猎户腰带上的三颗明亮星星如此在意，如同刻入肌肉记忆一般，每当抬头眺望身体就自然而然指向一方，目光落在耀眼的三枚星星上。

平静美好的假期可不能都浪费在看星星上，大古收回仰视的目光，哼着歌从背包里乒乒乓乓掏出小刀一类的工具。

放在以前他其实对露营这种活动不太感兴趣，还在运输队的时候每天的重体力劳动下他回家只想倒头睡觉，并且保持了这个习惯到入胜利队，但是自从……自从他成为了光，温暖充盈的力量从胸口源源不断涌向四肢，睡觉变得不是那么必要，但身为人类的本能，他还是会每天按时睡够。而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由此也培养了一大堆费时费力的爱好。

他现在的心情很好，但怎奈老天总会在你毫无准备之时扔出一大堆难题，一转眼的工夫，好似有流星划过照亮半边天空，大古的影子投射下来遮盖住了男人半边的面孔，紧接着咚地一声巨响，刚架好的帐篷就被什么东西给突然砸垮了。

如果他没有眼花——那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流星笔直坠落在了那顶可怜的帐篷上。

……没起火真是个奇迹，感谢现代防火材料。

大古放下刚削好的柴火，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靠近。

冷白的圆形灯光闪烁着聚拢，照进帐篷残骸中央黑糊糊的一团，仔细看会发现那一团黑糊糊是个人形，再仔细一看.....约摸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而且昏迷得不省人事，只有胸口起伏和还算完整的外表彰显着他是活物的事实。虽然在他到底是不是人类的问题上纠结了一会儿，但大古还是动手把少年从那堆布料和钢架的残骸中抱了出来。

大古不禁感叹在胜利队的这段时间他最大的进步大概就是对于外星生物的接受程度——起码这一次的还有个看得过去的人形。

少年顶着的黑色短发乱糟糟地盖住了额头，红蓝银三色交错花纹的外套，稍显稚嫩的面孔，眉毛紧紧蹙成一团，呼吸不稳，好像做着噩梦，怎么看都是个地球上再普通不过的少年。

大古探了探鼻息和心跳，对方身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可能只是昏睡过去了而已，这大概就是可怕的外星人体质，大古本着不管是不是地球人都不能放着不管的念头拿来水壶给叫不醒的少年硬塞了一口，铺展开唯一的睡袋把他放了进去。

等到天蒙蒙亮时，大古依旧在只剩一堆黑渣的火堆旁坐着，后半夜都花在收拾这个少年造成的混乱上的后果就是本来干净漂亮的眼睛下多了两团黑眼圈，他虽然不累，但是属于人类习惯的身体在抗议着。

窸窸窣窣的声响弄醒了浅眠的大古，他回头看去正是那个奇怪的少年一脸迷糊地从睡袋里钻出来。

“那个.....”少年独有的声线带着刚起床的沙哑，“请问这是地——哪儿？”

“长野县的森林。”

没有什么比被卷入时空乱流唯一的交通工具还被弄坏了更让人头大的。光之国新一代的光之战士赛罗遇到了他奥生中屈指可数的难题之一。

好在他落在了算得上熟悉但又陌生的地方——地球，无数光之战士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而且遇到了友好的本地土著，虽然记忆里有限的人类之一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

“你好啊，我是真角大古，你叫什么名字？”

“赛罗。”接过面前和善的男人手里的水壶道声谢，赛罗叹口气悄悄瞅了眼右手腕上手镯镶嵌的蓝宝石上的裂纹，往日里因为总是充盈着能量而熠熠生辉的宝石现在却黯淡无光，帕拉吉之盾是肯定没法用了，残余的那点能量能不能变身都还不一定。

贯入耳中的清朗声线把少年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来，“身上还有地方疼吗？为什么你会突然——落到这里，赛罗君？”

总不能对着一个还不知道是哪个平行世界的地球人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吧——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赛罗这个名字在他去过的大部分平行世界里如雷贯耳。

“我没事，一点小伤。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的就到这儿了，大概，恩.....”少年佐证一般跳起来活动手脚，而后突然一拍后脑勺，”对！我失忆了。”

接下来的几天，和那可怜的帐篷一样，原本的旅游计划被砸得一干二净。步行出森林花了三天时间，登山包里一人份的干粮不够两个人分，大古见赛罗年龄不大还总是多给他分一些，以至于后来食物缺乏到只好布置简陋的陷阱捉点野兔吃。大古也不知道为什么赛罗总是能轻轻松松逮到在他看来狡猾又敏捷的兔子，不过有吃的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柴火烤的兔子在调料紧缺的情况下也在意料之内的不是那么美味，至少大古是这样认为的，但赛罗就像是第一次吃烤兔一样兴奋得不行，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接过大古递过

来的水壶，末了不忘竖起大拇指称赞大古的技术。

这孩子以前是不是饿坏了。大古拍拍他的背顺气，眼睛里满是同情。

正值夏天，夜里寒气却有些重，大古自然把睡袋让给了赛罗，自己坐火堆旁撑一撑，赛罗几番推脱不下还是只好脱衣钻进去。然而等到早上大古醒来时却总是意外发现身上暖洋洋的，反而应该睡得很好的少年脸上偶尔会流露出一点倦色，问起时还会逞能地表示是大古看错了自己精神很好，一脸阳光地擦过嘴角。

大古当然不会漏过晚上那些故意流进自己身体里的光能，这可能泄露了一些信息，关于赛罗的身份，如果不是大古的体质特殊，一般人类大概也只会感觉到温暖放松吧。

离开森林接收到信号的第一时间，大古就把少年的情况上报了居间惠队长。

“先带他回TPC进行调查。”

“是，队长。不过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可以基本确定他不是坏人，虽然有感觉他好像瞒着什么，不过总体上还是个好孩子。”

“知道了，一切还是等调查完成后再说。”

合上通讯器，大古拍了拍一旁盯着某处发呆的少年的肩膀，“看什么呢。”

“啊，我很好奇那个孩子手里的玩偶。”

顺着赛罗的视线看过去，被母亲抱着的小孩子手里握着一只软胶玩偶，熟悉的花纹和配色——

“他是迪迦奥特曼，”大古愣了几秒琢磨措辞，不想显得那么自恋，虽然面前的赛罗肯定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何况自己与迪迦之间的关系，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他最后采取了折中的，被媒体大众归纳出的答案，“寄予着人类希望的光之战士。”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久之前他们还并肩战斗过，只是没有搭过话，看来自己这是穿越到迪迦所在宇宙的地球上了。得知同类，而且是个前辈——虽然算不上熟人的存在总会安心一些，即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赛罗也是如此。

“他在哪儿——呃，我的意思是怎么样可以见到他，虽然我失忆了，但是我看到那个玩偶就觉得眼熟，也许和他谈谈能想起些什么也不一定。”

“这个恐怕有些难度，因为光只会在人类有危机时出现。”

大古无奈地摇摇脑袋，拍上少年的肩膀，“走吧，跟我去TPC一趟，应该能弄明白你的身份。”

“TPC？”赛罗扭头盯着大古。

身高的微妙差距让大古不得不仰头对上少年的视线——现在小孩子的营养也太好了，“Terrestrial Peaceable Consortium，也就是地球和平联合组织。”

“去那儿干嘛？”

“那里有地球上最全的数据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你在地球上做过任何事都能找出来——别担心，我相信你应该不是个会做什么坏事的人，所以就是个普通检查，能让你早点找到自己的家人。”

大古耐心地解释给他，脸上依旧是温和干净的笑容。

不担心…个鬼嘞。赛罗心知肚明地球上不可能查得出来自己的身份，那么在找到自己回去的方法之前最好找个“可靠”的伙伴——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老好人·大古总觉得身边少年的目光有些让他凉嗖嗖的。抬头看看天，猛烈的夏日骄阳刺疼了眼睛，是的，错觉，大古再一次确认了这一点。

第一章

“是这样的，队长，衣服里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大古和居间惠站在辅助医疗室外，隔着一层钢化玻璃的另一面就是躺在仪器下接受检查的赛罗。

帕拉吉手镯被很好地藏起来，光学隐蔽和能量隐藏，赛罗自信至少一般地球人不会“看”到，而且以这个地球的科技也做不到分子水平的扫描解析，检查算是勉强糊弄过去了。

再三确认DNA信息里没有其他未知物种的遗传信息以及威胁等级降为三等后少年被送到了特殊审讯室。

摸了摸手腕上新戳出来的几个针孔，赛罗还是没忍住龇牙——并不是他怕疼，赛罗在心底自我辩解着，光之国检查和治疗方式一般都是各种光线，银十字会的奥们又个个都是治疗光线小能手，哪能有这份罪受。

早在审讯室等待的大古见状若有所思地递给他一颗糖。

赛罗盯着手里那颗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的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大古——我不是小孩子了。”

被点名的人拿起糖果褪去糖衣塞到赛罗嘴里，“小孩子打针的反应就是这样的。”

少年还想辩解些什么微微涨红了脸，对着大古善意的笑容又像个泄气的皮球般轻哼一声。

.....至少糖挺好吃的，赛罗想。

“听大古说，你叫赛罗。”坐在对面的是齐肩直发，收拾得简单而又干练的人类女性，“你好，我是TPC胜利队的队长居间惠。”

“啊，你好。”

被好看的女性盯着赛罗头一次感受到了像来自他老爹那样的威压。深呼吸，赛罗，这样就退缩了回去被红莲火焰知道会笑掉大牙的——如果他有牙的话。

好像是看出了少年的紧张，本来站在门边的大古走过来拍拍赛罗的肩膀，“放轻松，只是问你一些简单问题。”

“你在昏迷前还记得些什么？”

“我好像看到了光之巨人，就是之前大古告诉我的那个，迪迦奥特曼。除此之外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

少年的模样真是给赛罗帮了大忙，人畜无害的脸蛋完全不用刻意伪装都能给人一种迷茫的感觉，事实上他也确实很迷茫，突然来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还不知道何年马月能够回去，老爹和红莲他们肯定会着急死。

“那暂时把你送到社会福利机构，我们会尽力找到你的家人，或者帮你找户人家，你这个年纪应该还在上学——”

“等等等等！”赛罗突然拍上桌子，“大古也是你们胜利队的吧？”

已经换上白色制服站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大古一愣。

“是。”

“那让我跟着大古就行了，其他人我不认识也信不过，让大古看着我你们也会更放心一些不是吗？

“还有，别把我当小孩子需要大人带，虽然我失忆了但照顾自己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不会给大古添麻烦。

“这样可以吗，居间惠队长？”

腰窝突然被胳膊肘戳了两下，大古反应慢了几拍这才后知后觉地接下话。

“毕竟是我捡到他的，于情于理也该由我负责。放心吧，队长，我会看好他的。”

大古说着伸手揉上少年的脑袋，自觉无视了赛罗一脸忍耐住的不爽，乱糟糟的头发意外蛮柔软的。

队长的目光在他俩脸上来回游移，最后妥协一般叹口气，“既然大古也同意了，那么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不过为了不引起骚乱，在你恢复记忆以前就以大古远房亲戚的身份留下。”

之所以选择大古，不全是因为赛罗发现的老好人属性，更重要的是他的胜利队队员的身份——跟着他总会碰到迪迦的。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赛罗真是聪明得过分了。

除了TPC基地里配备的房间，大多数队员其实在城里也有分配住房，为人类事业奉献青春的小年轻早早不用和城市里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考虑买房的问题。考虑到赛罗住TPC总部不合适，队长特别关照地给大古又放了几天假，于是他领着名义上的远房亲戚回到了几个月没住人的电梯公寓上。

太久没住人，拉开窗帘阳光下满是灰尘飞舞的影子，家里的空气也闷得人心慌。

“看来需要好好打扫一下了，你也帮把手，赛罗。”

“这点事就包在我身上。”

大古刚给赛罗围上同样的围裙戴好口罩，少年就拿上扫帚，一脚踏上刚被大古擦干净的板凳——

“哟西，家务扫除作战开始！”

好吧，这家伙不仅是个怕打针的小孩子，而且还一点也不意外的是个中二少年。

两室一厅的格局，虽然不大但很有家的感觉，墙壁上没有挂画，但是却嵌有一些朴实小巧的木质雕塑，家具一应俱全，厨房里整齐的厨具带着些使用过的痕迹，如果不是落满灰尘简直让人怀疑昨天就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勤快点不是坏事，但如果你不把遮灰布当抹布用我会更高兴的。”

赛罗捂着刚刚被弹了一下的额头，有些心虚地扭过头。

“我没做过嘛……”

“没人教过你吗？”大古笑着拿过少年手里的漆黑布团，递上刚清洗干净的正版抹布，“比如说你的母亲。”

母亲？……对于幼年那点少得可怜的记忆，赛罗只记得那是个蓝族女性，模糊的轮廓里却是温温和和的模样，和大古给自己的感觉很像却又有本质上的差异，那是一种充满距离感的温和，不像大古是有温度的。

“啊抱歉，瞧我这记性，忘了你失忆了。”

被从回忆里拉回来的赛罗后知后觉地倒吸一口气，差点就开口暴露了自己没有失忆的事实。

“不过没关系，以后有时间我可以教你。”大古拍拍他的肩膀，“总之今天辛苦了，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再把新窗帘挂上去就差不多了。”

“这个就我来吧，你之前取窗帘还差点摔了。”把抹布又塞回大古手上，赛罗咧嘴一笑。

“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突然怪叫一声我也不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尽管这样说着大古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微笑一边把布团扔回水盆里，一边把准备好的新窗帘拿来递给赛罗。

“哎我有好好接住你的——”

少年一脸无辜地吐舌，抱着那团窗帘就哒哒跑到窗边站上椅子开始最后的工作。

眨眼间就到傍晚，有了齐全的厨具和丰富的食材，料理就比森林里那时要得心应手得多，光是飘逸出来的香味就勾得赛罗丢下电视扒上厨房门框。

“你被饿了很久吗？”

大古一脸同情地看着比森林那时还狼吞虎咽的赛罗，不时帮他添碗饭。

“唔.....也不是饿了很久，就是觉得好吃，太好吃了.....”

赛罗回忆起经历过的屈指可数的人类生活，皇家宇宙船詹伯特上的高能量营养餐，什么味道都没有，更别奢望另一个宇宙的地球上剩下勉强度日的人类能在烹饪上花些什么心思，温饱就已经不错了。同时经历过时空乱流的身体确实能量见底，地球的食物当然比不上等离子火花塔的照射，但聊胜于无。

摸着吃得鼓鼓的肚子，赛罗满足地瘫在沙发上，身上套着一件大古借他的印着大白兔子的长体恤，茶几上热好的牛奶升起缕缕白烟，电视正开着轮播最近的新闻，但他的目光却瞄向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属于他的房间干净崭新，新换的床单带着一股太阳的味道，连他身上的旧衣都透出一股馨香，赛罗伸手捏了捏大白兔的长耳朵，地球人和他们发挥在日常生活中的想象力真的很神奇，不像光之国那样单调，哦，也许希卡利的发明是个例外。

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倒也不错。不去想什么拯救世界，什么宇宙正义，这样那样复杂又辛苦的事情，哪怕自己仗着年轻精力再好，和同伴九死一生那一瞬间内心铺天盖汹涌而来的恐惧骗也骗不了自己。他不是不够勇敢，甚至可以说过于勇敢，年轻的生命与世界的相处尚少，孑然一身毫无牵挂，没什么舍不得的，但如果可以的话，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小小的声音，诉说着还是孩子时期的赛罗的希望，他也曾渴望着过上温暖平静的日子，和家人，还和伙伴们一起。

在沙发上大字型歪着脑袋大咧咧睡成一摊的大男孩。——大古从厨房出来时见到的就是这副光景，他摇摇头解下围裙关掉电视，赛罗看着不胖但是特别沉，饶是近期锻炼过的大古也抬得费劲，他干脆从卧室里拿来薄被给少年盖上，刚准备转身回卧室时，赛罗伸出被子外的一截左手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手镯上镶嵌着一块蓝宝石，宝石下舒展的两翼像极了翅膀。大古其实很早就注意到少年身上带的这块不一般的手镯了，他缓缓伸手过去，临近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摸上那道扎眼极了的裂痕。

意料之外不是冰冷的触感，反而暖暖的，略高于自己的体温，和少年身上的温度倒是很接近。沉睡的少年突然吧唧了声嘴，皱眉好像要醒来的模样，大古挪开手，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那块宝石中央突然闪过一丝微弱的光，然后归于平静。

Chapter 2: 第二章

第二章

一望无际的黑暗。

冰冷刺骨的水托起了身子，赛罗以奥的形态平躺在死寂得可怕的水面上。四肢仿佛被抽干力气一样疲软，头沉得像铅球，微小的光粒子缓慢从眼灯周围飘散开，最终湮灭于黑暗中，他忽明忽暗的眼灯是这里唯一发光的东西。

这个梦境并不陌生，被贝利亚占据身体时他的意识就沉睡在这片黑暗的海洋里过，而这一次恐怕是因为帕拉吉手镯的损坏，同样的梦境已经持续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因为帕拉吉的舍身保护，可能被时空裂缝撕裂的就是赛罗了。

突然，微弱的、渺小的、一点一点光粒子从漆黑的海底上涌，突破重重黑暗的阻挡，金色的绸带从赛罗背后展开，轻柔绕过沉重的躯体，聚拢在黯淡失色的计时器上，计时器中燃烧的淡蓝色火焰虽然还很虚弱，但渐渐变得稳定下来，固执地在黑暗中央散发出唯一的光芒。

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丝毫没有自觉性的赛罗迷糊地从沙发上起身，那样差的睡姿晚上居然没有落枕真是个奇迹。

屋里静悄悄的，按照正常的发展赛罗想自己应该能在看得见的地方找到大古留的便条——不出所料，餐桌上安静躺着张白纸，内容也无非是一些什么我去执行任务啦衣服来不及给他买先穿自己的凑合，吃的冰箱里还有，还让赛罗在附近逛逛之类的，特意留下了一些纸币和房门钥匙——跟个老妈似的。

少年收好在自己看来长得奇奇怪怪的纸片和钥匙，换上大古放在椅子上的衣服，是稍微紧了些，不过还算能穿。

第一次以人类的身份站在城市里的感觉很微妙，那些在自己正常形态下看来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用人类视觉来看却另有一番景象。

临河的公园里除了卖气球之类小玩意的商贩，情侣和带着孩子的夫妻老人占据大多数，而一个人的赛罗百无聊赖地靠在了扶栏上。

突然闲下来当米虫的日子真是不习惯啊。少年闭上眼，任一阵阵风撩起额发。

“我要当迪迦！”

“才不要嘞！上次就是翔太当的，这一次怎么说都该轮到我了！”

“就这一次，别那么小气嘛，德川君，你当哥尔赞明明还挺高兴的。”

赛罗扭过头去，两个小孩子正拿着迪迦和哥尔赞的软胶玩具激烈争论着，他承认听到第一句时差点被吓得一个机灵，接着笑出了声，走近蹲下看着那俩小家伙。

“你们俩都很喜欢迪迦啊。”

“那当然了，迪迦是我们大家的英雄。”被称作翔太的孩子握着迪迦玩偶的手往赛罗面前一递。

接过孩子手里的玩偶，赛罗低头瞧着同自己相似配色的前辈，摩挲胸口到腰侧的花纹，比起赛罗记忆里的模样除了身材比例其他做得相当还原了。

“大哥哥你喜欢迪迦吗？”

“喜欢啊——”

赛罗下意识点点头，然后愣了几秒。

“喜欢什么的.....”

因为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还是因为戴拿老是在自己耳边对他那个大哥的念叨让他也对这个神秘的前辈感兴趣了？还是因为他可能是自己回去的唯一希望？

晃晃脑袋把这些头疼的问题甩出去，赛罗再一次认命粗神经的自己不适合思考这些情感问题。

“迪迦他救过德川君的命喔。”之前还在和同伴争论的小男孩笑着拍了拍好友的肩膀。

“嗯嗯！是真的，那时候我们楼上的一半都炸没了，我亲眼看到加佐特的光波再一次朝我们家在的那栋楼飞来但是迪迦他，迪迦他挡住了，大家都活着出来了，而且迪迦他还超帅气地打败了加佐特！”男孩学着摆出不太标准的起手式，赛罗噗嗤笑着伸手给人纠正，男孩大概也想不到自己摆出了写进光之国基础教程的正版手势。

“无数个克特特回归电离层的时候可好看了！虽然我还不知道电离层是什么……”

“是克里特，他们啊本来就是地球上的生命，住在比云朵还要高的地方，只不过受到人类的电磁干扰误入了我们的世界，你可以理解成住你隔壁的邻居突然迷了路到你家来。”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突然冒出来的男子揉上名叫德川的男孩子的脑袋，他的脸上挂着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温和笑容，“也许还很遥远，但我相信人类和他们彼此对话彼此理解的那一天会来的。”

“怎么了，赛罗？”

大古侧头看着两手插兜低头走路的赛罗——如果他有耳朵的话一定正无精打采地耷拉着。

“嗯……啊？没什么，”赛罗回以一个笑容，“只是有些问题很烦恼。不过比起这个，大古你不是忙吗，怎么会到公园里来？”而且还是便装。

“看护你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所以队长派给我编外任务不用时刻都待在基地里，只是在路过公园时意外发现你了，想过来打个招呼，还有这个要交给你。”

河边风大扬起轻薄沙尘，吹得人不得不半眯起眼，大古停下脚步，递给赛罗多边形的通讯器——和胜利队各位的显然是同款。

“通讯目录都存好了的，有什么紧急事情都可以联络。你应该能看懂文字……吧？”

“当然！”赛罗一口肯定，虽然语言学不是他的强项，但托前辈们的福，起码地球语他会一点点，谁让前辈们几乎都是实打实的地球控呢。

“那就好，现在招呼打完了，我还有任务得先走一步。至于你么，回家还是再逛一会儿自己决定，不过天色不早了，小孩子还是早点回家比较好。”

赛罗随意戳了戳那台机器，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似的沉思了一会儿，破天荒没有因为小孩子的调侃炸毛。

“大古你知道基里艾洛德人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想要取代迪迦成为所谓的救世主的存在太让人在意了。收起一贯温和的笑容，大古点头。

“怎么了？”

赛罗放弃了手上的动作，撇嘴把机器合上，“我听到有人在讨论关于基里艾洛德人，说他是人类的救世主啊什么的。”

“那赛罗是怎么看的呢？”

身为根正苗红的等离子火花塔照耀下长大的奥，赛罗不信世界上有什么神，最接近神明的存在，诺亚，也与散布在人群中的神神叨叨的救世主言论相差甚远。

“啊，我吗？……我只觉得，神明啊，救世主啊，都是不存在的，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嗯，还有互相信赖的伙伴，就像大古和胜利队的其他成员那样，正是你们互相扶持，才能一路守护地球到现在，不是吗？”

入夜，淡淡月光倾泻而下，远离城市的废弃工厂仓库里不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像是有人拖拽着铁链走来走去，又隐约夹杂着微弱却极为尖细的叫声。

突兀响起敲门的咚咚声突然打破了这诡异的气氛，锈蚀大半的门开了条缝，露出个男人的眼睛，看清楚门外站的是谁后才露出一整张脸。

崛井发誓他已经是动用上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不让自己对着那张脸呕吐，男人的右半边脸像是被烈火焚烧过，仔细看还能看到像木炭一样的小洞，又好像为了补救抹上了一层薄薄的深绿色液体。
听对方简单交代了自己的来意想借宿一晚上后，男人睁着独眼上下打量着面前表情还算和善的崛井，然后沉默地把门完全敞开转身往里走去。

呼——

暂时松了一口气的大古和新城握紧海帕枪躲在废料堆后注视着刚刚合上的铁门，计划顺利，现在就看崛井的了。

指挥室内大屏幕上正是工厂房内部，微小的监控摄像头巧妙地被藏在了崛井的平光眼镜里。

屋里脏得不像是能住人的地方，蜡烛的微弱光亮下到处都蒙了厚厚的灰，画面一转，又是那个男人，身上的黑色大衣倒是比周围干净许多，但他的脚腕上不知道为什么缠着铁链，走路时多余出来一小截拖在地上总会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领着崛井到了一侧的小房间，指着还有些灰尘的床铺又比了下食指，崛井迅速会意问是不是让他在这里睡一晚上，男人缓缓点了头，然后放下手里握着的蜡烛，拖着那截铁链离开了，难听的声响持续了几分钟后在远处消失。

密切关注着屏幕的居间惠和宗方彼此对视一眼，下达了作战继续的指令。

崛井不慌不忙地把伪装的公文包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正是某种探测设备，圆弧形探测波以公文包为中心扩散开，就在这个房间对面不远的地方探测出的信号格外强烈。

/或许在我们之中依然有基里艾洛德人潜藏着/

画面突然失真，噪声遮盖了原本的声音，野瑞皱起眉头在超级电脑上敲打敲打——这些都是远程探测设备发来的即时数据，突然增强的磁场，就像当初基里艾洛德人袭击大楼时那样，但这一次没有那么强烈，却也异常得令人担忧。

/只不过还没有现出原形罢了/

屏幕上闪起雪花，像破旧的老电视那样滋滋响，最后干脆彻底黑屏，镜面似的屏幕上倒映出居间惠神色凝重的脸。

“强行突破，开始。”

一脚踹开那扇锈迹满满的门扉，胜利队的两人持枪进入房内，头盔上探照灯打向四周。

在野瑞的远程指导下，他们先去了崛井的房间，蜡烛还在桌上明晃晃地烧着，胖胖的崛井却晕倒在地上，眼镜也摔落到了一边，探测仪器倒是毫发无损地放在原地，只不过探测出的原本异常能量波边上突然又多出来个目标。

“你就是基里艾洛德人？”

在寂静深夜里突兀响起的年轻人的声音，在地上痛苦抽搐的男人突然身子一顿，没事人一样从地上爬起来转身看着从二楼窗户钻进来的神秘人物，他一条腿搭在窗沿，一条腿下摆，月光倾洒在少年的身上，仿佛镀了层银边，影影绰绰，隐约能看到头顶的两条流畅弧刃和肩头片状分布的甲胄，再定睛一看，不过是个黑头发的年轻人类，但他身上澎湃到溢出的光能暴露了非人的身份。

“原来多管闲事的光之战士不止一个。”

男人出声，声音破碎嘶哑得却不像是正常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

“你不该打地球的主意，只会寄宿在死人身上的胆小鬼。”

少年上前一把拽起男人的领口，右手握成拳状。

“下手吧，反正我已经和这具身体一样行将就木了。”

男人的脸上浮上扭曲的笑容。

“住手，赛罗！”

Chapter 3: 第三章

第三章

刚和带崛井离开的新城分开，大古就直奔楼上，换好海帕枪的子弹，映入眼帘的正是不该出现在这儿的少年一副要揍任务目标的样子。

“住手，赛罗！”

话音刚落，少年就松了手，男人干咳了几声迈着颤颤巍巍的步伐后退然后倚着墙面倒了下去。

赛罗其实没有起杀意，而且也完全没有那个必要，男人再次获得的生命也像风中残烛那样几近消逝了，包括一开始吸引赛罗来此的独属于宇宙人的特殊电波也微弱得几乎下一秒就要消失。

“喂，你怎么了？”

于心不忍的大古想上前去却被赛罗拦下，看着少年无比认真的神情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人类。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个预言家，我还没死。但可惜的是，我这里也没有你们想要的情报。我是被基里艾洛德神遗弃的基里艾洛德人，我没能完成神谕，这是来自神的天罚，最后一点力量也被神所收回——”

男人咳出口血来，那不是正常人会有的黑红色，半固态的模样像是在空气中放置过一段时间，男人的脸被头盔上的灯光打得惨白。

“神是不会放弃你们的世界的，他终将会降临到这片土地上，清洗掉愚昧的人类，指引这颗星球未来正确的方向。”

大古抬起海帕枪瞄准男人的头颅，掷地有声地发话：“告诉你们的神，那不会成为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由人类自己决定，我们绝不会就这样屈服，无论多少次都是同样。”

男人似乎早有所料，低声笑了笑，“人类的选择啊……那就拭目以待了。”

/迪迦奥特曼/

传入脑袋里的几个字，大古缩了缩瞳孔，余光看向一侧的赛罗，看他神色如常的样子看来男人并没有直接把他的身份说出来。

最后一点微量的电波平寂了，探测器上最开始的能量波从界面上消失，男人垂着的脑袋没有一点生气。

除了基里艾洛德人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消息，这次任务收获算不上多。

也许是上次和迪迦的战斗耗尽了能量，这一次选择附身的男人体内残留的意识就体现出来了，而且结合当地人的目击报告那个基里艾洛德人白天会出远门——为了必要的情报收集，到晚上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躲进废旧工厂里，已死躯体的腐败和不断剥夺力量的特殊磁场夜夜折磨着他。

阻挡了外界波段的特殊磁场原来并不是为了保护那个基里艾洛德人的，而是为了夺走残留的最后一点生命力。

连自己的子民都抹杀得如此绝情，胜利队的各位再次加深了基里艾洛德神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认知。

至于赛罗，他身上迷题太多了，无论是像个活的外星人探测器，还是手腕上奇怪的手镯，还是一开始天降的出场方式——

在把他上交给TPC躺进实验室和关进小黑屋谈话中大古选择了后者。

当然了，小黑屋不可能会真的存在，充其量不过是叫赛罗单独谈话而已，而地点就选在了大古家的阳台上。

瞒不下去了啊……赛罗挠挠脑袋，有点像做错事的孩子端坐在椅子上眼神却四处飘忽。

大古倒是不急，摆好两盏茶好整以暇地等着某个被他评价演技烂透了的少年的解释。

“……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的，大古你应该知道平行世界的存在吧？我就是从另一个宇宙来的，当时的情况有点复杂，我突然被卷入了时空乱流，为了抵御那股力量不至于让自己迷失在时空中，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兼变身器也坏掉了，所以只好滞留在这个世界，暂时回不去了。”

换作别人一定会觉得这段话比起现实更像是只会出现在小说里的乔段，但赛罗不一样，在他的身上发生过这么多不可能。

“你们那个世界也有地球？”

“有的，而且是大家都想守护好的重要的回忆之地。”

想想自己的老爹那一辈为了保护地球拼命的模样还有那一次自己在地球上和戴拿高斯的合作，赛罗感慨万分，光之战士们和地球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应该不是地球人吧，赛罗？”

这小子虽然演技差得可以，但对于地球上很多常识性东西的无知还是差一点把大古骗过去了。

“嗯，我确实不是。如果非要说的话……我来自我们那个宇宙的光之国，那是一颗属于奥特曼的行星。”

本来听了前面的解释还一脸平静的大古差点喷出一口茶来，然后不走运地呛到了，对上赛罗担忧的眼神他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这么说来，你是奥特曼？”

赛罗点点头，“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但我确实是，所以得知迪迦的存在后我想要和这个世界的光之战士谈一谈，也许能找到回去的方法也不一定。”

那恐怕你得失望了。大古默默地想。也许原本三千万年的那位迪迦能够解答他的疑惑，但大古从变身以来从没有感受到过他的存在，兴许和幽怜说的一样，回到他的故乡去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跟着你们胜利队帮点忙什么的啊，那样总会碰到迪迦的，虽然我现在这个样子没以前能打，但是也是很厉害的。上次我不就帮你们找出了那个落单的基里艾洛德人吗？”

望着少年明朗的笑容，大古叹了口气，赛罗从来就没有撒谎的潜质，而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

大古没法不相信这个太阳般明亮的少年。

和队长通讯完后，胜利队顺利地多出了个外勤人员，这个外勤人员还是个奥特曼——当然这就只有大古和队长知道。

白衬衫和九分牛仔裤，少年本来的体格就健壮匀称，身材比例好得没话说，就连店员小姑娘也打趣说这位帅哥分明就是天生的衣架子。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大古那家伙的居家服放在你身上实在不合适，好身材可不要浪费了。”丽娜拍上赛罗的肩，“刚开始知道大古有个远房亲戚而且成了我们首位外勤人员我还吓了一跳呢，结果一看啊，还是个小帅哥。”

少年摸摸鼻头，第一次和初次见面的年轻女性逛街——虽然不是同种族的，说不紧张都是假的，任他在艾克斯的世界对着自己的小迷妹怎样风流倜傥，给自己当作妹妹的

艾美拉娜公主多温柔地戴上皇冠，实际上赛罗和年轻女性相处的经验少得可怜，见过最多面的还是奶奶辈的奥特之母，可以说赛罗最不擅长对付的就是女性。

嗯……反派的除外，对着浮士德的脸他能打十个。

不过丽娜倒是开朗阳光的个性，也完全不用担心会冷场的问题。

“大古他啊，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谈论过他的家人，就连我那讨厌的老爸我现在都偶尔会跟他们谈起，所以其实对于你的出现我们都很惊讶。”

“丽娜前辈讨厌自己的爸爸？”

胜利队的王牌飞行员也曾有过一段不那么美好的童年，对于抛弃家庭十多年的那个男人自己也一度拒绝叫他爸爸。赛罗对此感同身受，在自己尚小时也渴望过同龄奥都享有的父爱，时间长了麻木了也就不那么寂寞了，后来自己差点犯下大错，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父亲的存在，虽然后来将功补过，父子相认，但回忆起那时的经历还是会蒙上阴霾。

“那次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爸爸他，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英雄，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子汉，但担负起的责任不是那时的我能够理解的，我想你的父亲也是一样，赛罗，哪怕隔了无数个光年，他的心也始终是会跨越时空牢牢地牵挂在你的身上。”

日薄西山，夕阳的余晖撒向人间，光芒被树叶切割成碎片落在行人的脸上。

“丽娜…前辈，能给我再讲讲迪迦的事情吗？”

“对迪迦那么感兴趣啊，要不是知道迪迦是谁，单独跟女孩子出来逛街还分心我还以为你想着哪个暗恋对象呢。”

“丽娜前辈你就别笑我了，我真的就只是好奇那个和你们并肩作战的光之战士。”

赛罗胳膊上提着一包衣服，手里还抱着一堆大的小的口袋。一旁的丽娜在购物清单上画下最后一个勾，不紧不慢地带着赛罗回基地。

“其实就连我们胜利队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从三千万年前的预言机器得知他是来拯救我们人类的，但为什么奥特曼那么强大却会保护人类呢，三千万年前的超古代文明为什么消失了……”

在这个谜题重重的前辈身上，不仅是赛罗，就连他守护的人类也对这位神龙不见尾的光之战士充满了疑问。

下次见到他一定要好好问一问，赛罗一边心安理得地吃着大古给夹的菜一边认真地下了决定。

对此毫不知情的大古还在说着上次被磁场扭曲给弄晕倒的崛井已经没事了，这几天全队一直在忙，改天感谢丽娜在今天自己忙的情况下愿意帮忙带赛罗去买衣服。

注意力突然被拉回来的少年后知后觉地想起丽娜所说的大古家人的问题，难道说大古的家人都已经不在了？

“大古，你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吗？”既然想到就干脆问了，赛罗从饭碗里抬头盯着对面看。

“是也不是吧，我平常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然后有了爱我的养父母，虽然因为意外他们已经不在了，但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如愿进入了胜利队，有了大家的陪伴，胜利队的大家像家人一样，还拥有保护地球保护人类这样了不起的事业，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这家伙总是一副温和包容的模样，好像天塌了都不是什么绝望的事情，让人很遗忘了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仔细看就会发现几日的忙碌下来大古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眼睛下的黑眼袋比初见时更重了。
真是的……这个总是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滥好人，总是那么不爱惜自己的家伙，这个笨蛋。

突然心里一热想到了些什么的少年起身给了刚戴上围裙的大古一个熊抱。

因为身高的微妙差距，大古感觉自己被什么时候身上都暖和得不行的少年搂进了怀里。

“……谢谢。”

没头没脑的话，大古微微叹了口气，知道这是赛罗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像安抚大狗狗那样顺背。大古无从知道赛罗经历过什么，但他能从少年身上这股野草劲看出些端倪。即使是奥特曼那样强大的战士，赛罗的内心也只是个缺爱的孩子。又或许奥特曼并非他想的那样，比起怜悯众生的神明，更接近脆弱易感的人类。

好像是被察觉到了想的是什么，赛罗抱完后就推搡着大古去休息。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给我立刻马上去睡觉，碗我来洗——好了快给我收起怀疑的眼神，把那难看的黑眼圈消掉再跟我说话。”

“是是是——”

少年一脸坚定的样子不容拒绝，大古只好担忧着自家厨具的命运乖乖去洗澡睡觉。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赛罗已经拧着脸与第三个碗过不去了，诺亚在上，他真不是故意捏碎碗的，陶瓷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坚硬——好吧看起来也没多硬，纯粹是找个借口，他甚至思维发散地想到为什么光之国没怎么推广开地球的美食，是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硬度的材料当碗具？

夜还长着，长得足够让赛罗忘记洗碗——不如说是清扫陶瓷碎片的不快，洗个热水澡投向床的怀抱。

窗外不少楼层还亮着光，赛罗极好的视力让他能清晰看到对面楼里的一举一动，当然他不是故意偷看，只是余光里的一瞥，有的人在伏案奋笔疾书，有的人和家人挤成一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也有的人拿起电话唾沫纷飞地跟人吵架。

赛罗放松下来，陷入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平心而论，他对这个地球的感觉还不错，熙熙攘攘的街道，情感鲜活的人们，他们生活中散发出来的像太阳底下晒过的被单一样的味道，让赛罗为之着迷。奥特曼寿命很长，长到连情感的波动都无限拉长，最终像系绳的摆锤一样稳定回归平静，他们的情感也简单纯粹，像光一样剔透，而像人类这样的短暂却又复杂的情感波动是赛罗想象不出的。
大古呢，他已经睡着了吗？就连平日相处的大古，赛罗也不敢说对他的情绪完全了解，轻描淡写的经历赛罗却感同身受，大古这家伙表面上说得轻松，不知道背后偷偷抹了多少次眼泪，才磨出了现在这样温柔的性格。他还在K76上时，每日训练的残酷，抽打在肉体上的疼痛，让他面对皮古蒙时才会想到，连自己都无法忍受的痛苦，换了这种脆弱的小家伙怎么受得了，于是便心软得一塌糊涂，所以他连捧起皮古蒙都小心翼翼的，或许正因为受过伤，痛过，才会这样温柔待人。会为了别人的不幸而流下眼泪，这又是人类令人着迷的一点了。

Chapter 4: 第四章

第四章

傍晚新开发的工业区人烟稀少，拉起的警戒线隔开了建筑与道路，空地上叠放着成堆的集装箱和水泥柱，海岸边的新水泥路微微泛白，突然海浪和马达声一同奏响，改装过的流线型赛车突兀出现在道路中央，车上伏着个戴头盔的少年，海风撩起他单薄的衣服露出一小截小麦色的肌肤。

被夕阳染成灿金色的大海包围了这块岛屿，海鸥大摇大摆地在沙地上踱步，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到这块土地的尽头，最靠近海的围栏边少年刹住摩托，摘下被喷涂成和赛车一样红蓝两色的头盔，湿润的海风打在脸上濡湿了发尾，少年甩甩头，手掌支上栏杆把半个身子探出去，闭上眼深呼吸一口气。

赛罗虽然在宇宙里不用呼吸，但既然在地球上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借用他小叔的话说，要入乡随俗，就连这幅身体的循环系统也和普通人类一模一样，所以连呼吸也和人类一样感受。

咸湿的海边空气比城市里的要舒服得多，他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城里的人总是会想往外跑，就像光之国居民过于密集的部分住宅区光离子浓度低一样，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它的好处，至少在这片工业园区兴建起来之前，这块人工小岛上的一切还是很美好的。

口袋里联络器突然一震，赛罗打开那块凝聚了人类科技的多边形的小东西。

“万圣节？”

赛罗一脸迷茫地看着大古。

“地球的一些风俗习惯你还缺乏了解啊，赛罗——赛车倒是学得挺快。今天就是万圣节，正好给你补一补。这个节日是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据说是灵异世界最接近人间的时间。不过到了现代就更多的是年轻人狂欢的日子。

“在万圣节的晚上，小孩子们会穿上化妆服，戴上面具，敲开每一户人家说出那句'不给糖就捣蛋'，这样挨家挨户收集糖果。所以今天要是见到特殊装扮的人和蝙蝠南瓜灯之类的东西也不用感到奇怪。”
赛罗摸上了眼前一直存在感极强的一脸呆萌的南瓜头，戳了戳上面一个黑漆漆的小洞，那儿正好对着大古的鼻尖，如愿以偿地看见人往后挪了挪脑袋，忍不住嗤笑出声。

“哈……所以大古，这就是你戴上这东西的理由？”

结果到了晚上，两个一模一样的南瓜头出现在了街道上，只不过一个稍高一点，一个稍矮一点。

尽管大古再三强调了这是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的调查才装扮成这样的，而且能参加这种活动全队人其实都很高兴——但也止不住赛罗的笑声，大古索性给他也套上了一样的南瓜头，美名其曰这是为了配合任务的便装。

除了大古的南瓜头，还有扮成小猫女的丽娜，涂着奇怪脸妆扮怪物的宗方和崛井、新城，而坐镇指挥室的队长居间惠和随时监控着超级电脑的野瑞照例没能参与其中。

才十七岁的天才电脑少年野瑞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对他而言比起同龄人在这个节日的狂欢，解决人们潜在的威胁和支援队友才是最紧要的。

“不给糖，就捣蛋！”

赛罗表示一定是这个南瓜头有什么奇怪的功能，不然怎么会见到和自己同样装扮的大古跟着一群小孩子上门要糖要得开心极了。

就连戴着猫耳的丽娜都看不下去，拉过大古告诉他胜利队的成员是来完成任务的而不是来玩的。

“这有什么关系嘛。”大古抱着刚取下的南瓜脑袋，“和小孩子玩也是调查的一部分，孩子们玩得开心就是最好的。”

或许是受了节日气氛的感染，大古被丽娜拉去教育后赛罗也不自觉地跟上了那群孩子，跟着他们簇拥在一个给有梦想的小孩子们发棒棒糖的摊位前。摊主是个戴魔女帽和魔女面具的老婆婆，皱巴巴的面具下传来沙哑的笑声。

本来还在忙着给小孩子们散糖果的魔女，突然抬头瞥过高个南瓜头上那两个黑洞，嘿嘿一笑伸手递给了他一根花花绿绿的波板糖。

“这是.....给我的？”

魔女点点头，本就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是给有梦想的孩子的奖励。”

也被棒棒糖吸引过去的大古粗着声音也想要一根却被魔女瞬间识破了，被告知糖果只给小孩不给大人后满脸沮丧地抱着自己的南瓜脑袋。

“你呀，有时候比赛罗还像个小孩子。”丽娜无奈地叉腰看着自己的队友，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眨眨眼，左右瞧，“说到赛罗……刚刚还看到他的，怎么现在不见了？”

大古也跟着回头，却突然看到旁边的橱窗上倒映出的糖果摊位旁小孩子中并没有魔女的身影，而转眼一看魔女还好端端地待在原地。

似乎是察觉到了大古的目光，魔女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挥了挥手让孩子们散开自己要收摊了，推着自己的那车棒棒糖往夜色深处跑去。

大古没有犹豫紧跟上去，而多拿了一根棒棒糖的小姑娘把自己说是给弟弟的那份给了漂亮姐姐丽娜。丽娜刚接过糖就看到大古跑远了，叫都叫不住，只好叹口气吃起糖来。

即使推着糖果车也健步如飞的魔女一路上发出尖锐而可怕的笑声，大古踩着翘角靴快步跟上，却还是在拐角处慢了一些魔女就从视线中消失了。

半拆的围栏里的荒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座糖果屋，大古穿过围栏推门而入，举起随身携带的海帕枪往内屋里移动。

屋子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水晶球和风铃随处可见，俄罗斯套娃也被摆在柜子上。

直到穿过最深处那道门，大古忍过强光再睁眼时发现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回过头来时发现门已经消失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衣服里的火花棱镜贴着身子隐隐有些暖意，给予了大古极大的支持。

前面似乎是个游乐场，许多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在那儿玩耍，但他们对大古的呼唤置若罔闻，几番努力后唯一的反应也是回头看他一眼后四散跑开。

大古一脸莫名地看向四周，林子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魔人让他一惊，但还没来得及举枪攻击就已经被对方的光线给放倒了，海帕枪从手里滑落，识海一片黑暗。

糖果的甜腻仿佛还留在舌尖，赛罗的意识昏昏沉沉的，自己面前好像有个人影，但实在太模糊了，像打翻的墨水在纸上糊成一团。

左手腕上的光团儿闪得急促，但光芒太微弱，就像投入大海的一块小石头，溅起的水花很快被波浪抹平。

欺骗性的愉悦感渐渐侵蚀了昏沉的意识，赛罗双眼无神地傻笑着。

魔女创造出的折叠空间内，大古此时也好不到哪儿去，刚头昏脑涨地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个玻璃罩里，万圣节换上的一套南瓜头衣服也不知所踪，只剩下了原本穿在里面的白体恤和短裤。

海帕枪和火花棱镜也被收走放在外面的桌上，大古暗叹自己的不小心，握拳试着敲开玻璃罩。

嘿嘿嘿嘿笑着的魔女突然开门进来，身后跟着个熟悉的人影。

“赛罗！”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大古一掌拍上玻璃，但这罩子毫不配合地一动不动。

“喂！你是谁！这里是哪儿！”

眼神呆滞的少年顺从跟上魔女，然后带着笑容坐在了椅子上戴上魔女准备的插满线的帽子。

“真是意外收获啊，我可向来是瞧不上这个年龄人的梦想的——虽然没有成年人的让人肚子疼但也口感太差劲，但你是不一样的。”

魔女尖锐细长的手指描上赛罗难得因为笑容显得柔和而更添俊俏的脸。

“多纯粹多美好的光啊，连梦想也是纯金色的。”

赛罗背后的几个电视屏幕上投射出祖母绿的星球，壮观的等离子火花塔下是一众红蓝银三色的奥特曼，还有几个不同于奥特曼的存在，而站在最高处的几个戴红披风的长老一样的奥还在说着些什么。

虽然是有想象过光之国的存在，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的景象也太让人吃惊了。

魔女的注意力却完全不在那些画面上面，她拿过高脚酒杯，凑近赛罗，接下从少年耳朵里飞逸出的亮金色液体。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画面也一个接一个地黯淡消失。

“你在干什么？放开他！”

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一个男人温和的微笑上，而后屏幕全黑，赛罗的脸上从傻笑中恢复了平静然后一头栽倒下去。

“赛罗！！.....你把孩子们和赛罗的梦想全吃了！？”大古咬牙不死心地继续拍着玻璃罩，手掌因为用力变得通红。

“小孩子要什么梦想，在他们长大前受大人的摆布就行了，大人们的控制和压迫等他们长大了也失去了梦想。至于这个少年，梦想我就拿走收藏了，剩下的放梦的坟墓里也不合适，就留在这好好陪你最后一段时间吧，讨厌的大人。”

“喂！你不能够夺走他们的梦想！孩子们的梦想只属于他们自己！”手掌疼得发麻，大古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拼命砸着玻璃，“赛罗的也是。你这家伙…把梦想还回来！”

魔女完全没有听进去话的样子，只是瞥了大古一眼嘲讽般哑声笑着，慢悠悠推门出去了。玻璃罩里升腾起白烟，毫无疑问是对人类具有杀伤性的气体，大古无论是呼吸还是做其他动作都变得难受极了，他咳嗽着捂住胸口，缓缓贴着玻璃壁脱力地坐下，视野里火花棱镜和安静倒在椅子旁的赛罗都渐渐模糊起来.....

TPC基地内丽娜半夜出走的异常被及时发现了，就连一向存在感弱的大古的失踪也被大家察觉，加上往年万圣节孩子的失踪记录，队长对此思考出了对策，派遣胜利队紧急前往磁场异常区域。

那些分了糖果的孩子们都像被催眠一般在半夜离家出走，排成队来到那片荒地上，走进凭空出现的南瓜屋。而站在大南瓜上的魔女挥舞手臂呼唤着那些被糖果蛊惑的孩子们：

“坐上我的南瓜船，到梦的世界去吧！”

关键时刻新城的一枪命中了魔女，打破了魔咒一般，所有孩子都突然清醒了过来，在胜利队队员的指挥下开始逃离。

此时荒地中央的大南瓜却开始下沉，里面很可能还有大古、赛罗和孩子们，胜利队也不敢贸然攻击，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沉入泥土——那里可能连接着某个异次元空间。

那一枪起的作用不小，至少关着大古的玻璃罩的侧门坏了，体力不济的大古一出去就摔倒在了地上，咬咬牙看一眼闭着眼睛一脸安详的赛罗，转过头艰难地伸手探向大理石桌面。

加油，大古。

也不知道是谁的声音一直在鼓励着自己，大古握紧拳头艰难地往前爬着，汗液顺着颈部线条往下打湿了衣服，在地板上留下了水渍。

加油，大古。

他摸上了大理石边缘。

加油，大古。

他的手指握住了还有着温度的火花棱镜。

大古闭上眼睛，再睁开，微微托举起手里开始发光的火花棱镜。

拜托了，为了赛罗和孩子们。

Chapter 5: 第五章

第五章

即将没入地面以下的南瓜突然止住了下沉趋势，紧接着往上攀升。

崛井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睁大了眼，唯恐自己看错了赶紧揉揉眼睛。

光芒乍现。托举着南瓜上升的正是他们所熟悉的红紫银三色的光之巨人——迪迦。

额上晶莹的水晶，倒三角的完美身材，柔和的曲线交织成的花纹——共同构成了这位身披光芒的战士。

“迪迦奥特曼，救救孩子们吧！”

丽娜抱着小女孩朝巨人呼喊着，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位光之战士身上，而大家也都相信着他一定能取得胜利。

迪迦小心翼翼地放下手里的万圣节南瓜，折叠空间没办法从外部进行破坏，想救出里面的孩子们和赛罗当务之急还是要打败魔女。

早就坐着扫把从南瓜口里飞出的魔女对横插一脚的迪迦气急败坏，几乎没有犹豫地露出狰狞扭曲的魔人本面来。

巨人也毫不示弱摆好战斗姿势，和魔人交起手。

虽然以大古的体术迪迦的格斗算不上强，但对付魔人还是绰绰有余，几番交手迪迦稳稳占了上风。

魔人摸了摸被打疼的胳膊，转念一想运用起空间转移的能力在迪迦面前来回闪现。

没时间斥责敌人的开挂行为，几次攻击——包括一次飞踢还破坏了一座山——落空以后巨人的主动进攻偏向了防守。

玩心大起的魔人悄悄绕到迪迦身后，在被对方察觉时再一次出现在前面来个突然袭击。躲猫猫似的战斗虽然很赖皮但是却有奇效，幻影和本身交替包围住了迪迦，巨人完全没办法判断和躲避攻击。

他的能量快要不够了，计时器闪红，响动的声音叮咚叮咚。迪迦晃晃脑袋站起身，额上水晶一闪，双手握拳横于胸前，身上铺满一层金光，水晶和计时器同时爆发出惊人的光亮——计时器闪光。

所有的黑暗和幻影都在如此强烈的光明下无所遁形，魔人的障眼法失效了。

刚释放出大量光能的迪迦没时间缓缓就再一次攻向敌人。乱了阵脚的魔人被甩飞出去时顺势想向着天空飞走逃离——但被迪迦所阻止，少用的束缚光线帮上了大忙。

魔人被定在半空中，迪迦刚做了哉佩利敖光线的起手式就停住了。因为此时此刻，金黄色的流光正从魔人腹部涌出，逐渐包裹住魔人的身体。

那是.....赛罗的梦想！？

这家伙居然以这个作为要挟吗！大古不能确定哉佩利敖会对那些流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但束缚光线的作用也坚持不了多久。

怎么办？

夜空中一亮，温和流动的光粒子突然暴起，以炽热和光明作为武器将矛头对准了包裹住的魔人自己，完全没有料到会变成这样的魔人只来得及惊叫一声就被无尽的光芒吞没了。

光芒散去后，那些金黄色的流光重新平静下来和魔人消失后溢出的孩子们的梦想交织，在天边形成绚烂极光。

黑夜终于结束，阳光重新照亮这片大地。魔女消失后南瓜里被关在折叠空间里的人们也被放了出来，无数的光从天上飞下回到它们的主人身上，孩子们的笑容也回来了。

在光芒中变回人类的大古也赶过去扶起赛罗。少年迷茫地醒来看着他，然后突然清醒握住大古的肩膀使劲摇晃。

“那个魔女！！那个魔女有问题，大古！”

被晃得头晕的大古无奈地笑着顺手塞给他掉在地上的南瓜头。

“知道啦，已经被迪迦解决了，魔女拿走的孩子们的梦想也都还了回来。”

赛罗松开爪子接过南瓜头，“噢……那就好。”

大古拉着赛罗的胳膊把人从地上拽起来，“好了快起来，我腿都要压麻了。”

“噢噢噢…”赛罗借力跟着起身，然后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什么，“等等！你说迪迦已经出现过了！？还有大古你怎么穿成这样，不冷吗？”

“是的，穿成这样原因有点复杂……不过放心，不冷。”

“啊啊啊啊啊我居然错过了！！”少年一脸欲哭无泪地抱上大古，“下次能不能让他提前告诉我一声，或者多等一会儿我也行啊.....”

大古想伸手揉揉人脑袋，但又是身高差的原因只好环上少年的背拍了拍，“他的活动时间可能只有三分钟？下次还有机会的。”

目力所及处，远方赶来的队友们朝他们挥手。

真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

托队友的福，他们贴心地带来了大古的制服让他换上，不至于让他待会儿在十月穿着体恤和短裤上机回基地。

“赛罗也被给了糖果？”崛井支下巴盯着少年。

赛罗诚实地点点头。

“果然还是小孩子啊。”丽娜笑出声。

对此颇有微词的赛罗一时却无法反驳，魔女的糖果是只给孩子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也是个孩子——

“也不一定，你有着金色的梦想，赛罗，即使你不是小孩子也被盯上了。”

大古低头细心地给倾下身子的赛罗额头贴上创口贴，那儿之前栽倒的时候可能碰到了桌角磕出了点红印。

“地球的希望差点就被夺走了。”丽娜眺望着那些回家的孩子们。

“是啊，要创造美好的未来，还得靠孩子们的梦想，里面说不定还有你的一份，赛罗。”

“都说了我不是小孩子！——连宗方副队长你也.....”

“啊任务总算是圆满完成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做一大堆梦吧！”崛井伸了伸手臂。

通讯器里的声音却带着笑音破灭了崛井的美好计划，“你们不要做梦啦，还有一大堆任务等着你们完成。”

“啊.....队长，我连做梦都不行啊。”

“要想实现梦想就得向现实挑战，是吧，指挥？”新城拍上受打击的队友肩膀，宗方也配合地点点头。

崛井唉地长叫一声跪趴在地，其他队员都围过来笑着拍拍他安慰，就连赛罗也同情地安慰他——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刺激——说崛井即使不睡也不怕长不高，反正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而自己不一样，可以因为这个理由一会儿回去补觉——在收获了更大一声的哀叫后，赛罗也忍不住笑得更开心了，谁叫崛井平时老说自己是小孩子，小孩子当然也有小孩子的特权。

那片出现过南瓜屋的荒地已经被严密监控起来了，魔女残余的磁场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稳定在了一个较低数值上，仿佛一道虚掩的门，但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也不足以推开或者关闭它，虽然是个隐患，但介于目前还处于比较安分的状态，TPC总部决定不封闭临近的居民住宅区，最小程度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只以城建的名义封锁了磁性异常的空地。

“TPC分给你的用车可不是拿来这么用的。”

大古无奈地摇摇头，面前赛罗穿着一身不知道哪儿搞来的赛车服还戴着看起来蛮专业的头盔。

“这么好的机动性在那儿放着也是浪费，更何况当初你不也没反对。”少年习惯性耍帅地擦过鼻尖，然后拍拍自己的后座，“别浪费时间了，上来。”

“真拿你没办法啊.....”戴上递过来的头盔，大古跨上赛车后座，双手自然地环上了赛罗的腰。

“抓紧了啊，大古。”少年轻笑着，转动右把手，巨大的轰鸣声锤击鼓膜，贴上自己背的某人还轻微地抖了抖。

“出发咯——”

赛车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去，加速的时间几乎只有寥寥几秒。

太阳的光辉渐渐弱下去了，地平线上方的天空染成一片火红。

在装备着TPC配给的最好引擎的摩托车上，大古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好的机动性”、“最好最快的新型号”以及生无可恋。

飞行员训练一直合格的自己居然在这种速度和颠簸下有些眩晕感，忍住不适抱紧了前面兴奋不已的少年，头靠在他精瘦但宽阔的后背上，两道好看的眉纠在一起。说真的，大古觉得自己要忍不住吐了，他连一点欣赏路上风景的心思都没有。

耳边的风声和轰鸣声突然小下来，赛罗停下赛车，而愁眉苦脸的大古一下车就捂着嘴趴在路边栏杆上。

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好像做错事了的赛罗赶紧靠过来，“大古你没事吧？！”

晕车debuff还未解除的大古摆摆手，然后身体唱反调似的诚实吐了出来，赛罗手忙脚乱地掏出纸巾，在把晚饭都吐得一干二净以后大古还难受地干呕了几下接过纸巾擦嘴。

看着一脸紧张加内疚还有点无辜的少年的脸，大古一下子没有了责怪他的想法。毕竟他不是普通人类，不知道一般人承受不了那样的速度，刚缓过来的大古自我安慰道。

“下次载人的时候别开那么快了。”大古虚弱地扶住赛罗的手臂，“一般人受不了。”

“知道了，下次我一定注意！大古你要不要坐着休息会儿？”少年点点头紧张兮兮地扶着他到另一侧靠海的栏杆边。

“没事，就是有些晕车，一会儿就好了。话说回来，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没事就好。至于这个……这里的夕阳很美，想带你来看。”

少年在暖阳下的笑容，灿烂而熠熠生辉，就像那时的流光，炽热而充满光明。

“是很美呢。”

太阳已经沉下一半了，今天的云彩不是很多，火红色的霞光铺满半边天空，海波披上光的战甲汹涌着往海岸奔去，最终碎成点点闪亮的水珠。

“地球上的夕阳是我见过最美的，连超新星爆炸都比不上。”

赛罗也攀上栏杆，眼里落满光辉。

“是吗？对于很多人类来讲，这样的夕阳已经看过太多了，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有多美丽。我也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欣赏过了，但它带给我的惊艳依旧不减当年。”

“你知道吗，大古，光之国没有四季和黑夜，也就没有日出和日落。我们的科学家早在很久以前就研制出了人工太阳——等离子火花，把它放在等离子火花塔上就能照亮整颗星球。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我老爹他们格外重视地球——就像是看到了曾经他们失去的美丽，虽然不是这个宇宙的这颗星球，但我想这个世界的迪迦应该也是一样的，是想守护好这颗星球上的美好，守护好他爱着的人类。”

太阳完全没入地平线，星星和月亮早早在黑夜里候场了。大古下意识抬头望去，猎户座的腰带依旧闪亮。

“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大古吃着烤串瞧一边拿着汽水罐子的赛罗，他现在正在这一带夜市的小吃摊位上。

“我不像你那么忙，就有天晚上骑车到这边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慢点吃——”少年递过手里的水杯，“今天是我的不对。”

赛罗心虚地转过头捏捏鼻尖，“算是赔礼道歉了。”

“没事啦，你不知道这个很正常，更何况你不是故意的。”

大古拍拍人肩膀，对着转过头来的赛罗露出微笑，“不过既然都来这里了，一会儿逛逛再回去吧。”

结果到了夜深时，两个人都吃得撑得不行，最后还是坐上摩托准备回家，这一次赛罗开得很平稳，引擎的声音在夜色中并不那么的突兀，趴在他背上的大古则干脆睡过去了——看来没了自己的监督这家伙平时根本不会好好休息，不然也不会睡得这么死。

等把大古抱到床上，帮他把外面的衣服脱了，赛罗也难得地累得打个哈欠，干脆把人往里挪了挪倒头就睡。

Chapter 6: 第六章

第六章

“十年前我在这个地方——那时这里还是海，遇到过一个和你一样的，因为离家很远而感到不安的少年。”

身披黑袍的少女坐在公园长椅上，精致漂亮的五官，齐刘海乖巧地伏于额头，右手轻轻触摸过脖颈上挂着的Z形金色口琴。

赛罗抿了抿嘴唇，左右看了看确定少女是不是在和自己说话。

“赛罗，不，或许应该称你赛罗奥特曼。”

少女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玛奇那最喜欢的就是在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照耀下和我玩。”

“玛奇那？那是你的宠物吗？”赛罗双手后撑，伸直腿随意地坐在紧挨着的另一架长椅上。

“不是的，玛奇那是我的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少女微笑着，仿佛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情，“但是它很怕黑，每到夜晚就会喜欢把自己裹起来，怎么叫都不会理人。”

赛罗的感觉没有错，经常出现在这个公园的少女身上吸引他的微弱的特殊宇宙波段确实存在，只是连着偷偷观察的几天其实都被发现了——可能自己真的没有暗中侦查的潜质，在被少女点名后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既然这样，你留在地球上干什么呢？”

“我不像你，赛罗，拥有在宇宙中自由穿梭的能力。我在……等人来接我，也许永远也等不到了。”

“别灰心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定也在努力找你，他们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对他们来说也同样重要。”

“.....谢谢你，你能笑得这么开心一定也是因为这样相信着的吧，在宇宙彼岸的地方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互相牵挂的心，很温暖呢。”

赛罗摸摸鼻子，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施工场地。

“话说回来，还没问过你的名字，我的名字你已经知道了，虽然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宇宙认识我的应该没有几个。”

“沙纪。抱歉我之前可能吓到你了，我有能感知到人们心灵的能力。你很特别，赛罗，你是光，总能和他人建立起羁绊的光。即使是在这个可能不属于你的宇宙，你也从不孤单。”甚至还萌生了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朦胧情感，友情之上但又和亲情不太一样。少女转过头看着他。

自己好像是被夸了？赛罗挠挠头。腰间的通讯器突然一响。

“啊，抱歉。”

起身到一边接起通讯器，屏幕上映出的是大古的脸。

“你在哪儿，赛罗？”

背景音是汽车的发动机声还有丽娜不时的一两句大古你真无聊。

赛罗思考了一下，“就是上次那个公园。”

“那正好我们也要到附近去，看到前面的施工工地了吗？你先去那里等我们。”

“好的。”

合上通讯器转身，刚刚的长椅上却空无一人。那个叫沙纪的女孩子……希望她能早点被家人接走吧。叹口气看了看左手腕上的帕拉吉手镯，如果自己能力还在，或许还能用帕拉吉之盾送她一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上次那个梦以后能感受到回来的一点点光的力量，但这还远远不够。

刚出土的圆球形金属，上端三角各有凸起，像一个能够开合的盖子。

在大古他们到以前赛罗能做的就只是围着这东西转圈，以他那丰富的宇宙阅历——好吧，也看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

夏洛克车的轰鸣声终于从隧道里响起，赛罗三步并一步地凑过去，大古刚一下车就被拉着去了那个球旁边，丽娜笑着摇摇头也跟上。

“从地下三十米挖出来的，这一带在十年前还是海，也就是说，它原本是在海里的。”

一旁的工作人员负责地解说道。

赛罗好奇地盯着大古和丽娜手里提的仪器，虽然上面的标识和数值完全看不懂，但是听大古的解释就好了。

“这个仪器能测试光的曲率，这不是地球有的金属，除此之外也看不出什么了。用超声波探测仪试试。”

在超声波冲击下，球似乎起了微弱的反应，不过大古和丽娜感受不到。刚关掉超声波探测仪好像是受到什么吸引般大古突然转头往一边看去，赛罗和丽娜也跟着转过去视线。

工地废料堆旁突然出现了那个穿着黑袍的少女，她拿起一直挂于胸前的口琴开始吹奏。

沙纪？

金属球突然开始剧烈震动，大古下意识护住赛罗和丽娜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频度和韵律，赛罗皱紧了眉。不对，这不对，可能是受了超声波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影响，这个球体的波段跟那奇怪的旋律合不上。

随着一声尖叫，音乐戛然而止，球也停下了震动，而少女在原地晕倒了过去。

“我总觉得我在哪儿见过她。”刚把少女送去TPC医疗中心，大古站在门外陷入思考。

“你认识她？”丽娜问。

“不认识，但是……”

“她的名字叫沙纪。”旁边一直沉默的赛罗突然出声。

刚想追问的丽娜突然被队长的通讯叫走了，医疗室外只剩下了两个人。

“这个叫沙纪的少女就是你这几天天天往外跑的原因？”

赛罗点点头，“我最早是在她身上发现了宇宙人的波段，后来知道她跟我一样是从外星来的，她靠自己回不去故乡，所以一直在地球等待家人朋友来接她。”

“你这么说我好像有些印象了……十年前我独自一人在那个公园——那时那儿还是一片大海，骑着自行车离家太远了，也碰到过那位少女，说来也蛮不可思议的。”

对着大海流泪的少女仿佛能听到自己心里的话一般，尽管内心满是回不了家的悲伤和绝望但还是鼓起笑容鼓励那时还是小孩子的大古，只要顺着海岸线一直走，就能回家，少女最后提到的一句话大古记得最清楚。

“旅途的终点还有人在等着你。”

“这个球用激光也完全破坏不了，超出了地球上已知物质的硬度。上面像盖子的东西应该是可以开合的，但是也动不了。”崛井带着护目镜在实验室朝指挥室解释道。

“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急匆匆赶来的大古进了指挥室找个位置坐下，还好队长并没有追究的意思。

“也就是说，拒绝我们打开？”

不像是其他遗迹总会留有信息文字，这颗金属球的表面光滑平整，一点凹陷和雕刻的印子都没有，这就让崛井犯了难。

“这个球是从三十米深的地方挖出来的，那么它应该一百多年前就沉入了海底。”野瑞细细思考着。

简单汇报过那个名为沙纪的女孩的情况——不过隐藏了不是地球人这部分——后，暂时的监视和探视工作就交给了大古和赛罗两人。

“你就是新城哥哥说的赛罗？”真由美抱着资料一脸好奇地盯着面前比自己高半个头的少年。

“对，我是赛罗。你是……新城的妹妹？”

“叫我真由美就好。是的，我呀，就是那个笨蛋的妹妹。我就是因为担心这个笨蛋哥哥老是搞砸事情才进了TPC医疗中心。”

和自己人类外表年龄相仿的少女甜甜地笑着，挺难想象这么乖巧可爱的姑娘居然是新城的妹妹。

“没看出来啊，新城的妹妹。”大古推门侧身进了医疗室门口。

“你们.....完全不像啊。”赛罗还是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要是像，我就不要活了。”少女吐舌，接着开怀地笑起来，“噢对了，你就是大古吧，哥哥他平时承蒙你的照顾了。”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古也回以微笑。

“哥哥果然没有骗我，两个人都是大帅哥呢。”真由美笑得更开心了。

见大古来了，一旁帮忙的人员嘱咐了几句就离开了。而那名叫沙纪的少女醒着坐在病床上，阳光洒落进来给有些苍白的脸庞添上了点暖意，只是仍旧一言不发。

“...失忆？”

“是的，可能是受到了刺激引发的失忆，断层检查还在分析中。而且无论怎么问她都没反应。”

真由美叹口气，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失忆了真是太可惜了。

赛罗撑上床边伸手在少女眼前晃了晃，“嗨，你还记得我吗，沙纪？”

而少女则是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好像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话。

“你还记得你的名字是什么吗？”

少女对大古的话却突然作出了反应，眨了眨眼睛认真思索的样子，颤动着嘴唇出声，“沙.....纪。”

但接下来，再怎么样的问话沙纪都似乎没有了任何反应，低垂着脑袋盯白床被，赛罗和大古很快被真由美推出病房，“好了好了，让沙纪好好休息吧。”

看着犯难的大古，赛罗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沙纪有他看着难道还不放心，安心先回指挥部报告吧。

真由美也没在医疗室停留太久，还有太多的病人需要她的照顾。沙纪的情况一直没见好转，她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能从她身上感受到的电磁频率也越来越慢，赛罗对这种表现并不陌生，几次濒死的体验让他对死亡的嗅觉格外敏感，沙纪属于宇宙人的身体在留滞地球的漫长时间中已经千疮百孔，而现在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赛罗沉默站在少女的床前，这一次是趁着换班偷溜进来的，因为他想做的事情还不想让地球人发现。

安静躺在病床上的少女脸色依旧苍白，窗边照进来的阳光比之前弱了一些，赛罗咬咬牙摸上左手腕的手镯，那一点点好不容易积攒的光辉被强行逼出来引导至少女身上，光芒不是很稳定，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最终与少女完全融为一体时赛罗终于松了口气，同时身体被灌满水泥一般沉重，他跌坐在椅子上，从手镯辐射至全身的那股暖意也消失了。

少女睁开眼，黑色的眼睛亮起荧光，她的面色红润了些许，但仍旧形容憔悴，她的目光直直看向一旁的男孩，“你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做的，赛罗……虽然我很感激你把仅剩的光用来修复了我的身体，但这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少女下床，伸手想扶赛罗一把但被对方抬手阻止了。

“别浪费时间了，做你想做的事情。”赛罗咬了咬口腔内侧的软肉，才算止住身体发抖带来的声音震颤，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虚弱。

都说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好，践行并想测试这一句话的崛井啃着苹果走在回实验室的路上，寻思早点加班研究也许能早点发现那颗球中的秘密。

奇怪的口琴声不合时宜地在走廊里响起，新城加快脚步循声刚一进门就跟大变活人似的看到本该还在医疗中心躺着的失忆少女沙纪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吹奏着手里的小口琴，原本摆放在支架中的球也不断震动，最终上半部分金属如花朵似的绽开，花蕊射出一道强光直冲天花板。

TPC基地的上空被由内而外突如其来的一束光照得雪亮。沙纪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转身离开去基地下一层有的紧急逃生装置，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崛井，苹果已经吓掉了。

所有胜利队正式成员都被紧急召集到指挥室。大屏幕上是三角洲宇宙站捕捉到的影像——一个巨大的有生命反应的大金属块正循着某条路线目标明确地飞往地球。
“预计坠落位置，东京湾，大概五十分钟。”野瑞敲下键盘。

还待在病房内的赛罗终于撑不住，胳膊支在床边很勉强地支撑着身体。没想到往日光能充沛到溢出的自己也有耗尽变得如此难受的一天，他显然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但赛罗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就像上次拼死保护的另一个宇宙一样，他虽然年轻，但毫无疑问和他的前辈们同样拥有拼命的勇气和守护的决心。

不过哪怕勇气再多，赛罗此刻累得只想睡觉，腰间通讯器的急促发声也不能让他清醒过来。

大金属块落地以后像那颗球一样从最外层展开，露出较为柔软的身体，大家伙有些茫然地眨眼左右看，然后烦躁地扯断高压电线踩塌了阻碍行进的房屋，缓缓往市区方向移动着。

面对肉眼可见的破坏指挥下达了武装震慑的指令。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疼了的怪兽用上了自己坚硬无比的外壳挡住炮火，激光都无法破坏的特殊金属轻轻松松扛下了飞燕一号激光炮的威力，但除了壳其他的能力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大家伙只能被动防守着弹回一部分攻击，一时间两边都讨不到好处。

僵持并没有持续太久，太阳渐渐落下了，怪兽干脆把自己缩进了那个壳里就像来地球的那个模样，全然无视人类的炮火，它的生命反应也不像之前那么激烈了，平稳得仿佛休眠。

赛罗的身体情况恶化和晕倒在少女之前所在的医疗室以及怪兽造成的破坏让胜利队各位对这位外来者充满警惕，尽管大古告知了之前赛罗告诉他的关于沙纪的事情，但此刻却或多或少有些阴谋的意思，唯一接触并信任少女的伙伴躺在医疗室里，很难不让人想到也许是少女利用了赛罗的信任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对于吉冈长官下令的怪兽周围红外线自动地雷的布置胜利队也没有理由和立场拒绝——即使直觉很不安的大古也没有空闲回去照顾赛罗，而留在第一现场跟着帮忙。

少女特殊形状的口琴很难不让人在意，回到指挥室待机的丽娜拿过一张医疗室找到的照片给野瑞让他帮忙查一查这个形状。

虽然知道她不是人类，但查到1802年的记录时说是没有一点吃惊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既然她早早就来到了地球，1802年的壁画上球体也还在，为什么现在才选择行动？

天边泛起鱼肚白，所有红外线自动地雷的准备已经做好，大古和TPC工作人员一起退后到安全距离。宗方那威严而冷峻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作战开始。

Chapter 7: 第七章

第七章

熟悉的梦境，自从上次那点微弱的光能恢复以后赛罗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寒意渗进骨子里，冷得丧失知觉。

不知道沙纪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回到家，不知道大古会不会因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担心……那家伙就是心眼太好，爱瞎操心，一想到这一点赛罗居然还有点小内疚——虽然现在躺着的是他，但其实心里还是明白自己给大古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迷糊着的大脑断断续续收到一些从自己通讯器传来的声音，什么作战开始，准备导弹……等等他们这是要！？

不能再在这阵寒潮里迷失了，赛罗握紧拳头，闪红的计时器更加急促地咚咚响。

他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眼前是医疗室白晃晃的天花板，赛罗深吸一口气，拔掉左手上的输液针头，疼得他龇牙，再扯下固定的胶带——针戳的感觉一如既往地让他很不舒服，用力稍稍过了点，赛罗急促地抽口气，针孔渗出了血珠。

他几乎是摔下床的——身体依旧沉重得难以控制，四肢仿佛不属于自己，但至少比之前的毫无知觉好多了，力量正在重新回到这具身体。

等他跌跌撞撞地穿着病号服进入逃生艇时，自动红外线地雷的炮火已经轰到了大家伙身上，因为执行的任务原因基地过道里留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前往紧急逃生艇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阻碍。

赛罗暗暗庆幸还好自己之前有把配车好好安放，所以等到达城市戴上头盔踩动油门的时候距离作战开始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几座自动红外线地雷的炮台瞄准了怪兽和呼唤着怪兽不断靠近的少女沙纪。一旦进入射程随时都有被命中的危险，大古焦急地试图叫沙纪回来，但失败了，虽然还有一些疑虑但是大古还是无法坐视不管，他愿意相信沙纪没有恶意，那时的眼泪和这个大家伙的眼泪流露出相似的情感，思念的悲伤，这种情感是造不了假的。

赛罗赶到时看到的一幕就是大古冲进一片炮火中，而炮台调转头瞄准了他的背影。

几乎是下意识地，赛罗变了脸色直接从车上跳下来用尽生平最快的速度朝烟雾中心飞奔过去。

借着烟雾的掩护大古刚摸到衣襟里的火花棱镜就被一股外力突然扑倒在地上。压在自己身上的人突然闷哼一声，低哑着嗓子说着些什么。

“你这个——笨蛋！.....笨蛋！笨蛋！笨蛋！”

飞起的扬尘和溅起的泥土块全数被那人挡下了，一阵阵颤抖紧贴着身体传过来，比平日里稍低的体温传来丝丝凉意，尽管如此少年还是坚定地把大古护在身下。大古心里一揪，不敢再有犹豫握紧了手里的火花棱镜。

光芒里出现的光之巨人，迪迦落地站稳把手上的少年小心地放到地上，一旁从一开始就有光芒护着没有受到炮弹波及的沙纪跑过来扶起已经又晕过去的赛罗。她伸手理了下赛罗的刘海露出苍白的脸来，少年面庞的曲线虚弱得柔和了几分，像沉入了美好的梦境，托奥特战士体质异于常人的福，他只是受了些外伤，晕过去只是太累了和缺乏能量的问题，少女放心下来抬头朝巨人点头示意。

迪迦转身，几次简单的攻击逼退怪兽离开自动红外线地雷的射程，但此时被炮火激怒的怪兽却不打算善罢甘休。

“住手啊，玛奇那！”沙纪扶着赛罗大声呼喊着，但可惜被唤作玛奇那的怪兽没有听见。

特殊金属的硬度确实很厉害，就连迪迦的拳头都能被打疼，他甩甩手放弃了硬碰硬，额上水晶一闪，切换成红色的强力型。凭借着强悍的力量和投技占据了优势，莫名其妙被打得浑身疼得不行的怪兽气得缩起来就着一开始陨石一样的形态朝迪迦撞过来——结果不仅被接住了，还被一脚踹散了拼合好的外壳摔倒在地上。

总算知道自己打不过的玛奇那把自己又藏进了壳里不动了，迪迦蓄力一发迪拉休姆光流，熔岩般闪耀流动的光球聚集于手掌间。

本来扶着赛罗的沙纪突然冲到了玛奇那的面前，张开双臂朝迪迦挥舞着，脸上满是焦急，“不要啊！玛奇那只是来接我的，我一直在地球上等它来接我回去，两百年前我的信号器不慎被强盗夺走沉入大海，很感谢你们能够把它挖出来，但我没想过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火球的能量波动散去，迪迦撤了手静静注视着少女。

——/谢谢你，大古，我一直都记得你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两百年时间我的这副身体早已千疮百孔撑不到打开信号器，所以赛罗他才……把他仅剩的光能给了我，以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不用太担心，赛罗不会有生命危险，他现在的问题只是缺少能量，缺少纯质的光——而你正好也是光，大古，所以最好的恢复办法就是……/

/你抱着他睡。/

其实光的输送，以计时器能量的交换来得效率更高，但那也意味着大古必须得自曝身份，所以沙纪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睡眠状态下光处于离散状态，只要他们离得足够近，就能通过这种慢慢渗透的方式补充光能，虽然慢了些，但是胜在稳定。

相对无言。大古突然后悔直接跟赛罗提出来一起睡的事情，看那孩子一脸惊诧和张成O形的嘴巴，他只好试图解释道：“你不是说最近又开始做噩梦了吗？可能有人陪你睡要好一点。”更何况又不是没一起睡过，上次像个八爪鱼一样抱着他睡的赛罗可勒得大古够呛，而那小子却难得的睡得好，第二天的精神比之前的哪一天都高。可能真的如沙纪所说，自己体内的光能这样传递给赛罗。

但是当两人真的都一起躺在床上时，气氛还是微妙地沉默了。

“这一次又没见到迪迦啊。”还是少年先打破了寂静。

“嗯……下次一定能见到的。”

“还好沙纪终于被玛奇那接走了，现在想必应该也回到家了。不过我还是有种感觉...大古你说迪迦他是不是在故意避着我？”

大古心虚地在心里默默点头，“怎么会…应该只是你运气不好罢了。”

“还有你，之前任务回来以后一直没空说这个，那时候为什么要冲上去！？想保护沙纪我能理解，但是你再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赛罗扭头盯着大古的侧脸，细碎月光洒落在人的瞳孔上，清亮而纯净，小混混一样发狠的话就堵在了喉咙里蹦不出去，“我就……”

“你就什么？”

大古也转过头对上赛罗的视线，昏暗光线下他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我就……我就不理你了！”少年鼓起脸翻身背对大古，他搜刮尽脑子也没能想出怎么用别的威胁这个脾气太好的人。

“噗嗤——”大古忍俊不禁，其实救下沙纪他还是很有把握的，毕竟火花棱镜随身带着只是担心会被看到而已，但这样的解释肯定不能告诉赛罗，“好啦好啦，抱歉让你担心了，也谢谢你那时候保护了我。”

大古自然地从后面抱上了赛罗的肩膀，不出意料地感觉到这孩子的突然一颤。

“但是，”大古语调一转，“赛罗也没有什么立场说我呢，尽管我知道你是奥特曼，体质特殊，但你也没办法用现在的样子而且是在那么虚弱的时候全身而退。

“所以赛罗也要答应我，以后不能这么冒险逞强，有可能救不了人还把自己搭进去。”

少年撇撇嘴，身后人的呼吸吹在后颈，后背贴着的体温隔着薄薄布料传过来，仿佛带有驱散寒冬的魔力。

“……好。”

一夜好眠。

不知道为什么果真如大古所言，夜里压抑着自己的那股阴寒消失了，虽然不大记得梦到了什么，但不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夜深处蔓延开的光明温暖而舒适。

但大古这边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后半夜一直被少年死死抱在怀里的胳膊被压着收不回来，等到早上僵得几乎没有了知觉，但看到赛罗重新变得元气满满的样子倒也就值了。

“大古你在看什么？”少年好奇地凑到拿着长条纸片坐在椅子上的大古旁边。

“上次你和沙纪的体检结果，我和队长介入得很及时，除了真由美，其他人还不知道你的体检结果异常——体温只有三十一度还能好好活着的也就你们俩了。”

赛罗眨眨眼回忆起那个可爱的姑娘，“真由美怎么说？”

“她倒是很容易接受了你俩不是地球人的设定，并表示会帮忙保密的。”大古叠好体检条放进文件夹里。

“诶——我其实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要隐瞒我的身份。”赛罗在大古对面坐下，“奥特曼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吧。”

“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也是想瞒我？”大古笑出声，“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些复杂，并不是所有TPC的成员都能像我和队长还有真由美这样接受信任你的，尤其是一向对外来生物，甚至包括刚出现时的迪迦，抱有敌意和警戒的吉冈长官。到时候你不会像现在这样出入自由，甚至有可能会被抓起来做实验。”

“我那时还没确定是敌是友嘛……难道说这也是迪迦平时总是不出现的理由吗？怕被抓去做实验。”赛罗摸摸下巴认真思考着，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个画面：躺在实验台上的迪迦，还有旁边举起大针筒一脸邪笑的希卡利。他打了个寒颤，确实很可怕。

大古忍笑忍得辛苦，“也别把人们想得那么恶劣，只是这个身份会让事情变得麻烦得多，他不出现应该是有自己的理由。而且赛罗，你要知道小英雄也是需要个人隐私的，所以最好还是继续隐藏你的身份。”

荒野中，安分的磁场中央突然波动剧烈，只是瞬间的事情，有什么东西推开了那扇门紧接着关上。

野瑞注视着那段异常的磁场波动，按照规模和大小估算通过的家伙应该只有人类大小，但即使是人形生物他也不敢放松警惕。

不知道这个突然到访的客人是敌是友，如果是像沙纪那样温和的外星人最好不过，但如果是从异次元来的敌人，那么是不是预示着又一场地球的危机即将降临？

Chapter 8: 第八章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第八章

又到了周末，开办了十多年的老游乐园里十四岁的飞鸟信正套上霸王龙充气服，少年的骨架虽然还没完全长开，但身高已经早早高过了同龄人。自从老爸走了以后，小小的飞鸟就得承担起支撑家庭的责任，包括在游乐园打工穿上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衣服游场。

“霸王龙”的小短手掌费力地抱着一束花——刚刚有个跟男朋友闹别扭的小姑娘硬塞给他的，但很明显现在穿的衣服一点也不适合拿稳这束花，又有一些踩滑板的小孩子们从他身边穿过，好奇地这里戳戳那里捏捏，右脚就不慎被自己的尾巴杠得一个重心不稳，在把这束好看的花夹扁或者扔到地上之前飞鸟认命地把花塞到了刚好路过自己面前的人怀里，然后顺理成章地把摔倒变成了一个拥抱。

来人虽然很惊讶但还是稳稳地托住了这头“霸王龙”，接过花的手下意识地举高避免了被压坏。“霸王龙”只是重重地抱了他一下就松开了，两只小短手在空中挥舞着。

“这是……给我的？”

清亮好听的声音。小飞鸟松口气——看来自己摔跤借力防止尴尬没有被发现——赶紧点头。

“谢谢。”

小飞鸟扶正霸王龙的脑袋，抬头这才从充气服那少得可怜的视野里看到接住自己和花的是个帅气好看的青年，浅色衬衫九分休闲裤，左眼下还有颗泪痣，干干净净的气质和总是挂在嘴边的温和笑容真是加分。

“大古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让你去门口等我的吗？”

又来了个看起来戾气很重的男孩子，棱角分明的面容倒也不是说不好看，只是太凶了，一瞪眼就能吓哭小孩的那种凶，再看看旁边养眼的青年，同样都是眼睛鼻子嘴巴怎么人与人的差别就那么大呢，小飞鸟默默吐槽着。

“抱歉赛罗，等不及了我就先进来了。”

“啧，真拿你没办法，这次就原谅你了，下次别不说一声就乱跑了，走吧。”

好看的青年被凶恶的男孩握住手腕拉走了。小飞鸟两只小短手叉腰眯起眼睛注视俩人远去，原来那个好看的青年的名字是大古啊。

“怎么你手里多了束花？”

该说赛罗反射弧长呢还是一向抓不到重点呢，大古耸肩。

“刚刚那个工作人员送给我的。”

看那只“霸王龙”好像捧花走路很艰难的样子大古原本只是想过去扶一把的，结果被送花还得到了一个拥抱，看他慌乱的样子猜也猜得到是不小心摔倒了，也正好给他一个台阶下。

“诶——怎么没人送我啊。”赛罗怪声怪气地长吁一声。

“我送你啊。”大古没有犹豫把花塞到了赛罗手上，“正好我还觉得不方便拿。”

一大束白玫瑰开得正艳，新鲜的水珠还残留在花瓣上，阳光下折射出点点小彩虹。赛罗好奇地左右翻看，低头嗅嗅。

“这种花是白玫瑰，它的花语是：纯洁、高贵、天真和纯洁的爱。一般是年轻人送给喜欢的姑娘的，它不像红玫瑰那么火热，也更容易被接受。”

“那为什么.....”

“可能是谁塞给那个工作人员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吧。比起这个你在这附近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暂时还没，不过这地下确实是有什么东西，离得越近越能感受到轻微震动，但也不排除震动来自这些大型游乐器械。”

附近的游乐设施人还很多，许多家长会在周末选择这家游乐园带自己的孩子来玩，除此之外还有成双成对的情侣们选择在这里约会。大古注意到那些漂亮而富有童趣的各种设施吸引了赛罗的目光。

“任务结束以后我可以陪你在这儿玩一会儿。”大古笑着拍拍赛罗的肩膀，“说起来光之国有游乐场吗？”

“别把我当小孩——…有类似的，不过大家都是父母带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自家老爹也还不知道在哪里。”

虽然看上去还只是个少年，但经历的事情促使他不得不早熟，学会扛下一切。

“那说好了，任务结束以后我们就来玩，正好我还有一天假。”

赛罗撇撇嘴没回话算是默认了。

“你还好吗？”早早脱下充气服的飞鸟蹲着注视缩在藏在栏杆后的看上去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我……我很怕。”金发的小女孩瑟缩着。

“别怕，我在这儿呢。”小飞鸟微笑着伸手过去，“先出来好吗？”

“.....好。”

瘦弱的小女孩依旧发着抖很害怕的样子，飞鸟牵起她的手安抚。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女孩紧咬下唇摇摇头。

“安心好了，有什么事情我会保护你的，我可是男子汉啊。”

也许是因为飞鸟富有感染力的笑容，小女孩渐渐放松下来也弯弯眸子点头。

“我叫飞鸟信，你叫什么？”

“莎莉。”

地面以下蛰伏的东西开始行动了。

赛罗的脸色突然一变，本来只是以为有什么捣乱的家伙，但是以下面那个家伙的体型现在整个游乐园都变得危险了。

“大古！赶紧让大家撤离这里！下面可能会有……”游园的另一边突然蹿出地面的棘突，大地震颤不止，“……怪兽。”

得到再三确认和刚好在这里休假的新城的报告以及野瑞所说的巨大生命探测结果，大古亮出了自己TPC胜利队队员的身份指导人们疏散，原本充满欢乐的游乐园此刻到处充斥着恐惧和不安。

“福田爷爷！”小飞鸟扶起因为地震摔倒的老人。父亲常年不在家飞鸟一直受隔壁福田家照顾，游乐园的这份工也是福田爷爷儿子介绍的。

莎莉没有愣着也跟过去帮忙，两个孩子扶着爷爷慢慢往游乐园外走。灌木中突然蹿出来的肉色触手目标明确直指飞鸟，触手的力气过于巨大，被缠住腰的飞鸟根本挣脱不了。

“不用管我！莎莉你快带着福田爷爷离开！”

“可是……”

“别可是了！我是男子汉啊，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小飞鸟笑得灿烂。

女孩紧咬下唇扶着爷爷离开。

“一定要回来啊，飞鸟。”

天空中突然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赛罗暗道不好，异于常人的感知中看不见的屏障已经包围住了这个游乐园，就像是狩猎猎物那样将自己的的领地圈出来。而范围似乎是有意为之正好划在了自己面前，颇有让他井水不犯河水少管闲事的意思。

然而撤离还远远没有完成。隔着一堵墙还没来得及跑出来的人们拍打敲击着墙面，大古也被圈在了里面，他正全力安抚着群众的情绪。

除了赛罗飞踢其他什么动作几乎都试过了的赛罗手掌贴上还完好无损的屏障。

可恶！

“别急，赛罗，没事的。”大古依旧微笑着，手掌隔着屏障贴上赛罗的，“会有办法出去的。”

“大古！”新城和一个叫晴木的小男孩从园区内跑了过来，“这家伙的触手专抓小孩子，千万小心！”

还好这次算是出任务随身带着海帕枪，大古掏出来朝新城点头。

“遭了！真由美和秋子还在观览车上！”新城突然回头望向比较靠近园区中央的摩天轮，因为地下电路的破坏摩天轮已经停止运转。

“应该还有备用的电力系统，我去吧！”大古转身就往园区内跑去，而赛罗看着大古的背影除了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满头大汗的男孩抓住一旁的栏杆拼命让自己不被拽走，无奈力量差距过于巨大，酸痛的手再也握不住栏杆，飞鸟心里一凉。

一束激光打来，拖着他移动了几米的触手突然松开了。收起枪跑过来扶起小飞鸟的正是之前那个好看的青年。

“没事吧？”

飞鸟摇摇头，惊魂未定地大口喘气，除了手被磨得破皮以外还没其他伤口。大古拿出随身携带的医疗小包简单清理了一下，酒精擦上去时男孩还是疼得皱眉，但他是个坚强的孩子一言不发地忍住了疼痛。

“还能跑吗？”

男孩猛点头。

地面再一次地发生强烈地震，从地底钻出来的巨大怪兽终于露出它的真面目，之前的棘突原来是怪兽的犄角，钳形的手中央伸出触手。

从怪兽的行进方向来看，靠近园区中央的摩天轮岌岌可危，新城没办法坐视不管也往园区内跑去，小男孩晴木犹豫了一会儿也跟上。他们是哥哥，怎么能让自己的妹妹陷入危险。

“我在这个游乐园里工作！维修部我也去帮过手，我知道怎么换上备用电源。”得知了青年的目的后飞鸟不顾手的疼痛一把抓上大古的手臂。

“你很勇敢。”青年揉揉飞鸟的脑袋，“那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走。”他一把拽起飞鸟，“你负责换上备用电源，我掩护你。”

“赛罗！”屏障另一边的一个扶着老爷爷的金发小姑娘突然叫出声。

“你……认识我？”

“我是莎莉啊。”女孩的脸上浮现出激动的笑容。

“哪个莎莉？”

“镜子骑士当初救下的那个莎莉。”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镜子救下的被灭族的迷路的小姑娘，她后来走丢的那一百年里赛罗还陪镜子找过许许多多的星球，赛罗还记得她差点用生命弥补自己的错误选择。但是她现在怎么会在这儿？
“我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了，恰好碰到时空扭曲的裂缝就逃了过来。”

也许当初的时空乱流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赛罗突然有了这个可怕的猜想。

抵达摩天轮控制室的大古飞鸟二人破开了门，在飞鸟忙于完成备用电力系统切换的时候，大古收在外面持枪对准怪兽。

摩天轮内真由美抱着秋子安抚她，“没事的，我们一定能得救。”

队长已经派了宗方和丽娜驾驶着战机前来，屏障利用了光的性质将激光全数反弹，崛井分析出屏障的主要成分是氢，而且不是属于地球的物质，这只怪兽可能是很久以前从宇宙飞来沉睡在地球上的。

大古目力所及处新城正朝怪兽挥舞着衣服，“这里！来这里！”

可惜怪兽并不为所动，跟着新城的男孩子倒是开着碰碰车吸引了怪兽的注意力，勉强躲避开几次触手鞭打后新城拦下了车，得到了晴木也想要保护妹妹这样的答复新城也上了车，怪兽成功地开始往另一个方向移动。

此时的激光攻击虽然可能会激怒怪兽，但是保险起见大古也移到另一侧随时准备开枪射击。

怪兽很聪明，又一次的触手攻击预判了一小段距离成功让碰碰车翻车了，翻滚到一边的新城和晴木眼看着来不及躲过怪兽紧接着的一脚。

大古掏出火花棱镜。

赛罗还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那位神龙不见尾的光之巨人。

迟到太久了呢，前辈。

Chapter End Notes

有不知道莎莉是谁的可以去b站搜一搜镜子骑士的约定这个舞台剧，av号2072351

Chapter 9: 第九章

第九章

“哟西！好嘞！”摩天轮恢复运转，飞鸟两手蹭满脏脏的机油从控制室出来，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掉了下巴。

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近距离看到奥特曼，巨大的体型和飞扬的尘土，这绝对要排进飞鸟这辈子最震惊的事情前三，但震惊总归是震惊，回过神来的男孩跑到摩天轮底下接下安抚那些吓坏了的游客，有个漂亮的大姐姐还亲了口他的脸蛋表示感谢。

而红紫银三色的巨人已经把怪兽撞到了一边——远离摩天轮的位置。

经过胜利队调查，那些被拖走的小孩子还活着，但是似乎在地底被怪兽用来产卵，对付屏障的氮气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只是还在运送来的途中。

几乎把脸都贴在屏障上的赛罗紧张地盯着现在的局势，不知道为什么迪迦看上去完全不擅长对付触手系的，可能是因为没有武器赤手空拳？缠上脖子和腰上的触手牢牢束缚住了巨人。赛罗叹了口气，要是自己的能力还在就好了，也就两头镖的事情。

怪兽驾轻就熟地把巨人扔飞砸在激流勇进上，池子里的水溅起一片。复合型占不到优势的情况下迪迦当机立断切换了强力型——额上水晶一闪，紫色隐去，只留下象征着力量的红色辅以银色。

原来迪迦前辈也有其他形态啊，赛罗惊讶地张大了嘴。其实他应该早就想到的，戴拿的三种形态都已经让他长见识了，更何况戴拿一直称呼迪迦的是大哥。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不成文的规矩，怪兽有角必断角，有触手必断触手，当然对这只被胜利队取名嘎地的怪兽也不例外。首先是折断能发射激光的犄角，再劈断两条碍事的触手，计时器虽然已经开始闪红了，但强力型的迪迦还是远远占了上风，双手聚过头顶聚集能量，一发熔岩般的迪拉休姆光流准确无误的击中了嘎地，高能量冲击下怪兽的躯体倒下爆炸。与此同时胜利队的氮气导弹也命中了屏障，整个罩子像玻璃一样碎裂掉落，阳光下亮晶晶的，像坠落的大片流星。被隔离开的亲人朋友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里。

“在这儿等我一下，莎莉，我得进去找个人……不对，应该是两个人。”

“我也——不行我得照顾好福田爷爷，那就只好拜托你了，飞鸟也在里面，是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孩，特征的话，他的头发偏黄.....我很担心他。”女孩拉住了赛罗的手臂然后很快松开。

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莎莉扶着福田爷爷跟着TPC后勤人员的指示到达了安置点，真由美和新城也在那里汇合了。

赛罗奔跑着注视正做好了起飞姿势的巨人，然而一句迪迦还没喊出口对方就已经化作一道光消失在了天空中。

大口喘气的少年低头扶着大腿，真是不甘心又错过了啊，突然想起他还不知道大古这家伙跑哪儿去了，他受伤了没有，还有莎莉交代的那个叫飞鸟的小孩子，赛罗咬咬牙继续在园区里寻找着。

——不在园区中心也不在摩天轮底下，到底跑哪儿去了？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吓得赛罗差点就回身一个肘击——还好他没有那么做，这招对他那暴力狂师父管用，但以大古那脆弱的身板估计是受不起的。

“你跑哪儿去了你！”赛罗拽住人手臂上上下下打量，还好没有哪儿缺胳膊少腿的，就连擦伤也没有。

“后来去帮忙疏散园里人群所以跑远了些，抱歉让你担心了。”

“谁担心你了…”赛罗下意识地反驳，又察觉到了什么，赶紧改口，“人没事就好。”

“还得谢谢这个勇敢的男孩。”

赛罗这才发现大古旁边的小男孩，还算是小帅的五官，发色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其他原因有些偏黄。

“飞鸟？”

“你们认识？”大古诧异地左右看。

“不不不不，我才不认识这么凶巴巴的人呢。”小飞鸟赶紧摆手。

“对对对，我俩不认识……等等小鬼你说谁凶巴巴！？”

“哇你这样瞪着我更凶了。”说着小飞鸟就自动躲在了大古身后。

“你——”赛罗被挑起来的怒气一看到大古无奈的脸就突然泄气了，“哼，要不是莎莉嘱咐我好好看着你我才懒得理你这种小鬼。”

“莎莉？”

“算是我的旧友吧，回头跟你解释。不用护着那个小鬼了，大古，看在莎莉的份上我也不会动手的……又来了，那个怀疑的眼神！”

“是的，严格说起来她是受我朋友镜子骑士保护的人——宇宙人。”

说到这件事赛罗就总觉得一阵恶寒，骑士保护公主的桥段虽然很常见，但当男主角变成自己的朋友，还是个很容易情绪低落平时又绅士得过分的朋友，被强行变成电灯泡数次哪怕是再讲义气的赛罗也受不了，而且还不敢随便说，镜子一旦情绪低落他得花好大力气才能让他重新振作，总之是件费力不讨好还恶心自己的事情——才不是因为单身被刺激了，赛罗自信喜欢自己的姑娘多着，就比如上次那个叫他赛罗大人的。

于是一番交谈解释后大古家里又多了个无依无靠的女孩莎莉。

不过比赛罗好点的是她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尽管后来有镜子的照顾，但镜子也有教好她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照顾好自己。

所以换言之，大古不用每天都尽量赶回来做饭了——其实本来也就是赛罗任性的要求，莎莉很聪明，各种家务一教就会。当然，也不是说赛罗就很笨，只是家务用具到他手里最后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夭折，赔钱赔到肉疼的大古还是决定让他远离家务。

因为嘎地造成的破坏，事后胜利队的各项调查和巡逻任务也忙碌极了，等大古的那一天假期排到也已经是五个月后了，不过正好也是游乐园整修完重新开业的第一天。

今年的第一场雪已经落下了，树枝被积雪压得低沉，阳光下白晃晃的。大古塞给搓手哈气的赛罗一杯热奶茶。

“来了这么久了还没喝过这个吧？”

赛罗咬着吸管诚实地点头，甜甜的暖暖的感觉从舌尖蔓延开。没了光的能量护身就连寒冷都抵御不住啊。

“这份是给你的，莎莉，喜欢吗？”

女孩也端着奶茶好奇但又有些拘谨地喝了两口，受女孩子喜欢的味道让一向羞涩的小姑娘也惊讶地表露出自己的喜爱。

“喜欢。”

大古微笑着揉揉小姑娘的脑袋。

“大古！”突然哒哒哒跑过来的男孩子扑住大古，被撞得一个踉跄的青年勉强稳住了身子无奈地看着抱着自己的眼熟的男孩。

“喂又是你这个小鬼！”

赛罗反应过来揪着飞鸟的后衣领就往外扯，直到他的两只爪都离大古至少半米远。

“嘿你这个大坏蛋，放开我！”

在大古调解下终于分开的两人，赛罗只差把我很不爽四个字写在脸上了，小飞鸟倒是笑得很开心。

“好久不见有点激动。”小飞鸟挠挠脑袋，“上次走太急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呢，名字是飞鸟信。”

“真角大古。”青年回以微笑。

赛罗耸耸肩，“我的就不用介绍了吧。”

“是的，当然不用，贼、罗、君。”

在赛罗又一副要动手的样子之前莎莉及时拉住了他，少女一脸能不能成熟点硬是把赛罗的火气全给堵了回去。

……不愧是镜子养大的。

这副小孩子教训大孩子的场面，大古忍俊不禁，又想到了什么转头问道：“飞鸟今天是来工作的吗？”

男孩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不是噢，今天特意来看看游乐园重修得怎么样了，毕竟啊，这也是承载着大家重要回忆的地方，怎么能那么轻易被破坏。”

入园后关于玩什么的问题不出意料地出现了分歧。

男孩子想坐刺激的过山车之类的，而女孩子更喜欢摩天轮那样温和些的。经过一番差点升级成一场单方面殴打的讨论后，赛罗不情不愿带着莎莉去旋转木马。不，别看莎莉看起来也就十多岁，实际上已经一百多岁了，哪儿还需要我带着——当然这样的反驳不能当着那个小鬼面说出来。不过最可气的还是小飞鸟一脸得逞样对他做着鬼脸拉走了大古。

大古有些疑惑地看着面前的摩天轮。重新换上的灯饰和全新的框架零件，摩天轮上人们的笑容又回来了。

“不是说去坐过山车吗？”

“抱歉呐，大古，我突然改主意了。”男孩双手合十，“拜托陪我坐一次吧。”

旋转木马上，赛罗坐在一匹大马上无聊地搭着腿，旁边一侧稍小一点的木马上坐着莎莉。

“以前镜子骑士也带我坐过旋转木马。”

“镜子？不意外，他也像会这么做的人。”

“我俩的这次失踪镜子骑士一定会很着急吧。”

“嗯，可能会像上次找你一样翻遍好几个星系，我老爹他们估计也差不多……”

“你现在还很想回去吗？”

“当然想啊！为什么会这么问？”

莎莉摇摇头，“这是你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份生活的地方吧，你在一个宇宙待久了会产生感情的。”

“那也比不上回家。”赛罗耸肩。

“赛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回去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古了呢？”

赛罗突然愣住了，他还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莎莉若有所思地顿了顿，“以我对你的了解，赛罗，你还是第一次对一个人这么上心。你总是做什么事都轰轰烈烈的，连离开也从来不拖泥带水，但一遇上这个人类的事情你就开始犹豫不定，情绪也容易变得反常。

“而这种情绪，在地球上被称为喜欢。”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

飞鸟趴在透明玻璃上看着外面逐渐沉下去的景色，然后回头看大古，“大古你是胜利队的吧？”

“啊？嗯，我的确是胜利队的。”

“哇——那相当厉害的。”飞鸟转过身来坐正，崇拜的目光看得大古很不好意思，毕竟他比起丽娜新城这种正经选拔进来的逊色太多了。

“也没那么厉害啦……”

“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和我老爸一样当个飞行员，不过是胜利队的王牌飞行员！”

大古忍不住轻笑出声，“不错的梦想，那得好好努力了，飞鸟。”

“可惜我老爸他昨年在飞行途中遇到一团光失踪了，妈妈不准我报名TPC培训学院。”

“你母亲只是太担心你了，确实做这一行很有风险，但是能救助更多的人，冒风险也是值得的。我其实——私心还是希望你这样勇敢又聪明的孩子愿意参与进来，不过你母亲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太危险了。但无论如何，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手上，好好思考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最后怎么选，你的母亲最终都会理解你的。”

摩天轮升到了最高处，飞鸟又趴回了玻璃上，无垠天空和飞翔盘旋的鸟儿倒映在男孩的眼睛里。

“我想……我有答案了。”

“这就回去了？”

飞鸟点点头，“因为已经有决定啦，所以还是早点动手去做的好。”

“终于要走了啊，小鬼。”赛罗戳了下他的额头。

“哇——你居然戳我头，不过占用了你家大古半天时间我就不和你计较了，你们的约定大古有跟我说过的，今天晚上的夜场也要好好玩啊，贼罗君。大家回见啦！”

“这小子……”

赛罗的拳头握得嘎吱响，女孩左看看赛罗又看看大古，清声道：“我也该和飞鸟一起回去了。”

“莎莉？”

女孩微笑着，“我想玩的已经玩得差不多了，该留些时间给赛罗。不用担心，我可以和飞鸟一起，而且我也找得到回家的路。”

于是剩下大古和赛罗两个人面面相觑。大古笑着拍拍赛罗的肩，“走吧，还有什么想玩的吗？”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游乐园北边的湖中央喷泉和彩灯被打开，轻松欢快的音符在水花中飞舞。

赛罗坐在长椅上吃着章鱼小丸子，大古适时在他被烫嘴时递上饮料。

“啊，我果然还是好气那个小鬼。”

大古无奈地摇摇头，“气什么？故意叫错你名字？”

“这个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那你主要气的是什么？那孩子人蛮好的。”

“我气……你难道喜欢那个小鬼吗？”

赛罗鼓起脸。

“喜欢啊，勇敢又阳光，还有为梦想拼搏的勇气和决心，就是年龄太小阅历还不够丰富，如果想进胜利队还有的是磨练在等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大古总觉得赛罗的脸黑了黑，于是为了维护小孩子的自信心似的，他接着说：“这一点上我也很喜欢赛罗，尽管有时候还像个孩子，但是啊也是很可靠的，而且平时看着虽然大手大脚，但其实是个温柔细心的人，今天带莎莉玩得很开心也是赛罗的功劳。”

少年突然有些脸红，不过还好现在光线不是很好，对方应该没有看出来，“……噢。”

赛罗突然转身抱上大古的腰，头埋在胸口的位置，“你也是，我……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在回去的路上，莎莉的话却再次在他的脑中响起。

“更何况人类的寿命只有百年，大古他……不过我记得你们光之国有种科技，能让你们和人类一心同体，让人类也能获得同样的力量，但条件极为苛刻……”

赛罗可不是对一心同体一无所知的新手，他短暂换过的几个人间体虽然最终都与他分道扬镳，但莎莉的提议说不心动是假的。

“大古。”

“嗯？”一如既往温柔的声音。

“你想去宇宙看看吗？”赛罗突然转过头看着他，大古破天荒地从少年的眼中读出了小心翼翼的试探，他在期待着什么？

“想，但我是人类。”大古摇了摇头，“人类还适应不了宇宙，我们会缺氧而死。”

“那如果有别的办法让人类也可以在宇宙中自由行走……等到地球的危机解除了，你愿意跟我去宇宙吗？”

大古蹙眉，他现在有些拿不准赛罗到底在想些什么了，其实变身为迪迦的自己拥有前往宇宙的能力，而且他也发现在宇宙中能量流失比地球上慢得多，他可以不费劲地维持长时间的变身。

但是如果要离开地球……

“我做不到，”大古诚实地开口，“我们地球上有句话叫‘落叶归根’，家是走得再远也依然会牵挂的地方，赛罗你想回家，我也一样，而地球就是我的家。”

“喔……那就当我没有说过吧。”

赛罗的声音如预料般低落下去，大古只能搭上少年一侧的肩膀算是沉默的安慰。可能这段时间他对赛罗过于照顾了，才让这个孩子对他产生了依赖感。

“不过大古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万一我真的回到我的世界去了，我肯定会经常过来看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必须来接我！而且不准躲我，听好了，只要你还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地球上，我就肯定能找到你。”

比起请求更像恶狠狠的威胁，但男孩的声音却没有半点狠戾，仔细听还能感受到一点被风声遮盖的强撑般的颤抖。这下轮到大古愣住了，他无奈举起一边手，“好，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赛罗意外的好哄，他一扫之前的失落，笑眯眯地伸出小指圈住大古的尾指，“这样就算约定好了。”

Chapter 10: 第十章

第十章

少年愁眉苦脸地撑着腮帮坐在桌边，似乎唤醒了某些不好的回忆：“我在光之国学得最差的就是历史了你还问我这个。”

“只是好奇嘛，因为有听你说过光之国以前和地球很像。”大古无辜地耸肩。自从知道光之国的存在，他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老爱追着赛罗问，问得赛罗略微烦恼，好像光之国三个字比赛罗自己吸引力要强得多，大古很少过问他的事情，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无意间提起，然后又像察觉了什么不会继续追问下去。

赛罗不喜欢这种距离感，他和谁相处都是热烈而直接，交个朋友打一架的时间就够了，他在每一个宇宙停留的时间都不算长，但不打不相识，结交了一大堆谈得上话的朋友，发个奥特签名就会赶来两肋插刀的那种。而大古身为地球人的交涉方式让他摸不着头脑，人类的心思敏感又细腻，他对赛罗好是好，但是和朋友不一样的好，哪怕他就站在大古面前，人类心里想着的第一位都不是赛罗本身，他温和的眼眸里装着的东西很多，对待他就像易碎的玻璃一样，小心翼翼避开任何可能会引起赛罗不快的地方。

大古当然想不到年轻人脑子里的小九九，他猜测过迪迦是不是也来自光之国，所以赛罗才会认识，但这一观点被赛罗否认了，迪迦存在的平行宇宙没有光之国的存在，以赛罗游历过的宇宙的描述，大部分的宇宙混沌无序，会诞生光之国的宇宙才是个罕见的奇迹。

“好吧好吧，不过我还能记得的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常识，要是再详细点说历史老师估计会气得开个虫洞过来找我了——别怀疑，光之国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科学院出身，就连历史老师也是。

“二十六万年前我们一族和现在的人类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科技更加发达，发达到在我们的‘太阳’燃尽时已经有能力造出人工太阳，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等离子火花。在它的长期照耀下发生了超进化事件，也就是我们一族从人类进化成了奥特曼。”

“原来奥特曼也曾是人类，也就是说……人类是可以变成奥特曼的？”

“理论上这么说没错。”赛罗点点头，“就是因为力量太过强大，所以很多不怀好意的家伙都盯上了等离子火花。”

“我听说你也曾经差点碰了等离子火花，赛罗。”莎莉抱膝坐在椅子上，无辜的绿眼睛眨了眨，却boom地戳破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搅动着还算平静的水面顷刻间化作滔天巨浪，被浪潮打得七零八落的不是别的，正是赛罗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对此一无所知的莎莉还补上一句“镜子告诉我的。”

“放过我吧大小姐——”赛罗单手捂上脸，“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镜子专门派过来揭我老底的……呃，的确我曾经差点犯下大错，但也受到了惩罚，被雷欧师父摁着在K76行星上教育了好多年。”

虽然曾经算得上逆鳞的东西这些年来已经逐渐打磨得不痛不痒，但大古不主动问，赛罗也不会主动讲，毕竟那也算得上是赛罗短短奥生难以抹除的黑历史，太丢脸了……虽然他知道大古不会因为这个笑他，但是呢，在大古面前，维持一个成熟的奥特战士的形象非常有必要！

莎莉捂嘴轻笑，“但你后来同样成为了英雄不是吗？拯救了整个光之国还有镜子骑士他们的宇宙的英雄。”

果然虽然看起来还是个少年，但经历过的故事不是一般的人类能够拥有的，大古除了偶尔插几句惊讶的感叹其他时候都在静静倾听着，赛罗的过去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脑海里清晰构建起来。

在经历了那些不愉快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事情后还能保持这么阳光开朗的个性，真是让人不由得想感叹一句，真不愧是赛罗。他就像初生的太阳一样，热情照耀着一切，愿意对宇宙中任何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大古还记得他对沙纪的无私帮助，光之国的奥特曼都是这样的吗？

“好了好了我的事情你们听得足够多了，该你说了，大古。”

“啊？我不过是活了二十多年的普通人类，哪有像你们有那样丰富多彩的经历。”比起面前这两位星际旅行都如同家常便饭的外星人，大古自觉自己的人生有些过于平凡。

“大古桑随便讲讲都行，满足一下赛罗的好奇心。”莎莉忍笑瞟了眼旁边的赛罗。

“那我就随便说说了？”大古清了清嗓子，“在加入胜利队以前其实我是在运输部工作的，每天都是同样的设备检查流水线作业，如果不是因为泽井总监，我想我的一辈子也就那样平淡地过去了。”

大学毕业的大古如愿以偿地通过了TPC后备人员的选拔，被分配到运输部进行机器的检修和管理。虽然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但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自己在天堂的养父母也会放心了吧。

“你叫什么名字？”

大古抬起头，小小的脸上绽开笑颜：“圆大古。”

“你长得这么可爱，怎么会在这里？”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妻子由丈夫搀扶着，精心的妆容也掩饰不住面色的苍白，女人蹲下与他平视，略带沙哑的温柔嗓音，像傍晚收音机里传出的女人吟唱的歌声。大古注意到面前的阿姨眼角红红的，他也不敢乱说话，只是拘谨地上前抱住女人，小小的手掌拍了拍背，几乎感受不到的轻飘飘的力度，他记得平常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就是这样安慰更小的小朋友的。

女人愣住了，紧接着她用力回抱了面前的男孩，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滑落，旁边一直沉默的男人也蹲了下来抱住了他们俩，手臂沉淀着力量与悲伤。

后来大古听到他们对着福利院的员工说了些什么，然后没几天就有老师来带着他打包东西从福利院离开，老师亲手把他交到那对夫妻的手里，并且揉了揉他的脑袋说：“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父母了，你的新名字是真角大古。”

养父母待他很好，尽管大古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早已死去的“哥哥”。除了眼角的泪痣，和大古截然不同的五官长相，大古从自己房间柜子深处找到的泛黄老照片，是这位哥哥在家里留下的唯一痕迹了。

“裕子他去了好远的地方……好远，好冷，怎么不带上我呢……”

大古握紧了母亲的手，他垂下头，眼眶湿润，他的脸颊贴上母亲微凉的掌心。吊瓶里的液体一点一点注进女人虚弱的身体，病痛的折磨远去，他看到母亲长久住院以来第一回露出笑容，这一次，母亲终于看见了他。

“大古，你知道吗，你有过一个哥哥，不过他不听我的话，像鸟儿一样……飞走了。你要做一个乖孩子，不要学你的哥哥那样，答应妈妈，好吗？”

他的哥哥，真角裕子，是真角夫妻的独子，他出生在这个平凡的家庭，大古后来从TPC的档案里才读到这位哥哥的生平。裕子和温吞的大古完全是相反的性格，他热情直率，敢想敢做，为了从军甚至不惜和家里人翻脸，一腔滚烫的热血悉数奉献给了地球防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TPC，更没有胜利队，世界处于动荡时期，连年的战争终于快走近尾声，就连年轻的军人们有时候也不得不直接被派往前线为最后的和平奋斗。

满怀希望和担忧的真角夫妻在三年后收到了唯一的关于裕子的消息。

裕子走了，战争也结束了。

伤心欲绝的夫妻俩回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和以前一样去福利院看望那些战争遗孤们时，他们看中了一个叫圆大古的男孩。

他和裕子一样左眼下有颗泪痣，但他们的笑容是完全不同的，男孩的笑容暖暖的有温度，他甚至还似乎看出来点什么主动给了夫妻俩一个拥抱叫他们不要太伤心了。

夫妻俩最终决定收养了这个孩子，并视如己出抚养他长大。如今战争也结束多年，成立的TPC组织担当起了和平的守护者。

如今这个孩子也长大成人，成为了TPC成员之一。

受了以前的刺激，大古从小就被养父母教育不要冒险，所以当时哪怕憧憬着那片天空，大古还是选择留在了地面上，进入TPC后勤部，只有维修工作时才会接触到那些让他震颤不已的新式战机，他不止一次地畅享过坐上去，穿透云层，飞得更高会是怎样的感受。他会追逐着太阳，追逐着星辰，去往云的彼端，去往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像鸟儿一样。

至于后来怎么救了泽井总监，突然被破格提拔进胜利队，大古也不知道为什么记不太清了，就像他对于自己十岁被收养之前的记忆一片模糊一样，他也去问过总监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了，但总监只是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好好工作就是了，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等些日子再想，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莎莉两手撑着脸颊，“记忆模糊？”

大古点头，“是的。”

“而且还是特定时间的记忆失去，这就有些可疑了。”赛罗眯起眼。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可能只是我记性不太好而已。”大古倒是毫不在意的样子，“说回来让你们进化的等离子火花倒是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次任务。”

崛井曾经的大学同学良介偷走了来自外太空的艾勃隆细胞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结果体能提升的代价就是变成怪兽，加上吞食大量的电能才能存活下去。

大古帮忙查到良介的资料时已经猜到了几分，这个男人是个当之无愧的天才，除了进入TPC的考试没有通过，记录里的大大小小的比赛和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后来进入宇宙开发局也很快成为了新项目艾勃隆细胞的总负责人，这也是为什么他能那么轻松地在休假期间盗走寄宿着艾勃隆细胞的陨石的原因。但可惜的是，过于争强好胜的性格和从小到大积攒的压力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居然冒着风险拿自己做实验。

除了感慨天才的可惜，大古也不辜负崛井的信任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

但当良介再次变成怪兽大肆破坏时大古不能坐视不理，在和新城被击落时变身前去阻止。

迪迦被缠住脖子电击时没怎么反击，而是忍住痛楚等待怪兽的电能耗尽。差一点就连哉佩利敖光线都发不出能量即将用尽时怪兽的电能终于消耗殆尽，重新变回人类躯体

的良介却已经停止了呼吸。

“倒是有点像赛罗当年，还好被及时阻止了。”莎莉叹口气。

“我那是年轻不懂事——诶大古你们什么时候去任务了都不叫我？我居然又错过了一次找迪迦前辈的机会！”

“任务突然，也没有需要用到你的能力的地方啊，良介虽然移植了艾勃隆细胞，但也还是个人类，人类自己的事情还是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

人类自己的事情……赛罗不知道为什么大古这么执着于这一点，如果换成别人可能会以为这是把赛罗当外人，赛罗也不会在意，他确实是外人，但是在前辈们的耳濡目染下，他从来没有把地球当成过随随便便路过的星球。而且这个事件中迪迦也出现了，说明这个世界的迪迦也像前辈们那样拥有人间体，他是以人类的角度介入的。但他始终隐匿着身份，会是谁呢？

“上学！？”

被两重声音震得捂耳朵的大古摆出一贯温和的微笑试图安抚两个肉眼可见炸毛的孩子，“队长的决定，因为你俩的年龄——嗯，虽然实际上不止这么一点，但以人类的年龄换算，在地球上也应该是读书的年纪，另一方面，你们去的不是普通的学校，那里会是你们补习地球知识的最好去处，而且最近全球很平静怪兽也很少出现，你们俩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今年已经近六千岁的赛罗心情复杂地穿上国中生的衣服站在TPC管制下的学校门口，莎莉比他还低两届。

赛罗罕见地拥有了上课有人送、放学有人接的梦幻般的校园生活，他们很多课就在TPC基地里上，由TPC的专业人士亲自授课，他们和胜利队的各位成员就上下楼的关系，大古上下班也会领着这两个大小孩子走，偶尔有认出大古的学员还会缠着要个签名或者合影。

TPC管辖的范围除了军事治安，医疗研究，在教育业也有涉猎，科研和飞行员培养这些年也渐渐被TPC完全并入管理。当然赛罗的课程中也有飞行员的基础课程，丽娜和新城的教学视频是课堂上的常客，但别指望本来就会飞的他能乖乖地去开飞机——理论课能通过都已经谢天谢地了。但赛罗的模拟战十分优秀，优秀到那些窃窃私语他是不是托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人都闭嘴了。不过这样比起来是有点欺负不会飞的地球人，光之国的奥十来岁就能飞了，宇宙就是他们的摇篮，但赛罗完全不在意他们怎么想，除了上课他和同学们几乎全无交集，连吃饭也是去的大古那边的正式员工食堂，同学们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纷纷低语万恶的关系户。

低几个年级的莎莉倒是适应得很快，和班级里那些小姑娘打成一片，和个地球正常小姑娘别无二致，他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这个年纪最爱的讨论的小事。还有些大胆的小姑娘甚至想让莎莉帮她给赛罗递情书，她和赛罗在这里是名义上的兄妹，但是别忘了是谁带大的莎莉，镜子骑士，那个事无巨细把礼仪教养做到极致的典型骑士，所以莎莉也不负重托，把女孩子们的稚嫩的朦胧情感掐灭在了萌芽阶段，她认真教育了一番跟她看起来同龄的小姑娘们不要早恋，更何况赛罗已经有喜欢的地球人了。

又是一节无聊的历史课，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挡桃花的赛罗叼着笔斜倚着手臂。地球人类的历史很长赛罗是知道的，但是幸好老师讲解的重点不是古代，而是近现代，包括那场旷日持久的全球规模的战争，这个倒是稍微引起了赛罗的注意。

在TPC正式成立以前各国政府自发组建起来的地球防卫军就是它的前身，包括TPC现在的几位高层领导早年也是在地球防卫军的管辖下立下了显赫战功。但随着和平时代的发展，过于强大的武装力量只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地球防卫军迫于压力解散后，取而代之的是功能和职权比前地球防卫军完善而且高级得多的TPC。在怪兽出现以前TPC的军事势力一直被限制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当初的胜利队战机甚至连进攻武器都没有，只有毫无威胁的信号弹。

讲课的老师也夹杂了些个人想法进去。

也是自从怪兽出现以后，军事力量得到了解禁以成倍的增长速度扩张，虽然说为了对抗怪兽情有可原但速度未免太过不寻常，仿佛早就准备好一切只是缺少一个契机。

平静的日子过得很快，或者说赛罗本身能拥有这样平静日常的生活才不可思议，等到赛罗被抓去理发店剪掉过长的头发，他才一晃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地球上度过了大半年，见识过地球的四个季节，和大古傍晚一同用脚丈量着这座城市，同一片海岸已经走过了无数遍，但他还是看不腻，连螃蟹横着奔跑在沙滩上留下的小小脚印都可爱无比。他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地球的东西，总算能做出一份像样的蛋炒饭时，莎莉和大古看他的眼神不亚于看到他刚刚捏爆了一颗星球那样震惊。

当然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丽娜和她的海豚男友，想抓走人类当奴隶的乌鸦人，被作为猎物投放的外星人，再次袭来的加佐特，神秘的武士。赛罗作为外勤也会参与，但他能做的十分有限，除了帮助外星少女露西亚时临时充当的翻译，几乎没派上什么用场，每次也只能远远地看着前辈解决完事情飞走，没有一星半点的交流。

这里的人们不知道M78的奥特曼，所以迪迦前辈估计也无从知晓自己的存在吧。赛罗只能苦笑着自我排解。大古看着每次冲出去都信心满满这次一定能捉到迪迦前辈的赛罗又一脸垂头丧气的回来，内心滋生了一股罪恶感，他试着旁敲侧击告诉赛罗这个迪迦也许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可以穿梭在宇宙中的迪迦前辈，但他又不忍心掐灭少年回家唯一的希望，所以能尽量避开赛罗在场的变身他就避开。

但这样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大古扪心自问，他不想赛罗变成第二个沙纪，在异乡苦守着故乡的人来接自己。

在赛罗又一次扑空陷入超短时间的低落后，大古忍不住开口问道：“光之国没有那种可以跨越宇宙的通讯方式吗？”

“奥特签名算是吧，但以我现在的状态，收和发都成问题。”

“那你可以教会别人怎么用奥特签名吗，比如说迪迦？”

“这我倒是没想过……很棒的主意！”赛罗一拍大腿，两手框住大古的肩膀，颇让大古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不妙感，“所以大古，下次一定要留住迪迦前辈，哪怕用飞机拦的方式！”

不，这种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大古开始头痛，“下次有机会我会把帮你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他的，所以不要打飞燕一号的注意了，好吗？”

平静的深夜，灯火通明的指挥室内，野瑞快速敲打键盘进行又一轮的数据计算。上一次南瓜出现的荒地后来异常的磁场波动实在让人没办法不在意，结合大古透露的消息，那时确实有人被传送过来了，不过还好只是个无害的小女孩。那一次的波形也被完整记录下来，虽然没办法控制异常磁场，但对它的测量观察有了一定的凭据，根据已有的波动规律可以预测出一个月后又将有一次同样的磁场波动，也就是说，异世界的大门将又一次打开。

“我们……可以回去了？”得知了这个消息后，赛罗意外很平静，一向懂事的莎莉反而露出很不安的样子，手指绞紧了衣服。

“理论上是这样，既然当初莎莉是通过这扇‘门’来的，那么这次就能通过这扇‘门’回去。”大古翻看着野瑞给他的第一手资料，“只要在合适的时机。”

“但风险还是很大。”莎莉紧咬下唇，看向一旁的少年，“时空乱流不是那么好穿过的……抱歉，赛罗，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在差点迷失在时空裂缝里时，是镜子骑士出现把我引到了这个世界的出口，但他自己却被卷走了……他让我忘了他，在新世界好好活下去。”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窗外夕阳已经落下，点点星辰浮现在夜空中，像黑绸上洒落的银珠，稀疏的流星像是谁流下的眼泪，从天际划过。

赛罗沉默了许久，才安慰地说了一句，“别太自责了，莎莉，换我那时候也会和镜子做同样的事情。”女孩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她的脸，看不清表情，只能察觉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极力压抑着哭腔。

看着俩个小家伙陷入低沉，大古迟疑地问：“卷入时空乱流……会怎么样？”

“运气好一点的也许能遇到别的平行世界入口，运气不好……加上随时可能跃进退回的自身时间不稳定，镜子可能会变成小孩子也有可能迅速老去，甚至到自己不存在的时间，总之……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

赛罗摸上左手腕的帕拉吉手镯，自从那次帮助沙纪以后，宝石里的光芒已经沉寂太久了，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吗？赛罗不甘心，但他又能怎么做呢？别说穿越宇宙了，他连自己的本体都无法维持，长久地被困在地面上。

“这个手镯……”

“你看得见这个手镯？”赛罗一晃而过吃惊的神情，他举起手在大古面前晃了晃。

大古点头，“一直都看得见，它的损坏和你的力量失去是不是有关系？”

“诺亚——一个大神级别的奥特曼——给我的帕拉吉手镯，它能变成帕拉吉之盾，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我当初会来这和没办法变身，就是因为它的损坏。”

“能给我看看吗？”

“当然。”

大古小心捧起赛罗伸来的手臂，掌心托起手腕，蓝宝石上的裂痕了无生气，就像第一次触碰那样，他的手指贴上了宝石，但这一次的触感却是冰凉的。

难道说光的力量也有用尽的一天？沙纪的方法好像只能让赛罗本人感觉舒服些，手镯没有半点复原的痕迹，传递过去的光像投进了一个无底洞，没有半点波澜。

荒地周围已经被TPC人员严密控制起来，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崛井拿来之前新制作的仪器测量各种数据再传送给总部交给野瑞处理。

“与预测一致，不出意外，这周末就是打门开启之时。”野瑞敲下键盘。

居间惠整理好新要上报的资料，正准备出办公室，就在门口撞上了一脸不善的吉冈长官。

“你好像有事瞒着我啊，居间。”

队长捏紧了手里的资料，抬头落落大方地露出微笑，“不知道吉冈长官说的是什么。”

吉冈握着折扇敲打掌心，啪啪的响声忠实反应了主人的焦躁，“还能有谁，那个走后门新来的臭小子。别以为你和泽井能把一切捂得严严实实的。”

“原来你是说赛罗，”居间惠冷静看着面前的长官，“尽管他是大古队员的远房亲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有能力胜任外勤人员一职。”

“别把胜利队太当自己家了，居间，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往里面收。”吉冈臭着脸，折扇更急促地拍打着掌心啪啪轻响。

“赛罗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吉冈长官，”居间惠深吸一口气，“有机会你们可以私下互相了解一下，虽然是外勤人员，但身为队长的我不接受您莫须有的对我队员的怀疑和诋毁。失礼了，我还有文件要交。”

吉冈没有答话，只不过脸色更黑了些，眼睛瞪得老大，略略思考后他还是收起折扇转身离开。

队长松了口气。要是让吉冈长官知道赛罗的真实身份那还真是大事不好了，幸好他的怀疑还只在队员的远方亲戚层面。看来有必要找时间和赛罗见个面好好谈谈了，居间惠想。

然而现在的赛罗已经没有精力去应付队长的谈话了。自从得知镜子出事以后，他就比平时沉默了许多，莎莉这边情况也只坏不好。

大古看着心神不宁的两人，摆出三杯茶，“明天晚上你们也来吧。虽然可能没什么用，但总比你们现在这样魂不守舍的好。你们的朋友镜子骑士估计也不希望你们这样消沉。”

“谢谢你，大古桑。”莎莉手背擦了擦红着的眼角，大古给她递上纸巾。

“说得对，大古，镜子可是我们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他才不会这样轻易地认输！”

“……我知道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学着坚强，”莎莉咬了咬发白的下唇，“我倒是有个办法能暂时让帕拉吉之盾恢复使用，不过明晚上去的话得麻烦大古桑帮我们打掩护了。

到时候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赛罗，一定要成功。”

“什么办法？”两人异口同声。

“明晚上才能告诉你们。”莎莉摇摇头，她把额发拂到耳后，勉强打起精神，“在此之前我不能说。”

大古把已知的消息挑挑捡捡给队长汇报了上去，对于队长给的谈话的要求得推一推了，至少得过了明天。

“明晚上要熬夜，你俩还是早点休息。”大古拍拍一大一小的肩膀。

在大古监督下难得早早爬上床的赛罗今天反常地安静极了，背对着大古的背影坚硬又倔强。大古扳过他的肩膀，让人从背对自己到正对自己。少年的眼睛在昏暗的室内莹莹地闪着光。

“你看起来要哭了。”大古揉揉少年的脑袋。

“我没哭。”赛罗暗下眼睛，“我只是……又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曾经我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强了，但是事实上，离开了我一直依仗的力量和朋友们我什么都做不到……”

少年的心性倔强得令人心疼，他过早地习惯将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显得自己足够成熟，显得不那么需要别人的关爱，平常大大咧咧的赛罗，却总能第一时间察觉朋友的心情，他在莎莉面前隐藏起了失去朋友的悲伤，只在大古面前才一副难受样。但大古知道这不是全部，在地球这段时间的不安、挫折感早已堆积在赛罗心头，他是一位年轻但是经验丰富的战士，现在却犹如折断翅膀的鸟儿一样，受伤带来的自责和压力成倍增长，已经超过了赛罗平常能够自己消化掉的程度。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不用把救世主的压力全压在自己身上，那不是你该承受的，没有谁天生就无所不能，在天空待久了偶尔也要留心看看地面。”大古舒展开温和笑颜，“有那么多和我一样力量微不足道的人类，但我们当中一样拥有能成为英雄守护好他人的人，像我们的居间惠队长，在她的指挥下，我们救下了多少人，拯救了多少生命，而她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类。重要的从来不是力量，而是心，它决定了我们能做到何种程度。在这一点上你要相信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处于怎样的绝境，总能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你。你的勇敢，你的坚强，你的善良，就是你的强大之处，你是能给大家带来希望的光。”

大古捧起赛罗的脑袋，少年也定定地注视着他，好像想从大古的脸上确认些什么，但或许不用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大古坦然而坚定的目光就解释了一切。

“我可以亲你吗？”

“什么？”大古感觉自己听错了，但下一秒少年就猛然靠近，顶着对方惊讶的视线在大古脸上轻轻贴了一下，然后就跟兔子似的一下子往回缩了老远，背对着大古把自己蜷起来，脸埋进两臂之间，那反应比被亲的大古本人还快。

“赛罗？”这下只留下大古在原地疑惑了，赛罗只管闷头装睡，半点动静都没有。

虽然不知道这孩子又在别扭个什么劲，大古还是往赛罗的角落挪了些，尽可能地靠近，他还记得沙纪提到的事情，但随着他的靠近赛罗背影明显僵硬了起来，大古只好放弃了伸手搂抱的姿势。

“晚安。”大古闭上眼睛前说道。

黑夜渐渐笼罩了大地，荒地上矗立着两人高的测量仪器，周围全是TPC人员搭起的帐篷和停留的车辆，最外围是警戒线，方圆十公里的民众已经被疏散了，动静引起嗅觉敏锐的媒体们凑了上来，为了把那些跑得比谁都快的记者挡在警戒线外当地的警力大部分被抽调到这儿。

胜利队队员的身份给了大古一行人很大便利，至少一直到测量仪器跟前没有什么阻碍。为了行动顺利，赛罗和莎莉甚至换上了TPC标准工作服。

这事儿大古还瞒着其他队友，除了只给过队长一份简略报告。直觉告诉大古这些宇宙人的事情人类最好不要掺和太多，至于自己……那是被强拉上贼船的，而且也多少算是个见证者。

仪器上的波段稳定地向后推移。和在现场的崛井打过招呼后，大古带着两人在仪器前注视前方被圈出来的那块地。

“那就是上次万圣节南瓜屋出现的位置。”崛井伸手一指，回头一脸苦恼的样子，“我说你带俩孩子来干嘛，这里很危险的。”

大古只好笑笑以孩子的好奇心的理由应付过去。崛井倒是没追究也没有打小报告，还负责地跟他们简单介绍了仪器的工作原理。

丽娜和新城驾驶着战机在上空盘旋以防止意外情况出现，剩下的队友基本上都留在指挥室默默注视着现场传来的视频。

时钟终于是走向了十二点，波段增幅暴涨，人们紧张地屏息睁大了眼。最中央的区域——那块被圈出来的地方，凭空出现了一圈七彩的光晕。

大古吃惊地回头想问问崛井，却发现他仍然半张着嘴一动不动。

“喂，崛井！”

大古伸手拽了拽他，毫无反应，连眼皮子都没动一下。不仅如此，大古发现其他的人也和崛井一样定格了般待在原地，有个人的水杯还停留在了半空中，泼出来的水珠仿佛被人按了暂停键完全静止悬空。

“时空裂缝造成的影响。”莎莉冷静地解释道，“我们不属于这个时空所以不受影响，但大古你……说实话我很意外。”

“你之前说的方法，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莎莉。”赛罗没有把莎莉的疑问放在心上，比起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生死未卜的镜子让他更为担忧。

莎莉转回脸点点头，脸色莫名苍白了些，“我的生命能量，能维持你的帕拉吉之盾。”

“你疯了吗！？”赛罗震惊地看着面前的少女，他当然还记得上一次莎莉的生命能量被利用来使用宇宙恐龙杰顿，还差点想和坏人自爆同归于尽，要不是镜子骑士拼命相救，莎莉当时就已经不行了。而现在莎莉要他用自己的生命作燃料去拯救镜子，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生命能量？”大古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赛罗的反应这么大，虽然这个词汇确实字面意义上让人感觉不安。

“她想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能量源撑起破损的帕拉吉之盾的消耗让我好去找镜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及时找到救回镜子，莎莉会被抽干生命死去。”

赛罗叹气。

“我求你了，赛罗。”莎莉抓住赛罗的手臂，满脸的恳求，“我们一族的生命能量很多，没关系的，只要能救回镜子。”

少年沉默着，莎莉的脸上慢慢浮现出绝望的神情。一边是挚友，一边是挚友拼命救下的无辜生命，赛罗可以瞬间斩首一百只怪兽，但他迟迟无法判下朋友的死刑。如果仅仅是消耗他的生命，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但这次要让他背上他人的性命去战斗，那太沉重了，失败的代价压得年轻的奥特战士喘不过气。

正在几人僵持不下时，藏进衣服里的火花棱镜突然烫得吓人，炙热的温度仿佛想要急切告诉大古一些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从心底突然冒出的一股冲动，大古伸手拍上赛罗的肩，“相信莎莉，还有，带上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他递上了此刻疯狂闪着光的火花棱镜，犹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的光能，照得三人脸上都白得发光。

“这是？”

“光。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出发吧。”

赛罗憋着一肚子疑问，手里的东西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关键是握在手里有种温暖的感觉，一直死寂的帕拉吉手镯有了些细微但不容忽视的能量波动，这股熟悉的感觉，久违地让赛罗想起初获帕拉吉时的自己，他现在在干什么！？迟疑的字眼不该出现在赛罗的字典里，十二分的行动力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怎么会忘了！

尽管有一肚子疑问也只好等回来再问了，现在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他紧皱眉头朝莎莉点头，事到如今，也只有相信莎莉，相信大古，相信自己。女孩伸手握住帕拉吉手镯，她皱着眉头极力忍耐疼痛，直到上面的第一格回满——仅仅是做到这一点莎莉就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汗水沿额头淌下，脚步虚浮。

“我的生命能量和你的帕拉吉手镯连接到一起了，记住了，我的全部能量够你变身三次，接着我的生命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莎莉虚弱地被大古搀扶着，咧嘴一笑，“最后保底的能量只够进行一次时空跳跃，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样了。”

大古朝赛罗点头，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去吧，赛罗。”

手镯里冒出的眼镜贴上少年的脸，红蓝光芒闪过，大古第一次见到了赛罗的等人大小的真身。

和当初被发现时衣服的颜色一样，体色主红蓝两色，胸口覆盖至手臂的厚实锁甲，腰测简练的尖端交叉，线条凌厉的金色眼灯，流线型的两条冰斧。手镯化成了手上和肩膀上的银色装甲，把赛罗的比例拉得更加修长。除了眼灯凶恶了不少，其他怎么看怎么还是很赛罗，大古很自然地能对面前的陌生奥特曼产生面对赛罗时候的同样感觉，甚至想感叹一句，这才应该是赛罗原本的模样。

场地中央的光环有减弱的趋势，仪器上的频率却依旧往高处攀升。赛罗朝大古莎莉郑重点头，手里握着火花棱镜，他半蹲下身体，蓄力原地起跳，帕拉吉之盾展开，乳白色的光芒笼罩了赛罗的身体，他与银色的盾一同化作了一道白光径直冲进那道“门”。

仪器上的数值刚好到达临界点，然后突然归于平静。水杯坠地，水珠也尽数泼洒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一阵疲惫带走了大古所有的意识。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这是怎么回事！？”

一脸不善的中年男子指着大屏幕上的两个孩子，现场记录中十二点三十四分十九秒一高一矮两个身影凭空消失，紧接着的是大古的晕厥。

“无法解释——以我们目前的能力，根本没办法解释……长官。”野瑞仍在埋头敲击键盘，额头渗出细密的汗，少有的即使是野瑞也难以解决的难题。

“你是说TPC聚集了所有人类智慧的超级电脑也无能为力！？我们连两个孩子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折扇啪地一声撞在桌面上。

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居间惠早在负责对外星文明交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宇宙何其辽阔，相比起那些来往于星辰间的文明，人类只是海底渺小的沙砾。没有巨人的帮助，他们光是抵抗一只怪兽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何况，据预言机器所说，人类已经灭亡一次了不是吗？

“冷静点，吉冈。”泽井总监拍了拍野瑞的肩膀，“你要相信我们的野瑞队员，而且我们人类这些年取得的成绩确实是远不足以解开这个世界上的太多谜题。”

大古在一片黑暗中醒来，房间里没有开灯，清冷的月光透过模糊的窗户投射到被子上。他摘掉脸上的氧气罩，一阵一阵的疲惫感还是挥之不去，但比之前昏迷的时候好了很多。

氧气罩状态和监控相连，正在值班的真由美急急忙忙赶到大古的病房。看到人还好好在床上而不是像一些小说电视剧从病床上消失了那样总算松了口气，然后收好自己大开的脑洞，询问大古现在感觉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怎么会昏迷在这儿？”大古按揉起太阳穴，一脸迷茫的样子。

“之前的行动你忘了吗？赛罗和一个叫莎莉的小姑娘消失了，紧接着大古你就晕倒了。”真由美叼着笔帽盯着大古，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也记录进病情里。

大古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从回忆里试图挖出来关于这两个名字的蛛丝马迹，然后认命般摇摇头，“我只记得我正在休假，赛罗和莎莉……他们是谁？”

进入时空裂缝以后，火花棱镜化作一道光钻进了帕拉吉手镯里，给蓝色的宝石镀上了一层金色，星星点点的碎金漂浮在深蓝表面，宛如液化的青金石。赛罗额头直跳，他直觉感觉到一阵不安，哪怕手腕上久违的源源不断的光的力量充沛着自己。

果然——赛罗伸手一捞就捞出来一个和地球上乌鸦脑袋相似的小家伙。

“莎莉你怎么跟上来了！？”

这才是莎莉的本体，和乌鸦人一样的外表，但和那个喜欢绑架奴隶的恶劣种族不同，她属于平行世界的乌鸦人，他们种族唯一的幸存者，这也是赛罗和镜子真正熟悉的模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进入时空裂缝时我被那个宇宙所排斥，只好也跟着进来。”

莎莉低下头，虽然没有人类形态表情丰富了，但赛罗还是从中读出了不安和诚恳。

“找到镜子以后我们回去找大古好不好？”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赛罗指了指手镯，“我有东西要还他，还有一堆问题想问他。不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那种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大古的时空被一种奇怪的力量影响着，我被排斥的时候明显感受到了，”莎莉顿了顿，回忆着当时情况，“那是种不带有一点点生气的完全死寂的力量。我……很担心，大古他们会出什么事。”

时空裂缝里塞满了极光一样的色彩，油彩不要钱似的泼得到处都是，颜料池中漂浮着隐约的气泡，像一个一个的细胞，保护着处于气泡核心的各个平行宇宙，它们宛如被时间浪潮推动，形成巨大的旋涡。没有帕拉吉手镯的力量，任何宇宙人都会轻易迷失在里面。

赛罗挥开帕拉吉之刃，聚拢的白光自然为他开道，大染缸里五彩的颜色在统一的指挥棒下绽开放射状的谱面，白光所指之处，粘稠的物质贴着光线滑开，这种手感有点像是切蛋糕，但他丝毫不敢马虎，那些看上去梦幻的裱花，一旦缠上躯体就很难甩开，他们像海怪的触手一样，攀附上一切可以由时间丈量尺度的物质，将它们拖往湮灭的时间尽头。

漫无目的的一头扎进时空隧道纯粹是浪费能量，而赛罗贴着绽开的泡沫浪潮有目标性地找着一种东西。他小心避开不安分的浪花，大胆从一片虚空中伸手一抓，他伸手的地方移动速度与众不同的光线汇聚在小小一团，不断反射缠绕形成一个五彩小光球，躺在手心里的是破碎的镜面，就是它们捕捉住了光线，稍大一块的镜子里反射出赛罗明亮了几分的眼灯。镜子不愧是他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借由着制造镜子的能力在

时空裂缝里留下了线索，它们彼此聚拢成球形，像一颗颗的彩灯一样，借整个宇宙的光来为他们指路，途中被冲散的一些碎片顺着乱流漂浮，像揉碎了的群星被任性泼洒出去，赛罗很快带着莎莉到达了那些闪光碎片指引的终点，虽然镜子不会奥特签名，但留在那些碎片上的只言片语还是被细心的赛罗发现了。

镜子相信赛罗一定能看到这些信息，所以才留下了它们。

处于时空裂缝中的镜子没有马上被时间撕得粉碎，他保持住了身体的完整性，本能的对于光线计算的熟稔让他发现了影响时空裂缝的力量来源，它才是搅动这个大染缸的真正罪魁祸首，但福祸相依，正是受这股力量影响这个时空裂缝完全不像以前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恐怖，反而自成一派的规律，但被影响到的各个时空和宇宙却被微妙地扭曲了，从单个宇宙来看微观的变化，却在夹缝中掀起了剧烈的风暴。

镜子最后指引的就是这个宇宙——

它安安静静立于旋涡的正中心，隔着一层鲜艳的流光，赛罗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星球，蓝色覆盖了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唯一的一块大陆黄绿相间。

这是……另一个宇宙的地球？

“我不认识他。”

照片上是个正和大古勾肩搭背的少年，笑容明朗得像太阳，大古翻来覆去地想也没想起来这是谁，也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拍过这样的照片。

“他真的不记得了。”崛井趴在床沿一脸惊奇，然后指了指自己，“那我呢，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崛井——我没失忆，只是不记得你们说的人。”大古无奈摇头。

“都是新城，他谎报军情！”崛井毫不犹豫地把旁边的新城卖了。

“你这家伙！是真由美没讲清楚，怎么能怪我？”

“你还敢说，要不是你听人说话听到一半就走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傻哥哥。”真由美推门进来，把检测结果拿给他们看，伸过手拧她哥的耳朵，后者因此哀叫连连。

检测报告上除了有点低血糖导致的虚弱，其他项目全是正常，大古不明原因昏倒后的身体状态好到明天就能出院。这大概又是一个人类的科学技术无法解释的谜题了。

一道流星从太空中笔直坠向地面，穿过大气层的感受比以往的地球要更为轻松，赛罗正疑惑着带莎莉着地瞬间变成了更不引人注目的人类形态，火花棱镜也从手镯里钻出

来变回原来的样子藏进衣服里。

无论是原始森林还是远处起伏的高耸山脉，这里和地球简直一模一样，只是植物比起原来的他们熟知的地球，似乎高了得有四五倍，人类的体型穿梭其中，仿佛置身于巨人国，动物们的体型倒是改变不大，但物种全然是不认识的了，飞翔于林木间的与其叫鸟，不如叫长翅膀的蜥蜴，它们拥有长长的前爪，尖锐的爪子牢固地抓握住树干。虽然外观完全不一样，但鸟儿的叫声却很熟悉。

不对，不是叫声，是有谁在吹口哨。

赛罗拉着莎莉钻进旁边丛林里，他从绿叶中探出半个脑袋，往口哨声来源处望去。

那是个带着兜帽很悠闲地走着的男人，靴子踏进落叶，窸窸窣窣声响，一身灰黑色有点年头的长风衣，连只露出指尖的手套都是黑色的，因为兜帽和视角的缘故看不清脸，但听声音应该是个年轻人。

“你们说——我口哨吹得怎么样？”

赛罗被突然瞬移般出现在面前的家伙吓了一跳，差点一个踉跄跌倒，还好及时被对方握住手臂，才没有丢人的原地摔倒。

“啊抱歉抱歉，吓到你们了，只是看你们好像听得很入迷的样子就想问一问。”

男人伸手，从赛罗头顶摘下一片树叶，呼气从掌心吹走。赛罗觉得自己恐怕要二次跌倒了，因为他抬起头来，看清了对方藏在兜帽下的脸。男人清俊的五官，熟悉的眉眼，完完全全就是大古的模样，只是眼角少了颗泪痣，这让他比大古少了许多气质上的温柔，眼睛里盛着狐狸似的精光，不像大古给人一种安全的迷糊感。

“大……大古！？”

重新回到岗位上的大古打了个喷嚏，在队友关爱的询问下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作战室里吉冈指着屏幕正大发雷霆。屏幕上是两个孩子消失然后大古晕厥的影像。

“昨晚上发生的事居然没人能给我一个解释！？虽然大古队员今早上就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却忘记了好多事情。”

昨晚？今早？自己不是睡了一整天了吗怎么会……

大古下意识瞄了眼通讯器上的时间，清清楚楚地显示着的正好是视频日期第二天。

……有什么不太对劲。大古垂下眼思索。

“我都说了你们认错人了。”
和大古有着同一张脸的男人很无奈地摊手解释，面前的小孩自从看见了他就跟个牛皮糖似的抓住他的胳膊，想甩都甩不掉，早知道他就不要因为好奇来接触这两位天外来客了，可转念一想，他会碰上他们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毕竟地球已经许久没有迎接过巨人的降临，少年身上的光，就像半夜燃起的火把一样显眼。

赛罗还是不依不饶拽着人手臂，语气咄咄逼人：“你们长得一模一样一定有什么关系。”

还得更冷静的莎莉把赛罗拽到一边，低声小心说道：“你忘了我们是从时空裂缝过来的吗？他很有可能只是平行宇宙的大古，和我们认识的那位不是同一个人，而且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镜子骑士。”

“听说你们要找人？好像是叫那个什么……镜子骑士？”

莎莉一下子停住了口，转头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凑过来的男人，他身上的气息微弱，特别容易被人忽略，但他本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像是会被忽视的那种。

“是，我们是在找他。”赛罗倒是干脆承认了，“你难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

“办法嘛……没有。”男人回答得很快，伸手指了指身后的方向，“不过从这儿再往前走十几分钟就是露露耶，你们可以求助那儿的地球警备团，总部就在那里，他们很爱帮助一些找不到家的流浪人士。”

高耸入云的石头建筑，高挑穹顶上镌刻着神秘的符号，投射在各处水晶一般剔透的数据屏幕上滚动着陌生的文字，跟历史图本里古罗马相似的建筑风格配上高科技的设施，露露耶就像是异世界的一幅画卷在二人面前展开。

异域风情，过于复杂的环境，没有导游指引实在是难办，之前那个男人在指路后就拍拍屁股离开了，临走问起名字他只朝他们竖起了三根手指——这也算名字？本来想追上去问个究竟，但就像之前的突然出现一样，他突然地消失了，就连一丝气息都探知不到。

怪人。

巍峨的城门上有着监控和为空中单位留的轨道入口，矗立在正上方的奇怪雕像卧趴在高台上，和以前地球上的狮子很像，但它却长着犄角和尖锐的尾巴，城门下方则是身着金属铠甲的卫兵，他们手中握着近两米高的长戟，从顶端放出的电流来看，可能是某种电击拘束器。

从之前能顺利和那个男人交流来看，还好他们与本土种族不存在语言障碍，所以赛罗放心大胆地上前交涉。

得知了二人在寻友后，卫兵好心地带他们去了最近的警备团事务处。一路上赛罗和莎莉不住好奇地四处看，毕竟把再普通不过的石头和金属完美融合构造的城市实在是让人难忘。

一进城门抬头就能看见位于城市正中心的高大建筑却格外眼熟。四角锥形，金黄色的砖石外表，这真的不是埃及的金字塔吗！？大概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注视着的“金字塔”半腰上缓缓开启了一道门，从中飞出了一艘椭圆形飞船，至少赛罗知道的那个金字塔肯定办不到。

赛罗和莎莉遇到难题了。他们知道自己要找的是镜子骑士没错，也知道他长什么样，可他们不知道——镜子骑士的人类形态长什么模样，这要找起来可难办了。

坦诚说是从别的宇宙来的？虽然这里科技十分发达，但赛罗始终有顾虑，这个世界的能量涌动十分剧烈，甚至比光之国的能量波动还巨大。在还没摸清楚之前，经验告诉自己不能先主动暴露身份。
在办事的部门登记后，二人回到了露露耶主城大街上。街上人的服饰仿佛横跨了几个时代，所以赛罗和莎莉两个一身另一个地球的现代工作装并不突兀，反而显得十分规矩平常。

露露耶对外来客十分包容，甚至有专门的住宿区提供给外来的客人暂住，哪怕是来历不明的赛罗和莎莉也能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找到想找的人。

至少在发现火花棱镜不见了之前，赛罗甚至有点喜欢这座开放的城市，这里到处洋溢着喜悦和热情，整个城市的人们都仿佛沐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像回到了光之国，他们与奥特曼的差距，也就不会飞罢了。但他翻遍了所有的包也没找到大古当初让他带着的东西。还好莎莉及时提出建议，他们在登记找人的隔壁就是挂失东西的。

所幸赛罗还记得那棒子的模样，直接画了一张草图交给工作人员。

但是东西还没找到，倒是有工作人员找上门来，说是要画图的人去谈些事，关于他们要找的这个东西的事。

“你得先告诉我要找我的人是谁，我才能跟你走。”赛罗摸了摸手腕上的手镯，靠门抄着手臂。

来人是个年轻的男人，苦着脸摇摇头，他们已经在门口僵持了好一阵了，再晚他可不好交差，妥协道：“好吧，虽然不允许我们透露给你太多，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要找你的人，名叫幽怜。”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穿过昏暗的走廊，赛罗抬手交叠在脑后，盯着前面带路年轻人的后脑勺，他们穿过街道，从低矮的建筑进入传送通道，然后一直坐着轨道船进入了金字塔底部。

途中也有人在赛罗身上搜身，好在这个地球的人类也看不见手镯，省了一大笔麻烦。

幽怜是谁？赛罗还记得他问出这个问题时，年轻人诧异的表情，不过人家还是规规矩矩跟他解释了，幽怜是现任地球警备团团长。放在之前那应该是和泽井总监一样地位的职务，赛罗心想。

不过话又说回来地球警备团团长为什么要找他？大古给他的东西看来不简单，可惜被自己弄丢了。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房间，靠窗位置站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性，大面玻璃墙外是熙熙攘攘的露露耶。

赛罗眼尖，一眼就看到了女子手上展开的出自自己的黑白画作。

带路的年轻人上去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女子转过身来面对着赛罗，一头乌黑的青丝从兜帽两侧滑出。还没来得及吐槽这里的人是有多喜欢兜帽，赛罗又看到了一张让他差点摔倒的脸。

熟悉的英气眉眼，不发一语时带着一股肃然的面庞，只有微笑时才会收敛起攻击性，温婉几分。

居间惠队长！？

之前在另一个大古那儿已经长教训了，不过又一个平行世界的故人，赛罗赶紧收好惊讶的情绪，板正自己的身体，五官紧绷，努力摆出严肃的神情。

“你叫赛罗是吧，听说你在找这个？”虽然长得一样，但这个团长声音比起队长的还是有很大不同，更低沉，有些捉摸不透的感觉。

“是，我一个朋友暂时给我保管的，但我不小心弄丢了。”

“你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吗？”幽怜把画纸重新铺回到桌面上。

“不知道。”赛罗实话实说。

“它叫火花棱镜，曾经我有幸见到过一次。”幽怜想起了那个黑衣的男人，“火花棱镜上承载着巨人的力量。”

“巨人的力量？”

幽怜意有所指地看向赛罗手腕上的手镯——尽管还有能量但是原来开裂的伤痕还是没有一点修补的迹象。

“对，同你相似，但不一样，毕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幽怜露出微笑，“不用太惊讶，我精通占卜之术，同时对能量感知异于常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找你来，你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与我们的世界存续息息相关。”

“世界存续？”赛罗的眼皮一跳，对初见面的人用这么严重的词……这个宇宙可能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幽怜点头，继续说道：“我们的世界面临着重大危机，但预言透露得太少，水晶球里的未来暗淡一片，直到你和你的朋友到来，我从水晶球里看见了你们，你们带来了这个世界唯一没有被黑暗吞噬的未来。但即使是我，也不能完全参透预言里的内容，你的决定至关重要，所以请帮助我们，赛罗奥特曼。”

“那我要怎么做？”这副说辞并不陌生，作为宇宙旅行的常客，赛罗听过不少版本的拯救世界求助说明，但隔了如此之久再次听到，他的心头泛起一股恍如隔世的怀念。

“找到这个东西的主人，你的那位朋友，或许，在这个世界的他还不能算是你的朋友，一切的答案都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你的手镯受损很重，要修复很不容易，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时机未到。”

赛罗回去的路上一直在琢磨这个幽怜的话，可能是因为熟悉的脸还有亲切自然的态度，赛罗对她的话几乎没有怀疑。露露耶不是个简单的地方，赛罗趴在阳台栏杆上远望地平线，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镜子顺便拯救个世界然后回去找大古。

听完赛罗的转述，莎莉也一直在思考，最后思考的结果是让赛罗随便去街上拉个路人问问。还好本土人民都很热情，也不计较赛罗的十万个为什么，当他们是外地乡下地方难得来一次旅游的游客，一顿问下来二人也了解个七七八八。

这个地球巨人和人类是共存的，巨人就和幽怜说的一样，他们和奥特曼很相似，能量体组成的生命，就连守护人类这一点也相似极了，但不同的是，这些巨人远没有奥特曼那样只是单纯无私的守护者，他们有的集结在一起共同守护一座城市——比如说露露耶，有的则为了争夺领地连年征战，还有的既不守护也不侵略就像浪人一样四处游历。地球警备团的主要职务和TPC也大相径庭，他们负责协调巨人和普通人类的关系，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整个地球已经趋于和平，首都露露耶更是保持了高度的繁荣。

所谓承载巨人力量的容器，民间传说是巨人们自从与人类开始和平共处就发明了一种能够承载自己大部分力量的器具，大部分力量留存在器具里，平常就以人类的外表出现，完美融入人类社会。和光之国全是光的力量也很不同，巨人的力量分为光暗两

派，光主和，暗主战，但也不绝对，他们就像硬币的两面，彼此制衡，各自据守一方，井水不犯河水。

“你们是外地人可能没听说过，其实露露耶里也住着黑暗巨人呢，”小贩压低声音说道，“我不喜欢他们，虽然已经和平了这么久，但我还记得我爷爷奶奶差一点就死在黑暗巨人的手里，如果不是现任光明巨人的首领布雷德出手相助，哪里还有现在的我。”

然而就在隔了一条街远的老奶奶嘴里却又换了一种说法，她摩挲着手里织了一半的毛衣，眼神平和慵懒，叹息道：“孩子，这世界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也许有一部分黑暗巨人厌倦了战争，选择隐姓埋名到露露耶来生活呢？”

“要我说的话，其实黑暗巨人的存在，露露耶是默许的，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需要点不那么光鲜的手段才能做到。”说这话的性感女人朝赛罗风情万种地抛了个媚眼，“要来点体验露露耶另一面的服务吗，小帅哥？冲你长得帅可以打对折。”

“这个就不用了。”赛罗打着哈哈，往女人手里塞了两枚本地流通的货币就仓促逃离现场，好像有怪兽在背后追他似的。

几天下来，从这些暧昧不明的低语中，赛罗也逐渐了解到一件事，守护露露耶的力量除了光明，也有黑暗，虽然表面上彼此为敌，但实际上牵扯甚多，私底下的合作也不少。尽管官方并不承认露露耶有黑暗的力量，但其实人们都心知肚明，仅仅有光维持不了露露耶数百年来的繁荣，力量的天枰被无形的手控制着，不让它偏向任何一方。

这个地球的时间也和之前的一样，分黑夜白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入夜以后，露露耶和之前赛罗待过的城市并无什么不同，各式各样的夜灯，到了晚上也依旧热闹的夜市，大概最大的区别也就是巨人的存在。

莎莉已经睡下，赛罗在阳台上看了会儿风景还是没忍住推门出去。他们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就像打游戏到一半错过了关键的剧情提示卡关一样，赛罗努力回忆自己错过了什么细节。火花棱镜的主人，也就是大古，他不在这个世界，回去找他也不太现实，但是幽怜的说法把可能性投向了之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但他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幽怜“友情”资助的钱还够好一段时间的花销，赛罗不太清楚为什么幽怜会对他们这么好，就因为虚无缥缈的占卜预言和那个丢了的火花棱镜？

安静的街角突然一阵喧闹，仔细听还能听到像小孩子的哭声，赛罗皱眉，放轻脚步，贴着墙角伸头看过去，几个小混混围住了瘦弱的小男孩，推搡的同时拳头落在男孩身上，他们大声着嘲笑男孩是没人要的小怪物。

赛罗的手拍上了其中一个稍高的小混混肩头。小混混转过头，只看到了一张在平静下翻涌着愤怒的属于少年的脸，他只当对方又是一个送上门的来的沙包，握住赛罗的胳

膊，巴掌就朝赛罗脸上扇过去：“喂喂，没看到大爷我们正忙着吗？”

他的手掌被准确钳制住了，少年的手指如有千钧重，他的手指感觉都快被捏断了，紧接着赛罗反手往下一拧，夜幕中响亮的咔擦一声，男人高音贝的惨叫响彻天空。

“啊啊啊啊啊！！”

仅仅只是脱臼就这么丢人，赛罗松手，抬腿踹腹，同时左闪右避绕开旁边两个小混混的拳脚，抬腿直冲膝弯，发力又狠又准，把两人撂倒在地。在多来了几脚确保对面完全丧失反抗意志后，赛罗一只脚踩在其中一人背上，他略微弯下腰身，手臂撑上膝盖，语气冰冷：“滚。”要论街头打架，这些人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知道碰上个不好惹的，还能爬起来的小混混赶紧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撂下狠话狼狈离开：“你你、你给我等着！”

赛罗不屑哼了一声，去把从头到尾都缩在墙角的男孩从地上提起来，他的衣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可怜兮兮的。

“已经没事了，他们都被我赶跑了。”

男孩抖得如筛糠，他甚至不敢直视赛罗。赛罗摸了摸自己的脸，一时以为是自己的模样太凶，但摸到属于人类的五官，又想了下觉得自己的人类形态总不至于也像本体那样容易吓哭孩子。

“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赛罗尽可能放软了语气，他实在很不擅长做这种事，他把面前的男孩想象成瑟瑟发抖的皮古蒙，这好像确实起了点效果，“不用担心，有我在你就是安全的。”

男孩还是不说话，也不知道是被赛罗吓住了还是没听懂赛罗在说什么。赛罗试着跟他比划了半天，男孩仍旧低着脑袋，一言不发。赛罗实在没辙，可能他真的没有哄孩子这方面的天赋，在光之国去看望孤儿时年年都有被他吓哭的，于是他摊手道：“算了，我还是把你送去警备团吧，他们能帮你找到家。”

“我不建议这么做喔。”突然从身后冒出的声音，赛罗吓了一跳，要不是声音太耳熟，难保他不会回头就来上一拳。

赛罗扭头一看。站在他身后的男人黑衣兜帽下还是那张清秀的脸，这不就那个翻版大古吗？

“小朋友们大晚上就不要乱跑了。”男人笑眯眯的，虽然有着相似的外壳但里面装着截然不同的灵魂，和大古的温和不同，这人笑容里还带着些狡黠，“早点回家——”

赛罗的眼角抽了抽，还是舍不得对着这张脸下手，“我不是小朋友，大叔。”

好像是真的戳中什么了，男人的笑容僵住了，然后很快掩盖了那丝不悦，伸手摁住赛罗的脑袋就是一顿猛搓。

“你干什么！”赛罗肉眼可见地炸毛，男人识趣放手，虽然脸长得一样，但是这个男人似乎……比自己要高一点，被搓得头晕目眩的赛罗心想着。不过还是好想揍他哦。

“不能把他交给警备团。”男人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赛罗问。

“这孩子不是……一般人，”男人在男孩面前半蹲下来，伸出手掌，男孩终于抬起头来，他搭上男人的手掌，好像见到这个男人才放心下来一样，从抖个不停的状态中恢复正常，站在男人身边乖巧极了，“我会送他回家的。”

虽然有那么些许哄小孩上的挫败感，但赛罗仍然伸手挡在两人面前：“我凭什么相信你？”

男人往前迈步，他抓住赛罗的手腕，在对面一脸惊讶的表情下将赛罗和男孩的手掌交叠在一块。贴在赛罗掌心的手掌温度冷得他一颤，男孩低于常人的体温，还有从一开始就被赛罗所忽略的，从他小小的身躯上缓缓往外逸散的……黑暗能量。

男孩的表情瑟缩着，仿佛很怕赛罗把他怎么样，他害怕的原因呼之欲出，是因为赛罗身上的光，黑暗生物惧怕光明的本能。

“他属于那边的，懂了吗？”

“……你要带他去哪里？”

“回到他的家人身边。”男人回答得坦然，这稍微减轻些赛罗心里的疑虑，但不意味着他可以完全信任这个男人。能一眼分辨出黑暗能量的人，怎么可能会是简单人物？但赛罗确确实实从男人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能量波动，无论光明还是黑暗，他的身体沉寂着，和一般的人类别无两样。

“我跟你一起。”

男人斜了他一眼，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他牵着男孩的手就自顾自走掉，“随便你。”

结果正如男人所说，他把男孩交回了一位老奶奶手中，这位赛罗白天才见过的躺在阳光下织毛衣的奶奶，慈爱地把小男孩搂进怀里进了屋，男孩缩在老奶奶怀里，小脸委屈极了，看来确实是他的家人。

老奶奶同他们道了谢，还想留他们进去坐坐，但被男人婉拒。赛罗有些尴尬的和男人并肩走着，赛罗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他不想和这位陌生旧识接触太多，他对大古

的脸没有意见，但他恼怒于见到那张脸时不受控的情绪，感性让他去信任去不自觉的依靠，理性却拽着一根名为危险的绳，对方是善恶未知的陌生人。

“他不是怪物，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力量。”男人突然开口说话，“在露露耶，黑暗就是原罪，哪怕那只是个可怜的，继承了少量黑暗因子的无辜孩子。”

“黑暗因子？”

男人转头看了他一眼，幽深的眼睛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有的巨人会选择和人类合为一体，这些人类后代的一小部分也会受影响。”

联想到男人的不同寻常，赛罗反问：“你也和他一样吗，身上带着……黑暗因子？”

“不，”男人微微勾起唇角，好像赛罗的话有些好笑似的，“我不是有问必答星人，让我们之间保持一点神秘感。虽然我知道，你们两个小家伙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青年偏过头一脸人畜无害地笑着，他的笑容难得的和大古重叠，但这笑容让赛罗不禁脊背一凉——

他打着哈哈，反问那个之前名字就留了三根手指的家伙为什么这么说。

谁知道这个男人食指戳了戳他自己的脑袋，“直觉。”

什么嘛。赛罗觉得自己被耍了。或许也得怪对方这张大古脸太具有欺骗性。

“这个世界的设定…哦不是，传统，想必你已经打听得差不多了。”男人收起了笑容，黑色的眸子在黑夜里反着光，“那么你想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找到你那位朋友？”

“求助警备团的同时我们去会其他大城市找。既然这个世界有巨人的存在…我想我有必要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默认了噢，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

“喂！这不是重点吧！”

“如果你想见巨人，我倒是可以帮个小忙。”男人又笑了起来，笑容好像是他的保护色，极少时候才会卸下来。

赛罗狐疑地看着男人明显不怀好意的笑容，“有你帮忙最好不过，但是…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因为我是个好人——开玩笑的，因为你身上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他说着目光瞥向了赛罗手上的手镯，唯一亮起的一格水晶黯淡了些，里面还储存着两次变身能量，手镯在他的手腕上微微泛着光，散发出轻柔的温度。

赛罗摩挲手腕上温热的手镯，有种莫名的宝贝被别人盯上的不安感，虽然他也知道帕拉吉与自己深度绑定，别人想抢也抢不走，但万一遇到个想剁他手的疯子呢……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大概两万年后都还没出生。

“别紧张得跟个兔子一样，我又不会抢你的，看看总行吧，作为帮忙的报酬。”

好像挺划算的？…虽然还是很不爽，但赛罗还是乖乖把手伸过去了，他留了个心眼，万一有什么不对他还可以从这个角度给男人来一记下勾拳。

男人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他捏着赛罗的手腕，左右来回翻看，力道一点也不温柔，赛罗都快被捏疼了，皱着眉毛一脸不爽，好像下一秒就要咬人。男人识趣地踩在赛罗的底线上上放手，啧啧着可惜之类的话。

想必是看到了那个裂痕，赛罗想。

“这么强的力量却给了你这么个小屁孩？”男人毫不遮掩一脸暴殄天物的可惜，“你今年成年了吗？”

“……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大叔！”

赛罗思念起了真角·小天使·大古，而不是眼前这位阴晴不定的怪家伙。

大古冷静地看着“又”大发雷霆的吉冈长官。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是重复的第五次了。而每天的内容和谈话仿佛预先设定好的一样——大古甚至都能全套背诵下来。

闭眼前还是自己的房间，再睁眼却又是在病房里，照顾自己的小护士担忧地询问自己的病情。

世界仿佛被倒带了，永远地停在了那一天。还有那个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少年。衣兜里空空的，仿佛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大古下意识地掏了掏，靠近心口的地方空无一物。

不仅是这个世界变得奇怪，连自己都好像弄丢了什么东西，很重要的东西。

再一次和幽怜取得联络，在男人的再三威胁下赛罗并没有把他的存在说出去，只是说想去其他城市找找，得到准许以及特别的通行证后三人上路了。

“我说大叔——”

“停，打住，别叫我大叔。”男人一脸无奈的样子倒和大古的模样重合了，“我有名字的。”

“让我想想……三？总不能叫你阿三吧。”

“去你的，敢叫这个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到野外喂狼？”男人毫不客气地赏了赛罗额头一拳。

“你又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你叫什么？”赛罗鼓起脸捂住额头，“三根手指？”

“真拿你没办法，希特拉。”男人叹口气，“你呢，小鬼？”

“别叫我小鬼，不然我会叫你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在男人快要实体化的杀人目光下赛罗总算住口，“赛罗，我的名字是赛罗。”

“还有你，小姑娘。”

一旁安静微笑的莎莉愣了愣，“莎莉。”

“哎呀真可爱，赛罗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当个乖孩子。”

“别打莎莉的主意，还有我说了我不是孩子！”

眼看男人又要笑眯眯地凑近毫无防备的莎莉，赛罗本能挡在女孩身前，好像生怕男人做出什么事情。

“放心好了，我对年龄小的不感兴趣。”男人嗤笑出声。虽然这个自称希特拉的人很气人，但赛罗只能忍着，毕竟对方答应了帮忙，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坑过他们。

到了晚上三人选择在林子里扎营。尽管露露耶城内飞行器等轨道交通发达，然而一旦出城就和野外没有什么分别，车道稀少，加上希特拉自称的步行捷径，接下来的路程都得靠徒步。

赛罗和希特拉当然没事，莎莉也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对这种程度的体力消耗还能接受，所以提议接受。

在莎莉帮助下刚搭好帐篷，赛罗就看见希特拉提着两只肥兔子回来了，虽然一样有着兔子的名字，但它们除了长耳朵，还有着长长的肉尾巴，像大号的老鼠一样，不过好在两位宇宙人没怎么见过老鼠，所以也只是略感怪异，对这样的食材并不抵触。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还有熟悉的场景，赛罗回忆起了第一次见大古的时候。赛罗承认自己是个不怎么爱回忆的人，他更着眼于当下，但他总是无可避免地看着那张脸回忆起大古，还有和他一起度过的难忘经历。

自己当初就那么冒冒失失闯进了大古的生活，用崛井的话来说毁了人家好好的一个假期。但赛罗对此毫无愧疚，甚至有点庆幸当初捡到自己的是大古，而不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比如说面前这位同脸但是性子天差地别的家伙。

可能是视线太过明显了，希特拉转头和赛罗对视了一眼，电光火石间，他敏锐捕捉到了来自少年的咬牙切齿。

“又不是不给你吃，别一副我欠了你钱的样子。”

烤好的长尾巴兔子他给赛罗和莎莉一人分了一只，莎莉疑惑地问起，希特拉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用。

他的性格其实也没那么恶劣。莎莉心想着，来回看着相看两厌的俩人，大概赛罗生气还是因为那张脸吧，盯着自己喜欢的人的脸呛自己换谁都会不爽。

尽管很不爽，赛罗还是从自己的那份上扯下分量最足的大腿，往希特拉手里塞，不过他的热心举动，换来了男人带着嫌弃的目光。从旁观角度来看，莎莉很容易就看出来希特拉是嫌弄脏手，但从赛罗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难得的过意不去喂了狗，被拒绝的少年哼的一声把腿肉收回去，自己坐到远离希特拉一边去啃去了，眼不见为净。

默默叹了口气啃着肉的莎莉打算放任不管了，在小姑娘看来，只要打不起来都是小问题。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白天赶路，晚上露营，用比人还高的芭蕉叶搭的临时遮风避雨的住所，一路上没遇到什么大型野兽，只有枝头偶尔掠过的巨大阴影，才让人察觉到这是一片潜藏着未知生物的陌生森林。希特拉对此毫不在意，反倒是赛罗疑神疑鬼，连睡觉都是浅眠，怕一个不注意自己和莎莉就被野兽叼了脑袋。这样的日子过了得有四五天，希特拉口中才有了快到了的意思。

其实也许他们还能再早一点，但是希特拉一副旅游的悠闲样子，加上赛罗的赌气不问，莎莉被他们两个不和的气场夹在中间也说不了什么，路途变得拖拖拉拉了许多。

“希特拉先生的身体不太好吗？”

男人闻言一愣，转头看了莎莉一会儿，这又导致了赛罗唰的一下挡在莎莉面前，生怕他下一秒翻脸不认人似的，“大概吧，总归是死不了的。”

“你的体质很特别，但这样放任下去，你的身体迟早会衰竭。”

莎莉没有在危言耸听，以生命能量见长的种族，她能感知到他人的生命，这位希特拉的确很不一样，他的身体远低于正常活着的人类的生命能量水平，他看上去像普通人，气息却要弱上许多，但外表也没一点病恹恹的症状，要么他藏得很深，要么就是命不久矣，生命能量虚弱到难以探测的程度。

“我知道。”

见希特拉不愿意多说，莎莉也识趣闭了嘴，赛罗仍旧我行我素：“为什么？”

“你可以理解成，我患了一种很难治疗的慢性病，它会缓慢抽干我的力量，但要不了我的命。”希特拉出乎意料回答了赛罗的问题，莎莉敏锐感觉到，希特拉对待赛罗好像很不一样。以希特拉之前表现出的性格，他怎么能忍受赛罗一路上的无礼后还这么耐心地作出解释。只有一个可能性了，赛罗身上有引起他兴趣的东西，所以他还不能和赛罗翻脸。

“为什么不治？虽然很难治疗，但是听你的语气应该还是有治疗方法的，对吧？”

“你的手镯为什么不修呢？是不想修吗？”希特拉巧妙回答，这次轮到赛罗闭嘴了，赛罗好像想到了什么，抿了下唇还是什么都没说。

“希特拉先生。”

“嗯？莎莉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希特拉对待莎莉就显而易见语气温和得多，赛罗不耐烦想道。

“希特拉先生为什么会愿意帮助我们呢？”

“幽怜有跟你们提到吧，那套救世主理论。”他的语气平静，分辨不出是在嘲讽还是只是陈诉事实，“虽然我并不相信，但我答应过别人，帮助你们只是履行约定而已。”

“能说说是什么约定吗？……啊，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的！我只是随口一问，请不要放在心上。”

希特拉好像被莎莉礼貌过头的态度逗笑了，“不用那么紧张，我不吃人，更不吃你这么点大的宇宙人，虽然约定内容我确实不能说，但说不定以后我改主意了……”

“莎莉，别听他的鬼话。”赛罗臭着脸插入对话，一脸警惕看向男人。

“是是是，我这种黑暗里的烂人说的都是谎话，哪比得上赛罗骑士大人的句句经典。”被打断得太多，希特拉自暴自弃说道，他当然不指望赛罗对自己有什么好脸色，但老是干涉莎莉和自己的正常对话做什么。

“噗嗤，赛罗，希特拉好歹是在帮我们，态度好一点。”莎莉笑着扯了扯赛罗的衣袖，临时套上的TPC工作服这些天下来已经略微变形，尤其落地时的冲击导致的细微破损和野外徒步难以避免的损伤，现在松松垮垮堆积在俩人身上。

“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赛罗抄着手臂，态度依旧冷淡，好在希特拉没怎么计较，也没在其他地方使些绊子，让赛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爽但又抓不到什么理由。

即使再善解人意的莎莉也夹在中间毫无办法，她知道赛罗在意什么，在否认什么，但她其实也和赛罗一样，不能完全信任面前的男人，只是没赛罗那么抵触，她知道希特拉不是大古，自然不会有些多余的期待。

不那么愉快的旅途后，现在他们终于站在了另一座城市的城墙外，高耸的城墙耸立在一片沙尘中，昏暗的天气给这座神秘的城市笼罩上了一层薄纱。

希特拉没有急着带他们进去的意思——事实上一路上赛罗根本没看出这家伙的半点热心。

“有些事情我得先和你们说清楚。”男人扭头重点瞅向了赛罗。

“这里不是露露耶，也不像露露耶那样平静。在这里的巨人势力分布倒是明显得多，但那不一定是好事，矛盾和威胁也会摆到明面上。”希特拉顿了顿，“也就是说，进城以后你们的性命不受那个什么警备团保护了。而相对的，这也是信息流通最为发达的城市。”

门口没有守卫，只有紧闭的大门，希特拉站近城门边，他伸出手指轻敲其中的一块砖，然后小声低语了几句什么，像极了蛇吐信子的嘶嘶声，赛罗听不清，但紧接着城门缓缓开启，只展开了小小的一个幅度，刚好够他们这个体型的人进入。

一进城门，希特拉的兜帽就又自动带上了。

“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在逃的通缉犯。”赛罗盯着男人兜帽下若隐若现的侧脸，虽然一直很不爽，但不得不承认这家伙——大古的脸即使换了身奇怪的装束也依旧好看，大古除了干练的工作装，其他的居家服无一例外简单又日常，这样的打扮少之又少，如今一看，同一张脸换个装束连带着整个人锐气尽现，像一把锋芒入鞘的精致匕首。这种新奇的感觉让赛罗又兴奋又古怪。如果这个壳子里装着的是大古本人就好了。

“如果是的话，我去露露耶还不是自投罗网。”希特拉笑出声，他的声音也像大古，但少了几分沉稳，像抓不住的风一样轻快，“你们早就丢了最好的导游了。”

这座城内建筑风格与露露耶大同小异，但没有露露耶那么多大型建筑，偏矮的建筑鳞次栉比，比之露露耶，更多四通八达的小巷构成了别样的风景，但是整座城市的氛围却不像露露耶那般平和，天气阴沉，街边人们的神情有股说不出的古怪。

赛罗凝心看过去，热闹街道上，戴着头巾的老奶奶提着菜篮子走过，三三俩俩的小青年一路嬉笑打闹，吆喝张罗生意的小贩卖力叫喊着，小孩子追着藤编球跑远。

但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赛罗希望是自己太过敏感。

希特拉这个时候倒是当起了一个称职的导游，他对这里很熟悉，谈论的口吻充满怀念。

“我想你们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很特殊，传说中克鲁苏之子——邪神加坦杰厄诞生的地方，就在这儿。而且这座城市也以加坦杰厄命名，和露露耶完全相反，人们崇拜的是黑暗。”

以邪神命名的城市，难怪即使白天走到街道上，黑暗力量也毫无顾忌地涌动着。纯光元素的赛罗对此十分敏感，但这股力量却又和以往遇到的不同，不带有明显恶意的黑暗，甚至还有一种温柔的错觉。

这里的人们并不掩饰对黑暗的崇尚，有些街道甚至像是地球万圣节的装扮，不少小孩子的头上还带着装饰的恶魔角。街头巷尾偶尔见到的雕塑也是恶魔居多。这大概就是古怪感的由来了，露露耶的人们追逐着太阳的光芒，加坦杰厄的人们追逐着月亮的阴影。

希特拉领着他们绕过人群拐进小巷，轻车熟路地穿行在可以与迷宫媲美的狭窄巷道中。

但他不急着带他们直奔目的地，而是拐进了一家藏在街角的服装店，给穿得破破烂烂的两人换了套更符合当地风情的行头。

金色的细纱轻绕过额头，赛罗不耐烦地把他们拨到脑后，重复数遍后，他把那顶镶满宝石的白帽子摘了下来，身上白衣裁剪得当，露出肩膀下一小截麦色的手臂，少年身上的肌肉线条明显，撑得这身宽松样式的衣服挺拔修身，腰带恰到好处修饰了腰身，皮靴子收拢深色裤脚，显得整个人精神不少，他的肩膀上还绕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明亮又活力满满，像个小太阳站哪儿都能熠熠生辉。

莎莉的目光在裙子上落了落，但还是选择了更为简便的背带裤，长袖体恤上印着不认识的文字，据希特拉介绍说是“花”的意思，她把金色长发束高收进圆帽里，换上纯白的板鞋，不去仔细观察柔软的五官和瘦弱的手臂的话看上去更像个小男孩。

“先生家的两个孩子真好看。”店老板凑上来，碰上个舍得花钱的主笑眯眯的。

希特拉没有否认店家的说辞，他的视线从头扫到脚，赛罗别扭地扯了扯有些歪掉的腰封，莎莉倒是落落大方，弯弯眼睛像邻居家的小妹妹。

“为什么要这么穿……”赛罗捏了捏脖子上的围巾，把下巴埋进去。

“因为一会儿要见贵客，不想被当流民赶出来的话，还是得穿正式些。”

等看满意了，希特拉爽快结单，老板眼里的星星已经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十二分热情送他们出了门。

他们穿行在迷宫般的巷子里，不知道是希特拉不走寻常路，还是加坦杰厄城本就设计如此独特，希特拉带着他们又是翻墙又是爬坡，小心翼翼从人家花坛中央穿过去，几乎贴着面颊擦过的娇嫩白色花朵散发出浓香萦绕在赛罗鼻尖。要不是希特拉的步伐沉稳而熟稔，仿佛回到自己家一样轻松自然，赛罗他们一定以为希特拉迷路了。

“这是捷径。”男人开口解释道。

莎莉无比庆幸自己没有选裙装，不然就这翻山越岭的架势，再结实的裙子也得散架。希特拉就像猫一样轻盈，他在窄窄的围墙上如履平地，优雅从容，两米多高的围墙也能轻松蹬墙跳上去，偶尔走得太前面，还会一边戳一戳别人家养在阳台上的盆栽一边等他们。

这想必又是希特拉口中的捷径。但是等再一次翻过一户人家的围墙时赛罗的这个想法已经开始动摇了，什么捷径会老是从人家院子里过啊！

这家伙挺关照莎莉的，至少翻围墙他全程自愿当个人肉梯子，哦不，垫脚的只有赛罗而已，他倒是轻轻松松在那边接人。

等到赛罗翻墙的时候那家伙就蹲在墙头看戏一样看着，在莎莉看来，蹲下的希特拉就像猫一样摇着看不见的尾巴好奇观望。

即使维持着人类形态，赛罗的弹跳力也超出一般人一大截，所以他轻轻松松跃了上去，一点不落地捕捉到了希特拉失望的表情。

赛罗有种想打人的冲动，但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他摸了摸身上希特拉重金买的衣服犹豫了几分，总不见得会扒光让他还衣服吧。

在赛罗做下决定前，希特拉就轻巧跳下墙壁指了指前方说：“到了。”

和周围民宿几乎没什么区别的一栋大楼，但赛罗敏锐捕捉到了里面的异常浓重的黑暗气息，要是放在光之国的巡逻任务里，妥妥的大业绩在向他招手。

“别担心，这里的大家很自由的，而且这应该是最轻松的能见到你们想见到的人的地方了。”希特拉朝他俩眨眨眼。

推开大门，里面是和外表不符的宽敞，希特拉和坐在门口的中年男人低语了几句，就转头招一大一小过来。他的意思是接下来的路就由这个男人带他们去，他有些特殊原因所以只能带到这儿了。

“不用太感谢我，回见了，小鬼和可爱的小姑娘。”希特拉朝他们招招手就爽快离开，好像甩掉大麻烦一样轻松。

赛罗和莎莉还没来得及回话，中年男人就示意他们跟上。俩人只好纳闷地乖乖跟着同样带着黑兜帽的中年男人，赛罗捏紧了拳头，如果有什么不对劲，他起码可以马上带着莎莉变身离开。

走过环形木制楼梯，楼下更像是酒吧和咖啡厅的融合，吧台上坐着些安静的人们，他们安静喝下杯中五颜六色的液体，偶尔碰头低语片刻，奇怪的语言细碎如砂纸打磨，他们无一例外地戴着黑色兜帽，赛罗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奇怪的电磁场，但现在不是多管闲事的好时候。

男人领他们七拐八拐去了藏在最深处的VIP间，男人转过身，职业性的标准微笑和一板一眼的嗓音：“希特拉大人交代过，你们直接进去就行，但请说话小心点，那一位大人脾气不太好。”

房间内坐在皮质椅子上的是位成熟美丽的女性，额上银饰与一头银发相得益彰，脸颊上印着某种象征意义的银色条纹，她倚靠着桌面，饶有兴趣观察着一大一小，她的目光在莎莉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小姑娘后背一阵危险的凉意。赛罗把莎莉拢到身后，隔绝了女人的探究视线。

“你就是……巨——”

“巨人的代言人更准确，我是卡蜜拉。”女人双手十指交叉，纯黑指甲衬得皮肤更加白皙，同时勾勒出妖冶的感觉，像美丽的毒蛇吐出信子，赛罗从她的目光里嗅出了危险的味道。

“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

“想找人？”卡蜜拉挑起她那好看的眉，丝毫没有掩饰语气中的不屑，“就为这件事？”

赛罗和莎莉对视一眼，无奈地说出了镜子的身份。

同样是巨人，二次元诞生的战士，能力是能创造镜子和在镜面间自由穿梭。外表二人描述了个大概，但变为人类的模样未知。

“知道了，我会转告合适的人帮你们寻找，如果找到了我会派人通知你们。”卡蜜拉了然地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完全是赛罗他们看不懂的文字。

“对了，要是下次你们再见到迪…那个人，帮我转告一句话——露露耶不适合他。”卡蜜拉合上笔盖，扬起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笑容。

黑暗才是你永远的归宿，迪迦。

周围围着的警戒线还未撤走，大古抬起其中一条弯腰从下面穿过。

“这里就是昨晚上发生那件事的地方。”

崛井的仪器天一亮就被运回总部分析数据去了，现在现场中心只剩下一片荒芜的空地，稀松的泥土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

大古仔细观察着周围，同时侧耳听着送他过来的新城的碎碎念。这片荒地很熟悉，但他就是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

“明天我带你去那家游乐园看看吧，也许能想起什么。”

那家游乐园？大古皱眉。

“你真的都忘了啊，那时候我和真由美还碰上你和赛罗了。”

是个好提议，虽然第二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天，新城自己也会忘却这段话，但这也是突破口之一。

大古隐隐有种预感，也许自己忘记的，就是改变现在困局的关键。

接近中午，炽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量裹挟着大量水汽蒸发到空中，孩子们手里的冰淇淋不一会儿就失去了原本的形状。

“大古真的记不起来了吗？”

大古说着谢谢接过男孩递过来的甜筒，点点头，“想不起来了…你能告诉我之前我在这个游乐园里做过或者发生过什么吗？”

男孩一脸可惜，但还是迅速调整过来绘声绘色地给大古表演起当时的情景。

那的确是飞鸟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而除了怪兽和奥特曼，再次遇到大古的那一天他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正确的选择。

“我呀现在在TPC培训学院过得很开心，连老师都夸我。”飞鸟半翻着眼睛噘嘴活灵活现模仿着那个老教官的表情，声音故作低沉，但还是收不住少年特有的脆声，“飞鸟啊，连我都想不到你这次居然能考全班第一。好小子，不错啊——”

大古没忍住笑出声，这些天的郁闷犹疑的低落心情一扫而空。飞鸟给他的感觉确实似曾相识，但那种熟悉的感觉并不是来自飞鸟，而是来自另一个人，被他遗忘的那个人。

关于那个人这些天听大家的描述，大古心中已经有了基本印象。

乐观开朗，性格阳光，讨厌被叫小孩子，但实际上还是有些孩子心性。至于飞鸟所说的爱吃醋，大古还是有点不能理解。

对于另一个小姑娘，对她的印象大家倒是一致的——可爱，乖巧但又很坚强。

即使脑海里对于他俩的记忆依旧是空白的，但就像是认识了好久的老友一样，旁人的描述里也透出一股熟悉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已经习惯了迪迦奥特曼这样一个存在的大家很让大古吃惊，虽然在失忆后得知迪迦的存在自己没有想象中那样惊讶。是的，他本该震惊的，但轻松地接受了这样的存在。和对那两个孩子的感觉不一样，而是好像早就知道一般平静，这一信息恰到好处补上了他内心空缺的拼图。

大古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自己和迪迦……究竟有什么关系？

再一次见到熟悉的花坛，赛罗终于快要放弃了，旁边的莎莉累得蹲下原地休息，他们对迷宫般的道路毫无办法，也许希特拉真的不是故意带他们翻来翻去，加坦杰厄城本就修得杂乱无章，往常的道路规律完全不适用。他们也没有准确的目的地，连问路都一头雾水。城市间的货币并不通用，他们今晚上很大概率得露宿街头。赛罗悲观地想着哪里睡觉不容易感冒，他自己倒是没事，就是莎莉可能会着凉，照顾不好莎莉，等真的找到了镜子估计又是一番教育。

正在伤脑筋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嗨，”从一旁的矮墙上突然跳下来的男人冲他们招招手，“真巧又见面了。”

“于是她就关门送客了？”希特拉笑眯眯地看着面前一大一小俩人，“虽然这句话没什么用，不过还是谢谢你们带话。”

你为什么之前不亲自去见见她，明明那么近。赛罗腹诽道。

“有些事让我不太方便再见她，解释起来很复杂，异世界的你们大概没办法理解。”猜出赛罗所想，希特拉收起笑容，重新扯了扯有些滑落的兜帽。

“还有啊，明明是个挺温柔的大姐姐，怎么就脾气不好了？”莎莉疑惑道，卡蜜拉平静的样子确实显得成熟而知性，即使是赛罗在她面前也有种叫姐的冲动。

“你们没有惹过她当然不知道。”希特拉哼哼出声，“她发起怒来啊我都得躲几条街远。”

“我看你这是惹她生气了所以不敢去吧？”赛罗抄着手一脸狐疑看着面前的男人。

“嘛，说中了一半。不过比起八卦我的事，你俩不先考虑下住处吗，这里到了夜晚可是会很恐怖的。”男人两手抓在半空中做了个鬼脸，但见赛罗和莎莉都无动于衷的样子自觉没趣地放下手。

希特拉所说的恐怖，大概就是指这个了。隔着窗赛罗都感觉到了外溢的黑暗气息。他和莎莉被安排到了居民区一栋普通的一户建——希特拉对此美名其曰朋友不住的房子。隔着二楼窗户，赛罗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漆漆没有一点光亮的街道。

不是没有路灯，而是所有的光明都被压制着，哪怕是屋里的灯也被浓浓黑暗包裹起来露出零星的一点光芒。

像是和光同性质但属性相反的东西。赛罗试着伸手触碰，但在那团黑暗中什么实际触感也没有。手镯上的菱形水晶放出温和的蓝光，将那团黑暗慢慢驱散开，淡淡暖流从手腕处流往全身。

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太阳照射下，那些奇怪的黑暗才渐渐褪去，难得的阳光穿透云层播撒在地面上。

赛罗昨晚上睡得并不安稳，他想到了很多事情，但是去追寻它们的踪影时又顷刻间消失不见，他已经过了还需要人陪睡的年纪，也从来没有过完整的有大人哄着睡觉的童年，他又在想大古了，想大古床上淡淡的馨香，虽然连本人都没有注意到，大古总爱把自己身上收拾得很干净，连带着监督赛罗的日常起居，导致赛罗半被迫式的养成了良好的地球生活习惯。

“早上好啊。”

躺在沙发上睡着的赛罗刚一睁眼就看到了某人和梦中一样的只是放大了无数倍的脸，吓得差点滚到沙发下面。

而罪魁祸首却不以为意地在旁边找空儿坐下。赛罗急忙坐起来拍拍自己的脸让自己清醒清醒，同时转头怒瞪那个大早上吓了自己一大跳的家伙。

希特拉终于舍得脱下他的兜帽风衣，换了一身清爽的衣服，只是整体色调还是灰黑。

他盯着窗外，起身站在赛罗昨晚上站过的地方，他的语气轻快又充满怀念：“真稀奇，加坦杰厄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太阳了。”

虽然一大早被突然袭击，不过希特拉还算贴心地带了早餐来，看在这一点上赛罗还是能原谅他的。叫醒赛罗后希特拉就去敲了莎莉的房门，小姑娘倒是动作很快，没多久就收拾好了推门出来。

还好这个世界的饮食并没有太奇怪，至少没有什么油炸蛇生虫饼，赛罗想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奇奇怪怪食物视频，心有余悸。

做成小兔子和花朵形状的小糕点躺在瓷盘上，两个玻璃瓶内装满了不知名水果的浆液。

一看就知道肯定在外面买的，不过吃起来味道还不赖。赛罗又不自觉地拿他跟大古比较，大古虽然因为工作忙很少亲自给他们做早饭，但是只要做就一定做得很好，火候恰到好处的煎蛋和熬好的小粥，有时候是三明治和烤吐司，碰上休假时间充裕还会给他们做点双皮奶一类的地球小甜品。

在二人忙着吃的时候，希特拉撑着下巴，缓缓出声：“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有消息了。”

听到这个消息嚼到一半的赛罗差点噎着，在希特拉幸灾乐祸的目光里，他喝下莎莉递过来的水总算顺下这口气。

“大概是在一个月前，有人在城外遇到一个灰绿两色，面上是十字金色灯光的巨人，而那一次出现离加坦杰厄不远。同样的，前一个月城内登记上有个和镜子有关的名字，而且加坦杰厄到其他城市都有一定的距离，不是经常出远门的人都容易迷路，更何况你们的朋友应该没有离开这儿的理由。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他还留在加坦杰厄。”

“那你能带我们找到他吗？”莎莉紧张地捏紧拳头，睁大双眼看着希特拉。

赛罗也跟着附和了几句。

“他没有留下任何住址信息，虽然加坦杰厄没有露露耶那么庞大，但要在其中找一个人……”希特拉面露难色。

“我有个主意。”赛罗突然站起来，嘴边的残渣随着说话声一动一动的，但脸上的表情却势在必得。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叮咚。

正午的钟声敲响，木头攥刻的小鸟从屋子里探出头来，年久失修的齿轮咬合，伴着吱吱声发出嘶哑的低鸣。

留有一头柔顺白发的青年放下了手中的一卷莎纸，取下面上的平光眼镜，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真是的，不愧是他。”

“通缉令这种办法得亏你想得出来。”

白发青年一手捶上赛罗的肩头，展开那张画得抽象文字也配得奇奇怪怪的通缉令，“表面长得斯文，曾拐卖一十六岁少年和十四岁女孩，罪大恶极，罪无可赦，请见到此人的市民请及时与城卫队联系。”

配图是个小人儿，银身绿肩，脸上画着金色十字，旁边还画了些亮闪闪的四角星，想必是代指反光的镜子。

“我就知道镜子你已经迅速掌握了这里的语言，看了这个内容也一定会来‘自首’的，不过这次还得谢谢希特拉的帮忙。”赛罗嘻嘻笑着，一脸的得意。

“希特拉？”镜子的脸色微变。

“他现在不在这儿，说是有事先离开了。”赛罗摊手，“走吧，莎莉还在屋子里等我的好消息。”

镜子把通缉令卷好重新放在桌上，跟着赛罗出了城卫队的办公室。在外面等候多时的城卫队工作人员接着进来，对这批通缉令进行注销处理。

莎莉惴惴不安站在门口，即使已经过了这么久，每当回忆起上次和镜子的分离心里还是同那时一样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迷茫，她本能地想逃避，想把自己藏起来，她的内心里总有个人贴近她的耳边告诉她，她的存在本身就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这些话打在她的心上像巴掌一样火辣辣的疼。

那个把她从灭族的绝望中拯救出来的骑士，悉心教导把自己当公主一样来呵护的人，她离开过他两次，每一次她都心痛后悔无比，她欠镜子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门外是熟悉的声音，证实了莎莉的预感，只有一门之隔，她却突然丧失了开门的勇气，见到镜子骑士她要怎么说，她的穿着打扮是不是得体，头发有没有乱，要是忍不住哭了镜子会不会觉得她太软弱，她好不容易才学会独立，她不能给镜子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是太平静镜子会不会又觉得她冷血，见到救命恩人都这么冷淡，她的心里装着两个小赛罗彼此搏击，吵得她头疼，她甚至没有精神去吐槽为什么是赛罗。

不过赛罗从来不会想那么多的，他直接掏出自己出门时被希特拉提醒及时带上的为他准备的钥匙。

陌生却又熟悉的白发青年脸上是永恒不变的温柔笑颜。

“好久不见了呢，我的公主。”

莎莉几乎是哭着扑上去的，真的见到镜子的那一刻，所有的小心思都荡然无存，她只想好好再触摸到镜子的存在，自己的形象这种小事跟镜子还活着这一事实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虽然已经见过这样的情景很多次了，但赛罗还是抑制不住那股油然而生的恶心感——果然虽然很感人，但赛罗修炼到现在也抵挡不住秀恩爱的杀伤力，他现在甚至希望希特拉那个家伙在，至少他能分走自己一部分注意力去怼人，而不是像个高瓦数电灯泡一样杵在这儿。

“真是感人的场面啊。”

赛罗暗自嘀咕自己的心愿是不是实现得太快了些。

希特拉重新换上了之前严实的兜帽装扮，微笑瞧着在门口相拥的二人，“不过感动归感动，赶紧先进屋吧。”

那一刻赛罗甚至产生了希特拉简直是天使的错觉，大概还是那种头上还长着恶魔角的天使。

再一次的自我介绍后，镜子若有所思地打量“希特拉”，在被三道目光的同时注视的时候希特拉倒是轻松自在。

赛罗犹豫了一阵还是对镜子发问了：“你之前留下的那些信号……到底代表了些什么？”

白发青年瞧了瞧赛罗，又瞧瞧希特拉，暗自揣度一番，最后妥协般叹口气，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一沓文件。

那是整块大陆的详尽资料，从铺满桌面的大地图，到人们口中的传说预言，镜子在短短一个月内搜集到的资料让赛罗惊讶得张大了嘴。

希特拉低头细细察看那份地图，尤其是重点圈出来的加坦杰厄和露露耶，眼眸里流露出一丝惊讶。他抬头再一次重新打量了还在把资料再整理的白发青年，黑色的眼眸里多了些兴趣。

镜子一边简单说明了这些天自己忙碌的情报调查，也一边提出了自己的猜测：

加坦杰厄正在复苏——

邪神加坦杰厄一直像都市传说一样虚无缥缈，人们对此半信半疑。像露露耶那样的归于光明的城市对邪神持鲜明的憎恨态度，但加坦杰厄这类更亲近黑暗的城市却隐隐对此期待着，也有人认为只是无稽之谈，毕竟历史文献中从没有记录过加坦杰厄的真实史料。

这些传说共同的一点，它们都提到了另一位和加坦杰厄关系密切的黑暗之子，尽管没人能拿得出证据证明二者到底有什么关系，但至少后者确有其人，而且同为黑暗的身份，说没关系没人会信的。
“黑暗之子？”赛罗疑惑看着镜子，“那是谁？”

“据记载在几百年前大批的巨人突然降临到这个世界，其中就有一位后来被尊为黑暗之子的强者，大概一百多年前，他统一了当时混乱无比的黑暗势力，并力压光明，直到后来与光明一派的首领谈判达成和解，各自安分待在各自的城市——这也就是露露耶和加坦杰厄的由来。”

当年的谈判维持了这个世界近百年来的和平，但加坦杰厄复苏的传闻又让一些不安分的人蠢蠢欲动。光与暗的平衡，像一件精妙的艺术品，它凝聚着两个种族智慧的结晶，却又脆弱易碎，掌握在这个星球最危险的少数人手中。

幽怜神色严肃盯着手上的一颗水晶球，一丝丝黑暗从球心冒出，它们仿佛催生出了自我意识，在球内壁横冲直撞，直到水晶球面出现了一丝裂痕，这些黑暗的影子才突然消散。

放下已经被侵蚀毁坏的水晶球，幽怜铺开桌上的老旧羊皮纸，指尖轻轻划过落款签名的地方。

繁复的花纹编织成的文字，翻译过来是四个名字——希特拉，达拉姆，卡蜜拉，以及，迪迦。

黑暗之子与克苏鲁之子，同样身为黑暗的子嗣，总会引起人们的诸多遐想。当初的光暗大战活到现在的人类不多，露露耶城主就算其中一个，须发皆白的慈祥老人杵着拐杖，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虽然城主的实权早已下放到警备团，就连幽怜也只有在汇报警备团的工作时才能见到他，但城内现有的规章制度，百年来的繁荣，当初对警备团的支持，无不显露出这位城主的智慧。

但现在幽怜有了更深的疑惑，当年如破竹之势攻来的黑暗战士们，为何因为一纸合约就退回了自己的城邦，更何况这个合约上黑暗战士显然更为吃亏——除了那点微不足道的经济补偿，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放弃了进攻，退而回到自己的大本营。

“这是我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合约的内容不难打听到，但是有违常理，我很难想象那位黑暗之子会答应这样的合约。”

白发青年皱眉道，手里握只羽毛笔在白纸上涂涂画画。

“这个什么合约和加坦杰厄有关系？”安静听着分析的希特拉突然说话了。

镜子翻出了几张照片，“当然有。这些是这一百年来加坦杰厄城附近的环境变化。”

一张张标注了时间的照片翻动，从百年前开始，加坦杰厄城附近原本郁郁葱葱的植被逐渐稀疏，暴露出沙地，其中夹杂了一些风景以外的照片，各类动物暴露在沙尘中暴毙的尸体，解剖尸体的照片中清楚标注出已经被完全腐蚀的呼吸道。

“这些照片是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拍摄的，最早的一张就是在合约当天。而现象也与加坦杰厄复苏的传说相吻合，以这座城市为中心，万物都在渐渐枯萎。虽然不清楚为什么城内反而没有受到影响，但这可能要问知道当年合约真相的人了，比如说那个黑暗之子。还有些资料我拿不下，它们都放在我住的地方，一会儿没事的话，也一起去我那坐坐怎么样，这位希特拉先生？”

希特拉扬起一边眉毛，他嘴角残留着淡淡的笑意：“好。”

上半部分为圆锥形，下半为球形的预言机器重新被拿了出来，位于圆锥腰部的活动板块缓缓开启。

投影里出现了白发兜帽的女性，她拥有和队长相似的面容，温和中带有三分清冷，她自称幽怜。

据野瑞所说，怪兽和迪迦的出现也是她预言的，这让大古有了见一见她的念头。好在对这个奇怪机器的权限管理并不高，以胜利队队员个人名义取来调查也完全没问题。

大古直接把这个机器带回了自己的房间，拒绝了野瑞想把这个仪器放在实验室再分析的提议。

直觉告诉他，幽怜的身上有自己想要的秘密，但他出于某种奇怪的私心不想让别人知道。

人影的投射陡然变大，等身大小的幽怜用着算得上是平和的目光直视大古，如果不是因为投影本身有些不稳定造成的边缘扭曲，大古甚至差点以为是幽怜本人站在自己面前了。

“…使巨人苏醒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古变成光。”

“我变成……光？”

幽怜缓缓点头，“是的，你，就是迪迦。”

“你不是一个预言机器吗？”

大古一脸惊奇，这种自然流畅的对话，仿佛在他面前不是个机器，而是跨越时空与他对话的真人。

“是没错，但是我也包含了高度的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基本的问答。而且这样的对话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生过了。”

“你的意思是，这几个月来，迪迦都是……我？别开玩笑了，这怎么可能呢。”

“但你没办法解释那股熟悉感，这是你的使命，大古，身为光的使命，三千万年以来，一直如此。”

“我只是个人类，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类。”

幽怜仍然维持着笑容，她像一个经历过太多的长辈一样看着大古，眼神透露出爱怜，“光会回应人们的祈愿，无论祈愿是出于光明还是黑暗。”

声音回荡在小小的房间内，投影开始失真，边缘不稳定颤动着消失，机器重新合上，无论敲打哪里都没有再次开启的意思。大古带着满腹疑问坐回椅子上。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宁静的早晨，一头白发的老人在窗边逗弄鸟雀，稀疏的阳光透过树丛斜射进来。

白身凤头的大只鹦鹉模样的鸟儿歪头朝向空旷走廊的尽头，它翅膀顶端的修长脚爪带动着锁链哐哐作响。

“怎么了，西拉。”

回应他的是一连串急躁的鸣叫，还有一句“坏蛋来啦坏蛋来啦”。

老人笑着摇头压下了它的脑袋，“你懂什么。”

走廊的尽头阴影里走出的是个带着兜帽的男子，上半个脸遮盖在阴影里。他走到离老人还有两米远处停下了，仰头让光落到自己脸上。他的五官俊朗，充满攻击性的锐利轮廓，高挑细长的眉，一双深蓝色的眸子，深色的唇角上翘，邪邪笑着。

被叫做西拉的鹦鹉接触到男子的眼神本能缩了缩。老人笑着安抚它，接着转头换了神色，上一秒还和蔼慈祥的脸顿时变得严厉，一双清明的眼牢牢锁定在来人身上。

“你来再多次也一样，我不会违背诺言。”

蓝眼的男人似乎对这个答案司空见惯，他绕到鸟笼的另一侧，伸出手指来，却吓得西拉恨不得贴到笼子最底部来躲避男人的触碰，男人啧了一声，又觉得和这种小东西计较不值当，放下了手，“他最终会选择我们的，无论你们当初约定了什么，人类都只是这笼子里的小鸟，谁给它们吃的，它们就会亲近谁，把喂食的手当做神明一样来崇拜，等有一天腻了烦了，就该弄死把笼子腾给下一只唱得更好听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男人说的话，西拉耷拉着羽毛缩成一团，老人摘下笼子，用黑布罩上，好在这一次男人在旁边没有捣乱。“但如果我们都在笼子里呢，你也会把伸过来的手当神明吗？”

男人嗤之以鼻，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老人对他的态度也见怪不怪。

“城主大人！”

气喘吁吁跑进来的青年一脸愤恨瞪着蓝眼男人，但又很快把这股情绪压制了下去，警惕站在老人身侧，手掌靠在腰测的刀把上，他额上明显的青乌，不难能看出是罪魁祸首是哪一位。

以警备团的能力他们根本挡不住面前的男人，布雷德他们又不可能随时留守在城中，不过好在他不是典型的黑暗战士，不，这样说可能会有些刻板印象了，黑暗战士从来没有典型一说，狡猾善变是他们的符号，这世上有教人怎么做善人的，但从没有人规定过坏人该坏成什么样。蓝眼男人对于人类的态度，就像人类懒得碾死每一只蚂蚁一样，如果不是另有所求，他可能都不会有兴趣踏进警备团基地一步。

“人类的不自量力这点，倒是和某些巨人很像。”

男人哼笑出声，小战士的拳头攥得更紧了，老人轻微摇了摇头说：“人类从始至终都是被迫卷入你们的争斗，既然你清楚这一点，何必那么执着呢，我们不想也没有能力干涉巨人的选择。”

加坦杰厄城内一处幽静居民区，树木随风招摇，细碎影子投射在行人脸上，一头白发的瘦削青年在前面引路，赛罗在他身后半步远的位置，莎莉和他并肩走着，希特拉一个人落在后面。附近的房子都上了年头，青苔和藤蔓攀上外墙，绿油油的格外讨喜。

“这是我这一个月来住的地方。”

镜子掏出钥匙刚一开门，就有条及膝的黄色小狗从门内扑了出来。

“乖盖迪。”镜子蹲下身去接，然而小狗意外地直接从他面前跑过，紧接着一蹬地跳到后面一个人的怀里。

希特拉下意识接住了扑来的小狗，揉揉它毛茸茸的脑袋，抬头时再一次感受到了三道目光齐刷刷的注视。

“呃，我和盖迪的主人认识，所以……”

希特拉拎起盖迪想放回地面上，然而小狗扭头呜呜叫着衔住衣袖不放，小腿儿一个劲往上爬，一双黑不溜秋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希特拉。

“……”

“……”

一人一狗僵持着。

“你还是抱着它吧。”赛罗实在看不下去了，伸手抱起狗就往希特拉手里塞。

没办法，希特拉只好一脸不太情愿地把盖迪抱在怀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小狗倒是热情地在他手臂上扭来扭去，抬头舔舐希特拉的下巴——居然被默许了。

“盖迪的主人去哪儿了？”希特拉忍着痒，抽动眉毛。

“那个自称Evil的？他大概一周前强横地把狗还有那叠之前给你们看的照片塞给我了。”

“那接下来可能还是要麻烦你照顾盖迪了，直到它的主人回来。”

希特拉伸手顺小狗的毛，好像不知道自己那习惯的动作与熟练度和那张不耐烦的脸有多不和谐。

“这个没问题，盖迪一直很乖。”

屋里几乎全是木制的家具，挂在书桌变上的报时鸟屋一眼就吸引了赛罗的注意。他三步并两步地凑上去，一只雕刻精巧的鸟儿突然冒出来差点打到他的额头。

镜子介绍这个房子是一位好心的老爷爷租给自己的，唯一需要付的房租就是每天打扫这个屋子，让那些漂亮的木工艺品不被灰尘掩盖了光辉。莎莉也跟着赛罗一起好奇地左看右看，许多精巧小玩意儿实在是讨喜，她拣起其中一个雕得像小鸟的木头拿在手里，喜欢得不行。

希特拉仍然抱着狗，他环过盖迪的脖颈，摸到那条狗链，低头瞧了瞧上面悬挂的圆形蓝水晶。

“以前的加坦杰厄植被茂密，这里出产的木质工艺品很受欢迎，但是随着气候的改变，没有了树木，木艺没落了，木工艺品们也渐渐被人们遗忘，这些全都是有年头的老物，是科隆爷爷的私藏。”

还好之前有跟科隆问过这些工艺品，现在还算比较轻松地就满足了一大一小的好奇心，镜子接着把更多的资料从书桌里翻出来。

“我需要你的帮助，希特拉。”

“我？我可没那么好心，帮你们跑前跑后的。”怀里的盖迪突然汪汪叫起来头在希特拉胸口一拱一拱的，“……不过看着你帮忙照顾盖迪的份上，什么忙？”

镜子端出一卷深棕色牛皮纸，“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亲自见见加坦杰厄的城主，但事到如今看来不太现实。既然你能够动用到城卫队贴通缉令——没别的，就是拜托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带给城主，我知道你办得到。”

这一次希特拉回应得很干脆，把盖迪往赛罗怀里一塞——仿佛是报复之前赛罗把小狗塞给他，不过盖迪还是依旧热情，弄得赛罗痒痒得直想笑，这让他不禁疑惑希特拉之前怎么忍得住。

那边黑发的男人往下扯了扯兜帽，拿上卷轴就安静出门。

“我们被卷入的这个世界的时空乱流恐怕也与加坦杰厄有关。在我收集到的传说中，加坦杰厄作为神——虽然是邪神，具有相当可怕的力量，他的苏醒‘扰乱星辰’，‘扼杀一切可能’。”

“也就是说，他的苏醒能够操纵空间时间？甚至…将对自己的存在威胁到的提前抹杀？”莎莉有些心悸，回想起在时空乱流里见到的场面，何等可怕的力量，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这个世界被邪神统治恐怕是早晚的事。

“你说的没错。”镜子点头。

赛罗抱紧了手里的盖迪，突如其来的压迫力让小狗委屈叫了几声。原来幽怜预示的危机并非空穴来风，这趟旅途总有它的意义所在。

“幽怜跟我说过，我和我朋友的到来，带来了这个世界唯一没有被黑暗吞噬的未来。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应该有办法解决。”

镜子的脸上露了难色，“办法也许是有，但也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办到的。我们只是莫名被卷入了这场危机，赛罗，这次我们甚至连敌人是什么形态，有什么能力都不清楚。加坦杰厄到现在也只是都市传说，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我们要和一个完全未知的敌人战斗。”

黑暗与光明相生相克，对付加坦杰厄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高纯度的光。赛罗虽然是根正苗红的光之战士，但还剩两次的能量冒不了这样的险。虽然当初的那次力量用尽，集齐了帕拉吉之盾好歹力挽狂澜，但在这个世界这么做恐怕就没那么好运了。宇宙为了维持自我的平衡，孕育出黑暗，自然也会孕育出能够相互抵消的光明，但能与加坦杰厄匹敌的力量，在这个宇宙中真的能找到吗？

推开的门扉还未落下，希特拉横着一条腿坐在椅子上，两只手交叠支在下巴上，他的表情严峻，浑身散发着黑暗能量，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语气颇有点兴师问罪的味道：“又去露露耶了？”

“怎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

男人合上房门取下兜帽，露出顺着脖颈滑下的一小束黑发，它们被发带缠紧了，但有些调皮的碎发从发束中翘起，仍然不失凌乱美感，他的蓝眼睛不耐烦瞥了一眼说话的人。两股同样幽深的黑暗火焰在狭小的空间里碰撞。

“我下过命令的你不会不知道。”希特拉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

“得了吧，现在城主位置上的是卡蜜拉，而你只是名义上的精神领袖。”

“那以黑暗之子的身份呢？”

男人愣了愣，接着放声大笑：“堂堂黑暗之子三番五次偷偷跑到露露耶，说是为了当初那个破合约，那我还不如相信黑暗之子当年早就死了，现在活着的是个捏出来的傀儡！”

“Evil，”希特拉喝止一声，“够了！”

被称作Evil的男人脸上浮起笑容，俊俏的面容上是和希特拉截然不同的笑，浓稠黑暗里翻滚着滚烫的气泡，轻浮的外表下隐约能窥见细微的波动，宛如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束稻草的绝望。

他一把拽过希特拉的领口，近得几乎贴在人耳边说话：“既然你也不肯告诉我，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以前那个黑暗之子找回来。”

希特拉漆黑的眼眸缩了缩，接着闭上，绷不住的疲惫爬满整个人的面容。他伸手把手里的卷轴往Evil胸口塞去，同时用力把人推开。

“这个，交给卡蜜拉，我以迪迦的身份拜托你。”

“哼，我又不是那个疯女人，听到迪迦两个字就开始疯疯癫癫。”Evil攥紧手里的卷轴，本就脆弱的纸张加深了褶皱。

“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来。”希特拉，不，迪迦伸手去抽，但是Evil灵巧抬高手臂避开了他的手，像逗弄孩子一样，这副轻浮的态度令前者皱起了眉，本来就略显苍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

“别，我不想看到明天的新闻头条是加坦杰厄现城主因爱生恨手刃前城主，”Evil戏谑道，他将手里的卷轴重新卷好，单手扯下发带，任由稍长的黑发披上肩膀，用拆下来的小股黑色发带将卷轴缠紧，然后收敛了笑容，问出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火花棱镜还没找到吗？”

迪迦轻微摇头，Evil少有的露出无奈的表情，他的蓝色眼睛格外澄澈剔透，与他本人散发的气质格格不入，他扶上迪迦的一侧肩膀拍了拍，然后错开身走远，“别死了。”

“城主。”

幽怜手里攥着当年那份协议，向露露耶的城主全盘托出自己的疑问，当年为何黑暗之子会答应这份不划算的合约。

“能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中时刻保持警醒，值得表扬。”身披白兜帽长袍的老人端起面前的一杯茶，“但也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还是少知道得好。”

“是因为条约的内容，还是保密本身就是条约的一部分？”

老人摇了摇头，不知道是在否认哪一个部分，“这本来也不是人类能够参与的事情，人类太弱小了，但弱小也有弱小的长处，认清自己的弱小，就能让它变成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卡蜜拉。/

端庄坐于办公桌前女子的身影一震，她左右看了看，但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人的气息，她以为是自己的幻听，但那个声音接着说话了，仿佛来自很遥远的深空，沉闷又苍老。

/迪迦果然还是不肯回来见你。/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迷失在光明中的黑暗之子，黑暗的领袖，变回来吗？/

卡蜜拉垂下眸子沉默了一会儿，越是诱人的提议越是危险，像玫瑰掩藏在花瓣下的尖刺，不过她被这个声音的狂妄勾起了好奇。

“……难道说你能做到？”

/当然，我会给予你最纯净最强大的黑暗——你可以用这股力量把从你身边逃开的迪迦带回来，然后同化他。/

“同化？”

卡蜜拉的脸上犹豫了几分，但容不得她再次出声拒绝，从房间角落里肆意而出的黑暗包裹住了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黑暗气息就连黑暗生物也不由得心生恐惧。阴冷、黏糊的声音阵阵敲响在耳畔。

她的面前仿佛浮现了一头巨大的可怕生物，它的上半身由无数触手组成，他们的声音连成一片，细细碎碎，像在说话，又像肢体被挤压破碎的声音。

/来吧，成为我们的血亲，不用再痛苦，不用再悲伤，不用再思考……/

这是……

咸湿的海风扬起了她的黑发，她穿着一袭白裙，赤脚站在沙滩上，往日灼人的太阳此刻却暖洋洋地烘烤着身体，她的头上带着一顶再普通不过的编织帽，垂下的阴影盖住

了半张脸，银色的条纹和头环也消失不见，她现在看上去和最普通的人类少女没什么两样。

“卡蜜拉！”

是那个人的声音，卡蜜拉紧张到肢体僵硬，却更加专注侧耳倾听由远到近的脚步声，唯恐判断失误，这一次她更加确定了是他。

黑发的男人也一身清凉的打扮，他的笑容和太阳一样温暖，卡蜜拉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笑容。迪迦从来都是阴郁的，脾气捉摸不透，像散不尽的迷雾。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走吧，科隆爷爷他们还在等我们呢。”男人握住她的手腕，他的手也温暖极了，如她日夜所期待的那样，引领着她，带她奔向伙伴们。

达拉姆拿挂脖子边的汗巾擦了擦脑袋，他的手上不停翻动着正在火焰上跳舞的肉块。一旁的希特拉拿过加了冰块的冷饮，嘴里吹着口哨远远朝他们举杯。科隆躺在木头凉椅上，占据了最阴凉的一块地方，手上把着薄扇轻轻摇晃。Evil依旧不合群，他蹲在一座沙子城堡前，忙着给盖迪挖一座沙子狗窝，盖迪吐着粉红舌头，热到把屁股塞进刚挖好的城堡大门，原本气派的大门轰隆倒塌，惹得Evil对它肉实的屁股来了一脚。

她注视着迪迦的背影，他的侧脸线条柔和，五官和往日里的模样别无二致，但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都是温暖的光，她最恶心最憎恨最难以忍受的光，现在却对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现在能体会一点迪迦对于光的偏爱了，因为那实在是太温暖，温暖到足以忘记一切悲伤。

“嗯。”她不由自主轻声回应道。

“好慢啊，你们俩。”希特拉从盘子里多拿了两杯冷饮，递给他们，凉凉的温度贴在属于人类的细嫩手掌上，触感真实得过分。

“抱歉抱歉，是我刚刚看海看得太入迷了。”

迪迦一反常态的体贴，卡蜜拉甚至还没开口就给顶了过去，她沉默吸了一口饮料，沁人心脾的橘子味蔓延在舌尖。指尖传来别人的温度，是迪迦牵起了她的手，他的笑容像星星一样细碎又闪亮，他的声音像山上拂过的风，“怎么不说话？”

“我……我很好。”她伸手过去，想要触碰男人的脸，但像握不住的沙一样，她越是想触碰越是事与愿违，她的手指碰到的一瞬间迪迦就消失了，她刚刚浮现的笑容迅速冷下去。

真讽刺，黑暗呈给她的既是残忍的噩梦，也是温暖的美梦，由那人的手亲自喂给她的有毒糖果，腐蚀着她的意志，让她平白生出多余的期待，她最想否认，也最希望实现的，不是什么统治黑暗帝国，而是简简单单，像人类一样生活。

/现在还不晚，去找他。/

“不，我做不到……”这让她一直以来的坚持变得像个笑话，他们是黑暗的仆从，生于黑暗，长于黑暗，被光明唾弃，被世人视作洪水猛兽，避之不及，他们怎么敢……怎么敢向往光明？

滴答。

/只要把他变得和你一样，你就不会在黑暗中孤单……/

“只要这样做，就可以？”

滴答。

/对，只要这样做，他就永远也离不开你，和你同呼吸共命运，你们共享思考，共享记忆，共享情感，你有多爱他，他就会多爱你，永远不会再抛下你一个人……/

滴答。

液滴坠落地面的响声，黑色的水流汇聚在她的身下，黑色触须从小腿往上缠绕，像藤蔓一样暧昧，又像情人的手一样轻柔，它们覆盖了黑暗巨人的整个外表，一开始如窒息一般的痛苦过后，她的身体从抗拒到接受，不容拒绝的力量渗入骨髓，根须扎入能量核心，在血管中开枝散叶，直到那些痛苦的细致末梢也消失殆尽，最后一丝黑暗也融进那双不再清明的眼睛里，她的瞳孔中央绽开妖艳异常的血色玫瑰。

与此同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卡蜜拉警觉看向门口，她迅速整理好被弄乱的办公桌，保持常态的优雅过去开门。

“这个是迪迦要我带给你的。”

听那两个字卡蜜拉反应平静，甚至是淡然地接过卷轴，面上挂着微笑。

“谢谢你了，Evil。”

“卡蜜拉你.....”

Evil皱眉看着面前的城主。

“我怎么了？”

女子的笑容一如既往的妖艳，但今天的卡蜜拉不一样，沉在她眉毛中间久久难以挥散的抑郁消失了。他们当中，Evil是最能理解卡蜜拉感受的人，他无比清楚卡蜜拉比自己陷得更深，但现在在他面前的卡蜜拉，就像变回了几百年前的模样，忧愁还没有击垮这个女人，填满野心的眼睛里少了些岁月沉淀下的清辉。

“没什么，我先走了。”

Evil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但看在盖迪和几乎约等于没有的单薄战友情份上，他会提醒希特拉他们近期多注意卡蜜拉，毕竟陪在卡蜜拉身边最久的就是这两个傻蛋。

敲门声咚咚响起，传来熟悉的呼喊，镜子搁下笔前去开门。

“镜子！你在家吗？我回来了！”

门外是个细瘦、四肢上附有一层薄薄肌肉的男人，他相貌平凡的脸上也像卡蜜拉一样涂了蓝色的花纹，异域风情极了，但赛罗猜测到这可能彰示了某种非人的身份。他一进门就把手上拿的东西放在了镜子手上。

“你拜托我的东西我拿到了。”

镜子笑着道谢，“谢谢你了，希特拉，进来坐吧。”

“希特拉！？”这回轮到赛罗和莎莉吃惊了。

“你们认识我？”男人看着自己家冒出的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他们是镜子骑士的朋友？

俩人摇摇头。

镜子及时解释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自称希特拉来着，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加坦杰厄城里叫希特拉的只有我一个，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们保证！”这位真正的希特拉看上去真诚许多，赛罗脑子里的疑惑越装越大。

关于另一个希特拉，听完描述，希特拉若有所思的样子，让赛罗不由得紧张了几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畏惧得知那人的真实身份，不好的预感盘旋在他头顶。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大家屏息静气等待着，“他是从别的城市来的希特拉！”

“噗嗤。”莎莉忍不住笑出声，她捂住嘴，赛罗露出一脸失望的表情，镜子倒是毫不意外地摇了摇头。自我介绍以后，连着讨论下来也没什么结果，他们对那个人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唯一清楚本地情况的希特拉还是这样不着调的样子。

谈话的重点终于回到了希特拉带的东西上，那是一个像指南针的东西，旁边还有一份发黄的说明书。

镜子举起说明书，翻译给赛罗他们听：“只要充进合适的能量，就能靠这个侦测加坦杰厄的能量本源。我有一个猜想，如果我们能在加坦杰厄苏醒前破坏掉，就能遏止住它给整个宇宙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无法彻底解决它，但这足够让它修养好久了，直到这个宇宙积蓄足够的光的力量摧毁它。”

“邪神加坦杰厄？”大古琢磨着这个名字。

幽怜的影像微微闪烁了几下，大古无端觉得这个名字给这个没有肉体也没有痛觉的投影带去了痛苦和畏惧，但幽怜坚定的表情打消了他的看法。

“加坦杰厄曾在三千万年前苏醒过两次，第二次导致了超古代文明的灭亡，至于第一次，那一次的具体细节没有记载进我的数据库里，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次的复苏被成功阻止了，但代价巨大。”

影像又一次消失，好像每次都有时限一样，大古每天都在抓紧这点时间问到更多的关于迪迦的事情，凝聚了高度人工智能的预言机也尽可能给了大古问题的答案。

这一次提到的邪神复苏，他总觉得不对劲。如果说奥特曼不能干预人类的选择，那么第一次的复苏到底是谁阻止的？如果有人类有阻止的力量，那第二次复苏又怎么会导致超古代文明灭亡？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镜子虚弱躺在床榻上，消毒水的味道格外呛鼻子，他存留在脑海里最后的记忆告诉他，自己刚才最后的一点力气都用在了延缓落地上，才没有丢人地摔死在这颗疑似地球的星球表面，他睁开眼睛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个和蔼的独眼老爷爷，他的右眼盖着黑色的眼罩，而镜子自己身上缠着绷带显而易见躺在病床上。

“我的名字是镜子骑士，请问是您救了我吗？”

“你昏倒在那里，我只是恰好路过把你带回城里。”老人见他没事松了口气。

不幸中的万幸，他没有被时空乱流撕碎，还被好心人救了，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哪个世界，他要怎么才能联系上其他世界的伙伴，但他清楚自己首先要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我没有地方可去……”

“看你这么年轻，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吧？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这样莽撞。”老人摇了摇头，“我正好缺一个帮我打理仓库的人，没有薪水，但是包住，不想做了你可以随时走，怎么样？”

那个救下镜子骑士的人，也是这座房子的主人，科隆爷爷，镜子平常的工作就是帮他照顾这些木制品，偶尔也会帮忙打磨抛光一类的，他是希特拉的爷爷，别看希特拉傻傻的模样，他在城卫队里位置不低，以至于可以帮镜子拿到这个特制的指南针。

夜色渐浓，赛罗和莎莉留在镜子家过夜，希特拉送完东西早就离开了。

雾气一般弥漫开的黑暗遮盖了街道，一丝一丝渗进屋子里。盖迪不安地朝外面汪汪乱叫，小爪子扒拉着窗玻璃。

赛罗蹙眉，“我还有一个疑问，加坦杰厄的夜晚为什么会是这样？”

镜子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点起蜡烛，被堵塞了传播路径的黑暗被隔绝在了窗外，蜡烛的暖光难得的照亮了整个房间。

“这也和加坦杰厄复苏有关系，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现象存在久了，而且没有坏影响——顶多影响视线，所以人们也习惯甚至当成这个城市的特色来看了。我也想过收集过黑

雾来研究，但他们一到白天就会自动消失。而且城外城内的黑雾不太一样，城外的那种能够腐蚀动物的呼吸道，使植物窒息枯萎。”

长久的和平麻痹了人心，尤其崇拜黑暗的人们越发不可收拾，认为这是神迹，伟大的黑暗之子终将带领他们脱离人世的苦海，投往幽深无尽的黑暗。

镜子拿过指南针，上面的指针疯狂乱转。

“赛罗，把你的手给我。”

“啊？好。”

指南针被端正放在赛罗左手手掌里，指针的转动渐渐停了下来。

“现在集中注意力，把手镯里的力量引导出来，让它集中在指针上。”

赛罗闭上眼，静心引导手镯上的能量。一道微弱的白色光芒从棱形水晶中涌出，凝聚成一条小小的光线，它像小蛇一般慢慢缠绕上指针。

“好了。”镜子及时出声提醒。

光线闻声而断，剩余的尾巴也全部钻进了指针里。

吸收光能后指针静止了下来，然后突然发出淡黄色的光，指针末端牵引出一条光线笔直地朝向窗外，甚至直直地穿透了黑暗，一路朝天际线直冲而去。

黑暗里身披兜帽的男人停下了脚步，隔着重重黑雾回头望向光线的源头，尽管他们收得很快，但那一刹那还是被清楚捕捉到了。

男人叹口气，他的脚步沉稳，在一片黑暗中前行得毫无阻碍，四周的黑雾仿佛流水撞上礁石一样避开他，然后又在他的身后合拢，重新汇聚成黑色的海洋。

“你们几个不该插手这件事。”

熟悉的声音。

镜子抓起刚刚合上盖子的指南针，往赛罗袖子里藏。

一丝丝黑雾直接穿透了玻璃，有目的性地汇聚在几人面前，蜡烛的光被一阵不存在的风带得忽明忽暗。

黑雾渐渐散开消失，戴着兜帽半蹲在地上的男人抬头起身。

再熟悉不过的脸，面上的表情却格外陌生，那不是大古能做出来的表情，但也不是他们之前认识的“希特拉”该有的，至少赛罗是这样想的。

男人的眼神冰冷，裹狭着肃杀的气息，仿佛能直接穿透人的内心，不够锐气的五官，却平添了一种阴冷深邃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畏惧，对于未知，对于深渊的本能恐惧。

“你到底是谁？”赛罗往回推了推衣袖里的指南针。

“我是谁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了。”

“你不是希特拉…”赛罗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一般，“数字三？”

“迪迦。”镜子突然接口，不亚于平地响起一声惊雷，“这个名字代表的就是某种古老语言中的神圣数字‘三’。如果我没有猜错，黑暗之子，这样称呼你更准确。”

莎莉被镜子一把拉到身后，半抬起的胳膊一副保护的意思，这换来了对面若有所思的一瞥。

“很聪明。”黑暗之子的表情终于有了些变化，但还是没什么温度的冷笑，“但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

赛罗自从听到那个名字嘴就张得大大的震惊得说不出话，这个世界的迪迦……又是平行世界的迪迦？可面前的人怎么看都是黑暗一方的人，和赛罗熟知那位温柔守护人类的光之战士相差甚远。

镜子的手心不自觉地冒出了汗，“你说我们不该插手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虽然我对于你的洞察能力很惊讶，但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你们该做的。”

“为什么？”

“就凭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终于从震惊中缓过来赛罗反驳道：“时空乱流将我们送到这儿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世界走向毁灭——即使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哪怕赔上自己的小命？”迪迦不带任何温度轻笑着，就像当初笑赛罗时那样，“小鬼，救世主不是那么好当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黑暗之子。”镜子悄悄松了口气，“据我所知，加坦杰厄的复苏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说得没错，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希特拉的爷爷造出那块指南针，还让Evil记录下了这一百年来城市周边的变化。”迪迦顿了顿，“这是给你们的忠告——加坦杰厄远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可怕，不是你们瘦弱文员加伤员和小孩能够解决的。”

“让我们帮忙。”赛罗完全没听进去似的，自顾自地开口，“如果你真的有办法，何必来接触我们？你自己就能简单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解释给我们听？”

“这不是我的主意，是幽怜，她坚持要相信你们。”迪迦脑海里回忆起那位人类女性郑重拜托自己的模样，从她坚定温柔的眼神中，迪迦仿佛见到了一位故人，“不过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会让你们看看，你们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黑暗犹如墨水从男人的脚底往四周延展，直到整个房间的地面都被染得墨黑，镜子他们一开始还试图躲闪，但直到地面上没有未被黑暗侵染的落脚之处，而且发现只是外表变黑了，他们踩踏在黑色的地板上没有任何影响后，又慢慢从墙角走回了原位。

黑墨从墙角往上侵染，很快，从墙面到天花板都被浓稠的黑色覆盖得完完全全，赛罗感受到磁场的细微变化，眨眼间，他们就不在这间漆黑的房间了，他们脚下是波澜壮阔的大海，灰暗广阔的天空，但与海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似的，他们既没有沉入海水，也没有站在真正的海面之上。

赛罗往前走了一步，水面回应他似的，在他落脚的地方散开阵阵涟漪，莎莉的惊呼让他们把从周围的注意力重新聚拢到前方，原本迪迦该站的地方，被一大股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的巨大触手所取代，再低头一看，就能隐约看到深藏在海底的怪物，只有一团模糊的阴影，却带给人极大的不安，像蛰伏于暗处的野兽窥伺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触手颤抖着，从它紧紧包裹的中央伸出了一只人类的手，与粗壮触手相比过于细小的手指却轻松撕裂了紧紧缠绕的触手，露出被触手包裹的人来，踩着刚刚断裂的触手根部，迪迦一身黑红色的血，从触手上跳下来。

他的半张脸被血浸透，显得诡异又恐怖，尽管那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血。

“你……没事吧？”赛罗有些于心不忍地开口问道。

“死不了，这里是我的识海深处。”仅仅两句话的工夫，触手再次复原，它扭曲着变形，像在痛苦也像在愤怒，在迪迦的身后拔高的触手末端生长出了狰狞的食人花，它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牙齿，唾液飞溅，迪迦却躲都懒得躲似的，任由食人花一口包下去他的上半个身体，莎莉恐惧地捂住自己的脸，盖迪呜呜躲在脚后，这一次，赛罗看得很清楚，从迪迦身上喷涌出的绝对是他自己的血。

他伸出手去，想要救他，但被镜子抓住了胳膊拖回来，“你帮不了他，这是他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能量具象后的画面，也就是说，不断攻击着迪迦的，是加坦杰厄的力量。”

又一次用手撕开食人花，迪迦现在满脸都是通红的鲜血，他像个没事人一样，把那团扭曲的物质扔到一边，他的身上甚至一道伤口都看不见，“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它在试图同化你。”镜子皱眉道，“但他控制不了你的意识。”

“对，不错的尝试，但可惜碰上了我。”迪迦轻松地耸肩，好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随意。

“但不应该持续这么久，难道说……”

镜子的脸煞白，赛罗一直紧张盯着他们俩：“难道说什么？”

“你把整个加坦杰厄城的黑暗力量都给吸收了，所以这里的人才不会受到黑雾影响。”

“你这么说也没什么错。”他支着下巴点头，黑雾凝聚成的触手已经又缠上了他的小腿，以恐怖的力度撕裂了他的腿，但紧接着他的肌肉再生很快和好如初，只有淋漓的鲜血证明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赛罗再也看不下去，他大步走上前，把迪迦从那些黑色触手中扯了出来，但他的手指碰到那些黑色触须的一瞬，冰冷蚀骨的感觉抓住了他，铺天盖地的疼痛和超乎寻常的恐惧紧紧拽着他坠入深渊，直到他的手拿开，那种感觉才从他的骨头里抽离似的，他的大脑嗡嗡作响，这才把重新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跟前。

这是何等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哪怕迪迦已经在赛罗的努力下离开了原处，他的背后依然黏连着蛛丝一样的漆黑物质，像黏性过头的年糕，牢牢束缚住了迪迦。但是他本人并没有那么大反应，他仍然保持着得体的微笑，伸手握住赛罗的手臂。

“我带你们去看看，它的真实模样。”

话音刚落，水面上的那层隔膜突然消失，他们一同坠入海洋，黑色的触手从四面八方聚拢，拖着迪迦往海底坠去，镜子一手拉住莎莉一手抱着盖迪，他们和迪迦一起往海平面以下降落。海水像空气一样没有湿润的实感，但扑面而来的寒冷压抑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海底被黑雾笼罩，看不真切，他们悬停在黑雾的正上方，迪迦的脚下就是触手来源，越靠近海底，触手的攻势越发凶猛密集，它们从四面八方袭来，被打散的一缕缕黑色丝线紧紧勒进迪迦的身躯，割伤皮肤，深深陷入肌肉中，撕裂的伤口深可见骨。

赛罗想扯开那些看起来就恐怖的密密麻麻的丝线，但迪迦这一次阻止了他，他抬手轻轻一挥，赛罗就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开了自己，一直把他推到镜子身边才停下。

“没用的，赛罗，这里的东西没有实体，迪迦没有被攻击，这是他创造的空间，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见识到……加坦杰厄的力量。”镜子的声音格外冰冷，他低下头看向迪迦脚底，赛罗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就在迪迦的脚下近在咫尺的地方，一双巨大的猩

红色眼睛从黑雾中睁开，眼神散发出空洞和虚无，明明没有眼珠，却仿佛一直散发出不详的气息盯着他们。

但仅仅露出一双眼睛，已经可以推算出黑雾下的庞然大物大到何种离谱的地步，即使变回本体大小，大概还不及这东西的一半大，它从黑雾中源源不断往外伸出触手向迪迦袭来，但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后者轻轻松松撕碎，化作一小团黑烟散去。

镜子和赛罗受到的影响小，但本源力量弱一些的莎莉腿软得几乎站不住，躲在镜子身后，盖迪更是一副快要昏厥的样子躺在镜子怀里。

“再继续深入，我就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了。”迪迦意有所指看向镜子，然后又转头看了一眼赛罗，“至于你，你的手镯可以保证你不会被吞噬，要不要继续取决于你，但我已经事先警告过了，这不会是什么美好的体验。”

“装神弄鬼。”赛罗切了一声，“镜子你照顾好莎莉和盖迪，那个叫迪迦的，我跟你去。”

镜子骑士不太放心，但他还得分心照顾两个小家伙，只得皱着眉头应声：“那就有劳送我们出去。你自己小心点，赛罗。”

少年点头回应。凭空出现的透明气泡包裹住镜子和莎莉，隔绝了海水和黑暗带来的所有不适，镜子注视着赛罗，他的肩膀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沉稳可靠，赛罗长大了，这一认识从未如此清晰出现在镜子脑海中。这并不是说以前的赛罗不够成熟，至少在镜子的印象里，赛罗孤独而强大，他的内心却敏感脆弱，容易被情感影响，但也容易被情感激发自己的力量，现在的赛罗补全了他性格中缺失的一部分，他仍然那么耀眼，却不知不觉间学会了抚平自己的敏感。在失踪期间，赛罗经历了什么？镜子还在思考着，他们落在赛罗眼中就瞬间坍缩成黑色的光点，和气泡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你做过噩梦吗？”迪迦开口问道。

“啊？”赛罗不明所以。

“你即将要面对的，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最真实的噩梦。”

赛罗还没来得及问更多，四周的触手突然不约而同改变了攻击目标，它们紧紧缠绕包裹住赛罗的四肢，瞬间抽干了他的力气，粗壮的触须迅速挤占他的视线，他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最后的视野里迪迦一脸平静地望着他，赛罗由身到心沉入冰冷的海水。

触手拖着他下沉，整个身体连着触手一同没入黑雾。唯一照射到海底的光芒瞬间消失，迪迦静静注视了片刻，他撕碎束缚住他的丝线，也投身于那片黑暗中。触手组成的血肉纠缠重新塑型成巨大的手臂，如呼吸一般随着水流起伏的丝线，黑色的血液流淌其中，黑雾展开双臂回抱了他，像母亲欢迎久归的孩子。

“赛罗！赛罗！赛罗……”

声音，好多的声音，都在呼唤着他，赛罗努力睁开眼睛，现在是眼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回了原本的模样，等到适应周围过于明亮的光线，他吃惊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光之国。
银十字的温柔护士正拿着温度计看读数，床头围着一圈赛罗熟知的奥特曼，初代，杰克，艾斯，泰罗，佐菲……

赛文呢？

赛罗发现他们身上带着大大小小的伤痕，再低头一看自己，残破的身躯上插满了数不清的管子，计时器疯狂闪烁着红光，银十字极少采用这样夸张的治疗方式，除非……赛罗试图动了动，马上被佐菲呵止。

“不要乱动，你受伤很严重，银十字费了很大力气才保住你的命。”

“我身上……发生什么了？”

初代和其他奥特曼对视一眼，最后是他们当中受伤最轻的泰罗说话：“是贝利亚。”

阴魂不散的贝利亚复活了，利用不知道从哪里获得奇怪的能量，重创了光之国，赛罗身上的伤毫无疑问就是贝利亚导致的。赛罗一时不知道该感叹贝利亚的阴魂不散，还是自己的命大。

“奇怪的能量？”

杰克点头说：“我们的光线对他没有作用，甚至等离子火花也无法灼伤他……我们的每一次攻击，都好像让他变得更强。”

赛罗耳边嗡嗡作响，一股本能的不安坠得他的心发疼，他问出了此刻他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赛文奥特曼……我父亲呢？”

佐菲的神色变得更难看，哪怕强撑着笑脸的泰罗也垮下脸来：“他为了保护你，保护整个光之国，一个人带着等离子火花引走了贝利亚，现在生死未卜……”

“不好了！”突然闯进病房的梦比优斯扶着门气喘吁吁，他的胸口也有一条明显的横跨整个胸膛的狰狞伤口，但是好运地避开了胸口的计时器，不然现在躺在这里的估计不止赛罗，“赛文尼桑……赛文尼桑他……”

突然注意到已经苏醒过来的赛罗，温柔善良的小战士一下子噤声，预感到接下来的话会刺伤对方。

“梦比优斯，赛文他怎么了？”赛罗的声音平静得出奇，他的目光坚定，直直盯着梦比优斯，小战士为此瑟缩了下，不确定地看了看其他人。

“说吧。”

初代朝他点头。

“赛文尼桑他……引爆了等离子火花，和贝利亚一起消失在了103区域。”

赛罗感到眼前一暗，好像有谁关掉了他的眼灯，各种仪器报警的声音吵得他头痛欲裂，耳边急切的呼唤声离他越来越远。

那确实差点成为他永远摆脱不了的噩梦。

等赛罗终于回过神来，他木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银十字，他手里的黑色焰火映得脸庞发红，他在一颗光秃秃的小行星上，头顶是破碎的熟悉的飞船，四周横七竖八躺着熟悉的伙伴，镜子骑士，红莲火焰，詹伯特，詹奈。他们全都眼灯关闭，失去了生机活力的身体半掩盖在沙尘下。

赛罗自己的右手上躺着一只小小的，粉红色的，半个身体呈现烧焦状态的小怪兽……是皮古蒙。

“啊！！！”

撕心裂肺的尖叫从赛罗口中逸出，他当然记得，记得自己如何杀死了朋友，哪怕并非出自他本意，但他被迫共享的第一视角，让他无比清楚看到伙伴们脸上最细微的震惊和痛苦，种种加诸于身的痛苦悔恨撕扯着年轻的心，他捧着皮古蒙小小的躯体，伤口却像烧在自己身上一样，炙烤着赛罗的肉体，让他烫得手上发抖差点把手里的东西掉出去。

赛罗咬紧牙龈，双膝软倒，跪倒在地面上，帕拉吉手镯依旧沉寂着，没有一点能量反应，宝石上的伤痕仿佛转移在了赛罗的身上，稍微一动就扯得他心口抽痛，他变不了光辉赛罗，诺亚的意志、宇宙的意志没有回应他。赛罗的两只手牢牢捧住小家伙的躯体，被侵染成红色的眼灯一动不动注视着皮古蒙，缓缓的，从一向凌厉的眼灯棱角渗出点点金色的光芒，像萤火虫一样散入稀薄的空气，光芒消散在黯淡的虚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有多久，他的脚下突然又起了变化，皮古蒙不见了，同伴们不见了，荒地换成了水泥道路，他站在地球，拥挤的街道中央，人们都抬头望着电子屏幕上播报的最新新闻，眼神里充满期盼和不安，女主持进行着专业的播报。

赛罗已经没有抬头去看的力气了，女主持人的声音被哽咽打断了好几次，断断续续传进他的耳朵里。

“今天上午，迪迦奥特曼战败了，TPC制定了紧急预案，人类从今往后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TPC就与基里艾洛德人的谈判问题还在做进一步的部署和安排……就在刚才，超级胜利队的各位已经确认遇难，针对TPC远东基地的救援任务仍然在紧张进行中……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吧，这是我们全人类的至暗时刻。”

赛罗突然从梦中惊醒，他挤开人群，往一个方向跑去，这座城市的海岸线逐渐在视野里清晰起来，赛罗在岸边无比清楚看见了——被什么攻击穿透的TPC远东基地，像被孩子一脚踢坏的沙堆，残留的金属横七竖八绝望地向外卷曲，救援队的飞机绕着残骸盘旋，红色的警示灯闪烁不停。

赛罗拿出身上的通讯器，一个一个拨打过去，全是接通失败的忙音，他的手指颤抖地点上最后一个名字，大古。

一阵折磨至极的寂静之后，无法联系的提示女声轻柔敲击在赛罗耳边，在他听来却像判下死刑的沉重鼓槌。

他蹲下身体，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把自己蜷缩起来。冷，好冷，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都要抛下自己离开，为什么他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哪怕他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明明他已经长大了，明明他已经成为可以让家人朋友感到骄傲的战士，为什么还是会这样，他伸出去的手抓不住任何东西……为什么！？

无形的黑雾像无数双温柔的手抚上赛罗的身体，那些他熟悉的不熟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劝诱着他，不要再去想，不要陷入无休止的悔恨，不要让自己痛苦，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不再感受到痛苦，只要他愿意，大家都会分担他的苦痛，只要他愿意，他就能重新回到原来正常的生活中去，重新见到想要见到的人，重新在大家的注视中引领希望，只要他放弃……

“赛罗。”

大古温润的声音驱散了黑暗，赛罗的手镯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逼退了那些还试图缠绕上来的黑雾。

“虽然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我认识的那个赛罗不会就这么认输，他不会逃避痛苦，他会记住这些痛苦，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力量，一种不会让他人再遭受同样痛苦的力量。”

赛罗如梦初醒，他甩了甩头，再次认真观察附近，烦人的声音远去了，过去的阴影如雾般消散，那些原本掩藏在幻觉下的黑影露出了原本模样，它们狰狞、扭曲，为赛罗的拒绝而愤怒不已，赛罗摆出起手式，他可不怕这些触手和肉块。

但是没能等到他出手，就有人穿透了黑雾，径直来到他面前，那些黑雾遇到它就像沙丁鱼避开鲨鱼一样，留出了一片空间。

赛罗看着大古的脸恍惚了一下，才意识到对方并不是大古，但他多么希望他是，这样他就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在对方面前肆无忌惮流露出脆弱的一面。迪迦脸上的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擦干净了，他平静的面容从未如此像过赛罗认识的大古，他怔怔地看着迪迦的靠近，直到迪迦握住他的手腕往海面上浮。

他们从黑雾中穿过，从深海上潜，还没接近海面赛罗就已经看见穿透海水照射在他们身上的阳光，迪迦背对着他，水流冲得他的头发向后柔顺散开。太阳为此时的迪迦身体轮廓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哪怕一身骇人的黑暗能量，他的背影却和大古一样让人内心平静。

他们最终回到了海面上，阴暗的天色一扫而空，彻底的肆意的阳光仿佛压抑了太久，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热情洒满每一个角落，赛罗抬头看了看明朗的天空，转头看向一旁安静到异常的迪迦。
“天亮了。”他只是这样说了一句，甚至没有转过头来看赛罗一眼。

赛罗又一次睁开眼，这一次他躺在沙发上，面前是镜子骑士和莎莉，见他醒了盖迪兴奋地在他腿上和肚子上蹦来蹦去，小狗对自己的体重丝毫没有自知之明，踩得赛罗干呕了几声。

“你终于醒了。”镜子骑士松了口气，把赛罗从盖迪脚下解放出来。

屋里拉开了窗帘，和幻境里一样明媚的阳光从窗口倾泻下来。据镜子他们说，迪迦已经离开了，只留下一个一时半会儿昏迷不醒的赛罗。面对镜子的诘问，迪迦说是接触加坦杰厄的后遗症，休息会儿就没事。

好在他说的话确实靠谱，赛罗果真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地醒了过来，不然镜子他们可能真的会杀去城卫队兴师问罪，尽管他们现在的力量很可能连一个巨人打不过，迪迦说的没错，他们的力量在这里非常渺小。

赛罗缓缓抽出藏进衣袖里的指南针，有了之前的教训他这次没有贸然打开盖子。

“迪迦说他去找卡蜜拉了——现任的加坦杰厄城主。我们……要继续吗？”镜子转头看向赛罗，而莎莉一直沉默不语。

少年的面色沉了沉，似乎黯淡了几分。虽然不知道赛罗和那个迪迦有什么渊源，但镜子猜测应该是对赛罗来说很重要的人，这样被打击到也是很平常的事。

但赛罗是谁？他的字典里可从来没有退缩两个字，就算有，他也会找出来撕掉。

再抬头时少年的脸庞恢复了原本的活力，他的嘴角上勾，眉眼里尽是年轻人特有的自信与骄傲，黑瞳里燃起点点星光，“当然要继续，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可是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在一边当个旁观者，我可做不到。”

除此之外，他还有事情想要弄清楚，比如说这个宇宙的迪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和大古，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一定没想到，偷走火花棱镜的居然是你。/

苍老男声幽幽环绕过耳畔，卡蜜拉勾唇一笑，手里把玩着原本属于那个人的东西。

石质的柱身上方对称展开三列花纹，黑白极简的颜色，正好对应了那个人原本的模样。

“差不多他也该来找我了，你说得对，他逃不掉的。”

卡密拉不紧不慢收回黑白的火花棱镜，敲门声适时响起。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幽怜注视着面前全新的水晶球。

半弧形朝上的口器，锯齿形的尖牙，缺失瞳孔的通红眼睛，模糊的影像在水晶球面上断断续续显示出来。画面再次一闪，使大地撕裂的和使天空崩裂的两头怪兽的模样忽隐忽现。

幽怜认得他们。

哥尔赞和美尔巴，前几年在露露耶附近突然出现，被留守在城内的巨人消灭，幸运的是，还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危害。但幽怜知晓，在这套尚未被理解透彻的宇宙时间法则下，水晶球从来不会显示过去发生的事，它只能略微看透将来。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刻，他们还会再一次出现，带着那个家伙的意志——猩红的巨眼仍然在脑海里挥散不去。

加坦杰厄。

突如其来的一个名字唤醒了幽怜的记忆，那个不一样的黑暗巨人，就是在哥尔赞和美尔巴出现后才来找自己的，而他就来自加坦杰厄那座城——无论是在本城还是露露耶都出名的传说中的邪神加坦杰厄，那双眼睛应该是属于它的。

幽怜从它身上感觉不到应有的邪念，只有压倒性的恐惧，阴冷潮湿的混沌，无声无息吞噬一切光与暗。

那时她正和布雷德正在总部商讨近期的布防安排，哥尔赞和美尔巴就像一盏信号灯，预示着地球未来即将到来的危机。

温和强大的光之巨人突然表情严肃，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他和幽怜一起望向门口，门扉缓缓开启，他们见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黑暗力量的男人，他毫不避讳地走进房间，整个基地没有一点警报声响，他在警备团行走如入无人之境。至少在Evil出现以前，他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黑暗巨人。

布雷德挡在幽怜身前，语气不善：“有何贵干？”

“别那么紧张，”男人微笑，本来就俊逸的面孔削减了几分压迫感，表情堪称柔和，但难掩身上潮水般起落的黑暗气息，“我不是来找你打一架的，布雷德队长，我是来和你们谈百年前的那份合约。”

布雷德拧紧了眉，他当然认识对方，岂止认识，简直可以说是写进历史书的反派代表人物，战场上如同恶魔一样恐怖的存在，每一位光明战士的噩梦源头。

“再次自我介绍一下，虽然您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幽怜团长，我名为迪迦，当初签署合约的当事人之一。”

幽怜突然仿佛想起了很多东西，但它们乱糟糟地挤在大脑里，一时反而分不清楚。她伸手挥了挥说：“没事的，布雷德，我跟他谈。”

光之巨人的眼神里流露出不赞成的神色，但他没有拒绝，走到门口，回头带着警告的目光深深看了男人一眼。

“当年定下合约的时候，布雷德还是个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他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迪迦的语气颇为怀念，听不出一点谈论敌人的紧张感，不仅如此，幽怜察觉到迪迦仿佛在跟她叙旧，谈论起逝去的时间与过去的事情，传闻里恐怖的黑暗之子，说起话来却异常平和。

“你和我好像很熟的样子，我们以前见过吗？”

男人沉默一阵，摇了摇头，压下声音说道：“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值一提。我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因为我感兴趣的问题，只有你能解答。”

“请说。”不卑不亢的女声回荡在小小的室内。

“世界要毁灭了吗？”

迪迦吐出气息，神情平静。

幽怜讶异盯着他，如果换一个人来问这种问题，幽怜一定会以为对方要么在开玩笑，要么就是在恐吓。但迪迦不同，他是特别的，哪怕是第一次见面，幽怜嗅到黑暗巨人身上与他本身格格不入的气息，散发着浓烈黑暗力量的巨人，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既不属于光也不属于暗，像一位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在光暗的中间地带谨慎而饶有趣味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你到底是……”

“看来这个问题你还没找到答案。”迪迦微笑了下，他转过身，回头留下半个侧脸，五官没入黑暗中，“我会再来的，幽怜团长。”

天已经大亮，赛罗等人收拾好东西出门，因为安全问题莎莉被要求留在家里，照顾好盖迪。

“镜子，我们的时间还有多久？”

“不好说，按现在黑雾扩散的速度，保守估计还有一个月，黑雾就会扩散到露露耶，侵袭光明巨人的心脏地带。”

赛罗握住指南针，慢慢打开盖子，这一次溢出的光线弱了很多，短到只有一指长，想必是白天光线充足的原因。不过保险起见确定方向后就把指南针收起来了，避免在街上引来太多注意。

“之前我就想问了，那个假的‘希特拉’，你们之前有什么交集？”

“他是我们来这个世界遇到第一个人，也如你所见帮了我们挺多忙，你的消息也是他通知给我们的，而唯一收过的报酬也就是让他看一看我的手镯。”

“他有没有对你的手镯做些什么？”

赛罗诚实摇头说：“没有感受到任何能量变化，应该就是看看……除此之外，他和我在另一个宇宙认识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我失踪这段时间待的宇宙，那个世界也有迪迦，光之巨人迪迦，我应该称呼一声前辈的，之前好几次战役都有他来帮忙。”

“平行世界？”

“莎莉也这么推测过。”

赛罗想起他们离开大古所在的宇宙好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昨晚上噩梦里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不会的，他们一定不会变成这样。

“你说的那位真角大古，是个和这个世界迪迦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类，他当初交给你的东西在这里弄丢了？”

赛罗点点头说：“大概是这样。”

说来也很巧，二人不仅长着一张脸，也同时是遇到赛罗的第一人，而那个被称为火花棱镜的东西还有迪迦，与居间惠队长长得一样的幽怜，这也太巧了。

也许这两个世界不是平行宇宙那么简单，赛罗思索着。

“看你的表情，那个叫大古的对你好像很重要？上一次见你这个表情还是面对皮古蒙的时候。”

“非常重要。”赛罗郑重点头，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想起莎莉之前指出的喜欢二字，有点别扭地眼神乱瞟，在他最低落的时候是大古唤醒了他，而一想起那个普普通通的地球

人，赛罗的心里就暖暖的，他想要拥抱他，亲吻他，这股陌生的情感冲动从未有过，但他不讨厌。

“那赛罗你有没有想过，等解决了这个世界的危机，接下来怎么办？”镜子依然那么冷静优雅，仿佛没有注意到赛罗的异常。

“怎么办？你的意思是……”

赛罗的声音突然顿住，是啊，仅剩两次变身的能量，即使运气好一次解决了加坦杰厄，但接下来的能量也不够撑到先到大古的宇宙再返回自己的宇宙了。他不能透支手镯最后的力量，那意味着耗尽莎莉的生命。

“这种事，等这次危机解决了再考虑吧。”

但他现在不想深究这个问题，赛罗毕竟注重的是当下。自从在海底听到大古的声音以后，大古就仿佛一直在他的身边，用安定的、温和的眼神注视着他，赛罗隐约知道这是什么，虽然以人类来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他就是觉得大古能做到，这是大古给他的光，跨越宇宙，穿越时空，抵达他身边的光。

头带银色额饰的美丽女子一副头疼的模样，银色短发自女人的脖颈处截断，发尾向内收拢，细纱材质的曳地长裙稀疏地露出身材姣好的躯体，她抱臂半抵着墙面，指尖不耐烦地轻点胳膊。“又去露露耶了？”

“是，这次还找到个好玩的。”男人取下兜帽，从怀里掏出个带花纹的白柱子，它的顶部往上扩散开三条并列的金色弧形——火花棱镜。他把着这块有点分量的东西仔细看，里面蕴含着的光能虽然让他很不舒服，温暖得足以烫伤肌肤，但这光并不排斥他，揣进怀里还有股莫名的熟悉感，好像这个东西本来就属于他一样，只是正确的容器，装进了错误的灵魂。

“这东西……”

“是不是很眼熟？”男人轻笑着，“和我丢的那根长得一模一样呢，只是颜色不一样。”

“……”女人抬头看向他，表情不善，“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的东西还没找到吗？”男人的语气仍然轻快。

女人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但男人仿佛已经从她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收敛了笑容。

“那个时代已经回不来了。”

迪迦的面色很冷，黑曜石般的瞳孔倒映出倚靠在窗边的美丽女子的身影。

“我知道，我和Evil不一样，我可不会整天沉沦在过去的辉煌里。”卡蜜拉起身，面上浮起妖艳的笑容，“但原因不就是你——”

卡蜜拉没有接着说下去，只是盯着迪迦，眼神里渐渐染上愤怒的颜色。

“我说过了这是为你们好，我们需要放下仇恨，去尝试接纳光明，我们同属于一块硬币，只是正反面不同——”

“你总是这样。”卡蜜拉的愤怒不消反涨，她指着迪迦鼻尖，咬牙切齿的模样仿佛想要把对面的人生吞活剥了，“以前我还只当你优柔寡断，没想到你还真能把胜利拱手让人！现在还像条狗一样，被他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被光明杀害，死去的那些兄弟姐妹们，阿吞，艾姆谢特，哈碧，多姆泰夫，凯布山纳夫，伊斯塔布……他们尊你爱你，敬你为王，愿意为你去死，而你呢，你什么时候想过他们！真不知道那些光明的人，那个叫什么幽怜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卡密拉……”

又来了，那种会让她头痛的表情，介于无奈和悲伤之间，迪迦仿佛在看着她，又仿佛透过她在看更遥远的地方。她和迪迦之间隔着重重迷雾，迪迦一个人在前面走着，她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再接近半分。

她不想这样。

那个人类为什么就能轻易做到？她不仅穿透了迷雾，获得了迪迦的信任，甚至还让当年不可一世的黑暗之子屈尊纡贵，三番五次向光明让步。她究竟哪里不如这个弱小的人类，论美貌，卡蜜拉无论在巨人还是人类中，都绝对是佼佼者，论权力，掌握一方势力命脉，哪个长老敢不给她面子，论性格，她自认已经把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呈给了迪迦，由她亲手编织而成，凝结了两族鲜血的荆棘王冠。只要迪迦愿意，他可以以地球为跳板，进而控制整个宇宙，创造横跨银河系的黑暗王朝。

但迪迦从来不愿意对她敞开心扉，对两个来历不明的小孩都比自己更为上心。她也从来不懂迪迦到底在想什么，他与生俱来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最有希望带领黑暗巨人掌握宇宙，却在盛极时甘愿退位，无数人垂涎的宝座，他却并不在意，比起称王称霸，他似乎更乐意混迹在人群中，孤独得像一阵抓不住的风。

她不想这样。

疼痛占据了大脑，脑海中海浪卷来阵阵窸窣的低语。零碎画面不断闪回，黑白的火花棱镜，金色的火花棱镜，迪迦的笑容，迪迦的悲伤，暧昧不明的絮语，光明与黑暗的极致纠缠。最后指向了一个答案。

“你，背叛了我们。”

卡蜜拉面容扭曲，一向成熟优雅的嗓音变得嘶哑，粗粝似砂纸打磨之后的腔鸣，她皱着眉头仿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又仿佛终于解脱了一般，嘴角怪异上扬。

直到丝丝黑暗具现化，像藤蔓又似细蛇交缠，从卡蜜拉脚底蔓延开，迪迦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大概是愧疚作祟，加上肉体的虚弱，影响了他对卡蜜拉此时身上异常黑暗能量的感知，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被那些黑色的丝线牢牢缠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股力量，但它们和以前那样杂乱无章的攻击不同，它们这次的目标明确，动手果断，而且熟悉他的所有反应动作，仿佛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加坦杰厄……最终还是选择了你。”

那些丝线和藤蔓一样一点点往上缠绕，率先绑住了他的四肢，然后再慢慢覆盖躯体，攀上胸口的恐怖力量，巨大的压力几乎榨干了胸腔里的空气。

迪迦现在可以肯定，自己起码断了两根肋骨。

如果他是普通人类，现在应该已经碎成几块了。虽然自愈能力比起普通人类强，但痛苦的等级还是一样，敲碎骨头般的痛觉弄皱了他的眉。喉头腥甜，即使本不需要呼吸的黑暗巨人，此时也尝到了近乎窒息的感觉。

他不是不想挣脱，而是离了火花棱镜后，自己留在这个人类化身上的力量已经消散殆尽，加坦杰厄在精神领域没有做到的事情，在现实层面上却快要做到了。

但他不想死在这儿，他也不该死在这儿。

迪迦闭上了眼，错过了卡蜜拉那双魅惑的眼中流露的最后一丝挣扎。

一指长的小光线再一次被放了出来。赛罗拿着指南针绕城外一块巨石转圈，无论怎么绕，小光线都倔强地指向中间那块巨石。

“能量本源是一块石头？不会吧。”赛罗一脸纳闷。

“也许是在这个石头里面，或者下面，赛罗你试试——”

砰——

还没等镜子讲完，赛罗就一拳头下去。

石头碎裂，分裂成几块的巨岩崩落一地。

镜子扶额说道：“不，赛罗，我只是想让你把它挪开。”

石头里没有什么东西，赛罗和镜子二人把凌乱的碎石块给挪开，搬开其中最大的一块，黑黝黝的洞口赫然出现在面前。

二人对视一眼，赛罗打头阵先跳了下去，镜子紧随其后，造了几个镜面来缓冲下坠的速度。

洞穴不深，仅有四五米的垂直深度，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镜子掏出手电，也给赛罗拿了一个。

指南针上的光线在这种黑暗的环境里穿透力极强，笔直朝向通道的尽头。赛罗敏锐察觉到，和晚上的黑雾类似的能量波动就在前方。

洞穴深处，树根斑驳缠绕着一团黑色东西，它就像人类的心脏一样，有节奏地跳动，肉眼可见从四周枝干传来的光暗夹杂的养分，像血脉那样的不规则分布，嵌入泥土，在黑暗里闪着骇人绿光。
“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加坦杰厄城才会变得那么异常？”

镜子沉吟一声说道：“不确定，但是他们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这么简单让我们发现它的心脏，这不太合理。这个世界不缺光明巨人，迪迦哪怕用绑架的方式，逼他们当中随便一个往里面注入能量，也能用指南针发现这里。但他迟迟没有动作……说明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别卖关子了，镜子，你肯定有主意。”赛罗打着手电照上去，手电筒的光一接触到那团黑暗就被吸收了一般消失了。

“迪迦只给了我们其中一半的信息，另一半可能得去露露耶，光明巨人和幽怜手里也许有我们需要的，拼图的另一半。”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迪迦他带我们走过一次，但我完全不记得路——”

“露露耶和加坦杰厄之间有通行的飞船，你不知道？”

赛罗噎住，他的额头突突跳，熟悉的手痒感觉，但他此刻按捺住了情绪，只在心里问候了一遍那一位，嘴上平静说道：“那我们事不宜迟，现在就去露露耶。”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你这么说，他确实对你不太一样。”镜子摩挲下巴，听完赛罗的讲述，总结性发言道。

“完全就是针对我好吧。”

赛罗背靠座椅，透明的玻璃外，绿色的植被逐渐增多，他两手揣在胸口，闷闷不乐。镜子坐在他的左侧，规规矩矩的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他们选择了二人座的小舱室，虽然贵一点，但是能避免人员混杂的麻烦。

“就我目前对他的了解，迪迦不是难相处的人，相反，他很随和，一点也没有传闻中的恐怖。你仔细想想，赛罗，即使你对他态度也一直不怎么样，他也仍然坚持完成了和幽怜的约定。只是他的立场很明确，他不想我们介入，尤其是你。”

“他对光明生物有偏见。”赛罗撇嘴，“一定是因为这样。”

“我看是你一直对他有偏见，因为那个大古的关系？”镜子一针见血。

“我没有。”赛罗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那你为什么坚持认为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针对你？他在警示我们，甚至不惜让我们直面加坦杰厄的力量，这背后的含义，除了不想让我们送死，我猜，也有考验的意味在里面。”

“考验？”

“对，从你们来这个世界开始，他就在观察你们，你们会碰上他绝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赛罗开始回忆，的确，每当他们遇到困难，迪迦就像能预知一样准确出现在他们身边，从露露耶到加坦杰厄，又是指路，又是帮助他们找回镜子，揭示了他们将要面临的敌人的冰山一角……太多的偶然背后是必然，无数牵引的丝线最后汇聚到一起，被人握在手中。迪迦始终游刃有余。

这种感觉……还真是不爽啊。

“不要忘了，他是一百多年前差点全灭光明巨人的黑暗之子，虽然他的力量不知道被加坦杰厄还是什么东西给削弱了，他仍然是个危险人物。”镜子提醒道。

“要不是我的手镯还没修复，谁更厉害还不好说呢。”赛罗哼哼，光之国的小战士本能对于黑暗占据优势感到不满。

镜子无奈摇头说：“他对黑暗的亲和性真的让人吃惊，黑暗能量对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很不正常。而且他也不像一般的黑暗生物那样，对光明充满排斥。”

“哪里不正常了，光之国的奥特战士不也是光构成的吗？”

“不一样，黑暗天生具有不稳定性，或偏执，或暴虐，或疯狂……赛罗你一定也很熟悉这种感觉，它们都是黑暗能量的表象，哪怕是我熟悉的希特拉和科隆，他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激，希特拉唯城主卡蜜拉是瞻，完全没有自己的思维，科隆上次当着我的面，差点杀死一个企图偷走木头钟表的人类。但是你在迪迦身上，有发现这些吗？”

赛罗愣住，然后缓慢摇了摇头，他想起了那天晚上，迪迦牵着小男孩的背影，大手握紧的小手，实在很难和奉行弱肉强食法则的黑暗联系起来。

镜子骑士拿起搁板上的玻璃杯，晃了晃杯中透明的液体，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就像这个杯子，里面盛着的液体完全影响不到杯子本身。”

他解开安全带起身，把杯子放进饮水机，摁下电源开关，“加坦杰厄的力量也像注入杯中的水，无论怎么往里增加，除了溢出来的水变多，什么也影响不到杯子本来的形状和性质。”

镜子关掉饮水机，端着水回到座位，他转头看着赛罗，缓缓开口：“……完美的容器，简直就像怪物一样。”

昏沉的天色，狭长的街道，金发的少女扯着缰绳，但她单薄的身体绝望地被缰绳的另一端大力拖走。

“盖迪！”

气得少女不顾形象吼叫出声，小狗权当没听到，铆足了劲往前奔。没跑出多远，细细的缰绳不出意外脱手而去。于是，在加坦杰厄狭窄的街道上形成了人追狗的奇妙场面，引来路人的担忧视线。
混乱场面终止于一双拦住盖迪的腿，垮到脚踝的靴子抬高，靴尖准确点在小狗的下巴，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狗狗瞬间露了怯，乖乖在原地坐好，耳朵后折，尾巴遥得跟螺旋桨似的。

莎莉如蒙大赦，三步并两步，先是抬脚踩住缰绳，才伸出手去拾起套环，抬起头来感谢帮她止住盖迪的人，对方的蓝色眼睛格外与众不同，莎莉忍不住多瞟了几眼：“呼，终于逮到了，非常感谢！真是帮了大忙了。”

“是你在照顾它吗？”男人蹲下，手掌盖住盖迪毛茸茸的脑袋，撸狗头的手法熟练而粗糙，盖迪只呼哧呼哧吭声，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

“是，朋友拜托我照顾的，但是如你所见，我做得不够好。”莎莉悻悻摸了摸自己的侧脸。

“希特拉？”

“啊，你认识他？”

男人轻笑一声，他的笑容虽然邪性，但莎莉没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任何恶意，他的蓝色眼睛像蓝宝石一样剔透。

“我是盖迪的主人，它应该是感应到了我的气息，所以才会这么失控。”

“啊原来——那你现在回来是想带走它吗？”莎莉攥紧了缰绳，后知后觉意识到对方很可能不是人类。但能够养盖迪这样可爱小狗的，总不可能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吧？

“不急于这一时，既然盖迪在你手上，那希特拉他人哪里去了？”

莎莉一时拿不准对方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希特拉，只好回答道：“我认识的其中一个希特拉，他应该叫迪迦，他说他去找卡蜜拉了。另一个……”

对方突然变了脸色，笑容迅速褪色，莎莉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扣着缰绳的手指蜷缩。男人突然从她手中半强硬地夺过缰绳，一声不吭拉走了盖迪。莎莉愣在原地，等她反应过来追着背影跑了几步，但男人的身影拐进巷角就消失了，简直像瞬间融化进了阴影。

光会回应人们的祈愿，无论祈愿是出于光明还是黑暗。

迪迦睁开眼睛，海天浑浊，分不清彼此，天边垂下沉甸甸的乌云，黑色的波涛汇聚成漩涡。他孤独游荡在碎石林立的海岸边，像刚学会走路的幼儿，不时在路上磕磕绊绊，然后又坚强爬起来，脚步浮沉，他很快学会了熟练控制这具躯体。他的脚底被尖锐的石块刺破，他却没有痛觉似的，在海岸边留下一串黑色粘稠的脚印，像泄露的石油一样。

他乳白色的眼灯里出现了一个和他身形相仿的巨人，对方由金和银两种颜色构成，额头的银色环饰宛如王冠，高贵的金色流淌于躯体之上，这个单调的世界里唯一的色彩。

对方对他的出现似乎吓了一跳，从原本坐着的石头上起身，警惕盯着他，半举高的手中开始蓄能。

迪迦的反应完全相反，他放松了身体，朝前伸出手去，对方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迪迦是在模仿，误打误撞做出了类似于握手的动作。

“迪迦。”

那是他开口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胸口一阵滚烫，收在衣服里的东西烫着他的胸口了，迪迦艰难地低下头，黑线的缝隙里溢出点点金光，仿佛带着本人的强烈意志，向外反抗一样。

那是……

另一个火花棱镜的光芒？

受到了光的刺激，那些黑色的玩意再一次收紧，往上缠绕的藤蔓也几乎快到下巴了，现在想要动动脑袋都成了不可能的事。

迪迦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道金色的光芒，而卡蜜拉却因此更加恼怒，她狰狞着扭曲身体，人类的外表被银金两色替代，烙印在颈侧的黑色玫瑰宛如刺青。

“肮脏的光明！”

黑色丝线狂怒涌动着，连最后一丝露出的光芒也被遮盖。迪迦失神盯着最后发出光芒的地方，完全不在意黑色的绳索已经套上脖子，往上将他的整个脑袋包覆，细小的枝丫钻进外耳，冰凉的异物试图往深处探去。

他听到了声音。

“你在想什么？”

迪迦注视着她，卡蜜拉屹立在巨石上向他发问，高傲矜贵，像张开翅膀的黑天鹅，垂下倨傲的头颈。

“你想要什么？”

他仰头看着这朵漆黑的玫瑰反问。卡蜜拉因为这个问题皱起了眉，她咬了咬下唇，回答犹豫不定。

“我，我想……”

声音戛然而止。

咔擦一声，蠕动的黑色根茎被从背后斩断，受到了致命攻击般瞬间失去所有活力，怏怏散落一地，变成黑烟消散。

失去支撑力的迪迦往后倒去，没有预料之中坠地的钝痛，他的肩膀被人稳稳接住了，但他已经虚弱到分辨不出救下他的是谁，浓烈的黑暗覆盖了他的身躯，像母亲为他披上的薄被那样安心。

盖迪汪汪叫着蹿出来，护在迪迦和主人前面，它项圈上的宝石隐隐发光，嘴中獠牙变得长而锋利，体型也暴涨到了原来的数十倍，额头高度齐到普通人类下巴，黄色的毛发渐渐被黑底红条纹的外表替代，淡黄色的眼睛神情凶猛。

Evil扶正迪迦的身子，他微微喘气，确认了迪迦的情况后，抬头满脸戒备地盯着卡蜜拉，他的兜帽没有戴好，露出被风吹乱的一头黑毛，辫子随意从领口以奇怪的角度搭下，一双深蓝鹰眸里溢出渗人杀意。

卡蜜拉的神色微变，但来不及等她有所动作，面前的Evil就把迪迦扛到肩膀上破窗跳出，盖迪凶了她一声，紧随其后，也跟着跳了出去。

碎落一地的玻璃反射出卡蜜拉痛苦而支离破碎的脸。

咔擦。又一个水晶球碎裂了，比上一个更加严重，这一个直接从球心处崩裂。像对人类探索未知的警告，这股力量深奥到不可观测的地步。

简单收拾了一下碎裂的水晶，幽怜内心泛起深切不安，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事关到许许多多生命，但她对此却还毫无头绪。那双猩红的眼再次浮现在脑海里，这一次比前几次都来得更加清晰。

难道说和之前水晶球里看到的加坦杰厄有关？

幽怜捏了捏眉头。无论如何，百年前的惨剧不可以再次上演，巨人与巨人、巨人与人类之间好不容易修复的脆弱关系，绝不可以这样被打破。

敲门声在这时突然响起。

“幽怜团长，有人指名要见你。”

见到陌生的故人从门口进入，赛罗下意识并拢了随意摆放的双腿，镜子偏了偏头，若有所思。

“好久不见，赛罗，我听说你们是从加坦杰厄城来的。”幽怜坐上对面的椅子，手臂放上桌面。

“没错，我们找到了镜子骑士，也找到了火花棱镜的主人，迪迦。”

幽怜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反应堪称平静，她说：“既然你们和他已经见过面，那你们现在又出现在这里，说明你们还有些问题想要问我，是吗？”

“是的，”镜子接话道，“久仰大名，幽怜团长，我是赛罗的朋友，镜子骑士。我确实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确认。”

“什么问题？”

“加坦杰厄的力量对人类有影响吗？”

“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幽怜蹙眉，“至少到目前为止，露露耶只出现过几次奇怪的目击报告，他们声称在梦中见到了邪神的身姿，但几个小时后，他们又改口称自己没有这段记忆。”

“人类既没有光，也没有暗，那么对加坦杰厄来说，只能有托梦这一种接触方式？”

“你的推测有一定道理。”幽怜赞同道，“越纯粹的能量越容易被污染。人类相比于巨人，保留了比较原始的生理结构。”

“就像越古老的加密方式越难被破解。”镜子补上剩下的半句话。

“就算不会被加坦杰厄影响，人类还有什么特别的吗？至少在对抗邪神方面。”赛罗提问道，他很清楚人类有多么脆弱，面对外来强敌有多么无助，他们小小的身躯根本不是适合战斗的设计。

“人类是智慧生物，和我们同样拥有‘心灵’的概念，从中能诞生光明，也能诞生黑暗。”镜子顿了顿，“我的家乡曾经研究过矿石的替代品，其中有一条废弃的研究路线，就是精神能量，智慧生物的情感波动能产生两种特定频率的脑电波，其中一种和构成你的光能量高度同源。而且就我的观察而言，加坦杰厄能侵蚀巨人，迪迦大概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外，绝大部分巨人还没有他强，在邪神面前更加没有胜算。而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加坦杰厄目前无法染指的，这样说，你能理解了吗，赛罗？”

赛罗点点头，如果真的如镜子所说，人类正是对付加坦杰厄的关键，就像摸到了破解boss弱点的关键道具。

“布雷德明天就回到城里，我想你们来的这一趟不只是为了找我吧？”幽怜微笑道。

迪迦咳出一口血清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正躺在树下，高耸入云的树冠随风招摇，他的领口敞开着，低头就看得见缠在胸口的绷带，往外渗着黑色的血，而旁边的巨大型盖迪一见他醒来就想高兴地扑上来——还好及时被Evil拎着后颈给提到一边，不然他那可怜的身子又要多断几根肋骨。

Evil还是没什么好脸色，尽管是他刚救下了迪迦。

“谢谢。”

迪迦手扶着树干，忍着胸膛剧痛慢慢站起来，记忆缓慢回笼，最后救下他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位臭脸的Evil。

“既然盖迪在这里，你没为难那个小姑娘吧？”

“没有。”

“那就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

“我问了你会说吗？”

迪迦抬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又轻咳了两声。

“你真的很奇怪，不关心自己的死活，反而关心，哼，小孩，你以为你是幼儿园园长吗？.....你不能死在卡蜜拉手里，或者说是控制卡蜜拉那家伙的手里。”

“我还以为我死了你会高兴才对。”迪迦深呼吸，胸前一阵酥痒感，肋骨缓慢移回原位，被扎破的内脏伤口缓缓愈合着，血液开始降温，弥漫开镇痛的冰凉，疼痛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难以忍受。

“你活着比死了有用。”

Evil翻了个白眼，迪迦早已习惯他这种一点也不坦率的态度，他呼出一口气说：“我以为你会投奔那边，毕竟就连卡蜜拉都比现在的我强大。”

“我虽然追求力量的极致，但还不打算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也赔进去。那东西的气息，很不祥，被它污染了的灵魂，可能再也恢复不了。”

“我知道。”迪迦闭上眼睛，向后一步背靠大树，他抬起头，慢慢睁开眼，双眼没有聚焦，放空自己盯着天空中的某一点。

Evil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抹平一切褶皱的平和，“……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迪迦沉默以对，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所以你谁也不愿意说，就是担心心灵软弱的巨人把你的小秘密透露出去？”Evil挑眉看向前任领袖。

迪迦眉头一皱，想反驳关于小秘密的措辞，但Evil只当他承认了，他得意地继续说道，像抓住一条狡猾的鱼，剖开它的肚子：“但是人类不会。你就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样，去露露耶朝圣，在‘神父’的祷告下倾诉，以为这样可以洗涤自己黑暗的罪孽。”

“你早把你浪费在想象力上的一半精力用在战斗上，现在的城主就该是你，而不是卡蜜拉了。”迪迦挖苦道。

Evil撇嘴，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不，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不然我也会变得疯疯癫癫——鉴于加坦杰厄的两位城主下场都不太好，这城市的名字就取得够晦气。”

“因为这里就是邪神的心脏，无数的目击者梦中指引之地，不好好标记的话，怎么彻底解决它呢？”

迪迦眼神一凛，眉间凝聚起渗人的杀意，他的唇角上扬，微微露出两颗锐利虎牙，好像刚刚那个悲伤脆弱的他只是假象。Evil对他的突然变脸见怪不怪，空气中躁动的杀气反而让他浑身兴奋，这才是他熟悉的迪迦，弒神的罪孽冲刷着血管，滚烫发热，但他可没有祷告的冲动。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小型通讯器展开蓝色的屏幕，它和大古世界的通讯器很像，但明显科技水平高得多，画面上出现金发的小女孩，她的半个身体投影探出了窗口，蒙上一层荧蓝色的光辉，是莎莉。

“盖迪被他主人带走了，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盖迪的主人？”赛罗问。

“对，奇怪的家伙，和迪迦一样的兜帽装束，黑头发蓝眼睛，头发留得长，扎了小辫，可能也是个黑暗巨人？”

镜子接口答道：“那就是他了，Evil，前城卫队队长，和布雷德一个位置。”

“哇哦，也就是说，相当于加坦杰厄城的前将领？”赛罗问。

“没错。之后再联系吧，莎莉，我们要等的客人到了。”镜子注视着房门顶亮起的绿灯，他得到对方答复后就关掉了通讯器。

“幽怜把你们的情况和我说了，”深褐色干练短发的男人，他同样褐色的眼睛不仔细看的话更接近黑色，端正的长相，剑眉星目，硬朗的下颌线，正直一词仿佛就是为这样的脸量身打造的，“放心，我代表城卫队和光明巨人向你们表一个态，露露耶会力所能及提供你们需要的帮助。”

“那样就最好不过了。”镜子和他讨论了些关于黑雾防范和怪兽袭击的问题，赛罗全程杵着下巴，没怎么说话，目光集中，观察着这位城卫队队长。

“怎么了，赛罗？”镜子察觉到赛罗的反常，问道。

赛罗摆摆手说：“没什么，你们先聊。”他从门口走了出去，站在空旷的走廊上，整块的透明玻璃幕墙外繁华依旧，高度发达的城市像一头巨兽，城中车道宛如流动的血管，忙碌穿梭，为整座城市运输养分。

不知道过了多久，布雷德从房间里出来，也站在了赛罗旁边，和他一起看向下方的城市。

“从这个角度看很壮观吧，这就是我们立下誓言守护的露露耶。”布雷德的视线投向远方，余光瞥向这位预言中的救世主，“你有问题想问我。”

再次踏上露露耶街头修得平整有序的街道，这里的热闹一如既往，赛罗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纸风车，他刚刚从路边捡到的，四种颜色的小风车。布雷德耐心跟在他旁边半步远的位置。

“我们刚来的时候听到过一些传闻，露露耶也有黑暗巨人。”

“是有这样的传闻，但如果你是担心间谍一类的……未免太小看我们的能力了。”布雷德微笑说。

赛罗指的当然不是这个，虽然迪迦的来去自如就足以驳倒这一说法，但他暂时还没想到那里去，他整理了下语言说：“布雷德队长对心向光明或者只想平静生活的黑暗巨人怎么看？”

“露露耶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虽然她的居民因为以前战争留下的伤疤，对黑暗或多或少有排斥，但我相信他们，只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弥合裂缝。”

“啊……抱歉，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赛罗突然意识到，他在做什么，质疑浑身充满光明的队长没有保护好黑暗民众？

“没有，我还在想这么回答，你会不会觉得太虚伪。”布雷德轻笑着摇摇头，“毕竟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和我同一批参军的，我的师父，长辈，我认识的绝大部分光明巨人，他们都为了保护露露耶献出了一切……命运真的很喜欢和我开玩笑，一次又一次，只有我活下来了。”他深邃的眼神令赛罗似曾相识，里面掺杂着复杂的情感，既愤慨又无奈，经历过长久的挣扎痛苦后，最后和解般释然，“…说不恨他们是不可能的，可是比起复仇，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柔起来，赛罗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几个小孩手里拿着和他一样的风车，互相追逐比赛谁的风车转得更快，他们的笑容天真灿烂，没有一丝一毫的阴霾。

“能弥补两族之间的嫌隙，创造崭新未来的办法，就在这些没有被战争和仇恨污染过的新生命身上。”

他忽然间明白了什么，某个男人的背影也显得不那么可恶了，他追问道：“你们应该有研究过光明或者黑暗因子遗传吧？”

“嗯，不过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种遗传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吗？”

布雷德欲言又止，但看着赛罗认真的神情，最后还是妥协说出了口：“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作为光或者暗的本体死亡，也就是说，只有当初选择人类作为人间体的巨人死亡，对人类后代的影响才会消失。”

赛罗咬了下嘴唇。且不论操作难度，从另一方面来说，会选择和人类一心同体的巨人，也大概率并非穷凶极恶之徒，像光之国的传统，他们大多是为了挽救地球人的生命才会这么做。所以这个办法约等于没用。

“我算是搞懂了你在疑虑什么。”布雷德拍了拍少年的肩膀，他皱眉道，“我们不会针对遗传了黑暗因子的市民，他们也有在露露耶生活的权利，但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些，极端个人行为。”

布雷德说的是实话，这让赛罗好受了些，只要愿意改变，愿意去修补创伤，就总有愈合的那一天，有些问题只能交给时间来解决。

接下来的对话轻松了很多，布雷德谈起露露耶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从小在这里长大，目睹着露露耶在战火中毁灭，又在战后得到重生，人们在废墟上重拾起了希望，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都寄托在了露露耶的一砖一瓦中。讲到高兴处，他还给赛罗买了一份特色糕点，赛罗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最后实在盛情难却，尝了一口发现意外的好吃。比起加坦杰厄偏爱的简单清甜，露露耶流行的口感醇厚许多，丰富的配料如小山堆积在白色的软糕上。

“我最强大的仇敌，那位黑暗之子，幽怜跟我提到过你们已经接触过了，是他影响了你对我们的看法吧。”

赛罗点头，手里捧着剩下的糕点，把那天晚上发生在露露耶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布雷德耐心侧耳倾听着，听完赛罗的讲述，他的表情没有一点意外，甚至连他提到迪迦的语气也完全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像对待最凶恶的仇敌：“他的确很特别，他是第一个，到我们跟前提出共存概念的黑暗巨人。”

严格来说，布雷德在成为城卫队队长前就已经见过两次迪迦。

一次是在前线战场上，他第一次出任务，因为上层的决策失误，他们毫无准备碰上了黑暗巨人的主力部队，整个大部分由新兵组成的先遣队几乎全军覆没。

他搀扶着上一秒还在和他笑着开玩笑，现在身体却逐渐冰凉的队友，目睹着战士银色的皮肤逐渐化为光粒子消散。新兵布雷德抬头望向黑暗覆盖的天空，云层间忽隐忽现的人影，浓郁的纯黑，他的脚下遍地流光，被撕碎的金色绸带飘扬在大地之上，由生命组成的黄金河流，残忍又美丽异常。

他头一回体验到什么叫绝对的力量差距，他们绝不可能战胜这样的怪物。

第二次是在露露耶城破的那一天。

他虽然年轻，但天资聪颖，作为几场大战筛选下来仅存的硕果之一也被抽调到城主身边，有幸看清了当年那团黑影的真面目：黑白的花纹，白色的眼灯，胸口圣洁的三条花纹，面容清秀得不像个战士。但被逼到退守露露耶的光明巨人们没一个不被他身上汹涌的黑暗能量所震慑。他们死死盯着杀害无数同胞的刽子手，占尽优势，一切胜利尽在掌握的黑暗之子，看着他一步一步逼近最后的保护圈，宛如将猎物逼到绝路的猎人，优雅从容，视最精锐的卫队如无物。

他走到城主面前，就在所有人以为最后的战斗一触即发时，他伸出一只手臂，展开空空如也的手掌，像会面老朋友那样，微笑着提出和谈的要求。

镜子打开通讯器，调整各种参数，让数据输出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频率，“最近加坦杰厄城内怎么样？”

莎莉在画面中歪了歪头，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太理解，“跟平常没什么区别，如果说露露耶像光之国，这里更像各种各样的宇宙人聚居地。”

“小心点，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就赶紧离开那里。”镜子叮嘱了几句，“露露耶近期加强了守备力量，他们可能预感到了什么。”

“知道啦！”莎莉微笑点头，小声补充道，“不过说实话，我还是在加坦杰厄城待得更舒服。希特拉先生，真正的那位希特拉先生意外的很会烤面包。”

她的脖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挂坠，细绳穿过小孔，拇指大的棕色木头小鸟。

“哦？”

“镜子你可能感受不到，毕竟你和赛罗一样，都是正义的英雄嘛，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渺小又不够光明的种族，”听到这镜子皱起了眉，莎莉赶紧改口道，“啊，非常非常普通的宇宙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和秘密，加坦杰厄的人们不会在意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判断的方法。”

镜子难得的赞成了一次，他能平安无事待在加坦杰厄，也是多亏了他们既可以说是自由又可以说是漏成筛子的管理模式。不过这也充分说明了，加坦杰厄的控制者何等的自信，自信到对外来者毫不设防。

“你跟他们说了吗，我和赛罗去哪儿的事情？”

莎莉摇了摇头，“我只说了你们有事情在忙，他们就没再问过了。”

镜子点了点头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与他们为敌。”

读懂了镜子背后的话，莎莉的神情一下子变得难过起来，她咬住下嘴唇，眼神犹豫不定：“……我们能够阻止吗？”

“抱歉，莎莉，决定权不在我们手上。”镜子叹了口气，“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我一开始想的太简单……算了，不提这件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露露耶和加坦杰厄未来一段时间都将不再安全。”

小男孩依然瑟瑟发抖躲在老奶奶身后，布雷德手里抓着糖果，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去让男孩接受他的友好存在，但男孩不太买账，只露出一双黑亮的眼睛，像警惕的小动物一样，一步都不愿意离开自己安全的小窝。

赛罗不抱什么希望地抄手臂倚在柱子上，看着布雷德比他还笨拙的行为忍不住笑出声。布雷德刻意控制了自己的能量，在阳光充裕的白天几乎感受不到他身上光粒子的存在，所以问题大概出在那张过于严肃又充满威严的脸，像会板着脸训人的教导主任。

老奶奶把男孩从身后摘了出来，男孩手里握着被强塞的花花绿绿的糖果，视线在赛罗和布雷德之间挪了挪，最后选择跑向赛罗，他挤进赛罗的腿跟柱子之间，躲在他的腿后，这下慌乱的人变成了赛罗。他往前走了一大步，防止挤到男孩。现在，大男孩手足无措看着占领了新的据点——抱着他大腿的小男孩。

布雷德只要靠近一定距离，赛罗就能清晰感受到紧紧贴着他的瘦小身躯明显的颤抖，所以他只能抬手阻止屡败屡战的城卫队队长继续靠近。

“好了好了，你看他都怕你怕到现在都不怕我了。”

他转身蹲下，视线与男孩平齐，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男孩点点头，伸出细小的食指，指着赛罗：“长得凶的哥哥。”

“哈哈哈哈！”现在换布雷德在笑了。赛罗脸黑得跟锅底一样，但男孩这下不害怕了，他抓住赛罗的大手，央求道：“能带我去见上次那个温柔的哥哥吗？”

最后他们征得家长同意后，在街上没有目的地乱逛了半天，赛罗总不可能直白地跟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讲，温柔的哥哥是有名的大坏蛋，所以你不能见他。

男孩坐在布雷德的肩膀上，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畏缩，小手小脚挂在大人身上，布雷德和他站在一起，像一对普通的年轻父子。这个期间消耗了大概两个甜筒，三块小饼干。

赛罗的小风车也被征用了，现在在男孩的手里。老奶奶说，男孩的名字叫德班，是她从废墟里捡到的孤儿，男孩的身世不明，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别的小朋友都不爱和他玩，附近有些好事的还会经常欺负他。

布雷德有意无意在教他怎么控制自己的能量——从控制小风车开始。他们找了一块空旷无风的地方。

德班起初还能集中注意力，让小风车左右抖了抖，扇叶转动微小的弧度，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本来就坐不住，几分钟以后，男孩的耐心就耗尽了，他抓着风车来回晃，有了风，转得可比他自己努力快多了。

就在他玩腻了风车，准备再次登上他的专属座位——布雷德的肩膀时，风车突然无风自动，转得飞快，他握紧风车杆，朝一个方向跑去。

“德班！”赛罗他们赶紧跟上，发挥长腿优势，几步就截停了男孩，德班仍然不太愿意地挣扎，想要往前走。布雷德的神情凝重，大手犹如钢铁的羽翼牢牢护住小孩。

赛罗抬头望去，前面画着陌生字符的路牌下站着两个戴着兜帽的男人和一条黄毛小狗，男人当中的一个长着和大古一模一样的脸。

他旁边蓝眼睛的男人偏头吐槽道：“带孩子是最近的新潮流吗？看来我还真是落伍了。”

熟人相见当然不用多介绍。

在孩子面前，他们勉强收起了剑拔弩张的气势，在布雷德的全程监督下，如愿见到了温柔的哥哥并且获得了一个摸头后，德班由赛罗送回家，现在是大人的谈话时间。

迪迦的状况肉眼可见的差，他的面色苍白如纸，下巴依稀可见青色的淤伤。赛罗心头一凛，谁能够把他伤成这样？迪迦则完全没心思和赛罗叙旧，没了孩子的阻碍，和布雷德见面之后直奔主题。

“卡蜜拉在秘密集结军队，准备攻打露露耶。”

圆桌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布雷德，幽怜，镜子骑士，赛罗，他们对面坐着散发着黑暗气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两位不速之客，以及也占了一个座位的小狗盖迪。基地的警卫级别提至最高，最为安全的审讯室成了最方便谈事的地方，不过好在事态足够紧急，对方也没有介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意。

“感谢你们的告知。”幽怜说，她的神情严肃，眉头紧锁。

有什么比来自前黑暗领袖的进攻消息更靠谱的呢？更何况迪迦亲自前来，还带上了自己的心腹，虽然就连布雷德也无法确认Evil的作用到底是威慑还是表诚意。

但倘若他们稍微了解迪迦现在的身体情况的话，就会明白，现在的迪迦支撑不了独自长途跋涉，他的人类身体已如风中残烛，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桌面上铺开的地图上，标注了加坦杰厄到露露耶的几条预估行进路线，其中有几处加红加粗。

“你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卡蜜拉和她领导下的黑暗巨人，还有传说中的邪神加坦杰厄。能借卡蜜拉的手拔除光明的有生力量，对它来说很划算。”

对在场的几位，加坦杰厄的名号一点也不陌生，反倒是守在一旁的年轻守卫们内心躁动不已，但他们保持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只在眼神里流露出震惊。

“它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做？”布雷德皱眉问道，以加坦杰厄的力量，如果它真的如同传说里的那样强悍，那它何必提前发起攻击，现有的力量对他毫无威胁可言，只需要等到它彻底苏醒，直接接管世界。

“因为有几位小朋友碍着它的事了。”迪迦转头看向赛罗和镜子，这还是他们今天第一次视线交集。

“它知道赛罗是预言中的救世主？”镜子问道，他的手一直没停过，在纸上记录。

“它拥有卡蜜拉的所有记忆。我当初建立的加坦杰厄城的情报系统只要还在正常运行，在赛罗抵达的第一天，加坦杰厄城的高层就全都知道了。”

迪迦表情平静，直到此刻，赛罗才深刻意识到他的背后代表着什么，一方势力的盘根错节，从力量到情报上的全方位绝对压制。哪怕百年之后，他留下的东西仍然像悬在光明巨人头上的一把剑。

“以我对卡蜜拉和加坦杰厄的了解，从战前准备，到清理掉所有阻碍的声音，他们最晚明天傍晚就会兵临城下，以黑雾为掩护，突袭这座基地，他们会首先摧毁露露耶的核心，再慢慢夺取剩余地区。”
实在很符合黑暗巨人的做派，先让露露耶陷入混乱的脑死亡，如手术刀般精准，再像切火腿肠一样，一截一截将整个城市纳入囊中。

“我没有能力阻止，卡蜜拉偷走了我的变身器，现在的我变不了巨人。”他敛下目光，撇去骇人的虚名，他现在的模样堪称狼狈，领口露出一截绷带，浑身的黑暗力量溃散得不成样子，气息比初见时还要微弱，像将要熄灭的篝火。赛罗突然觉得，还是他往常那副欠揍的样子更顺眼。

和迪迦相比，Evil就显得生龙活虎得多，但他全程保持沉默，蓝色的眼睛饶有兴趣将视线依次从对面每个人的脸上划过，在赛罗身上停留得格外久。赛罗被他盯得不舒服，瞪大眼睛回看时，他就勾起笑容，配上黑色的眼线，邪性又充满魅惑，看得赛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几个小时后，重新选定了安全的地点，新搭建起来的指挥室内。

“诸位，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强大又神秘的敌人。临时指挥部商讨以后已经拟定好了预案，就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之后会下发到你们每一个人配发的终端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随时准备好面临最糟糕的情况。”

幽怜伏下手掌，她坚定的眼神一如既往，在这样的眼神注视下，你很难不去相信她，相信她能带领大家摆脱困境，走向一个又一个奇迹。

“但胜利最终会属于我们。”

Evil悄悄凑到迪迦的耳边低声说：“原来她才是你的‘神父’。”

迪迦瞥了他一眼，不置可否。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赛罗登上小型飞行器，驾驶座理所当然没有留给他，他连之前在地球上的理论考试都没通过，更别提异世界看上去复杂几个系数的操作系统。Evil，这个给他印象不太好的黑暗巨人，就坐在驾驶室里，他的身前陈列着复杂的操作面板。

“欢迎乘坐本次前往加坦杰厄的航班，我们的救世主大人，我是本次航程的船长，Evil。”

Evil一只手搭在椅子上，侧身过来看他，幽蓝的眼睛微微发亮。阴阳怪气的语气，可能是黑暗巨人的通病？盖迪卧在他的腿后，也摇了摇尾巴表示欢迎，比主人的欢迎真诚得多。

赛罗没搭理他，跟盖迪打了招呼，径直坐到副驾驶位置，扣上了安全带。

“迪迦不和我们一起？”

“别说得你好像跟他很熟似的，”Evil握住操纵杆，进行开船前的调试，“他留下当人质，而且现在的他只能拖我们的后腿。”

“人质？”

“小子，你不会以为露露耶会无条件相信你吧？…啧，你不算，救世主光环加身，怎么能和我们这种劣迹斑斑的黑暗巨人相提并论——”Evil又露出那种让赛罗不舒服的笑容。

“我不是……”

“你以为他自爆弱点是为了什么？”Evil嗤笑出声，“为了让露露耶那群老古董放心，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同意幽怜的计划。审讯室左边的玻璃是单向的，他们全程在旁边看着呢。人类的民主把戏，我们当然要入乡随俗配合演一下。”

赛罗顿时哑口无言，他没有立场去指责任何一方，说到底，他确实是这个世界的外人。

Evil的驾驶技术不错，虽然赛罗看不懂仪器上的指标，但他的体感一路上说得上平稳。同样能够变身巨人飞行，但Evil这种身居高位的巨人还能熟练操控人类的机器，已经足够说明这个世界的巨人有多习惯于与人类共存。

等他们接近加坦杰厄城外时，天还没亮。完全密封的舱室隔绝了黑雾，落地之后，他们还得在飞船里等黑雾散去。

Evil很明显不是那种闲得住嘴的人。

“喂，你们为什么会从别的宇宙来到这里？”

“我不叫喂，我叫赛罗。我们来这完全是意外，我和我的朋友都被卷进了以这个宇宙为中心产生的时空乱流。”赛罗尽可能简略回答，但这不是Evil想要的。

“时空乱流？那是什么？有什么影响？还会有其他人像你们一样被送来吗？”

“……你问题太多了。”

“反正无聊。”Evil把盖迪抱到腿上，摸了摸小狗柔软的脑袋，“不如这样吧，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你一个，总是我问，显得我在欺负你一样。”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对面，赛罗沉默一阵，点头同意。毕竟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你刚刚已经问过一个了，所以这一轮我先。”赛罗清了清喉咙，先发制人，Evil比出一个请便的手势，“你帮助迪迦的目的是什么？”

“哦，直接跳过了教学部分是吗？”Evil眯了眯眼，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爽自身被窥探隐私，还是这种说法好像他要对迪迦图谋不轨似的，小英雄过剩的保护欲真是麻烦，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不难应付，“为了杀死加坦杰厄。”

赛罗对他的答案颇有微词，“你这是结果，不是目的，你重新——”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过这样的规定，”Evil十分无赖地说道，他摁住盖迪的头往下点了点，“答过了就是答过了，你看盖迪都同意了。现在轮到我，你今年几岁了？”

“……六千岁。”

“像这样的问题不是挺好的吗？你还真不会闲聊。”Evil摇了摇头，“到你了。”

“黑暗巨人怎么出现在地球上的？”

“至少在千年以前？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实体，纯粹的能量体，漫长的生命，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直到我们接触了这颗星球当时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以他们为蓝本，创造了自己的形象。虽然人类跟原始生物没什么区别，但他们确实代表了最适合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形态。”

Evil竖起食指画圈。和光之国截然相反的诞生方式，也注定了他们与M78的奥特曼的不同，拥有光和暗两种状态。

“平常最喜欢吃什么？”

“黄豆粉年糕。迪迦也是来到地球的黑暗能量体吗？”

“这我不能肯定。”Evil摩挲下巴思考状，然后摊开手掌，“他出现得很晚，光暗混战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双方都很疲惫，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手握一小支军队了。那时候的他不太爱说话，虽然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说第一个认识他的人是卡蜜拉，但卡蜜拉不愿意说起这件事，所以就没人知道咯——喜欢什么颜色？”

“紫色。”赛罗几乎想都没想脱口答道，他急着把自己的问题抛出去，“如果赢了加坦杰厄，你们准备怎么办？”

“只要迪迦还活着，就没人敢动现有的秩序。时空乱流是什么？”

“原理很复杂，拿盖迪举个例子吧，它突然兴奋起来咬住毛线绕圈把你缠在座位上，缠的途中把我也绑了进去，现在我就不得不和你面对面说话。我和你们的世界大概就是这么个关系。”赛罗伸手比划，盖迪听到自己的名字迷惑呜了一声，如果它会说话的话可能已经在反驳自己不会这么做了，“还有你刚刚说的意思是……”

Evil的表情有一瞬的严肃，但他很快原形毕露，嘴唇微张，露出邪性的笑容，“他死不了。比起担心他，不如担心担心我和你。”

他转头看向舷窗，一缕阳光已经破开黑雾，像一把利剑插入沙土。

“加坦杰厄醒了。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亲自来试试看，加坦杰厄的屁股到底摸不摸得。”

赛罗拿出指南针，比起之前黯淡了很多的光线指针，笔直朝向熟悉的地点。坑道上方被人用碎石块遮盖了，唯有一棵枯树孤零零立在原地，果然如镜子所说，这个地点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清理了沉重的石块，他跳进漆黑的坑里，循着记忆往深处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释放出帕拉吉手镯灼眼的亮光，笼罩身形的白光后，红蓝两色的奥特战士屹立于绿色的邪神心脏前。他高举右手，帕拉吉之刃的辉光照亮整个坑道，他凝神静气，向右下完美挥砍一击，光刃突进正中红心。嵌入泥土的扭曲肉体接触到光冒出嗞嗞气声，紧接着肌肉痛苦抽搐，绿光暴涨，猛烈迸发出刺耳的尖啸。

大地开始颤抖，簌簌抖落的泥土掉在赛罗身上，他警觉后撤一大步，赶在洞穴崩塌以前回到地面。

本来应该散去的黑雾重新凝聚，赛罗悬停在半空中，原本的地面已经被大团黑雾覆盖，已经看不清地面的情况。

黑雾逐渐向一个方向集中，构建的形状仿佛尚未绽开的花苞，隐藏于黑暗中的怪物睁开了猩红的巨眼，它的躯体逐渐在雾中成形，倒置的嘴，圆形的螺壳，絮状流动的触手，唤起人生理上不适的消极构造。

狰狞，咆哮，愤怒，疯狂。放大的情绪像看不见的触须一样缠绕上活着的生物。

赛罗冷静注视着它，忽略了让他脊背发凉的恐怖压迫感，两道头镖围绕着身体形成一层光的保护罩，隔绝了想要趁虚而入的黑暗粒子。为了防止出现其他的意外时，他不会丧失最后的反抗能力，赛罗必须一击成功，不能有半点偏离。

他摘下胸口的帕拉吉之盾，与手臂上的刀刃组合成银色长弓，他左手握住弓身，右手挽过光子弓弦，暴起的帕拉吉青石放射的光芒逐渐淹没了他的身影。

被遗忘了太久，沉默了太久的，光之国最年轻最耀眼的光。由纯洁心灵铸成的核心，以强烈意志为燃料，放射出洁白无瑕的光辉，宛如在半空中熊熊燃烧的太阳，圣洁得不可直视，其中却又蕴藏着顶级的破坏力，毁灭与净化的完美并存，绝对的不容拒绝的光。帕拉吉整个弓身都化为弓箭，两侧伸展开纯白的羽翼，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从空中投掷而出，披满日月光辉一路向下俯冲，目标直指黑雾掩藏起的猩红双眼之间。

一击即中。

光线穿透黑雾，穿透还未成形的半具躯体，曳尾连成一线，像一柄阳光长枪，直直扎进地面，震荡开的一股股金色光芒驱散了黑雾，一波又一波持续的剧烈能量波动下，黑暗粒子被强行分解，散入空气中消失，隐约显露出真身面貌的暗色肉体在光中融化消解，像烧尽的炭火余烬被风吹散。等到光芒散去，所有的一切都散落成一地的尘埃，与怪物一同消失的还有直冲大脑的恼人尖啸。

长期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云层被这股光芒冲散，加坦杰厄城的今天，乃至于未来，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

在一片宁静中，赛罗平复了跳动过快的心跳，战士的本能时刻提醒着他，这虽然是他原本的实力不错，但会不会太顺利了？

“这里是赛罗，目标完成。”

他伸手摁住耳后的金属贴片，片刻的电流声后，镜子的声音传了过来，他的信号不稳定，夹杂着忽高忽低的爆破声。

“收到——我们这边的情况不乐观，不用等Evil了，趁帕拉吉还有能量，回来帮忙。”

地下基地遍地狼藉，Evil神色复杂穿梭其中。他的靴子踩扁了纸箱，抬腿随意把倒在地上的罐子踢到一边。变大的盖迪寻宝似的，在地上嗅来嗅去，看它放松的模样，说明基地已经清空了。卡蜜拉几乎调走了整个城卫队的巨人，原本的指挥部被废弃，他通行的一路上毫无阻碍，连雇佣的人类也不见踪影。

指挥室桌上东西杂乱堆放，Evil在里面看见了属于自己的发带，它裹着的卷轴没有一点拆动的迹象。他抽回发带，把牛皮纸展开。是一次会面邀请，天真的天外来客，想

在冲突来临之前，为失控的战车踩下一脚刹车，殊不知这一脚踩在了油门上。他露出笑容，不是嘲笑，也不是讥讽，单纯的像看到孩童摔倒了而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

Evil轻车熟路从房间一面墙的不起眼夹缝里摸出一块数据板，他拍掉表面的灰尘，接上电源，成功开机以后识别自己的生物特征，他在面板上翻翻找找，最终浅蓝色的界面浮现出整个加坦杰厄城的俯视图，在城市边缘一座堡垒里密密麻麻重叠着红色的标记。

“找到了。”他冷嘲道，“这么粗暴的手法，连真正的卡蜜拉都不会这么疯。”

时间拨回到清晨，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但曾经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物，如今就在他们身边。迪迦被客气下过要求，不能离开布雷德的身边，所以他们也一同站在了对于人类的身材过于伟岸的城墙之上。

整个城市开启了能量护盾，以城墙为基底，向上发射，最终形成巨大的半球保护罩，笼罩在城市上方。被石块装饰起来的高大柱子里藏着高能放射装置，解析巨人的能量构成仿造而成，这个世界人类科技桂冠上的宝珠之一，只有战时才被允许启动。

而现在护盾上被恐怖的力量撕扯开了巨大的裂口，边缘逸散的能量粒子像漂浮的蓝色火焰。

他们比迪迦估计的来得还要早，若非迪迦的提前通知，他们连夜抢出来的守城准备，地面之上的人群也已经疏散完毕，现在对上黑暗巨人只怕是更加收不住场。

护盾上的伤痕像有生命一样缓缓愈合，牢牢将铺天盖地的黑雾隔绝在露露耶之外。但已经有些黑暗巨人趁这个机会侵入，被城卫队阻挡在城外。

计划被打乱，黑暗巨人从突袭转为强攻。光线的轰击声响此起彼伏，城墙在颤抖，大地在呜咽，检测人员实时播报护盾的受损情况。布雷德的眉头越皱越紧。

迪迦拨动手腕上细细的一道环，同样被客气地要求带上的能量监测装置，包括但不限于监测到异常能量波动时释放电击和注射光能——后者对于黑暗战士如同剧毒，彼之蜜糖我之砒霜，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但评估了风险后，迪迦确实值得被这样对待。布雷德时刻留意着他的动向，假如他真的从内部突破、和外面的黑暗巨人里应外合的话，护盾将不堪一击。

但好在这一次迪迦不打算这么做。

黑雾中出现的巨鞭抽上屏障，各项数值疯狂跳水，警报声迭起，护盾再一次皲裂，浅蓝色屏障上出现同样的裂痕。

不再利用黑雾隐去身形，爱憎战士卡蜜拉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隔着一层能量护盾，银金两色的巨人悬浮在半空中，俯视城墙之上的人们，她的目光若有若无落在他们之

间，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人。

“滚出来，胆小鬼们！”

她的声音尖利，剐蹭耳道，手中的金色鞭子抽得猎猎作响，一蓝一红两个巨人在她身后待命，希特拉和达拉姆，他们高举手臂，源源不断将自身的黑暗能量注入卡蜜拉的身体。迪迦眯起眼睛，试图分辨出更多和卡蜜拉同行的巨人，但遗憾的是黑雾阻挡了视线，目前能认出的只有他们俩。而且他们的反应也不太正常，像被摄住了心智，呆滞停留在原地，在接到卡蜜拉的下一个命令前只会往外输出能量。

鞭子挥动速度加快，密集的黑暗能量疯狂撞击屏障，裂痕进一步扩大，修补的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再这样下去，护盾迟早撑不住，一旦被突破防线，战线全面铺开，城内每一处都会变得异常危险。

迪迦冷眼看着，直到布雷德靠过来，蕴含着光能的手捏碎了他手腕上的监测手环，外溢的光连同设置的防破坏机关一同碾碎，破裂的手环叮当坠地，漏出的少量光粒子在空气中消散。迪迦诧异地回头看向布雷德队长。他疯了吗，在这种关键时候释放自己？周围的光明巨人也猝不及防，纷纷抬手作出战斗姿态。

“如果我倒下了，做你该做的事情。”他在光中恢复了巨人之姿，紧接着漂浮上升，抬手示意其他人跟上，“我最强大的仇敌，不止这点能耐吧？”

对准迪迦的手都放下了，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紧紧跟上队长的脚步，如同一群耀眼的流星穿透了屏障，阻挡在黑暗面前，一眼望去，仿佛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星辰。像极了当年的场景，最后的光明巨人阻挡在他面前，他们的背后是一城的民众，前方是不可能战胜的一望无际的黑暗。光明巨人的愚蠢也会代代相传吗？迪迦不禁思考这个问题，但他抬高的嘴角暴露了主人的真实想法。

这份愚蠢会带给他们好运，因为这份愚蠢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作希望。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Chapter Notes

大古回归，终于见面了。

大古抽开椅子坐下，他已经快习惯这样的日常，他敲了敲预言机器的金属外壳，像会见老朋友一样自然。

“你之前提到过的代价巨大，有很多人死了吗？”

人工智能的幽怜摇摇头说：“相反，那一次没有人类死亡的记录，但巨人损失惨重，以黑暗巨人的全线溃败为结束。其中还有异世界的人帮了忙，但他们的身份没有被保存在资料中，可能因为数据损坏，也可能出于某种保护。”

“听你的描述，一直以来黑暗都占据上风，按理说邪神复苏，黑暗巨人也应该更为强大才是，怎么会损失惨重？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大古念叨着加坦杰厄，同赛罗这个名字一样隐隐有种熟悉感。

幽怜缓慢摇头，她的声音悠远平静，“邪神加坦杰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邪神统治的世界里没有光与暗的分别，也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存活。”

大古呷了口杯中的热水，几天的问询下来，他大致弄明白了什么情况。奥特曼不能干预人类的选择，这样的规则只限定于三千万年前地球上的奥特曼，而神秘的天外来客，就像他忘记了的那两个孩子，他们不会受到这样的规则束缚，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也被反向清除，像偏离轨道的航线被人为纠正。

过于超前而且抽象的描述，他也特意问过野瑞，但是天才少年也给出了同样的猜想。

“会不会因为大古比起我们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关键信息，对我们的宇宙干涉太大，所以才会失去记忆呢？”

幽怜的记录被抹去了，但他们仍然留下了异世界的痕迹，邪神的第一次复苏，由于外来力量的干预而被解决。

另一方面，三千万年前的世界总是和现在有某种割不断的联系，无论是迪迦还是预言过和曾经出现两次的怪兽，如果历史的车轮再一次按照既定路线转动，那么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加坦杰厄还会再次复苏。

大古捏紧了手中的瓷杯，他得尽快恢复记忆，他所忘记的信息，不仅有打破循环推进时间线前进的关键，还极有可能包含了击败加坦杰厄的方法。

光与暗的激烈交锋，晦暗不明的天色下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人们待在地下避难所祈祷着。虽然战火还未波及城内，但头顶不时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声响可不是好的兆头。所有的交通、网络、通讯都被封锁，除了一开始警备团的避难通知，没人知道此刻地面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都怪那些黑暗巨人，我就说他们一直想挑起战争！”一个光头男人大声叫骂着，附近的几人也纷纷附和，“什么和平，都是警备团编出来的假象！他们早就想弄死我们了。”

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备团工作人员上前试图制止，但回应他们的是周围越来越大的不满声。
“我的爷爷就是死在他们之间的战争里，这一次凭什么又让我们人类继续承受他们战争的代价！”

“我家也是，我祖母一家的尸体到现在都还埋在城外！”

“对！他们光明巨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打着为我们好的幌子，连城里的黑暗巨人都不肯驱逐出去，这算什么！”

“就是，就是。”

“说不定就是故意留着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更需要他们！”

“他们早和黑暗巨人串通一气，打算消灭人类占领地球！这是我们人类的地球，不是他们的！”

“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

“巨人全部滚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这是人类的地球！”

压抑已久的言论此刻彻底爆发，人群中翻涌起对未知命运的不安，工作人员不得不用上电击束缚枪逼退想要冲出防线的人。

骚乱持续了一阵，直到荷枪实弹的警备队成员出现并压制下来。幽怜皱着眉头，给媒体批了一条专线，给地下室内惴惴不安的人们，接通了唯一的一条直播专线，镜头就在高能粒子放射塔上，对准了防护罩外重重黑雾和与黑暗顽强斗争的光明巨人们。铺天盖地的黑暗，唯有那数十道光芒开道，像穿梭在黑色棉花中的金线，他们靠自己的光编织出人类的生命之线，将黑雾限制在距离护盾几十米开外。

主持人在画面外为大家介绍现在最新的战斗情况，在得知了光明巨人以布雷德为首在城外为他们拼命的时候，原本闹事的那几个声音弱了下去，大家都紧张万分地盯着画面。

未知会滋生恐惧，但现实又冰冷刺骨，难以让人接受。人类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巨人的手中。哪怕再不满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光与暗的胜负决定了他们的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光明巨人取得胜利，恢复平常的正常生活。

“节约能量的使用！我们现在的目的不是打倒他们。”布雷德在内线通知全队。

因为一开始打好了预防针，他们有意识规避开黑雾，光线没有丝毫浪费，全部集中在卡蜜拉一人身上，为破损的护盾争取到了时间修复。

鞭子裹挟着纯粹的黑暗能量，每一击都危险无比，布雷德专心牵制着卡蜜拉，用一道又一道光线抵消掉攻击。纯粹的守势，竟然维持住了战局的平衡。黑雾中掩藏着的其他黑暗巨人有所忌惮，始终待在卡蜜拉身位之后，只不时提供光线支援，不过根据观察他们破不了护盾的防御，所以城卫队的其他巨人得以有余裕阻止他们插入中心的战局。

“真可悲啊，你以为你们保护的是什么东西，布雷德队长？”

卡蜜拉魅惑性的声音响起，布雷德不为所动，他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不知何时对面会突然发起的攻击上。

“现在的我能听到人类内心的声音，他们在抱怨你们没有保护好他们，抱怨你们多管闲事，抱怨你们抢走了他们的地球！”

“你以为扯几句谎就可以动摇我们的心智？你什么时候这么幼稚了，卡蜜拉。”

布雷德挥手一光刃打散从上方偷袭来的能量射线，他的目光坚毅，阻挡的步伐坚不可摧。

“是你们天真，以为各让一步就能让人类不计前嫌接纳你们？做你的美梦去吧！这个星球只允许有一个主人。”卡蜜拉的声音发狂发狠，她的攻击密集，布雷德附近的光明巨人躲闪不及，身上被割裂的伤痕越来越多，光粒子从伤口泼洒而出。

“就算那样，地球的主人也不会是你，加坦杰厄的可悲傀儡。”

布雷德伸手拽住飞扬的长鞭，在手腕上绕圈，往回猛拽，卡蜜拉被拽得失衡一踉跄，但她手边的黑雾顺着鞭身也缠绕上了布雷德的手掌。

腐蚀肉体的疼痛逼退了布雷德，他松开手，掌心被烫得变了颜色，冒出白烟，发出嗞嗞声响，但他抓住机会回手一击，光能斩断鞭子中段。

卡蜜拉怒吼一声扔掉剩下的半条鞭子，她突然上前，双手抓住布雷德的肩膀，黑雾渗透迅速在银色皮肤上留下一道道红印，她的手指内收试图去勒住喉咙，掌心压下重量，布雷德反扣住她的胳膊，和她一同从半空中坠落，轰隆一声坠地。

布雷德咳嗽两声，忍住浑身的钝痛，在对方落下一道光线攻击前就地一滚，卡蜜拉就站在他几步远的距离，似乎刚才的坠落没有伤到她的优雅步态半分。

“布雷德队长！”队友们呼唤着他，但来不及赶来支援，其他的黑暗巨人和黑雾阻挡了他们的前进。

“我没事，优先保护护盾！”

他咬牙从地上起身，身上覆盖了一层流动的光粒子，将黑雾的影响降到最低。

“真让人感动啊。”

卡蜜拉伸手，黑雾凝聚成又一条长鞭，她握住长杆，将鞭子折叠握进掌心，然后突然出手，鞭子绕上布雷德的脖颈，将巨人迅速拉近。

但卡蜜拉不急着给他致命一击，她柔软的手指绕着布雷德队长的坚毅脸庞画圈，“果然，光明会让人变得软弱，跟我一起回归黑暗吧。”

如情人般的呢喃，布雷德一阵冷颤，卡蜜拉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透过他看什么人。

“我不是迪迦。”布雷德冷静的声音粉碎了女人眼里唯一的希望，他握住逐渐收紧的鞭子，趁对方失神的一瞬再次劈断长鞭，这一次他学乖了，拉开一段距离，直接离开鞭子的攻击范围。

卡蜜拉沉默了一阵，她侧过头发出阴恻恻的笑，癫狂地反复念叨：“是啊……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不是他……希特拉，达拉姆，杀了他！”

她的声音突然高亢。从黑雾中走出两位巨人，布雷德抬起手防卫，但与卡蜜拉消耗许久的他怎么可能对抗得过。

希特拉的速度，达拉姆的力量，他们一左一右配合，拳头砸上腹部，布雷德如断线的风筝那样被击飞出去。等他捂着腹部艰难撑起身，希特拉又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尖锐的爪子插入他的肩胛骨固定，达拉姆蓄满力量的拳头朝胸口腹部猛烈攻去。布雷德顿时就像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洋娃娃一样，任由光粒子飞舞，他的身体疼痛得颤抖，但从这个巨人身上听不到求饶声，只能听到一阵阵忍耐的闷哼。

似乎觉得单方面揍玩腻了，希特拉松开了手，光明巨人软倒坠地。迪拉姆抬脚狠狠踩在高频闪红的计时器上。希特拉被逗乐了，嘴里叽里咕噜念着破碎的话语，一边拍掌一边用脚尖踹布雷德的头。光明巨人的身下流淌着细细的金色河流，象征着他急剧流失的生命。

临时指挥室内，目睹了这一幕的镜子坐不住了，他皱眉转头看向幽怜，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可不是正儿八经的文职，而是货真价实的战士。虽然在这个世界因为适应性问题，他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只能用在关键时机。

“这样下去布雷德会……”

“我知道。”幽怜攥紧了拳头，“所有人，全力保护能量护盾。”说完，她走到镜子身侧，手掌放在对方肩膀上，“布雷德的安全……就交给你了，镜子骑士。”

从布雷德的手镯水晶反光中，猛烈爆发出一股能量。镜子轻巧从镜面中钻出，碎裂的水晶如利刃飞向希特拉，他抬脚踩在达拉姆的胸口，成功逼退前后两人，镜子搀扶起布雷德。耳边突然冒出赛罗略显疲惫的声音，他边回撤边说道：“……收到——我们这边的情况不乐观，不用等Evil了，趁帕拉吉还有能量，回来帮忙。”

他的话音刚落，一直沉默安静的卡蜜拉突然双目赤红，她的手弯曲成爪状，表情也狰狞起来，夹杂着痛苦与愤怒的仰天长吼。

黑雾从她的眼灯、胸口外溢，像被抽离的灵魂，卡蜜拉的惨叫回荡在空中，原本正在缠斗的光明黑暗两方都纷纷停下了，黑暗巨人在撤退，他们像逃离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顾不得掩饰身形，从黑雾中逃窜出。

过了几分钟，他们就明白为什么黑暗巨人要逃了。原本的黑雾中翻涌着不祥的能量，它向外扩张，触须缠绕上没来得及逃离的巨人，他们看不见黑雾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听到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肌肉撕裂的嘎吱声，沉闷的咀嚼声，吞食黑暗的怪物在雾中穿行，渗人又恐怖。

等到声音全都消失，黑雾向中央聚拢，全部收回了卡蜜拉的身上。加坦杰厄城主像刚刚饱餐了一顿，抬起手背优雅擦嘴，“感谢款待，我的新家人们。”

黑暗巨人数量一下锐减近半，他们或惶恐，或愤怒，或不可置信地注视着城主。没人知道那些被黑雾吞噬的同类下场怎么样了，黑雾弥漫过的地方空荡荡的一片，连灰都没剩。

看来赛罗虽然消灭了加坦杰厄的心脏，但它留在人间的意识却早已转移，这也在预料之中。镜子搀扶着布雷德，缓慢后撤，趁黑雾消失迅速往护盾附近前进。卡蜜拉此刻丧失了对他们的兴趣，她重新回到半空中，托高右手，黑色的能量在她掌心汇集，散发出强烈的不祥，黑白夹杂的能量像一团扭曲的腐肉在她手中增殖。

她的目标是护盾。

“能量输出最大值！”幽怜直觉不妙，“一定要顶住！”

高能放射塔功率升到最高，警报迭起，浅蓝色的护盾霎时爆发出耀眼的白光。卡蜜拉轻蔑笑了笑，她的手指微微弯曲，像在水面上推开一艘纸船那样，暗能量球往前飞去。

在接触到护盾的一瞬爆炸。

轰——

爆炸的烟尘过去后，护盾上洞开一个大口子，满功率的护盾以极快的速度修复，很快表面上已经覆上一层浅浅的电离层，只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就可以完成基本的修复，虽然没原来那么牢固，但是已经足够阻挡黑暗巨人，纯类光元素构成，为纯黑暗能量体特制的屏障。

但卡蜜拉怎么可能看着他们完成，她的手上已经凝聚起第二波。幽怜心急如焚盯着各项断崖般坠落的数值，这一次护盾绝对不可能再接下。她双手合拢，手指交叉，祈祷一般喃喃低语道："赛罗，Evil……看你们的了。"

全程注视着战局的迪迦抬起头，卡蜜拉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向虚无。他的手摩挲着怀里的火花棱镜，涌动的光能灼伤了他的皮肤，但他恍若未觉，疼痛使人清醒，更让他明白现在的处境。真的要走到哪一步吗？他张了张嘴，好像问出了声，但仔细听，他什么也没说出口。

暗能再次成形，朝还未修复的破洞奔来。

一道光刃和一阵黑暗射线共同撕碎了能量球，光暗两种属性完美中和，化作了空气中无害的一阵风。身着帕拉吉铠甲的赛罗瞬间出现在护盾前方。

"赛罗！"镜子惊喜道，他们在其他巨人的帮助下已经回到了城内，医疗队上前对布雷德进行治疗。

"不想死就帮忙撑住护盾。"Evil的声音同时响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混入了黑暗巨人中，和他一起出手的是没见过的陌生面孔，一群和他一起突然出现的黑暗巨人，迅速填补了人数的损失。

这是什么情况？光明巨人们面面相觑，显然黑暗巨人内部出了矛盾。

"她已经不是卡蜜拉了，她是加坦杰厄的仆从，"Evil朝前一指，"你们刚刚应该也已经看到了，它吃掉了我们的同类，等下一次它需要能量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加坦杰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无论光明还是黑暗，都只是它壮大自己的食粮。不管你们以前和他们有什么过节，只要今天想活着回家的，就全都给我来帮忙！"

Evil深呼吸一口气，理智尚存的卡蜜拉还不至于做出伤害同类的事情，他才有机会把主和派以及过去的旧部解救出来，但现在的卡蜜拉……不，她现在的意志应当已经完

全被邪神接管了。在原地踯躅的黑暗巨人们如梦初醒，他们重新组织起来，Evil排兵布阵的老本领还没丢，很快整顿了混乱的局面，他带来的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他们分散在团队关键节点，像一个个绳结一样将整个黑暗巨人牢牢拧成一股绳，上下一致，他们散开又像一张巨网，将卡蜜拉阻截在内。

看着渗出熟悉能量的卡蜜拉，赛罗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谢天谢地，他和Evil几乎同时赶到。战局重新平衡，光暗联手，大家按捺下各自的小心思，全力对付面前共同的敌人。

“是时候执行B计划了。”镜子在面板上敲敲打打，三分钟限制一到，他就只能变回人类形态，一个基础的能量模型出现在屏幕上，“刚才发生的爆炸，还有能量的中和，这个世界的光和暗与热胀冷缩一个原理，现在卡蜜拉的体内充满了不稳定的黑暗能量，像一颗氢气球，如果我们在卡蜜拉的一侧用光能攻击，另一侧注入黑暗能量。”

“就能把她像炸弹一样引爆？”赛罗插嘴。

“对。”

“我懂你想做什么了。”幽怜咬了下指尖，她握住话筒，“这里是幽怜，接下来的战斗指令权限转交给镜子骑士。”

镜子调整了下通讯器的位置，接通主线路，“Evil，能听到我说话吗？”

“都听到了，下次你们要讲点小秘密，哦，尤其是黑暗的坏话，记得关一下麦。总之，要我给我们敬爱的城主送份大礼是吧？”他银色打底，黑色花纹延展开的身体一如他人类的模样，浑身上下满是邪气，蓝色的眼灯却清澈无比，胸口的两尾红色又表露出主人不羁的性格。他抬手示意，唇角上扬，话语间洋溢着志在必得的狂傲，“黑暗的战士们，把你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准备送加坦杰厄上路！”

黑暗巨人们伸出手掌，源源不断的黑暗能量衍生成纽带，作为前方定位引导的Evil，他蔚蓝的计时器和眼灯都放射出亮眼的强光。

“赛罗，帕拉吉还撑得住吗？”

赛罗抚向胸口的青石，最后一格能量已经被启用了，他勾起一个无奈但又很快变得自信满满的笑容：“当然！”

“其他的光明巨人，听我指令，把你们的光能集中在赛罗的帕拉吉铠甲上，它有着最强的盾也有着最强的刃，能够斩断黑暗。”在获得了幽怜许可后，镜子发话道。

赛罗举起弓箭，右手肌肉绷紧，手背青筋暴起，光弦拉到最极限，四周聚拢的光芒像闪亮的银河系旋臂。Evil手臂斜划，黑紫的光芒在他手臂上成型，黑暗属性的哉佩利敖光线。光之长弓，暗之光线，光与暗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了合作，他们都瞄准了同一个敌人。

卡蜜拉的几次突破都被Evil和光明巨人联手防住，她不再试图冲破防线，而是待在原地，冷冷看着他们，就像看小孩子摆弄超过推荐年龄的复杂玩具，但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比翻书还快，一会儿大声嘲笑，一会儿漠视，一会儿又变得无比狂躁，“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们，就凭你们的力量也想与加坦杰厄大人抗衡？”

光明和阴影都达到最盛，纯洁的白与幽深的黑，半边天空被照亮，半边沉入黑夜。显示屏前的人们都屏气敛息，生怕自己呼吸重了影响到画面中的战局。

“就现在！”镜子的声音从喇叭里吼出。

强烈的光与强烈的暗同时从两断射出，准确朝向半空中的银金巨人。卡蜜拉冷笑一声，没有丝毫要躲的意思，她挥手一抬，两道身影阻截在射程内，迪拉休姆光流和兰帕尔特光弹与光线相撞，后者仅仅损去了一点光晕，紧接着两道能量同时撞上了肉体。

轰轰——巨大的爆炸声响，震得在场的所有巨人都耳鸣了一阵，他们紧盯着半空中，留意着所有动静，要对付加坦杰厄，不能有一点放松。

烟尘散去后，卡蜜拉妩媚的笑容仍然挂在脸上，而她一前一后把她护得严严实实的两个巨人就没那么好运了。蓝色的巨人，希特拉的后背血肉模糊，往外掉下轰碎的肉末，红色的巨人，达拉姆的胸口出现大坑，黑色的粘稠液体从他们的伤口蜂拥而出，计时器光芒尽失，寂静无比，宣告了沉重的死讯。

“可恶！”连轴转释放能量，两发帕拉吉蓄力光箭，再加上一次瞬移，赛罗饶是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他一下子脱力，计时器开始闪红，如果放在他的全盛时期，可能只会疲惫一小阵，但现在的赛罗只觉得床铺在向他招手，但他这一睡下去，恐怕就没有醒来的机会了。

Evil啧了一声，他回头看了看巨人中的一位长者，年老的巨人扭过了头，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察觉到前城卫队队长的目光，他凑近了Evil，用只有他们两个之间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不用在意我，希特拉他们……也会理解的。卡蜜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或许死亡对他们来说才是解脱。”

但身受重伤的两位黑暗巨人并没有就此倒下，从卡蜜拉身上冒出的黑雾修补了他们破损的肉体，他们呆滞的眼灯也同样染上渗人的猩红，恢复了活力后变得张牙舞爪，嘴里冒出意义不明的嘶嘶声。

邪神的世界里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如果连死亡都不能击败邪神的傀儡，那他们活人的胜算还剩多少呢？有些巨人的腿脚已经发软了，Evil抬手示意分散阵型，这情况不

太妙。

卡蜜拉的手掌分别放上他们的肩膀两侧，俯下身，魅惑的低语萦绕在唇边：“乖孩子们，用餐时间到了。”

复活的希特拉和达拉姆比之前变得更强，黑暗重组了他们的血肉，原本被肉体限制的能力被彻底激发，他们不在意自己的身体被过载的力量撕扯得变形，来自深渊的无穷无尽的邪能会修补他们的身躯，像不知疲倦的野兽，沉浸在杀戮的饥渴中不可自拔。

Evil且战且退，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黑暗巨人们在他们面前也不堪一击，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打败敌人，还会吸走对方的能量，像进食那样，从胸口剜走计时器，放进嘴里咀嚼，这一幕显得恐怖惊悚，尤其是对于巨人们而言。

赛罗看得一阵恶心，他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和其他负伤的光明巨人一同回到城墙上，他恢复了节省能量的人类形态，趴在墙边干呕。

进食完毕的黑暗三人组再一次聚起能量波，撞击在抢修好的能量护盾上，轰开的大洞修复速度比之前慢了许多，即便是高度发达的露露耶，能量储备也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整座城市被他们破开了大门，露露耶像待宰的羔羊，在黑暗面前绝望无力地挣扎。

幽怜的指甲在掌心掐出红印，“人类的末日就这么到来了吗……”

他们对加坦杰厄已经没有任何防护可言，城市一旦被波及，即使身处地下避难所，也难以确保安全。隐隐的啜泣声在人群当中弥漫，不知道是谁在低语：“神啊，人类又要重现百年前的惨剧了吗？”

“咳咳咳……”

赛罗又干咳了一阵才缓过劲来，他的腿脚酸软，胃里一阵抽搐，熟悉的缺失光的无力感侵袭了他。迪迦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他的身侧，垂下眼睛看他。

“通讯器给我。”他朝赛罗伸手。

“什么？”赛罗还没缓过劲来，他的头脑发晕，反应慢了几拍，迪迦直接从他的耳边摘走了金属贴片，冰凉的手指冻得赛罗一个激灵。

“Evil，继续配合地球警备团的行动。幽怜团长，告诉你们的城主，露露耶给我的诺言也该兑现了。”

他把指甲大小的通讯器丢回赛罗手里，然后从衣服夹层里掏出令赛罗眼熟的东西。

“火花棱镜！它怎么在你这里！”

赛罗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顺气，不可思议地望向迪迦，但对方无视了他的质问，丝毫没有解释的意思。迪迦手握大理石的柱身，手臂收拢在胸前交叉，然后单手抬高，金色的阵列像翅膀一样展开。

但预想之中的光并没有降临在他的身上，浓稠的黑暗遮蔽了他的身形，他化作一团浓稠的黑烟从地面升起，和进入护盾的卡蜜拉三人相撞，一同坠进城中，压塌了几栋高楼。

黑烟散去，陌生又熟悉的巨人轮廓渐渐清晰，比起赛罗认识的那个迪迦，他仿佛褪了色，只留下黑白灰三种颜色，银色体表也被灰色替代，唯有暖白的眼灯和湛蓝的计时器还保留了原来的模样。他体型偏瘦，宽阔的肩膀，细长的腰肢，比达拉姆灵活，又比希特拉更具力量。他坚定站在三人组前，战斗的起手式，代表着无声的守护。

“迪，迦……”卡蜜拉从房屋废墟中起身，她猩红的眼灯痴迷地盯着他看，她往前伸出的手臂，好像想要抓住什么，但她又中途僵硬扭过头，角度别扭得像被绳索拽动的人偶，再转过头来时，方才在她脸上一闪而过的软弱已经无迹可寻。她面无表情挥开长鞭，劈头盖脸冲迪迦打去。

他稍一侧身躲过这一击，希特拉和达拉姆又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

“小心身后！”赛罗两手握在嘴边扩音。

迪迦半蹲轻巧避开身后的袭击，他手肘后击，准确击中两位黑暗巨人的腹部，然后马上侧身拉开距离，他的目标明确，直接靠近卡蜜拉，蕴含着力量的拳头在卡蜜拉挥鞭以前，落在对方的胸口。即使邪神状态下的卡蜜拉，接下这一击也往后退了几步，踉踉跄跄。

对别的生物如同腐蚀物质的黑雾于迪迦毫无作用，他完全没有躲避卡蜜拉的光线，任何黑暗能量接触到他身上就像打进了棉花，除了在外表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痕，他的身体像干燥的海绵一样，吸纳了黑暗，再从他的手臂、腿上以攻击性的力量释放。他的攻击路数和赛罗已知的那位完全不同，如果说光明巨人迪迦过人的力量中沉淀着温柔，是稳扎稳打的保守派，而这位黑暗巨人则更偏向于冒进的打法，以灵活善变的攻击见长。即使以一对三，也不落下风。

“城内已经不安全了，赛罗，这是最后的请求，帮助地下避难所的人们撤离，迪迦在为我们争取时间，但即便是他也撑不了太久……如果你们不愿意也没关系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回到你们的世界去吧。”布雷德一瘸一拐走到赛罗身后。

“我们不会离开的，我答应过幽怜，赌上终极赛罗警备队的荣誉，我们会和迪迦一起和加坦杰厄战斗到最后一刻。”

少年仍然有些虚弱靠着墙，但他的声音沉着冷静，就连镜子也为之一愣，他微笑着锤了下赛罗的肩膀，说：“我也同样，听赛罗队长的。”

“还是老样子的自以为是。”Evil摇了摇头，勾起笑容，“罢了，我不就是因为这个才追随的那家伙，不是吗？”

他抬手摁了下耳后的贴片，“黑暗巨人，加入撤离行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要求保留一定的自主行动权利。”

“同意。”幽怜回答。

他回头对着刚才的老巨人说：“科隆，解散现有编队，你带的组接下来的任务更改为护卫运输舰。虽然比起守护什么东西，我还是破坏更擅长啊，但是——偶尔尝试下也不赖，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被黑暗彻底侵占的露露耶会成为一座死城，不，不仅仅是露露耶，整个星球的生物都将成为邪神降临的祭品。迪迦愿意为了露露耶的民众战斗到最后一刻。那么民众呢，如果他们真的拥有心灵的力量，他们会愿意帮助身为黑暗巨人的迪迦吗？

赛罗摸到了那把钥匙，但他找不到对应的锁孔。

“怪物，完全就是怪物……”

“他不会想把我们也吃掉吧？”

赛罗刚护送来第一艘运输舰，他就听到了避难所里的声音，他从工作人员当中穿过，站在仍在实时播放的画面前。

迪迦身上的黑暗力量越来越强大，他的身体却越来越破败，原本深灰色的肌肤也布满大大小小的被烧焦的黑斑，坑坑洼洼的伤口往外渗出黑色的血液，计时器上密布碎纹。战斗已经趋近白热化，体面的作战方式早已被抛诸于脑后。他丝毫不在意肉体的损伤，和达拉姆、希特拉滚作一团，像被逼到穷途末路的三头野兽，手脚并用，张口撕咬下血肉，不断生长，又不断被破坏，黑雾缭绕在他们之间。

等到恐怖的撕咬终于停止时，出现了唯一的胜者，黑暗巨人从两团已经分不清谁属于达拉姆谁属于希特拉的红蓝肉堆中起身，他折断了希特拉的腿，踢碎了达拉姆的手臂，一次又一次击碎了他们的计时器，而他自己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深渊的力量同样作用在他的身上，替他修复好了胸口的计时器，他伸手一推，脱臼的胳膊回到原处，外露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他走向卡蜜拉。似乎被他身上骇人的气势吓住，卡蜜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迪迦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她的跟前站定。

“他在保护你们！那个黑暗巨人，迪迦！”赛罗大声叫喊着，“他不是怪物，也不是坏人，他在为拯救这个世界，拯救你们而努力！就算不能理解，也请你们为他加油，拜托了！”

迪迦的名字却突然炸开了某个开关，原本只是在人群中传的窃窃私语一下子放大。

“黑暗之子迪迦？喂你刚刚听见了他在说什么吗……”

“真的是那个迪迦吗？”

“迪迦？怎么可能！你们刚刚也看见了，他有多恐怖，那种怪物怎么可能会保护我们，趁他们还在自相残杀赶紧走，等离开露露耶，我们就安全了！”

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抵达的运输舰，人们争先恐后往外涌，人群拥挤，推着赛罗往外，他踉跄了几下，险些摔倒，再抬头看过去时，显示器的线不知道被谁踢到了，从桌上拽倒，屏幕在地面上磕伤，陷入一片漆黑。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废弃这个研究方向？”他无端想起了之前问镜子的话。

镜子骑士盯着他，露出无奈又有深意的笑，“智慧生物的心灵是最不可控的东西，它会创造美好的光明，也会催生出同样恐怖的黑暗，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冰冷，潮湿，痛楚，迪迦浑身仿佛投进了冰水里，他的眼灯暗了暗，冰冷刺骨的感觉从心口蔓延。卡蜜拉银金色的手臂穿透了他的胸膛，她的掌心握着水滴型的计时器，她偏过头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然后捏碎了它。

“迪迦！”

一直游离在战场边缘的一小队黑暗巨人及时出手，黑暗能量射线逼退了卡蜜拉，Evil上前扶住栽倒的迪迦。Evil啧了一声，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但都该死的让他不爽。

失去计时器的巨人气息微弱，乳白眼灯也黯淡下去，死亡的气息环绕在他周身。他们迅速后撤，用黑色的影子掩护，避免卡蜜拉趁机补刀的可能。

“可恶……”赛罗朝天台的墙壁狠狠锤下，他的拳头陷入砸出的坑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黑暗巨人，眼里写满不甘，“如果我还有力量，如果我再强一点……”

卡蜜拉微笑着毫不费劲躲开攻击，她扬起双臂拍了拍手掌，迪拉姆和希特拉从血肉中重新生长，恢复了原貌，站在她的左右两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都结束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卡蜜拉癫狂的笑声回荡在城市废墟上空，没人注意到她的猩红眼灯边缘滑下深红的液体，像血泪一样。

她随意一勾手指，希特拉掀起的风暴撞上正在运输人类的飞船，迪拉姆点燃的火焰烧起了飞船的引擎，数艘船连带一船的平民往地面撞去。

附近的巨人迅速散开，伸出双手接住了它们，无一失手，全部平稳放归地面，因为数量上的差距，大部分救下飞船的都是黑暗巨人。

飞船里的人们尖叫着看向救了他们一命的敌对巨人，劫后余生的他们内心只剩下了恐惧，警备团成员协助他们就地避难。

“卑微的蝼蚁们，准备迎接你们的神明！露露耶，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住所！”

卡蜜拉的身体开始分解，她的胸口、手臂、脚上渗出浓郁的黑雾，她美丽的身躯逐渐膨胀变形，黑雾成为了她的新躯体，她细长的四肢由丑陋的触手替代，唯有头部还看得出原本的样子。

地面以下冒出奇怪的巨石，街道被毁坏，房屋倒塌，高能量发射塔倾倒，笼罩在城市上方稀薄的破碎能量罩彻底消失踪迹。

他们撤离的及时，原来的几个地下避难所已经被巨石穿透，成为了废墟。但与之相对的是，巨石上方形成了新的磁场，所有的电子设备彻底失灵，熄了火的飞船个个原地趴窝。沉睡的邪神宫殿在苏醒，破土而出，几乎将露露耶的所有高建筑毁坏殆尽。

“点燃它，这是最后的手段了。”

白发的城主卷起泛黄的羊皮纸，交到幽怜手中。

“这就是迪迦说的那个约定？”

幽怜拿过烛台，火舍舔舐着干燥卷纸，漆黑印迹从底部蔓延，火焰上方浮现了花纹繁复的文字。

“这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远超人类想象的禁忌的力量，实现条件也非常苛刻。制造它的人的是你，幽怜。”城主的目光转向她。

“我？”

“现在的你当然不记得了，为了制造它你几乎献出了生命。你预知未来的能力也是一位光明巨人送给你的礼物，她为了救你和你彻底一体化，陷入永久的休眠。我曾经和光一同战斗，你也同样，我和你，都是被光明选中的人。”

幽怜皱眉，她的脑子一沉，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仔细一想一切不合理的地方都有了完美的解释，“怎么会？那这股力量会带来什么……”

“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人类都只能选择接受。”城主叹息道，他摩挲着末尾小指的戒指，它的背面裂开一道黑色的缝隙，“再见了，老朋友。”

火光跳动着，仿佛一颗沉睡的心脏，金色的文字化作一道光飞了出去，飞向迪迦空缺的胸口。Evil盯着在迪迦空洞的胸口覆盖的光，它填满了空缺，像新生的血肉一样和迪迦融合在一起。愈合的伤口上重新生长出了蔚蓝色的计时器，只是这一次，里面充盈的都是耀眼无比的光能。从计时器中爆发的光柱，冲破了乌云，耀眼的光占据了所有视线。

锈蚀的齿轮迟缓转动，大脑运转的阻滞感阻挠他往记忆深处挖掘，大古皱着眉头，深呼吸，将整个意识沉浸其中，他的灵魂仿佛在长而没有尽头的漆黑隧道里奔跑，没有风声，也没有脚步声，唯一提醒自己时间还在往前流动的就是自己的心跳。

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就在他快要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即将放弃时，黑暗的甬道深处突然绽开一束光。

久违的光出现在前方，虽然只是微弱的一点点，但仍然固执地在前方闪亮着。

那些被遗忘记忆里的高兴的、难过的、愤怒的、希望的、失望的心情，全都涌上心扉，丢失的记忆空白渐渐有了五彩的颜色，耳旁的风声越来越大，他能听见的自己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大，和心脏一同轰鸣着响彻耳畔。

终于，不知道跑出去了多远，那道外界的光到了触手可及的距离，他毫不犹豫地迈步进入，整个身体沐浴在强烈的光芒下，在黑暗中迟钝的五感重新回归肉体。

在刺眼光芒下短暂的失明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金字塔，锋利边缘上泛着异样白光。
金字塔没有实体，大古轻松穿透了金色的光壁，进入到金字塔里面，他的步伐坚定，像是早就来过一般熟络。

高台之上，三座巨人的石像赫然出现在眼前，圣洁的光辉披上巨人的轮廓，宛若神迹，但大古心里的那道声音告诉他，他们从来都不是神，他们也会痛苦，也会死去，和别的生命没有什么不同。

大古抬头注视着三座石像，中间靠后的那一个巨人尤为熟悉，计时器的位置甚至微微亮起了光，那点稍纵即逝的光芒像火柴上颤抖的微弱火苗，触动着大古的内心，他记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到过这个计时器，它应当盛满海洋一般的蓝色，如宝石一般闪耀，而不是现在这样，和毫无生气的死物没有任何区别。

大古走上前，手掌贴上巨人的脚面，和他的心跳声共鸣的震动吓了他一跳，但他刚一撤手，整个世界就开始摇晃起来，巨人的石像簌簌落下灰尘，紧接着一切崩塌褪色，

石像与四周淡金色的背影一起破碎。大古下意识蹲下抬手护住自己的脑袋，崩塌的声音持续好一阵，但预料中的石块没有落在身上，连一点灰尘都未曾落下。

大古缓慢松开双臂，抬起头来。三色的巨人从石像中复苏，蓝盈盈的计时器盛满光能，乳白色眼灯沉默又温和注视着他。

不，是他在注视着自己。

视角突然抬高，视野中站在他下方黑发的男人抬起头与他对视，他和大古长得一模一样，但是眼下没有泪痣，他的目光与大古截然不同，锐利如刀片，明明是身高差距巨大的仰视，却更像大古在被对方审视。

你是谁？……我又是谁？

他的视野所及之处突然间变得白得刺眼。

迪迦低头看向放射出耀眼光芒的火花棱镜，以往抗拒无比的光此刻却急切地呼唤着他。他握紧了火花棱镜，贴在自己心脏的位置，温暖的光怀抱着他，这一次笼罩他全身的变成了光。

银色覆盖了身躯，紫色和红色如笔墨交织，他的身体在光中重塑。

“……杯子里装的也能是光。”

赛罗和镜子汇合后，他们站在离战场一定距离还未倒塌的房屋上，在电子设备全部失效的城内，他们能仰仗的只有剩余的光明巨人与黑暗巨人。

而那个他无比熟悉的，浑身充满光的战士，迪迦，就正屹立在战场中央。

他浑身充裕的光能向外辐射，浅金色外表宛如神明。他的光芒所到之处，黑雾退散，光明巨人的身上也泛起浅浅的金光，空虚的能量被瞬间补满，计时器亮起明亮的绿色。

Evil一向能言善辩的嘴这时也失去了言语，他静默着看着面前闪闪发光的小水晶，它和迪迦额头的一模一样。他想要捧起它，但隐隐约约察觉到一旦触碰，他的命运就会因此发生剧烈的改变，他正站在人生重要的分岔路口，左手边沉淀着过去的阴影，右手边通往光明的未来。

“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吗？”

他哑然失笑，伸手将水晶纳入掌中。

柔软的金色的光同样点亮了赛罗的帕拉吉手镯，青石绽放出的光辉吞没了赛罗的视线，等他在光亮中缓慢睁眼时，他发现自己的手臂已经被蓝色替代，他恢复了自己的原身模样。

“这是……”

他抬起头左右看了看，白茫茫的一片，脚下空空如也，他悬浮在一片虚无中。

“居然是你。”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本应该死去的巨人此刻突然出现在他的对面，和赛罗如此近距离面对面交流时，他终于摘下了他的伪装，赛罗熟悉的属于迪迦的身姿，额头晶莹剔透的水晶，暖白的椭圆眼灯，神明般悲伤柔和的神情，难以置信地出现在他的脸上。

“不用太吃惊，这就是我原本的模样，诞生于猎户座的第一道光。”

赛罗眼前一黑，他突然掉进渺茫空旷的宇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就注意到四周的星体碎屑都在后退——是他的位置在不断前进，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低头看去，没有手也没有脚，只有最纯粹而原始的一团光。

很快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颗熟悉的星球，他察觉到自己身处的这团光在静静注视着这颗星球，直到生命的绿色布满整片大陆，越来越多和他一样的伙伴来到这颗星球，他们有的选择变成了人形，有的还和它一样选择停留在能量状态。

但巨人的出现给这颗星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原本正常发展的人类文明几次中断，为了反制，人类不得不通过科技仿制巨人的力量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他们就像一群手握核弹但又不清楚原理的小孩子，将自己和星球搅得一团糟，绝大部分土地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类聚居地在巨人势力划分下又逐渐分化成一座座割裂的城邦。

这样的混乱，持续到某一天那团光遇上了一位熟悉的黑暗巨人。

卡蜜拉。

光仿照着她的模样，倾听着她的呼唤。而这一次赛罗就从这团光中被踢了出去，从第一人称视角转变为了第三人称视角。虽然仍然触碰不到任何东西，但好在这一次他至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从那团光里的诞生了黑银色的黑暗巨人，赛罗看着他如幼儿般的蹒跚学步，到卡蜜拉面前时的行动自如，他想起了曾经在TPC课堂上学到的生物演化史，从泥潭上挣扎着上岸的鱼，拥有了呼吸空气的肺，和在大地上行走的足，却再也不是鱼了。

他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光会回应人们的祈愿，无论祈愿是出于光明还是黑暗。

赛罗愣神的一阵，他又回到了之前的空间内，迪迦平和的视线仍然投注在他身上。

“你的意思是，你原来就是光，只是刚好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卡蜜拉，所以你也学着变成了黑暗巨人？”

“我想终止这一切，她提出了可行的办法，但是走错了方向，直到遇到幽怜他们，我才改变了想法。但即便解决了加坦杰厄之后，这一切或许还会重演。”

赛罗想起Evil说过的那句话，再加上迪迦态度的反常，他不可思议问道：“你在跟我——留遗言？……喂喂喂，我们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走了露露耶怎么办？”

“你想要获得什么，那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代价已经算收得够便宜了。”他露出明快的笑容，这还是赛罗第一次见到他如此轻松的笑，“光明巨人不得干涉人类的选择，这就是我的要求。”

“那黑暗巨人呢，虽然这一次他们帮了很多忙，但是万一又出一个像你这样的狂战士……尤其那个叫Evil的，他可不像什么善茬。”

“不会有黑暗巨人了，这是我的第二个要求。”他眼灯黯了黯，“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选择成为光。即使不愿意，我也给了让他们重新恢复黑暗能量体的机会，离开地球。”

赛罗这下彻底震惊了。光暗转化，而且是群体性的光暗转化这么听起来天方夜谭的事情，居然真的被迪迦做到了，但这也就意味着迪迦要付出代价的绝对不止是一条命这么简单。也许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都不一定能做到，如果这世上真的有魔鬼的话。

“那代价呢？恐怕不止是你的生命吧？”

迪迦皱眉，似乎为这个问题感到为难，“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赛罗急切反问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气对方擅作主张还是在着急挽留什么。

“我并非神明，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但是它能对抗加坦杰厄，阻止世界毁灭，那就足够了，至于剩下的事情，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人类不是完美的生物，但正是因为不完美才创造了生命的可能，他们需要自己学会在错误中成长，而不是借助我们的手。”

他抬起一边手臂，指尖下垂，指着赛罗的手镯，“临别礼物，感谢你和你朋友们的帮助，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情。”

赛罗低头看去，手镯上明显的伤痕居然开始愈合，在光的包裹下逐渐恢复，熟悉的力量运转周身，等光芒散去，青石上最后留下了一小条不仔细看都难以发觉的裂痕。

“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你这东西里的力量很熟悉，看来是某个故人送给你的。”

赛罗抬起头，对上迪迦充满怀念的视线，然后他才发现对方的身体不仅在消散，还在不断后退，去往无尽的虚无。他伸出手去，但已经够不到迪迦了，他的身体也被向后拉扯，这个空间在剧烈地排斥他，外界的杂音逐渐明显，“等等！……我们还能再见吗？”

迪迦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在赛罗的视野里变回了最初的光球，最后传到他耳边的遥远空灵的声音说道：“告诉幽怜，我回到猎户座的故乡去了，但只要有人呼唤我，需要我，我就会再次在光芒中现身。”

赛罗睁开眼睛，他仍然站在房顶，他掌心里分量沉甸甸的，是迪迦还给他的彩色火花棱镜。四周和之前别无两样，好像刚刚过去了不到几秒钟，只不过所有的巨人身上都笼罩着一层金色的光。

绝大部分黑暗巨人都拥抱了光明，只有一小部分像流星一样往天边飞走了，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战场中央往外辐射光能的光之巨人迪迦，他横举双臂，标准的计时器闪光加持的哉佩利敖光线，巨量的光能涌入，是所有的巨人都将能量汇聚到他身上，绚烂的金色光线击穿了黑暗，猛烈击散了卡蜜拉怪物般的身躯。

赛罗几乎要被这道光刺激得流泪，但他仍然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迪迦的一举一动。巨人飞到空中，将黑暗中的三人全部打入地底，从刚从泥土中升起一半的宫殿屋顶一直穿到地下宫殿的地板上，他瞬间释放了所有光能，让赛罗想起他差点触碰等离子火花塔核心时所见过的刺目光芒，他的眼睛在强光下几近失灵，只能凭借对能量的感知来猜测迪迦在做什么，他似乎把所有属于加坦杰厄的力量都封入三人的身体内，再将他们封印在石像中。

漂亮，果断，不留一分情面。

遮云蔽日的烟尘散去，太阳光重新落回地面，电源供应恢复，所有的仪器指标回正，赛罗手里的金属片也开始嗞嗞冒出杂音。

城内所有的异动都停止了，石柱斜立在原地，警备团成员们也震惊不已，忘了手中的工作，人们从躲避的临时帐篷和建筑里纷纷跑出来，这宛如神迹的一幕刻入了许多人的脑海中，他们将终生难忘，一位从天而降的光之巨人拯救了全人类，他的名字不再带有黑暗之子的前缀，而是承载了希望的光之巨人迪迦。

迪迦以光明之姿重新回到地面，人们在欢呼，在高声呼喊着英雄，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互相拥抱、哭泣，而巨人始终沉默着，只略点了下头，他的光芒从脚下开始消散，柔软的银色肤质被冷硬的石头替代，他保持着端正的站姿，计时器和额头水晶归于寂静，在夕阳的辉光中，和他过去黑暗的同伴们一样，化作了石像。

大古猛地一下从座位上弹起身，他揉揉眼睛重新审视周围，他现在还在自己的房间，预言机器也好好放在桌面上，时钟上的细长分针转动的角度告诉他才只过了十分钟。

——刚才看到的石像和巨人，那是……梦吗？

他锤了锤肩膀，推开门，准备出去透透气，憋在房间里太久，自己都快要发霉了。他走到常去的基地空闲的停机坪一侧，这个时间点停机坪上还没有工作人员。他想吹吹海风，往边上走去，然后看到了一个站在平台边缘的熟悉背影，他没有穿TPC的制服，不算高挑的身材，锻炼得当的肩膀撑高了衣服，长袖和高腰牛仔裤遮不住的健壮四肢，被风挑起的两缕头发像两只兔耳朵。

他犹豫走近，回归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还没理清楚，但他记得对方的名字，“抱歉，请问你是？……赛罗？”

“好久不见，大古，”他转过身，少年的脸和照片上的如出一辙，他露出耀眼的笑容，伸开双臂，将大古牢牢抱进怀里，“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大古几乎条件反射地拍了拍少年结实的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要跟着笑，好像被对方那阳光般的笑容感染了似的。

良久以后松手，赛罗突然想到了什么，把揣衣服里的火花棱镜掏出来，交回到大古手上，大古的表情凝固了一瞬，他有些不好的预感，现在装失忆还来得及吗？

“现在介意和我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吗，大古？不，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真角大古？”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阳光倾斜而下，照在赛罗的脸上，他手里捧着热牛奶，一脸视死如归。没想到在逼问过大古以后，自己居然也会面临同样的场面，可能这就是他在地球书上读到过的风水轮流转。

居间惠队长的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赛罗却如坐针毡。

“你和大古队员都瞒着我些什么吧？”

他们会谈的地方没有选择在审讯室，而是找了一家沿河的咖啡店，空旷的阳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好消息是这至少说明队长现在还没有把赛罗他们的事情报给TPC上层的打算，坏消息是队长可能也在怀疑大古了，所以会选择各个击破。

赛罗现在也没有遮盖自己的必要，帕拉吉手镯恢复得不错，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穿梭时空如家常便饭，但好歹来去自由。

“我和迪迦同样是光构成的奥特曼，我的全名是赛罗奥特曼。”

他抚摸上右手的手镯，青石一闪而过，在居间惠的眼睛里少年一瞬间被蓝红两色的身影替代，然后下一秒却又恢复了正常的人类样貌。

“你的失忆是假的？”

不愧是经历和胆识过人的胜利队队长，她虽有惊讶但也很快冷静并且接受了现实。

赛罗犹豫着点了点头，解释道，“那个时候的我受了重伤，为了自保我不得不隐藏身份，人类的样子只是我的拟态。”

“大古对这件事知情吗？”

赛罗更加犹豫地缓慢点头，“我不小心暴露过身份，也拜托大古帮我隐藏身份，队长你应该也清楚大古那家伙的性格。”

“是啊，”一说到大古，居间的表情就温和了许多，她露出无奈的微笑，“你也真会挑人，偏偏选中了我们当中最心软的那个。”

“大古他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受到处罚吧？”赛罗试探道。

队长摇了摇头，她低头搅拌咖啡，“既然是你的决定，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你不与人类为敌，我也不会为难你的，这段时间还要多谢你的帮助才对。”

赛罗松了一口气。

“但是，”居间话风一转，“TPC内部已经有人在怀疑你了，如果你还想留在TPC就尽快完成学业通过考试，不要给大古拖后腿，可以吗？”

“确实是个好孩子，这种时候还想着给大古打掩护。”居间惠看着明显萎靡了几分的赛罗离开的背影，端起还剩一半的咖啡一饮而尽，展开PDA，一份关于赛罗身份的报告静静躺在画面中央，末尾是大古的签名，“那么迪迦呢，他也会有一个人类拟态，生活在我们身边吗？”

她摩挲着杯壁，饮过的地方留下了深色的水渍，像蝴蝶展开的一对翅膀。

“大古——”

听到拖长了尾音的叫唤，大古就准知道赛罗一定又在哪里受了委屈了。自从回归以来，赛罗变得粘人了许多，好像生怕他下一秒消失一样，逮到机会就往他身边钻，而且不满足于只在旁边待着，只要附近没人，赛罗就格外喜欢肢体接触。

“怎么了？”

“我真的不想考试啊啊！我明明都已经有自己的终极赛罗警备队了，为什么还要学习和考试！！”

他抱着大古的胳膊不撒手，看到活力满满的少年难得的抱怨，大古忍俊不禁，“原来队长找你是谈这个，我当时入队的时候也考了的哟。毕竟规定在那里。不过赛罗的话，也没必要非待在TPC吧。”

“那不行。”

说起考试就愁容满面的赛罗奥特曼却拒绝干脆。

“为什么？你把莎莉他们都送回去了，为什么非要留在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类组织里呢？”

赛罗噎住了，他总不能对着大古那双温和的眼睛说我舍不得你吧，想想都够害臊和掉鸡皮疙瘩，堪称镜子骑士与莎莉2.0场景。

“因为地球还有没解决的危机，我怎么能坐视不理。”

他说得理直气壮，心里却虚得不行。他内心的小人盘着腿坐在他的肩膀上，直骂他怂。

“可是这个地球还有我和我的队友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成功解决了不少危机。”大古略一思考，的确，以前重伤状态的赛罗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游离在战场之外，想插手

帮忙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赛罗想起从乱七八糟的书上学到的东西，改变了策略，换上狗狗眼，大古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少年眉头一皱，嘴角下撇，活像要被人抛弃的小狗："你在赶我走吗，大古？"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直待在这个宇宙没关系吗？赛罗的亲人、朋友，还有你提到过的警备队的任务，你是大家的英雄，有着那么丰富的过往，现在却待在这里委屈自己，隐藏身份过着平凡人类的生活，"虽然于心不忍，但大古还记得临行前一晚赛罗几乎快要溢出来的眼泪，他真的见不得太阳般的少年低落的样子，"那样对赛罗太不公平了不是吗？"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赛罗猛然摇头。

"包括考试吗？"大古偏头问道。

"对，包括考试。"赛罗硬着头皮承认，"我已经给老爹他们写过报告了，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宇宙的能量不对劲，所以没问题的，我会留在这里，完成警备队的任务，直到危机解决了为止，在这个期间我也不会妨碍你的。"

赛罗想起赛文再三对他耳提面命不得任意干涉宇宙文明的准则，但理论是一回事，实操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不能直接干涉——但帮助和自己同样的奥特战士总没有问题吧？这也是他必须要加入TPC的一大理由，只要他以人类的身份参与，即使是严厉的老爹和经验丰富的麦克斯也说不了什么。

大古抿了下嘴唇，似乎还没有被完全说服。"而且——"赛罗继续补充道，"像人类一样生活，在我遇到大古以前，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呢，以前的奥特战士几乎都有地球生活的经验。"

从初代到梦比优斯，早在光之国建设成如今这样，奥特火炬还未倒塌过以前，奥特兄弟们就已经与人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起初赛罗还不能理解人类有什么特别的，他选择的宇宙人比某个地球人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赛罗说的是实话，不亲自体验过，很难体会到奥特曼对人类的特殊感情。虽然不知道算不算足够好运，他喜欢上的这一位人类很特别，他拥有光明遗传因子，拥有变身的能力。幸也不幸的是，他们虽然勉强算是同类，但大古归根结底只是拥有力量的人类，不像高斯这种高度一体化。

如果他真的离大古而去，等下一次再到这个宇宙，那个叫真角大古的人类恐怕早已归于尘土。赛罗不止一次碰见过梦比优斯抱着图拉依伽枪细心擦拭，早已经成熟起来的小战士只有这种时候才会偷偷掉眼泪。

到这种时候希卡利就总会恰到好处的出现，把不会读空气准备上去打招呼的赛罗一把薅走。
“让他和我们曾经的人类战友单独待一会儿。”

“曾经的人类战友？”

“嗯，曾经和我们并肩作战过的地球上的人类，最长寿的地球人也只有一百来岁，一百光年的距离对于我们奥特曼来说并不长，只是我们穿梭宇宙的一小段路程，但在这一百年里他们已经传承了好几代人了。”

希卡利的语气深沉，可惜赛罗那时候还体会不到希卡利话里的惋惜与痛楚，他摸了摸自己的手镯。

“如果想见的话，让我帮个忙不就行了？”

希卡利一巴掌拍他后脑勺上，“你小子不要滥用诺亚给你的能力，谁知道扰乱时空会付出什么代价？科技局不可能每次都能顺利帮你调校手镯，而且即便是我和托雷基亚合力，也只能做到基本的维护，如果有一天核心的青石损坏了……”

“啊啊，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赛罗揉了揉后脑勺，赶紧止住希卡利犯了职业病的长篇大论，“既然会悲伤，为什么警备队还要一次又一次派奥特战士常驻地球呢？”

“以后有机会你也能体会到的，地球上的人类和我们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即使隔着几百万光年，他们的思念仍然能够跨越银河传达给我们。像流星一样短暂的奇迹，却在我们的漫长的生命中留下再也抹除不了的痕迹。”

赛罗对蓝族诗意的语言至今懵懂不解，但他现在多多少少能体会一点梦比优斯当时的心情，梦境中无可挽回的痛苦，像绵密的针扎在年轻战士的心上。

希卡利一语成谶，他的手镯虽然也送到科技局去修理过，但他们始终对最后那条裂缝束手无策。

“如果托雷基亚还在的话，或许他能分析出来复原你手镯的力量来源。”希卡利最后可惜道。

从科技局分析结果来看，能保住原来最基本的功能已经不错了，但每一次使用都会给赛罗的身体留下巨大的负担，也就是说，每次穿越宇宙后他都得修整好一段时间才能再次使用。在玛丽奶奶的微笑威压下赛罗在银十字接受了几天的全面检查，长期的光匮乏症状在等离子火花塔的照耀下，修补如初，医生的建议是再多观察几天，但在出院的第一天他就急不可耐拿回手镯。

奥特兄弟们对他这种心急倒是心领神会，艾斯拍了拍他的肩膀，又看了一眼不发一言的赛文，“你找到了值得守护的东西，就一定要保护好它。”

“地球的美食超棒的，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多去尝尝，绝对不会后悔！”这种话一听就是泰罗。

“还有替我向迪迦前辈问个好。”梦比优斯笑着说，“如果打不过了记得发奥特签名，你失踪的这段时间赛文尼桑差点就每天住在科技局里了。”

赛文咳嗽了两声，试图挽回一点长辈的尊严，“行星文明观测者守则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赛罗应声，上扬的语气透露出年轻人显而易见的高兴。

“事不宜迟，赶紧出发吧，把这次引发时空乱流的原因彻底查清楚。”杰克说。

赛罗点头，白色的光笼罩了他的身躯，祖母绿从视野中逐渐淡去。自从拥有了帕拉吉手镯，他就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幼年如野草般疯长，长大了也如浮萍漂泊四方，但无论他走得有多远，光之国始终是他能够随时停靠的港湾。

众人注视着赛罗的身影消失，曼感慨道：“没想到居然能有让赛罗愿意为之停留的宇宙。”

梦比优斯同样感叹，他想起过去休假回地球玩的日子，“是啊，或许他也遇到了他的GUYS。”

“这可说不定，万一是南夕子呢？”泰罗插话道，获得了艾斯来自哥哥的爱的肘击。

“赛罗他还是个孩子，胡说什么呢。”

“好了收一下你们的八卦，等赛罗回来交一份完整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他到底遇到什么了。”最后还是佐菲收住了他们越来越离谱的讨论，调出一份最新出炉的秘密文件，古老的文字如花纹般在投影上舒展，他的神情凝重，“关于邪神的记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吧，那你至少得告诉我警备队的任务是什么。”大古最后妥协了，腿长在赛罗身上，他也不能怎么样，赛罗的白吃白住期限得到了有效充值。

“找到导致时空乱流的原因，那股力量源头就在和地球非常相似的星球上，我想只要一直待在这个宇宙的地球就能找到线索。”

相似的星球，相似的巨人，相似的邪神传说，赛罗说的越多，大古的眉头皱得越深。种种迹象能够对上，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赛罗去的是三千万年前的地球。

“……幽怜留下的预言，让巨人复苏的办法，只有我变成光。”他掏出火花棱镜，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垂下的目光有多么迷茫脆弱，“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

“你拥有光明遗传因子，巨人们留给地球的礼物。”而且老实说，赛罗私心认为，没有比大古更合适的了，他既拥有人类的温情，又拥有奥特战士的正义，他和所有的胜利队队员都相处不错，如果他出身在光之国，想必也会很受欢迎。

但他本人似乎却不这么认为。

起初他还想逃避赛罗的问题，以失忆糊弄过去，但赛罗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在得知甚至确认前段时间的迪迦都是大古以后，赛罗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被隐瞒的生气，而是欢喜庆幸。好像他终于刺破了大古温柔面纱下掩藏的真实，局促不安、愧疚的表情难得出现在一向平和的脸上。

他当然知道大古不是故意欺骗他，他也当然知道其实大古之前也尝试透露过一些信息，但他就是想听听大古本人的亲自解释。和M78星云的奥特曼们不同，大古被选中成光是突然的，没有任何人出来解释一句，即使是预言机器中的幽怜，也只是扔下了一个名字和模糊不清的背景介绍。即使能变身成迪迦，他的情报也不比赛罗知道的多。

“说来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挺羡慕你们光之国的奥特曼，你们正义而且强大，同时拥有清晰的目标和超强的执行力，但对于我来说，我的头二十来年，只是想作为一个人类平凡幸福度过一生，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能成为胜利队的一员就已经心满意足，但这样的我却被光选中了。”

大古露出疲惫的面容，好像紧绷了太久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赛罗忽然意识到，除了自己以外，大古估计从没和任何人说起过这些，真正通过隐藏自己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的人，其实是大古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的出现，他恐怕会怀着这样的疑惑一直孤独战斗下去。

“人们把迪迦视作神明，但只有我清楚知道即使拥有光的力量，照样会有无法挽回的悲剧，我只是幸运拥有了这份力量，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对，是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足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赛罗握上他的手掌，长期操作机械留下的厚茧粗糙而真实，是战士的手，同时也是保护了无数生命的温柔的手。他就像大古一直以来擅长做的那样，搂上肩膀把他整个人圈进怀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无论是作为胜利队的成员大古，还是迪迦奥特曼，你都把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保护得很好。”

赛罗的声音一反常态的低沉稳重，轻轻敲打在耳膜上。大古愣了一下，指尖微微颤动，被对方的掌心包覆，温暖又柔软。他承认自己有被感动到，但这种话从赛罗嘴里说出来就怪怪的，他一向抱着以前辈、年长者的身份照顾小辈的想法，现在却被赛罗这个小辈安慰了，或许从一开始他的角度就错了，赛罗从来不是还需要人事事关照的小孩，他过早的独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足以让再不懂事的孩子一夜长大。

“好了好了，”想到这大古不好意思起来，自己什么时候沦落要到让后辈安慰了，他试着推了推赛罗的肩膀，但赛罗手上的力量却又加重了几分，“我也不是要伤春悲秋，我

还没那么脆弱。”

“我坚持留下来的理由其实是。”赛罗突兀的声音响起，他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可疑地停顿。
“嗯？”大古耐心等待着。

“我想陪着你，”他仿佛终于鼓足了勇气，松开紧扣的手臂，抬起头，直视着大古的眼睛，一字一句郑重说道，“你不会再是孤单一人。”

大古眨了眨眼睛，一时消化不过来，奥特战士都是这样直球对同伴表达关心的吗？他注视着赛罗，眼睁睁看着少年从脖子开始到逐渐红透了大半张脸。看来至少对于赛罗来说，这样的直球还是少数。

“我说出去的话可不会再收回去哦！”似乎终于顶不住对视带来的压力，赛罗别扭转过头。

“好。”后知后觉的大古露出微笑，赛罗悄悄松了口气，大古弯弯的眸子怎么看怎么顺眼，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的温和，像坠落在人间的星星一样，“谢谢你听我说这些，赛罗。”

赛罗嘴唇微动，还想说些什么，但腰间的PDA滴滴发声，打破了此时略显微妙的气氛。

“最近D区失踪晚上的失踪人数增加了不少，你和新城负责今晚上的区域巡逻。”居间惠身着队服出现在屏幕上，“赛罗也在旁边吧，来基地领你的PDA和新制服，今晚上的巡逻你也一起。”

“走吧，你的病假也该休完了。”大古站起身，朝赛罗挥了挥手。

“病假？我没生病啊。”

“从你回来到现在，你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大古捡起缝着TPC标志的背包递给他，“队长特意给你请了病假，让你可以好好调整。”

离开得太久，他把课表这回事忘掉一干二净，赛罗一拍额头，痛心道：“我能不能只出任务不用去上课？”这种时候他就开始羡慕逃离读书苦海的莎莉了。

“不可以。”大古笑着给他整理肩带，“加油了哦，TPC预备成员赛罗，答应过的事情就要做到。”

大古的话有股神奇的魔力，一下子就把赛罗所有的抱怨不满都给堵了回去，他比大古还要急切出门，抬脚蹬了蹬鞋底，脚后跟陷入鞋中，言语间信心满满，“我会考过证明给你看的。”

“那我拭目以待。”大古回以微笑。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黑夜笼罩下，几个穿着严实的年轻人在荒地上搏斗，路灯和车灯的浅色暖光，像一群活泼乱动的小牛。路过的路人看了，都会以为是什么公司奇怪的团建活动。

赛罗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再看了看对面跃跃欲试的新城，丽娜在旁边喊着加油，新城即使现在成了驾驶员，也仍然保留着宇航员时期锻炼的习惯，一身的健硕肌肉，也难怪真由美有时候会抱怨她的哥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头脑暂且不提，肌肉确实有分量。

赛罗收起了一半的力量，把自己降到和新城一样的力度等级，也尽量避免使用伤害性的体术，偏向于炫技，拳拳带风。看来偶尔给梦比优斯代班也有点用，只是新城比初出茅庐的稚嫩小战士们难对付多了，人类绝对是最擅长运用战术的种族之一，新城的佯攻好几次都差点让赛罗着了道。

一番拳脚下来，赛罗虽然没受伤，但也没讨到什么好处，新城的胳膊添了淤青，没有规矩的街头打架最终以新城的体力不济宣告结束。新城气喘吁吁往地上一坐，叫嚷道：“不打了不打了，你这是吃什么长的，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再打下去我也得请几天病假了。”

“我可是没有极限的。”赛罗朝他晃了晃手臂。

大古也在一旁和指挥你来我往，跟掘井搭配的就是丽娜了，不过比起打架，他们似乎对别的组合战况更感兴趣。

“真是的，这种跟挠痒痒一样的拳头怎么回事啊，大古！”而且也喜欢从旁指导。

“指挥！攻他下盘，对，就是那里，他左手的防御薄弱！以我的科研能力担保！”

这一组的战略指导能力不好说，但是气氛能力绝对一流。赛罗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加入了气氛组，但这位新成员很明显地倒向大古一边，比两位原组员喊得还卖力：“哦哦哦！防住了防住了！现在该反击了！”

“不行啊，这样真的有用吗？”宗方气喘吁吁怀疑说道，长期在一线和后方负责指挥，他的体力自然而然比不上这些经常跑外勤的年轻人。

“可能需要更激烈些？抱歉了，指挥！”大古酝酿着，他揪起宗方的领子，一记重拳砸得宗方眼前直冒金星，跌坐在地面上。看来大古一直有收敛，没有真的对他下重手，他疼得龇牙咧嘴，一边按揉额头，一边感觉到有强光直射在身上。丽娜的惊叫声让他浑身一震，新城赶过来扶起他，也一面惊讶地回头望去。

大古和赛罗都不见了。

“掘井！”宗方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大声叫道，“去老奶奶家看住那个外星人。”

PDA的信号微弱，意料之中。

简单报了平安和坐标以后，根据野瑞的反馈，他们现在的位置正处于外星人的悬浮在空中的飞行器中，大古和赛罗对视一眼，迅速冷静下来，观察附近出现的奇怪石柱。

扭曲的肢体和人脸，石膏一般在紫蓝色的光笼罩下落下凹凸不平的阴影，像在鬼屋里会出现的场面。大古握上从石堆中伸出的手，和石头别无二致的坚硬材质，却仿佛还能感受到残存的温度，脉搏虽然微弱但是稳定，毫无疑问，这是由一群活人组成的恐怖石堆。

“还好他们需要的是活的战士，这里的人都还活着。”大古松了一口气，转头看向赛罗，“能感觉到阿伯巴斯人吗？”

赛罗左右看了看，然后盯住一个方向，伸手一指：“在那里。”

但还不需要他们出手，阿伯巴斯人就自己出来了，蓝白的体表，头部的多边形晶体逆时针闪烁着。

“欢迎光临，两位贵客。”奇妙的带着迷幻电音的声音直接从头顶响起，是心灵感应。

“你们跟其他的地球人不一样，只要你们自愿帮助我们阿伯巴斯族，我可以免去你们的奴隶身份。”

赛罗的眉毛抽了抽，不自量力的宇宙人他见过，但这么不自量力的还是头一回碰见，这反而勾起了他的兴趣，让他不那么急着撕破脸。

“还有呢？想让我们替你打仗，总得拿出些更有诚意的东西。”

“金钱？权力？还是说……女人？只要你帮助我们夺得战争胜利，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将成为你的。”

“听起来真没什么新意，现在反派的想象力也太差劲了。”

大古笑出声：“的确，可能还没让你在TPC考试里考第一和当上地球首席大厨有吸引力。”

赛罗还偏头作认真思考状，“确实挺诱人的，但是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做到，后一个就算了——大古，你有没有什么心愿，说出来听听，也许这位‘善心大发’先生愿意帮你实现？”

“希望明天有个好天气？这样我就可以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大古眯了眯眼。

“是个不错的愿望，”赛罗托着下巴点点头，他转头看过去，“喂，那边那个，他的愿望可以实现吗？”

被无视了许久的阿伯巴斯人虽然觉得古怪，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们一族对天气控制暂时没什么研究，但只要我们胜利，就一定投入这方面的资源……”

赛罗听得打哈欠，挥了挥手，“你真的很无聊——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乖乖把这里的人类都放了，我可以暂时放你一马。”

大古拍上他肩膀，摇了摇头，他开口问道：“你们像这样绑架了多少星球的人了？”

光效闪烁激烈的阿伯巴斯人似乎觉得他问对人了，本来没什么音调起伏的电子音往上飘了飘：“地球是我们第一百个收集战士的星球。”

“之前那些被你们带走的人呢？”

“他们的战斗力太弱，很快就死完了，所以我们会来地球寻求新的战士。”他的语调仍然平静，好像只是丢掉用过的餐巾纸一样容易。

二人静默了一阵，赛罗声音里渗出冷意，“真遗憾啊，你的绑架行为到此为止了，肆意践踏生命的混蛋……别人的生命不是你们战争消耗的武器！”

“哼，愚蠢。”阿伯巴斯星人抬起右手，特制改造过后的手臂里藏着激光武器，他瞄准了赛罗，“你们懂什么，没有绝对的力量谈什么权力。”

大古侧着的身子挡住了对方的视线，被遮挡的一侧，他的手一直放在海帕枪上，他看准时机，迅速抢在对方出手之前，对准对方的头部核心连开两发。

虽然人类的枪械伤害有限，但他的预测准确，果然头部的水晶对于他们来说是要害部位，一个瞬身，阿伯巴斯星人从他们所处的位置出去了，远处传来轰隆坠地的声响。被激怒的阿伯巴斯星人巨大化，露出原本的体型方便战斗，同时也是开战的宣言。

“虽然很想自己亲自动手，但是……”赛罗可惜道，“去把那个混蛋打得满地找牙，大古！”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这里的人们就交给你了。”他从衣服里拿出金黄色的火花棱镜，握紧柱身，横举在胸前再向上抬高。

赛罗点点头，他不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迪迦变身，但绝对是看大古第一次变身，那熟悉的姿势和熟悉的动作勾起了他的回忆，他无意识地喃喃低语道：“迪迦……”

金色的阵列展开，光芒紧追着阿伯巴斯星人离去，赛罗转身试图从石柱上下手。他可以依靠听觉来判断外界的战况，阿伯巴斯星人态度狂妄，但是外强中干，不然也不至于会选择掳走人类作为战士，所以他也不担心迪迦打不过的问题。

“谁？”

他察觉到一丝异样，握紧拳头，难道来到地球的阿伯巴斯星人不止一个？

“是我，雷德尔。”红色的斯坦德尔星人从石柱后现身，来自同一个星球，气息相似也不奇怪了。

“你怎么来了？”赛罗暂时收起了敌意，但他仍然谨慎地观察着红色的斯坦德尔星人，他追击阿伯巴斯星人的目的不一定单纯，“你的力量在夜晚会削弱。”

“我知道，但是奶奶说了，做事要有始有终，我们的战争制造的灾难，我也有责任去解决。”

他凑近石柱，从他闪烁的头部晶体放射出微弱的光芒，被这光芒照耀的石柱逐渐褪去表面的灰色，露出原本的正常肤色，但他只坚持了十来秒，就体力不济栽倒，赛罗上前扶住他。

“你也太勉强自己了……如果你们星球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了。”赛罗抬高手臂，让帕拉吉的光芒集中于一点，照亮雷德尔的身体。

“不要为我这种人浪费你的能量。”雷德尔推开了他的手臂，“我当初来地球的目的，其实和阿伯巴斯星人一样，都是为寻求战士而来，只不过现在的我改变了想法。”

“不意外，我们在行动之前就猜到了你的真实目的，但这不会改变你有一颗善良的心。”赛罗低声说道，“更何况，你要活下去，把你的想法带给你的同族们，终结这场战争。”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他的声音微弱了几分，赛罗握住他的手掌，源源不断的光能从掌心进入，“你一定可以的。”

“好温暖的光，你和那位迪迦先生一样，都是光构成的奥特曼……你们的光，对，用光，用光就能救下他们，用光也能打败阿伯巴斯星人，他们是黑夜生物，惧怕光明。”

赛罗如他所说，将能量转移到光能的释放上，帕拉吉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飞行器，石柱融化，被封锁在柱子里的人类全都恢复了原样，如果仔细分辨他们的穿着和面孔，会发现他们正是最近新闻里失踪的男性人类。

飞行器也有融化的迹象，从这个高度坠下，人类脆弱的身体肯定四分五裂。雷德尔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他从地面上起身，借助赛罗的光，把这些人类都安全送回到地面。

另一边迪迦也刚好结束战斗，他好像在战斗中也听到了雷德尔的声音，所以放弃了肉搏，直接计时器发光，最纯粹的光能将阿伯巴斯星人从物理上融化。

“阿伯巴斯星人惧怕光明，那奥特曼不是他们的天敌吗？”掘井无意间想起这茬说道，“啊，看来阿伯巴斯星人不仅人品坏，脑子也不太好用。”

阿婆听了却摇摇头，“那孩子跟我说过，战争改变了人的本性，他们本来一同和平开发星球，但是因为战争，他不得不和要好的蓝色朋友们兵刃相向，也把自己改造成了战斗类型，在战争以前他的梦想只是当个画家，这个蓝色的大家伙曾经也是他朋友，还是个科学家。”

“你不回去见见阿婆？”赛罗问道。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见了或许就不想走了吧。”雷德尔往远离大部队的方向走了几步，单调的心灵感应发出了微颤，像一个人无奈的轻笑，“你的光很热烈纯粹，但你的伙伴……”

“迪迦？大古他怎么了？”

“他像是睡着了，原本他的光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

赛罗还想追问，但是地上的人类已经有了苏醒的迹象，雷德尔不再留恋，消失在了黑夜中。

黑夜中飘落的雪花，像星月洒下的一层朦胧的轻纱，赛罗一眼就看见了已经恢复成人类模样的大古，他走上前去，和大古一起与胜利队其他成员汇合。

奶奶抬头对着空气的几句告别，她慈爱的微笑，仿佛对方不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而是一时迷了路的小孩。面对雷德尔的不告而别，胜利队的大家格外诧异，除了早就知道内情的赛罗。

老奶奶微笑转达了雷格尔的话：“他说他会努力，让以后的孩子们能有机会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

“也希望我们人类能够保持团结，远离战争。”宗方叹息说，他的头上包着绷带，争斗中受伤的最真实写照，“我们不能全靠指望人类中的雷格尔出现，TPC应该更主动才是。”

“说得没错，我们就是人类的最后防线。”居间惠在PDA屏幕上赞同道，“大家今晚上辛苦了，明天我和野瑞值班，都回去好好睡一觉。”

“耶，队长万岁！”丽娜和掘井齐齐高举双手欢呼。

第二天的阳光如约而至，把刚铺上的细雪蒸了个干净。

赛罗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壮起胆伸出手去，捏住大古的脸蛋扯了扯，手感就和本人的性格一样，软软的，大古的眉毛蹙起，一时不解赛罗这是在干什么。

“你没有在梦游吧？”

“没有哦。”大古推开了他的手掌，“我要是在梦游，肯定抓你先做完练习题一百套。”

赛罗头上的危险雷达后知后觉亮了起来，他刚刚在干什么！他迅速收回手去，大古只当他真的被吓唬住了，安慰道：“不用反应这么大吧，我开玩笑的。嗯，练个十几套左右就足够对付考试了，以你的能力完全没问题的。”

“嗯……”赛罗有些心不在焉地应着，“你最近有没有感到疲惫之类的？”

大古摇头，“怎么了？”

“还记得那个雷德尔吗，那个斯坦德尔星人？”

“记得，我们昨天才解决的事情，你是不是把我当成睡傻了的小老头了？”大古危险眯起眼。

“他跟我提到过，你的光像是睡着了。”

“他说的也许不是我，是迪迦。”大古出声道，他的表情恢复了一贯的平静，赛罗反而不平静了，他亲眼见证了迪迦的离去，看着光之巨人变成石像，就像被禁锢在飞船内的人类一样，只保留了躯体。他甚至替迪迦背负着遗言，即使是赛罗也很少有这种直面弥留之际的时候，壮烈和哀伤至今仍会拨动他的心弦，他找不到语言去描述那一刻的感受。

“可是他已经……”

“已经在三千万年前就回到故乡去了？”

赛罗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只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从没有离开，尤其在我战斗的时候，身上残留着他的意识。”他无师自通的切换形态，光线技能，他的这具身体使用起它们犹如本人一样熟练自然，而大古绝对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战斗本能的残留吗？确实有这个可能性。”赛罗斟酌着回答。

“本来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亲自问问他。”大古无奈一笑，“他在三千万年前是怎么做到的？奥特曼究竟是什么？……还有战斗的理由。”

赛罗伸手握住他的手掌，这仿佛成为了他的新习惯，他捏了捏大古掌心的软肉，他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他也不至于除了轻飘飘的安慰什么也没办法做到，“对不起。”

大古弯曲手指，轻轻回捏，他宽慰地笑了笑，“你道什么歉，都是我的问题，如果我的信念再坚定一些就好了，就不会想东想西，自寻烦恼。”

“今天太阳很好，陪我出去逛逛怎么样？”赛罗轻轻晃了晃手，带着大古的手左右摇摆，大古从里面读出了一点撒娇的意味，赛罗这一趟回来性格转变真的挺大，而且他也确实没法拒绝乖巧得过分的赛罗。

路上留下了雪的痕迹，到处都湿漉漉的，落叶陷进泥土里，鸟雀的声音都少了许多。

赛罗一路上仍然握着大古的手，不过路上的行人也不多，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们两个。冬日的寒意没能钻进两人之间，但赛罗的脸上仍然红扑扑的。大古没有挣脱他的手，而是安静与他肩并肩走着。
“现在心情有没有好点？”赛罗问道。

大古等了半天，还以为赛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说，没想到是这傻孩子以为自己不开心才带他出来走走，一时无奈，但赛罗的举动无疑像一道阳光驱散了他面前的迷雾。

“好多了。”果然收获了这个半大小子肉眼可见的开心，连步伐都轻快了几分，越过大古半个身位。

“噗嗤。”大古突然笑出声，这下轮到赛罗微微侧过头莫名其妙：“你笑什么啊。”

“有时候会觉得你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但是有时候可靠得像个大人，还有的时候像条大狗，”他举起了两个人相握的手，“喏，还要人牵，高兴了还会摇尾巴，撒娇就会盯着人看，然后甩甩手，害羞还会脸红不敢看人。”

赛罗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精彩极了，他好像生气了但又好像在害羞，脸上发红，他想往回抽掉手掌，但这好像又中了大古的说法，反而僵硬在原地。

大古的笑声明显起来，但他留意着不要真的把这只大狗惹生气了，“但是很可爱，给人一种，啊赛罗就是这样的，理所应当的感觉。”

赛罗转过头去，哼哼两声，“现在说好话晚了，大古！”

他轻轻摇晃手臂，就像赛罗之前做的那样，赛罗对此的回应是用指尖挠挠他的手背，“光之国的大家都是像赛罗这样的吗？”

“什么啊，我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光之国的奥们虽然也都很好，但就像人类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和喜好。”

大古若有所思，然后抛出了一个让赛罗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自从你回来以后，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大古一下子感觉到赛罗握他手的力度变重了，少年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太愉快的回忆，他盯着大古的眼睛，赛罗的眼睛里承载着饱满充沛的情感，还有不该有的悲伤，“我失去过你，虽然只是在幻境里。”

大古也停在了原地，少年眼神里燃烧的东西令他也陷入了漩涡中，他仿佛能感同身受赛罗当时的情绪，悲痛，后悔，无尽的自责。漆黑的阴影疯狂滋生。等他再次能够想起来呼吸的时候，赛罗已经移开了眼神，“抱歉，我不该这种时候说……”

“没关系的。”大古的另一只手也安抚性地握住他的手，将赛罗无意识攥得紧紧的手指捏松，“我还好好的在这里，不放心的话，一遍遍跟我确认也没关系。”

赛罗总算放松了手，他的指尖落在大古的脸上，像要真的确认大古的存在，从额头滑到眉间，指腹轻轻摩擦眼角的泪痣，贴着唇角擦过，在下巴上轻轻碰了碰。

“确认好了吗？”大古一动不动，任由赛罗完成这些动作。

“好了。”他老实点头。

“赛罗，你不用、也没有必要一个人承担这些回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跟我说。”大古语重心长道。

赛罗垂下了视线，他该怎么说呢，怕失去是个拙劣的借口罢了，他甚至连亲吻大古的勇气都没有，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勇敢、大胆、离经叛道在大古面前好像全都失效，喜欢又哪里藏得住，就连大古本人都看出不对劲了。

“我……我这样一直麻烦你会不会太任性了？”

如果以前认识赛罗的人在场的话听到这话估计要惊掉下巴，光之国著名问题儿童居然有一天会良心发现，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会啊，虽然有时候确实觉得你很乱来，但不讨厌，你总是喜欢用粗鲁的行为来遮盖自己的情感，明明善良又心软，却经常装得凶巴巴的，还不好意思承认。”大古偏头说道，在他看来，赛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不够坦率，心防高筑，从不轻易流露自己的脆弱，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与赛罗相处得小心翼翼，童年的缺爱，导致了敏感要强的性格，他的心上开了一个洞，大古已经能迎面感受到从中灌出来的冷风。

“大古。”赛罗把脑袋往他肩膀上一埋。

“嗯。”

“我不好意思了。”

“噗，这算什么啊。”大古哑然失笑，被对方跳脱的思维折服。

赛罗的声音瓮声瓮气，他呼出的热气隔着衣服将温度传递，“我会，试着，说出来的，给我点时间。”

大古揉了揉他乱糟糟的头发轻声应道：“好。”

Chapter 26: 第二十六章

今天是TPC预备班的第一次实机测试。每一位学员都会配备一位安全员，紧急时候可以越过驾驶员直接进行操作。赛罗这种被重点关照的对象，理所应当配上了最凶恶的安全员——喜比刚助。

这位年轻的安全员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是脾气实打实的臭，年纪轻轻就在赛罗心里逐渐定义成爱唠叨的老大爷。

“左边！左边！看到那个危险标识亮了没！你这是什么态度！蠢货，你这样的技术，这样的操控力，撒把米在操作面板上，鸡都比你会开！”

赛罗的脑袋一个顶两个大，要不是他过硬的心理素质，把安全员的训诫左耳进右耳出，怕是会当场在驾驶座上哭出来。

普通的运输机和胜利队战机不同，没有高度智能化的AI辅助和操控一体化，为了保持绝对稳定可靠的老旧的机型和过时的系统，赛罗必须依靠手动完成一些复杂操作，这对日常习惯了大力飞砖的赛罗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可以，他宁愿变身直接抓住运输船想飞哪儿就飞哪儿——但是事实是，他甚至不能在这些人面前表露出一点异于常人的地方，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去一遍遍熟悉操作流程。

喜比虽然脾气冲，但他绝对是个严谨负责的安全员，在捱过刚开始不熟悉的一段时间后，随着赛罗的飞速进步，喜比的语气也软化许多，起码不随时把蠢货挂在嘴边了。

“可以，这样下去最多半个月，飞行项目的测试你就没有问题了。”喜比脸上带笑，与一开始的严厉判若两人，他拍了拍赛罗的肩膀，他们在训练室外休息，并排而坐。

这位安全员的来历不简单。和赛罗不同，野比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在同事间比赛罗受欢迎许多，赛罗偶尔路过食堂会听到他们的讨论，关于野比刚助，正面的评价较多，刀子嘴豆腐心，表面凶巴巴，其实心软善良，有人说他是在之前的哥尔赞事件中受了处分，才会被调配到这里当安全员。

“嗯？你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直性子的喜比遇上直性子的赛罗，只要不是在飞船上，他们俩的相处堪称愉快。比起背后嚼人舌根，喜比哪里不爽了更会直接当面说出来，所以赛罗也不怕哪里说错话。他点了点头。
“我犯下了不能原谅的过错。”喜比拧开矿泉水瓶，仰头猛灌，喉结耸动，末了轻轻哈气，“因为我不满胜利队的无能，驾车冲向哥尔赞，结果害死了我的朋友……”

他举高还剩一小半的矿泉水瓶，透过折射出水纹的透明瓶身看向天空，他半转过头看向赛罗。

“人类无论在怪兽还是奥特曼面前都很渺小，我痛恨胜利队的无能，其实也是痛恨自己的无能，痛恨人类的无能。那么多的生命，我却没有能力保护，不，比那更差劲，我连自己的朋友都没有保护好。”他将手中的塑料瓶捏得变形。

“人类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他们展现的勇气令人敬佩。”赛罗安慰道，“你有能冲向怪兽保护大家的勇气，就比很多人强了。”

“你总让我想起之前的自己，鲁莽，冲动，不顾后果。”他伸手拍了拍赛罗的肩膀，“抱歉，一开始对你态度那么坏，因为我害怕我的悲剧也出现在你的身上，但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哈？原来不是因为你脾气本来就很臭吗？”赛罗思考了下，发现他可能习惯这种方式是因为——他的老爹赛文就是个脾气不好的，所以他自带将对方攻击性的语言过滤成真实意思的能力。

喜比一把揽过他的肩膀，放声大笑，然后低头靠近赛罗说话：“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充其量只占一半的原因。我只是不高兴你随便的态度。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在驾驶室里也要应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他皱着眉头，手背敲了敲赛罗的胸口，“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任务负责，为你爱的家人朋友负责。”

PDA突然滴滴响起，赛罗接通，大古出现在画面中，通知他训练结束待会儿要执行任务，一旁的野比还探进镜头里跟大古打了声招呼。

“哟，大古队员，你家的小弟弟挺省心的，不用担心。”

赛罗疑惑地看了看野比，又看了看客套了几句的大古，他们显然是之前认识的熟人。这是怎么回事？

“待会儿见。”大古最后说。

关掉PDA后，野比那心直口快的性子憋不住，像倒豆子一样一下子全部朝赛罗倒了出来：“啊，你那位很关心你的哥哥，真角大古先生，特意让我来指导你的飞行技术。别多想，他不是觉得你搞不定，说实话，你有几分我当年的风范，而且以你的模拟成绩也完全不用操心。”

“但是，”他左右看了看，“你太不合群了，这才是他担心的事情，看你在这训练这些天，完全没有朋友的样子，独来独往的。”

他有过，但是他的陪读书友回原本的宇宙去了，和他熟识的胜利队成员们又时常待在指挥室，见面机会很少。至于剩下的这些同学，赛罗完全没有结交的兴趣，他们大多还未成年或者刚刚触碰到成年的年龄线，虽然看上去像赛罗的同龄人，但只有赛罗自己明白，自己与这些单纯到幼稚的孩子们已经玩不到一起去了。他们的世界还是一团引人好奇的迷雾，但赛罗已经从迷雾中归来，对于大部分的宇宙，大部分的文明来说，平静的生活虽然平淡无趣，却也是世上最奢侈的东西。即使强大如光之国，也险

些在几次危机中全军覆没，更别提在浩瀚星海中还没有被外界发现就遭受毁灭的文明。

“我不需要。”他无所谓说道。

喜比努了努嘴，对赛罗的回答不意外，“听起来真像你这个年纪逞能会说的话，但从你的身手来看，不像。”

“我有一些不能说的理由，不想和这群孩子们牵扯太多，只是大古在这里，我才来这里的。”赛罗尽可能真诚说道，至少喜比这个朋友他愿意争取下。

“这样啊，”喜比若有所思，“看来大古队员只是怕你小子无聊，特意让我来跟你说说话。”

“其实也不用特意……你和大古是怎么认识的？”赛罗好奇问。

“我进TPC的时候，面试的其中一位考官就是真角大古先生。”

“喜比刚助，那届新入选的学员中综合评分第一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处分，他现在可能已经进入胜利队预备队的选拔了。”大古可惜道，他领着赛罗把最近从街道收集到的碎片运送进仓库。

“胜利队预备队？”

“还只是计划阶段，要保密。”大古竖起手指，朝他眨眨眼，“毕竟和以前单纯执行非武力行动不一样了，早做打算比较好。”

分发下来的任务不难，是调查最近出现的神秘机器人。赛罗蹲在这群废铁堆边上观察，它们仿佛同一条流水线下来的量产，圆圆的身体，圆圆的脑袋，橙色的圆形灯带。如果可以，他真想带一个去科技局分析下，希卡利最擅长这些。

在夜晚出现的神秘机器人们，除了造成了部分公共设施的损坏，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影响。加上近期TPC的重点放在了另一些地方，由丽娜负责的麦格斯动力系统测试就在最近几天，基地里随处可见加班加点的忙碌迹象。这群更像是恶作剧的机器人被忽视了，随意堆放在库房里。

就连大古都忙得看不到人影，简单跟赛罗交代工作后就又返回了岗位，赛罗百无聊赖在基地里乱晃，手里攥着一块土黄色金属指头，偶尔抛起又轻巧接住。他经过一条走廊时不小心与对面的研究员迎面相撞。

砰——对方怀里抱着的资料散落一地。

“抱歉抱歉……”赛罗赶紧帮人把东西捡起来，顺手把手里的金属收进衣兜里，他在这堆资料里瞥到了麦格斯动力系统和实验的字眼，当然他不是故意的。

研究员扶正了眼镜，大方原谅他，虽然赛罗不认识这一位白大褂研究员，但对方居然认识他：“你就是赛罗吧，目前记录最好的学员。”

“是，你认识我？”

“你差一点入选测试实验的候选人员，但毕竟你没有正式入职，所以经过我们的多方考虑后最后排除了。”他朝赛罗点点头，露出和善的微笑，如果不是因为他抱着资料暂时腾不出手，他现在想必已经伸出了一只手，“八尾明番。”

地下133层，赛罗跟在这位自称八尾明番的科学家身后，他的手里抱着一大堆资料，走起路来仍然轻松，他偏头看向一旁两手空空身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即使再粗线条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区域的特殊性——隐藏的电梯楼层，特殊标识的区域划分，稀少的工作人员，以及，他抱着的文件上鲜红的保密。

“……我来这种地方，没问题吗？”

八尾博士挥了挥手，“昨天的实验成功了，它的保密等级已经降到了像你这样的准试驾员可以接触的程度，你不会以为喜比刚助只是因为大古队员的请求才去的吧？你和喜比都是我们未来的驾驶员备选。”

穿过狭长的走廊，宽阔的地下建筑在赛罗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巨大的飞船宛如沉睡的鲸鱼静静沉睡在场地正中央，金黄色的涂装与飞燕号保持一致，如果说飞燕号只是身形轻盈的小鸟，而这艘飞船俨然已是分割云雾的巨鹰，防爆玻璃隔开了操作间与飞船，反射出赛罗的惊讶和八尾博士的一脸果然如此。

“今晚上的测试也要开始了，有兴趣留下来看看吗？”八尾转头问道，他的嘴角挂着显而易见的笑意。

胜利队成员的休息室过道里，两位胜利队成员围绕物理问题展开了探讨。

“宇宙间跑得最快的是什么？”

“是什么？”大古疑惑问道。

“是光。质子和反质子相撞，用光来作为推进力。”丽娜捧起手中的水杯喝了一口，“这就是麦格斯动力系统的秘密。”

光……大古低头思索着，人类迈向宇宙，追求的方向果然还是往光靠近，这是否说明，未来有一天，他们也会像M78的光之国那样，完成新的进化呢？

随着现场操作员的按钮摁下，嗡嗡声从飞船的引擎处开始往外扩散，地板震动不已，最近关于夜间噪音投诉的消息看来情有可原，尤其是真的站在麦格斯动力系统面前，即使有铺满整个房间的隔音材料的加持，赛罗还是耳朵不舒服了好一阵，像被堵住了一样难受，然后才逐渐适应下来，如果有谁没有防护措施直接站在飞机下面的话，肯定会被高分贝的响声震得耳朵出血。

引擎的轰鸣声响彻整个测试间，亮起的示廓灯和升高的各项指数，仿佛能够看到这只大鸟蛰伏的羽翼在颤抖，她震天的歌喉正在呼唤天空的自由。

“何等的美丽……”

博士隔着玻璃注视着自己的杰作，“它将成为我们地球人类迈入宇宙的桥梁。”

“数十年以前，人们因为地面上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把野心的目光投向了太空，虽然目的不够纯粹，但他们的尝试仍然是值得的。曾经的暴风雪号沉眠在了暴风雪里，米莉亚在战火中破碎，但他们的梦想被我们传承下来，我的一位恩师就是当年的设计师之一。”

曾经的宇宙飞船项目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盛极一时，却又因为成本问题与安全性难以保障，在时代的落幕中被抛弃，廉价稳定的火箭替代了它们的作用，但有了麦格斯动力系统的存在，过去的奇幻设想得以从纸面上复活，成为现实。

他转过头，镜片反射出浅色的辉光，“这就是我二十年来研究麦格斯动力系统的意义。从前的人们只能仰望星空，依靠想象编织出美好的故事，但现在遥远的群星触手可及，人类不再被地球的重力所束缚——听起来多浪漫啊。”

“虽然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想造一艘大大的飞船，足够容纳我和我的朋友们前往太空旅行。所以她不会是暴风雪号，也不会是挑战者号，而是独一无二的亚特迪斯号，是人类不以战争为目的，而只为追求和平与探索未知，向宇宙发出的一张邀请函。”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赛罗站在这个宇宙的人类科技结晶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触动，希卡利的万能容易让人忽视了科技发展的不易，即使没有巨人，没有奥特曼，人类也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宇宙，如果那个人能知道人类现在的成果有多好……不，这应该就是他所看到的人类的可能性。

一小截黄色指头从衣兜里冒出，飞向玻璃一侧，在它即将接触到玻璃时被一只手抓住。

赛罗低头看向在他的手指间像蚯蚓一样扭动的金属指头，注意到它露出的半截面是空心的，然后他又抬头看了看面前轰鸣声归于平静的亚特迪斯号，模糊的猜想在他的心头缓慢成型。

“八尾博士，最近的实验都在晚上进行吗？”

“嗯？是的，除了昨天的实机测试。”

赛罗一脸凝重望着他，把手中的那截安静下来的指头递过去，“刚才麦格斯动力引擎启动时，它也突然活了过来，如果我没猜错，最近的实验时间和机器人出现的时间正好对得上。”

“你是说我创造的麦格斯动力系统激活了这些金属？”八野的眉头紧皱，语气带有科研人员的谨慎又夹杂着一丝不可思议。

赛罗还没来得及回答，头顶的广播就传出一个年轻熟悉的声音，来自野瑞的紧急通知：“TPC发布二号紧急命令，胜利队员立刻到指挥室集合。”

奇怪的要塞再次出现，新城鲁莽出击被击落，但好在这一次逃生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八尾博士也被请去了指挥室，赛罗只能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但他仍然不放心，同样存放着机器人的库房离亚特迪斯号即将转运去的F4机库并不远。如果它们真的被麦格斯动力系统激活，造成的破坏将不可想象。

果然，在他还没抵达的时候，基地的警报声就已经响彻整个走廊，赛罗掏出腰间的信号枪。虽然作为学员，没有配备具有杀伤力的枪械，但他不同，他可以将光能蓄满弹匣，发射出去都是小型的光线。一人高的小机器人破坏力不强，赛罗甚至能靠拳脚击碎好几个，但是问题出在它们本身就是空心的，没有生命，只要麦格斯动力系统仍然处于启动状态，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重组再生。

原来的货舱早就空空如也，赛罗直奔F4机库。越靠近F4机库，机器人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他踹开铁门，看到了被机器人围攻下的亚特迪斯号与大古。

“大古！是麦格斯系统让它们复活了！”赛罗握住栏杆从高处一跃翻下，他以惊人的身体素质破开了机器人的围阵，准确抵达大古的身边。

“你说什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海帕枪调转枪头，狙掉又一个试图往亚特迪斯号的机器人，他似乎听到了头盔里的通讯，总算放下了心，转过头示意赛罗跟上，“已经预热完毕，走吧，我们给亚特迪斯号腾位置。”

他们重新回到铁架上，亚特迪斯号往前推行，巨大的机身穿过大门，闸门下落隔开了亚特迪斯号与剩余的机器人，没有了机器人的阻挡，顺利进入发射程序。

大古回头问：“你说的麦格斯系统让它们复活是怎么回事？”

赛罗把自己的观察一五一十说了，大古脸色沉重，他伸手拨动头盔上的通讯，“野瑞队员，麻烦你一件事。”

随着亚特迪斯号的升空，机器人似乎也丢失了目标停在原地，但它们头部的橙色灯光依然明亮，直到它们突然收到指令一般整齐一致往最薄弱的一块铁皮撞去。地下基地外是大海，海水从撞出的缺口涌入，赛罗下意识护住大古，想拉着他往来时的路跑，但大古的手往反方向拽了一下。

赛罗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大古想做什么，他抿了抿唇，松开手掌，“注意安全，基地这边有我。”

大古点了点头，迎着海水消失在一片光芒中。

赛罗在原地停了半秒，直到海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他才从隔离舱门穿过，合上门扭动封闭阀。他好像一直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无论是大古还是迪迦。赛罗晃了晃头，把这种不适合自己的感想甩出去，他跟上工作人员，帮忙统计基地各处的损伤。

无知无觉的高硬度机器人令迪迦陷入了苦战，三分钟期限已满，也只能做到将自爆的机器人送出大气层的程度。他消失在了爆炸中，没有像以往一样化作天边的一束光，这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其中也包括赛罗，几乎在迪迦消失的一瞬，他就感到极大的不安，他通过PDA和野瑞取得联系，从应急物资中申请到了一条快艇，被海水冲出去的人员和物资仍然在打捞中，其中也包括在地下基地失联的大古。

他几乎没费太大劲就在海面上定位到了大古的位置。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束金黄色的光，指引着他前往大古身边。

筋疲力尽的大古整个人昏迷着趴在漂浮的金属块上，下半身浸入海水里。赛罗几乎一刻都不敢耽搁，把他从海水里捞出来，用毛巾擦拭他的身体，大古的身体冷冰冰的，只有脸和脖子、胸口还有温暖，然后围上保温铝膜。TPC教的东西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清楚大古的身体是否也像他一样异于常人，所以保险起见，他得防止长时间的浸泡导致的失温。剩下的就得交给专业的TPC医疗队了。

好在大古身体强健，加上赛罗处理得及时专业，大古恢复得很快，保温及时，体温恢复就基本没什么后遗症了，就连真由美都一阵小夸，夸得赛罗不好意思挠挠头。等大古苏醒后，他几乎马上又投入了任务中，因为他们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亚特迪斯号被机械岛吞入，与外界失联。

这一次赛罗说什么也不离开大古身边了，他们一同前往指挥室，泽井总监与吉刚长官都在。泽井看见大古回来关心了几句，而吉刚看见后面跟着的赛罗脸色变得更臭，但赛罗完全不在意这个。

“就像你之前提到的，我和八野博士也试着对金属进行了测试，它们确实对模拟麦格斯动力系统的能量有反应，而且通过分析它们的语言，它们被制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摧毁麦格斯动力系统。”野瑞说。

机器人不是神，更不会是神的代理人，赛罗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

比起恶作剧，机器人更像是高等级文明抛下的限制科技发展的锁链，只要检测到类似的动力，就会自动执行清理程序。

赛罗不满道：“这没有道理，他们凭什么能擅自审判人类的科技方向。”

八野赞同：“你说的没错，这是我研究了二十年的东西，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

“人类只要想前往宇宙，就迟早得研究出这样的技术，即使没有八尾博士，再过四十年，五十年，也总会研究出来的。”大古的言外之意很明显，人类想要走出地球，就必须突破别的文明框定的限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吉刚放下扇子，瞥了赛罗一眼，又落回到泽井身上。

八野和野瑞共同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测试机的麦格斯系统逆向位转动，抵消亚特迪斯号的能量。

“让我去吧。”大古自告奋勇，毕竟现在胜利队能出战的只有他一个。

赛罗往前站了一步，“我和大古一起，”他看向八尾博士，又转头看向泽井总监和居间惠队长，“好歹也让我这个准驾驶员派上用场。”

“可是……”泽井总监有些疑虑。

“多一个人多一个办法。”一直没有发言的吉刚突然破天荒为赛罗说了一句，“而且八尾和居间不是早就看重他的能力了吗？大古队员的伤还没养好，多一个人有保障。”

“……好，那就这么定了。”泽井最后作出决定。

赛罗离开指挥室前回头看了吉刚一眼，而这位一向激进严厉的长官居然只平静回视，扬起微不可闻的笑容。

Chapter 27: 第二十六章

今天是TPC预备班的第一次实机测试。每一位学员都会配备一位安全员，紧急时候可以越过驾驶员直接进行操作。赛罗这种被重点关照的对象，理所应当配上了最凶恶的安全员——喜比刚助。

这位年轻的安全员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是脾气实打实的臭，年纪轻轻就在赛罗心里逐渐定义成爱唠叨的老大爷。

“左边！左边！看到那个危险标识亮了没！你这是什么态度！蠢货，你这样的技术，这样的操控力，撒把米在操作面板上，鸡都比你会开！”

赛罗的脑袋一个顶两个大，要不是他过硬的心理素质，把安全员的训诫左耳进右耳出，怕是会当场在驾驶座上哭出来。

普通的运输机和胜利队战机不同，没有高度智能化的AI辅助和操控一体化，为了保持绝对稳定可靠的老旧的机型和过时的系统，赛罗必须依靠手动完成一些复杂操作，这对日常习惯了大力飞砖的赛罗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可以，他宁愿变身直接抓住运输船想飞哪儿就飞哪儿——但是事实是，他甚至不能在这些人面前表露出一点异于常人的地方，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去一遍遍熟悉操作流程。

喜比虽然脾气冲，但他绝对是个严谨负责的安全员，在捱过刚开始不熟悉的一段时间后，随着赛罗的飞速进步，喜比的语气也软化许多，起码不随时把蠢货挂在嘴边了。

“可以，这样下去最多半个月，飞行项目的测试你就没有问题了。”喜比脸上带笑，与一开始的严厉判若两人，他拍了拍赛罗的肩膀，他们在训练室外休息，并排而坐。

这位安全员的来历不简单。和赛罗不同，野比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在同事间比赛罗受欢迎许多，赛罗偶尔路过食堂会听到他们的讨论，关于野比刚助，正面的评价较多，刀子嘴豆腐心，表面凶巴巴，其实心软善良，有人说他是在之前的哥尔赞事件中受了处分，才会被调配到这里当安全员。

“嗯？你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直性子的喜比遇上直性子的赛罗，只要不是在飞船上，他们俩的相处堪称愉快。比起背后嚼人舌根，喜比哪里不爽了更会直接当面说出来，所以赛罗也不怕哪里说错话。他点了点头。
“我犯下了不能原谅的过错。”喜比拧开矿泉水瓶，仰头猛灌，喉结耸动，末了轻轻哈气，“因为我不满胜利队的无能，驾车冲向哥尔赞，结果害死了我的朋友……”

他举高还剩一小半的矿泉水瓶，透过折射出水纹的透明瓶身看向天空，他半转过头看向赛罗。

“人类无论在怪兽还是奥特曼面前都很渺小，我痛恨胜利队的无能，其实也是痛恨自己的无能，痛恨人类的无能。那么多的生命，我却没有能力保护，不，比那更差劲，我连自己的朋友都没有保护好。”他将手中的塑料瓶捏得变形。

“人类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他们展现的勇气令人敬佩。”赛罗安慰道，“你有能冲向怪兽保护大家的勇气，就比很多人强了。”

“你总让我想起之前的自己，鲁莽，冲动，不顾后果。”他伸手拍了拍赛罗的肩膀，“抱歉，一开始对你态度那么坏，因为我害怕我的悲剧也出现在你的身上，但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哈？原来不是因为你脾气本来就很臭吗？”赛罗思考了下，发现他可能习惯这种方式是因为——他的老爹赛文就是个脾气不好的，所以他自带将对方攻击性的语言过滤成真实意思的能力。

喜比一把揽过他的肩膀，放声大笑，然后低头靠近赛罗说话：“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充其量只占一半的原因。我只是不高兴你随便的态度。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在驾驶室里也要应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他皱着眉头，手背敲了敲赛罗的胸口，“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任务负责，为你爱的家人朋友负责。”

PDA突然滴滴响起，赛罗接通，大古出现在画面中，通知他训练结束待会儿要执行任务，一旁的野比还探进镜头里跟大古打了声招呼。

“哟，大古队员，你家的小弟弟挺省心的，不用担心。”

赛罗疑惑地看了看野比，又看了看客套了几句的大古，他们显然是之前认识的熟人。这是怎么回事？

“待会儿见。”大古最后说。

关掉PDA后，野比那心直口快的性子憋不住，像倒豆子一样一下子全部朝赛罗倒了出来：“啊，你那位很关心你的哥哥，真角大古先生，特意让我来指导你的飞行技术。别多想，他不是觉得你搞不定，说实话，你有几分我当年的风范，而且以你的模拟成绩也完全不用操心。”

“但是，”他左右看了看，“你太不合群了，这才是他担心的事情，看你在这训练这些天，完全没有朋友的样子，独来独往的。”

他有过，但是他的陪读书友回原本的宇宙去了，和他熟识的胜利队成员们又时常待在指挥室，见面机会很少。至于剩下的这些同学，赛罗完全没有结交的兴趣，他们大多还未成年或者刚刚触碰到成年的年龄线，虽然看上去像赛罗的同龄人，但只有赛罗自己明白，自己与这些单纯到幼稚的孩子们已经玩不到一起去了。他们的世界还是一团引人好奇的迷雾，但赛罗已经从迷雾中归来，对于大部分的宇宙，大部分的文明来说，平静的生活虽然平淡无趣，却也是世上最奢侈的东西。即使强大如光之国，也险

些在几次危机中全军覆没，更别提在浩瀚星海中还没有被外界发现就遭受毁灭的文明。

“我不需要。”他无所谓说道。

喜比努了努嘴，对赛罗的回答不意外，“听起来真像你这个年纪逞能会说的话，但从你的身手来看，不像。”

“我有一些不能说的理由，不想和这群孩子们牵扯太多，只是大古在这里，我才来这里的。”赛罗尽可能真诚说道，至少喜比这个朋友他愿意争取下。

“这样啊，”喜比若有所思，“看来大古队员只是怕你小子无聊，特意让我来跟你说说话。”

“其实也不用特意……你和大古是怎么认识的？”赛罗好奇问。

“我进TPC的时候，面试的其中一位考官就是真角大古先生。”

“喜比刚助，那届新入选的学员中综合评分第一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处分，他现在可能已经进入胜利队预备队的选拔了。”大古可惜道，他领着赛罗把最近从街道收集到的碎片运送进仓库。

“胜利队预备队？”

“还只是计划阶段，要保密。”大古竖起手指，朝他眨眨眼，“毕竟和以前单纯执行非武力行动不一样了，早做打算比较好。”

分发下来的任务不难，是调查最近出现的神秘机器人。赛罗蹲在这群废铁堆边上观察，它们仿佛同一条流水线下来的量产，圆圆的身体，圆圆的脑袋，橙色的圆形灯带。如果可以，他真想带一个去科技局分析下，希卡利最擅长这些。

在夜晚出现的神秘机器人们，除了造成了部分公共设施的损坏，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影响。加上近期TPC的重点放在了另一些地方，由丽娜负责的麦格斯动力系统测试就在最近几天，基地里随处可见加班加点的忙碌迹象。这群更像是恶作剧的机器人被忽视了，随意堆放在库房里。

就连大古都忙得看不到人影，简单跟赛罗交代工作后就又返回了岗位，赛罗百无聊赖在基地里乱晃，手里攥着一块土黄色金属指头，偶尔抛起又轻巧接住。他经过一条走廊时不小心与对面的研究员迎面相撞。

砰——对方怀里抱着的资料散落一地。

“抱歉抱歉……”赛罗赶紧帮人把东西捡起来，顺手把手里的金属收进衣兜里，他在这堆资料里瞥到了麦格斯动力系统和实验的字眼，当然他不是故意的。

研究员扶正了眼镜，大方原谅他，虽然赛罗不认识这一位白大褂研究员，但对方居然认识他：“你就是赛罗吧，目前记录最好的学员。”

“是，你认识我？”

“你差一点入选测试实验的候选人员，但毕竟你没有正式入职，所以经过我们的多方考虑后最后排除了。”他朝赛罗点点头，露出和善的微笑，如果不是因为他抱着资料暂时腾不出手，他现在想必已经伸出了一只手，“八尾明番。”

地下133层，赛罗跟在这位自称八尾明番的科学家身后，他的手里抱着一大堆资料，走起路来仍然轻松，他偏头看向一旁两手空空身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即使再粗线条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区域的特殊性——隐藏的电梯楼层，特殊标识的区域划分，稀少的工作人员，以及，他抱着的文件上鲜红的保密。

“……我来这种地方，没问题吗？”

八尾博士挥了挥手，“昨天的实验成功了，它的保密等级已经降到了像你这样的准试驾员可以接触的程度，你不会以为喜比刚助只是因为大古队员的请求才去的吧？你和喜比都是我们未来的驾驶员备选。”

穿过狭长的走廊，宽阔的地下建筑在赛罗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巨大的飞船宛如沉睡的鲸鱼静静沉睡在场地正中央，金黄色的涂装与飞燕号保持一致，如果说飞燕号只是身形轻盈的小鸟，而这艘飞船俨然已是分割云雾的巨鹰，防爆玻璃隔开了操作间与飞船，反射出赛罗的惊讶和八尾博士的一脸果然如此。

“今晚上的测试也要开始了，有兴趣留下来看看吗？”八尾转头问道，他的嘴角挂着显而易见的笑意。

胜利队成员的休息室过道里，两位胜利队成员围绕物理问题展开了探讨。

“宇宙间跑得最快的是什么？”

“是什么？”大古疑惑问道。

“是光。质子和反质子相撞，用光来作为推进力。”丽娜捧起手中的水杯喝了一口，“这就是麦格斯动力系统的秘密。”

光……大古低头思索着，人类迈向宇宙，追求的方向果然还是往光靠近，这是否说明，未来有一天，他们也会像M78的光之国那样，完成新的进化呢？

随着现场操作员的按钮摁下，嗡嗡声从飞船的引擎处开始往外扩散，地板震动不已，最近关于夜间噪音投诉的消息看来情有可原，尤其是真的站在麦格斯动力系统面前，即使有铺满整个房间的隔音材料的加持，赛罗还是耳朵不舒服了好一阵，像被堵住了一样难受，然后才逐渐适应下来，如果有谁没有防护措施直接站在飞机下面的话，肯定会被高分贝的响声震得耳朵出血。

引擎的轰鸣声响彻整个测试间，亮起的示廓灯和升高的各项指数，仿佛能够看到这只大鸟蛰伏的羽翼在颤抖，她震天的歌喉正在呼唤天空的自由。

“何等的美丽……”

博士隔着玻璃注视着自己的杰作，“它将成为我们地球人类迈入宇宙的桥梁。”

“数十年以前，人们因为地面上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把野心的目光投向了太空，虽然目的不够纯粹，但他们的尝试仍然是值得的。曾经的暴风雪号沉眠在了暴风雪里，米莉亚在战火中破碎，但他们的梦想被我们传承下来，我的一位恩师就是当年的设计师之一。”

曾经的宇宙飞船项目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盛极一时，却又因为成本问题与安全性难以保障，在时代的落幕中被抛弃，廉价稳定的火箭替代了它们的作用，但有了麦格斯动力系统的存在，过去的奇幻设想得以从纸面上复活，成为现实。

他转过头，镜片反射出浅色的辉光，“这就是我二十年来研究麦格斯动力系统的意义。从前的人们只能仰望星空，依靠想象编织出美好的故事，但现在遥远的群星触手可及，人类不再被地球的重力所束缚——听起来多浪漫啊。”

“虽然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想造一艘大大的飞船，足够容纳我和我的朋友们前往太空旅行。所以她不会是暴风雪号，也不会是挑战者号，而是独一无二的亚特迪斯号，是人类不以战争为目的，而只为追求和平与探索未知，向宇宙发出的一张邀请函。”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赛罗站在这个宇宙的人类科技结晶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触动，希卡利的万能容易让人忽视了科技发展的不易，即使没有巨人，没有奥特曼，人类也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宇宙，如果那个人能知道人类现在的成果有多好……不，这应该就是他所看到的人类的可能性。

一小截黄色指头从衣兜里冒出，飞向玻璃一侧，在它即将接触到玻璃时被一只手抓住。

赛罗低头看向在他的手指间像蚯蚓一样扭动的金属指头，注意到它露出的半截面是空心的，然后他又抬头看了看面前轰鸣声归于平静的亚特迪斯号，模糊的猜想在他的心头缓慢成型。

“八尾博士，最近的实验都在晚上进行吗？”

“嗯？是的，除了昨天的实机测试。”

赛罗一脸凝重望着他，把手中的那截安静下来的指头递过去，“刚才麦格斯动力引擎启动时，它也突然活了过来，如果我没猜错，最近的实验时间和机器人出现的时间正好对得上。”

“你是说我创造的麦格斯动力系统激活了这些金属？”八野的眉头紧皱，语气带有科研人员的谨慎又夹杂着一丝不可思议。

赛罗还没来得及回答，头顶的广播就传出一个年轻熟悉的声音，来自野瑞的紧急通知：“TPC发布二号紧急命令，胜利队员立刻到指挥室集合。”

奇怪的要塞再次出现，新城鲁莽出击被击落，但好在这一次逃生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八尾博士也被请去了指挥室，赛罗只能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但他仍然不放心，同样存放着机器人的库房离亚特迪斯号即将转运去的F4机库并不远。如果它们真的被麦格斯动力系统激活，造成的破坏将不可想象。

果然，在他还没抵达的时候，基地的警报声就已经响彻整个走廊，赛罗掏出腰间的信号枪。虽然作为学员，没有配备具有杀伤力的枪械，但他不同，他可以将光能蓄满弹匣，发射出去都是小型的光线。一人高的小机器人破坏力不强，赛罗甚至能靠拳脚击碎好几个，但是问题出在它们本身就是空心的，没有生命，只要麦格斯动力系统仍然处于启动状态，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重组再生。

原来的货舱早就空空如也，赛罗直奔F4机库。越靠近F4机库，机器人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他踹开铁门，看到了被机器人围攻下的亚特迪斯号与大古。

“大古！是麦格斯系统让它们复活了！”赛罗握住栏杆从高处一跃翻下，他以惊人的身体素质破开了机器人的围阵，准确抵达大古的身边。

“你说什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海帕枪调转枪头，狙掉又一个试图往亚特迪斯号的机器人，他似乎听到了头盔里的通讯，总算放下了心，转过头示意赛罗跟上，“已经预热完毕，走吧，我们给亚特迪斯号腾位置。”

他们重新回到铁架上，亚特迪斯号往前推行，巨大的机身穿过大门，闸门下落隔开了亚特迪斯号与剩余的机器人，没有了机器人的阻挡，顺利进入发射程序。

大古回头问：“你说的麦格斯系统让它们复活是怎么回事？”

赛罗把自己的观察一五一十说了，大古脸色沉重，他伸手拨动头盔上的通讯，“野瑞队员，麻烦你一件事。”

随着亚特迪斯号的升空，机器人似乎也丢失了目标停在原地，但它们头部的橙色灯光依然明亮，直到它们突然收到指令一般整齐一致往最薄弱的一块铁皮撞去。地下基地外是大海，海水从撞出的缺口涌入，赛罗下意识护住大古，想拉着他往来时的路跑，但大古的手往反方向拽了一下。

赛罗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大古想做什么，他抿了抿唇，松开手掌，“注意安全，基地这边有我。”

大古点了点头，迎着海水消失在一片光芒中。

赛罗在原地停了半秒，直到海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他才从隔离舱门穿过，合上门扭动封闭阀。他好像一直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无论是大古还是迪迦。赛罗晃了晃头，把这种不适合自己的感想甩出去，他跟上工作人员，帮忙统计基地各处的损伤。

无知无觉的高硬度机器人令迪迦陷入了苦战，三分钟期限已满，也只能做到将自爆的机器人送出大气层的程度。他消失在了爆炸中，没有像以往一样化作天边的一束光，这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其中也包括赛罗，几乎在迪迦消失的一瞬，他就感到极大的不安，他通过PDA和野瑞取得联系，从应急物资中申请到了一条快艇，被海水冲出去的人员和物资仍然在打捞中，其中也包括在地下基地失联的大古。

他几乎没费太大劲就在海面上定位到了大古的位置。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束金黄色的光，指引着他前往大古身边。

筋疲力尽的大古整个人昏迷着趴在漂浮的金属块上，下半身浸入海水里。赛罗几乎一刻都不敢耽搁，把他从海水里捞出来，用毛巾擦拭他的身体，大古的身体冷冰冰的，只有脸和脖子、胸口还有温暖，然后围上保温铝膜。TPC教的东西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清楚大古的身体是否也像他一样异于常人，所以保险起见，他得防止长时间的浸泡导致的失温。剩下的就得交给专业的TPC医疗队了。

好在大古身体强健，加上赛罗处理得及时专业，大古恢复得很快，保温及时，体温恢复就基本没什么后遗症了，就连真由美都一阵小夸，夸得赛罗不好意思挠挠头。等大古苏醒后，他几乎马上又投入了任务中，因为他们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亚特迪斯号被机械岛吞入，与外界失联。

这一次赛罗说什么也不离开大古身边了，他们一同前往指挥室，泽井总监与吉刚长官都在。泽井看见大古回来关心了几句，而吉刚看见后面跟着的赛罗脸色变得更臭，但赛罗完全不在意这个。

“就像你之前提到的，我和八野博士也试着对金属进行了测试，它们确实对模拟麦格斯动力系统的能量有反应，而且通过分析它们的语言，它们被制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摧毁麦格斯动力系统。”野瑞说。

机器人不是神，更不会是神的代理人，赛罗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

比起恶作剧，机器人更像是高等级文明抛下的限制科技发展的锁链，只要检测到类似的动力，就会自动执行清理程序。

赛罗不满道：“这没有道理，他们凭什么能擅自审判人类的科技方向。”

八野赞同：“你说的没错，这是我研究了二十年的东西，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

“人类只要想前往宇宙，就迟早得研究出这样的技术，即使没有八尾博士，再过四十年，五十年，也总会研究出来的。”大古的言外之意很明显，人类想要走出地球，就必须突破别的文明框定的限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吉刚放下扇子，瞥了赛罗一眼，又落回到泽井身上。

八野和野瑞共同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测试机的麦格斯系统逆向位转动，抵消亚特迪斯号的能量。

“让我去吧。”大古自告奋勇，毕竟现在胜利队能出战的只有他一个。

赛罗往前站了一步，“我和大古一起，”他看向八尾博士，又转头看向泽井总监和居间惠队长，“好歹也让我这个准驾驶员派上用场。”

“可是……”泽井总监有些疑虑。

“多一个人多一个办法。”一直没有发言的吉刚突然破天荒为赛罗说了一句，“而且八尾和居间不是早就看重他的能力了吗？大古队员的伤还没养好，多一个人有保障。”

“……好，那就这么定了。”泽井最后作出决定。

赛罗离开指挥室前回头看了吉刚一眼，而这位一向激进严厉的长官居然只平静回视，扬起微不可闻的笑容。

Chapter 28: 第二十七章

试验机没有正式取名，舱室狭小，副驾驶座位几乎保留了原始的手动系统，赛罗摸到熟悉的把杆，忽然就明白了前段时间训练的含义。

“一会儿我们兵分两路，我会降落到机械岛上，去调试机器，你负责留守在飞机上，如果有什么变故……试验机是他们最后的逃生舱。”大古言简意赅，现在胜利队的诸位都生死未卜、音讯全无，就连一向脾气好的大古此时也板起了脸。

试验机驶离大气层，它小巧的机身破开云层，在身后涂抹下一道长线。离开了地球，这里是赛罗真正熟悉的领域——宇宙，它和赛罗在无数个平行世界里看到的别无二致，广袤无垠的墨黑，只有星星的微光在远处闪耀着。如果换一个时机，换一个方式，这样看起来会挺浪漫的，二人共同前往宇宙的旅途，蔚蓝的行星孕育出的科技结晶，宛如一叶扁舟在银河系畅游。

但这个时候的赛罗只能懊恼地想到，如果他早一点意识到不对劲，早一点发现麦格斯动力系统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当时亚特迪斯号上有他或者大古其中一个人在，局面都不会这么被动，但好消息是不知道是由于人为的还是被迫的，麦格斯动力系统处于关闭状态，丢失能量源的机械岛原地漂浮，没有任何攻击或者防守的动静。无论从胜利队成员的存活可能还是他们行动的成功率来看，都有极大的希望。

大古打开了手提箱里的仪器，手动调校遥控炸弹，他穿着被改造成适合在太空中使用的队服，呼出的热气在头罩的特制玻璃罩上留下水印，又很快被循环系统带走。

巨大的机械岛像一颗悬浮的小行星，它的表面被沙土覆盖，经过常年累月的侵蚀，在坚不可摧的机械硬壳上凿出了一个个小孔，大古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脆弱的部分，然后——boom，炸开它。

虽然真空里听不到声音，但是爆炸卷起的气浪和震动沿着宇航服传递。赛罗睁大了眼，一动不动注视着一身白色宇航服的大古靠近刚炸出的洞口，然后从狭小的洞口扔下的物理接线。接线的另一端接触到金属的机身，寂静许久的头盔通讯突然发出嗞嗞的电流响声：他成功了。

丽娜有些虚弱但振奋的声音从通讯器另一端传来。大古和赛罗以及地面基地都松了口气。

虽然并不清楚原理，但是似乎麦克斯动力系统相互抵消就能让机械岛释放“人质”。赛罗轻咬唇瓣，心头隐隐约约有股不好的预感，他拨开私聊频道：“回飞机上来，大古，我感觉到机械岛的轻微震动——可能不止让机械岛停转这么简单。”

大古应声，但他仍然在原地耐心等了一会儿，直到机械岛的大门敞开，失踪已久的亚特迪斯号宛如鲸鱼从漆黑的深海缓慢上浮，它漂亮的金黄色漆面磨损了许多，但谢天谢地，飞机的整体构造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我来了。”大古合上机器，迈出步伐，但就像赛罗预感的那样，机械岛突然地动山摇，从掩盖的沙土下冒出了全新的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巨大机器，它看上去更高大、坚硬、强壮，失去了规律性的橙色灯光，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构成了它扭曲的身体。

它的目标仍然是亚特迪斯号——

“阴魂不散的家伙。”赛罗亮出手腕上的手镯，蓝光大盛，他可不管什么行星文明观测者守则，现在的他身处于宇宙中，于情于理都和地球上的文明扯不上关系。只要是威胁到他朋友的人，他唯一遵守的守则就是亲自解决它。但在他出手的前一秒，大古制止了他的动作。

“试验机不能丢在这里，你驾驶它和亚特迪斯号汇合，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既然要像人类一样生活，就得先学会像人类一样战斗，还是说你信不过我？”

赛罗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反驳，大古就化作一道光，再次阻挡在机器人面前。

纳米机械的硬度远超想象，如果说迪迦和之前的机器人堪堪打成平手的话，那对上现在这一个加强升级版，十足落了下风。所以他的目的不是击败对方，而是拖到亚特迪斯号成功从机械岛内撤离。等金黄色的大鸟重新翱翔于天际，迪迦不与机器人纠缠，但即使是空中形态，也被一炮轰伤背部，从半空中坠落。

赛罗没有丝毫犹豫，摁下麦克斯动力系统的开关，突如其来的动力让赛罗感到一阵眩晕，但他很快适应了节奏，小小的试验机从一开始的不规律抖动到像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地面基地被他大胆的行动吓了一跳，赛罗无视了通讯里冒出的刺耳警告，他需要做些什么，而不只是在旁边看着。他已经可以想见通讯器的那头野瑞紧张的脸和队长黑成煤炭一样的表情，内心道声抱歉。

他眯起眼朝窗外的机器人竖起手指：“你的目标在这里，大家伙。”

点亮的麦克斯动力系统在机器人的视野里扎眼得像手电筒在眼前乱晃。它对击败迪迦迅速丧失兴趣，被试验机吸引，橙色的灯光和炮口一起对准了在太空中画出复杂线条的试验机。这给了迪迦一个机会，他击穿机器人脚下的脆弱地面，下沉的流沙紧紧缠绕住机器人，它的硬度、重量，此刻成为了流沙最喜爱的美食。

但仅仅困住还远远不够，机器人不会窒息，也不会饿死，他的受困只是暂时的。

“把麦克斯动力系统串联到武器模块上？”

赛罗稍微降下速度，巡航观察时从头盔里听到指挥室传来的讨论声音，地外通讯信号不稳定，不时传来滋滋杂音，总结一下他们讨论的内容，就是赛罗出格的行为和迪迦

配合意外为他们争取到了一次攻击的机会。他啧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远在地球指挥室内的吉刚似乎正期待着这一句，即使他的语气表现出惊讶，甚至可以说是惊喜。

即使是希卡利这样的科研狂魔，也不会因为更多的力量能够用在武器上而高兴。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

崛井的声音冷静而振聋发聩。赛罗又一次刷新了对人类的认知，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勾起的唇角，正是这份思考的可能性，赋予了人类这一年轻的种族无限的魅力。果然只有留在人类当中，像人类一样生活，才能见识到人类的思想轨迹。这就是大古想要告诉他的吗？

“麦格斯炮，发射。”

足以驱动巨型机械岛的能量转化到武器上，从机器人的内部开始引爆，迪迦抓住机会，将机器人推回机械岛中，一发漂亮的宇宙哉佩利敖光线连同整个机械岛一起炸掉。

迪迦的身影消失在宇宙中，赛罗抓紧把杆，刻意放慢了回亚特迪斯号的速度，看着前面空荡荡的座位上亮起温柔的金黄色光粒子，它们穿过玻璃，逐渐汇聚成人的形状。他的眼前闪过一些景象，仿佛与某个画面重叠，但大古的声音驱散了这些模糊的碎片。

“走吧，回家了。”

他微微侧过头，逼仄的机舱里，从赛罗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见一点玻璃罩的反光和罩子下露出的几缕深棕色的柔软碎发。赛罗的心绪霎时平复下来，他把操纵权重新交还给主驾驶，长手长脚蜷曲在不大的空间里，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等放松下来，胳膊和腿脚都在向自己抗议。他调整了自己的姿势，企图让身体放松些，但他略微一挺腰，脑袋就磕上天花板，腿更是无处安放，脚尖都快伸到系统接线的夹缝里去了。

大古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返航的速度加快，亚特迪斯号敞开大门接收了小小的试验机，赛罗得以从窄小的机舱解放出来，站在亚特迪斯号宽敞的内舱——八尾博士的梦想非常有意义，赛罗漫无边际地想着，谁能拒绝大大的飞船呢？

金黄色的巨鸟回归了巢穴。返航的路上赛罗才有闲心去观察进入大气层时扑面而来的蔚蓝与翠绿，他本想和大古分享下喜悦，扭头却看到大古垂着脑袋，他那双温和的眼

睛此刻闭上了，放松下来的面孔尽显疲态。赛罗静静地看着他，直到飞船减速降落的震动将大古唤醒。暖棕色的眼睛迷迷糊糊望向四周，赛罗伸手过去捏了捏他的手指。隔着宇航服，赛罗闷闷的声音从玻璃罩后传来，“我们到家了。”

刚回到基地却要面临对他和大古二人的惩罚，他作为预备队员没有登上战机的资格，还拒绝了指令做出危险举动，即使有过领导们的特许，但也是严重违规的行为。他完全忘记了大古理论上跟他在同一艘飞船上，所以面对处罚时他主动揽下了一切责任，“大古当时被震动波及了磕到脑袋，意识不太清楚，是我把他带回船上的，这样我才有机会去控制飞船。”

大古还想辩解，但即便是他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当时通讯呼叫没有响应，队长的眼神在他们之间转了转，打圆场说道：“手动控制比起电子系统拥有更高的权限——当时的情况复杂，确实不该太苛责他们的选择。”

“你说的也有道理。”泽井总监点点头，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一脸紧张的胜利队成员们，被救过一命的大家都想为赛罗求情，毕竟当时情况危急，也是不得已的下策。

唯一难处理的恐怕就是一向爱抓着这些规章条款不放的吉刚，但这次他破天荒软化了态度：“但是总得有个规矩，我看就让赛罗来警务局好好学学什么才是纪律。”

他没有在开玩笑，而是真的在和总监提出建议。泽井沉思了片刻，他温和的眼神透露出疲惫：“那就这样吧，赛罗，下周开始，你就到警务局报到，不用担心，你的预备队资格胜利队这边也会暂时保留。”

作为交换的条件，赛罗从原本的预备队中调离，进入吉刚直辖的警务局。

喜比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半担忧半庆幸拍拍赛罗的肩膀说：“虽然很可惜我们未来不能在一个队里，但比起处罚，更像是变相的提拔重用，只是……”他沉下眼神，左右看了看，“你是新来的可能不清楚，警务局的前身，就是地球防卫军UNDF。”

“它不是已经解体了……”赛罗疑惑道。

“因为TPC严格的限制，警务局的存在很尴尬，不少人都在说它已经快名存实亡了，但是迪迦、怪兽的出现打破了现状，他们重新武装起来，比起警务局……或许军队这个名字更适合它。”喜比皱起眉头，又很快舒展开，“可能会比之前的训练更加严厉，不过以你的能力，不是问题。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能让那位长官开口要人，说明他很看重你。”

“我应该待不长，总监说会保留我的资格，老实说，我还是想回预备队。”赛罗撇嘴道。
“别这么悲观，”喜比捏了捏他的脸颊，爽朗笑出声，“能在胜利队和警务局两边都混熟关系的机会，很多人想要都没有呢。你也是时候成熟点了，别老是想着黏你哥哥。”

赛罗在内心里反驳这和成熟没有关系，但他对着喜比也没办法说出自己和大古的真实身份。或许以后有机会……他摇了摇头，坦白身份说明他的融入失败了，那么这个地球也会像他停留过的那么多星球一样，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他不期待这么一刻。

赛罗不担心什么警务局，他只担心一件事。

“我们和警务局的联合行动最近也越来越频繁，你大概率还会和我们一起行动，只是听命于不同的指挥体系。”大古替他分析，他当然清楚赛罗对人类的制度体系不感兴趣，但既然调令已经下来了，他和队长都没有拒绝的权力，赛罗连TPC的正式成员都不是，这次直接加入警务局，甚至都不用通过考试。

“你说那个长官，吉刚哲司，他到底在想什么？”赛罗挠挠乱糟糟的头发，他摁下开关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吉刚的奇怪眼神总让他后背凉凉的，明明只是一个地球人，赛罗却有种被严厉教官注视的压迫感。

“不好说。”大古摸了摸下巴思考道，“我只知道他和总监的关系匪浅，即使在会上吵得再面红耳赤，会后还是会坐下来一起喝茶吃饭，该怎么样怎么样，吉刚长官虽然工作上严格，但工作归工作，他性格直接豪爽，私底下不会为难人。”

“你的看法和大家都不一样。”

大古眨眨眼，好奇问：“那大家都怎么看吉刚长官的？”

赛罗抬起拳头，掰直手指一根一根数过去：“固执，蛮横，不讲理，脾气差，重武力……典型的鹰派人物，认为所有外星人都是邪恶的。”说着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尤其是作为被严格提防的外星人本尊，却阴差阳错进入了对外星人最有敌意的警卫局，某种意义上的深入敌后了。

“看来这段时间你在TPC的课程学到很多。”大古弯弯眼睛，饶有兴趣地盯着他，“既然要了解人类，跟警务局的接触说不定对你来说反而是件好事。他们就像硬币的另一面，虽然想法和手段与我们有些出入，但目标是一样的。”

“可我不想……”赛罗犹豫道。

“不想离开胜利队？放心吧，有队长和总监在，会给你一定的自由行动能力，警务局再独立说到底也还是TPC的下属部门，只是平常训练的地方换一个和接触的人换一拨而已。如果你在那边适应不了，也随时可以退出，当然，尽量走正规的程序，我和队长都会帮你的。”

有了大古的保证，赛罗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乖乖听话，把东西收拾好了搬到警务局的宿舍区，吉刚麾下的部门管理要严格许多，身为警卫局的新成员，集中安排的宿舍在同一片区域，和宽松人性化的胜利队不同，更接近军事化管理，设立的打卡和门禁制度，意味着他不能经常溜去大古家里。

工作人员领他去了两人间的宿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大的室内摆着两张床和两张桌子，床上的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虽然对未来的训练不报什么期望，但好在他的新室友看上去不难相处，比赛罗登记的年龄稍大些，剃了一头精神的红棕色板寸，虽然话少，但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

“黑山。”男人略微点头就算自我介绍了。

“赛罗。”赛罗回答道，转头继续收拾自己的行李去了。

黑山的视线一直停留在赛罗的背上，难以忽视，“我听说过你，从胜利队预备队被调过来的。”

“是啊，”赛罗随意答道，“毕竟违规了，该受罚我还是得受着。”

黑山听了却嗤笑一声：“胜利队还是那个老样子，容不得一点瑕疵。”

赛罗挑起一边眉毛，似乎想说点什么，但黑山却转过了头，伏在桌边低头继续看书，没有要继续对话的意思。

警务局的氛围与此前的预备班截然不同，每天几乎拉满的体能训练，晚上还有几个小时的文化课，出于很多人意料的是，赛罗适应良好，甚至能在几轮综合测试中拿到前几名。警备局的强度也就让他稍稍回忆起了早年那段叛逆的时光。还在K76星的时候，他一醒来就得面临训练，他每天除了挨打就是在补充能量和睡觉，而K76远没有地球这么规律的早晚时间。

他的新同事们，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矮个子的艾比，烫了一头紫发被勒令剃了光头的晴子，偷偷在胳膊底下纹了哥尔赞的维克多……就连他那看起来严肃一些的舍友黑山，也是常常在训练里把机器搞坏，虽然长着一身健硕的肌肉，但却意外的喜欢看书，在宿舍的时间起码有三分之一要留给书本。混在他们当中的赛罗，简直就像回了家一样，尤其是现在收敛了脾性的赛罗，矮子里拔高个，待在里面都显得像个三好学生。

当然平常也不乏有人会好奇赛罗为什么会从前途无量的预备队调到平平无奇的警备局。赛罗对此都一笑了之，借用大古话说，警务局再独立也都还是TPC的一部分，他到哪里工作都一样。

在赛罗收拾东西准备休假时，黑山仍然坐在他的老位置，赛罗好奇看他一眼，这些天相处下来，他们已经互相摸透了对方的脾气，只要不是故意发难，各自都会客气各退一步。

明明已经放假了，黑山一副收拾的意思都没有，显得赛罗在那一个人忙得奇怪，他问道：“你不回去吗？”

“回哪儿？”黑山莫名其妙回看他，然后又把视线投回了书本。

“回家。”

“这里就是我的家。”黑山摇摇头，“不过你要回去的话，帮我带本书，钱我会转给你。”

“什么书？”赛罗虽然好奇，但他识趣地没有追问前一句。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老书了，如果没找到也没事，回头请你吃东西。”

黑山的语气平静，朝赛罗挥了挥手告别。赛罗背上双肩包，临走时帮他合上了房门。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战争、洪水、怪兽等等灾难导致的遗孤。”

大古合上文件夹，赛罗去警务局的这段时间，肉眼可见黏他变少了，但这倒不是因为赛罗不愿意，而是警务局的训练实在太忙，以至于等下一次见到大古都已经半个月后了。

和警务局的食堂比起来，赛罗自己做的蛋炒饭都可能更诱人，虽然这是他唯一会做的饭，而大古做的赛罗就差把盘子一起塞进胃里。他在大古这里连干了三大碗，看得大古忧心赛罗可能真的会在警务局饿瘦，他在光之国的一堆家人会不会怀疑他在地球受到了什么虐待。可能是赛罗吃得太香，以至于他们俩都完全忘记了身为光，赛罗其实不用吃饭的事实。

“难怪他们很多人放假也不回去。”赛罗打了饱嗝，这才注意到大古的视线，不太好意思地抽纸擦了擦嘴。

“对，警务局就是他们的家。看不出来吧，像吉刚长官这样坚硬如铁的人，在收养照顾这些遗孤的决定上也是最没有商量余地的。”

赛罗静默了片刻，他想起来了一些零碎的记忆片段，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长期在光之国的福利院里待着，他渴望家庭，渴望家人，但最渴望的还是拥有独当一面、保护自己的能力。警务局所做的就是教给他们这种能力。

“我好像理解一点了。”

“什么？”

“你说的，人类的另一面。”赛罗眨眨眼睛，“人类与奥特曼，我们真是相似的物种。”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